

DALIAN YOUXIU WENXUHE YISHU ZUOPIN XUAN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长篇小说卷 · 短篇小说卷 · 诗歌卷 · 评论卷 · 舞蹈卷 · 摄影卷 · 曲艺卷 · 杂技卷 · 戏剧卷 · 儿童卷 · 美术卷 · 民间卷

戏剧

1945-2005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总主编：怀忠民

视觉卷 · 音乐卷 · 文学卷 · 摄影卷 · 舞蹈卷 · 曲艺卷 · 杂技卷 · 民间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戏剧卷

总主编 怀中民 主编 张玉珠

纪念大连解放 90 周年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戏剧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总编委会

总 顾 问 孙春兰 夏德仁 李永金 林庆民
总 主 编 怀忠民
副总主编 魏小鹏 贺 旻
委 员 张玉珠 洪文成 周大新 王家胜
邓 刚 张国平 季福林 张 超
艺术顾问 邵默夏 余定华 沈西牧 董志正
李勤明 王永林 阎德荣 郑述诚
康文金 王世昌 张 毅 张家瑞

编选委员会

主 编 张玉珠

副主编 康文金（特邀） 王家胜 王晓峰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刁成国 马世顺 马志广 王大斌

王忠玲 车培晶 邓 刚 卢 奕

田 耒 刘美华 刘益令 齐春生

曲致正 沙仁昌 宋 民 宋延平

杜 明 李卓毅 李振远 李紫娟

何永娟 迟德顺 张本义 张廷起

张秉加 张 玲 张俊英 阿 拜

邵勋功 郑海英 林 丹 杨友臣

杨 赤 津子围 郝宏春 高志华

素 素 晁德仁 徐 铎 阎太恩

矫红本 满 涛 蔺剑梅 蔡永武

滕毓旭

编选办公室

主 任 王晓峰

成 员 何永娟 王长丽 吕克文 石轶鹏

张远凤 刘晓牧 郭 军

戏剧卷

主 编 李振远 杨 赤 卢 奕

副主编 刘美华

总序

1945年8月，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我们这座被日、俄帝国主义掠夺、奴役了半个世纪的城市，终于获得了解放，长期饱受凌辱的大连人民，终于呼吸了自由、民主的空气。一轮红日，在这片土地上跃然升起。

时光走过了60年，我们这座城市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过去满目疮痍的废墟，如今已经变成了美丽壮观、繁荣昌盛的北方明珠。伴随城市前进的脚步，我们的文艺事业也发生了质的飞跃，取得了辉煌的成就。60年来，我市的各类文艺创作硕果累累，璀璨夺目，它们记录了时代的风采，闪射着世纪的光华。为了庆祝大连解放60周年，我们编选了这套《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其目的是：回顾历史，展示成果，面向未来。

早在大连刚刚解放不久，一批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如文学界的李一氓、方冰、柳青、白朗、罗烽，戏剧界的阿英、田风，美术界的朱鸣岗，音乐界的刘炽等，先后从革命根据地来到大连，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传播革命文艺的种子，催生革命文艺的发展、壮大。他们带来的延安革命传统和精神，像春风吹拂，像细雨殷殷，滋润着大连的文艺芳草园，迅速出现了勃勃生机。与此同时，本地的一批有志的文学青年也在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的带动和影响下，投身革命文艺事业，走上了文艺创作之路，形成了我市最早一支新老结合的创作队伍。这期间，柳青等人在大连创作了长篇小说《种谷记》等，本市的业余作者也创作了一批反奸锄霸、歌颂新生活的文学、戏剧作品，如《穷汉岭》、《一二〇新纪录》等，这批作品敲击着时代的战鼓，紧密配合了当时的民主革命斗争，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人民的新生，城市的新生，文艺的新生，大连市的文艺事业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怀着胜利的喜悦和革命的激情，推动了全市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各类专业文艺团体相继成立，群众性业余文化活动蓬勃开展，锻炼了一大批专业和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他们以广阔的视角，关注新生活带来的各种变化。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门类的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而出，有的作品如话剧《红旗》、《人往高处走》等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1957年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我市歌舞团编演的《花鼓舞》一举夺得金质奖章，不仅成为我市歌舞团传统的保留节目，也成为全国许多歌舞团

学演的节目之一。此后，尽管也受到了“左”和右的干扰，但我市的文艺创作总体上还是积极、健康的，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各个时期都有佳作问世，并卓有影响。著名作家高玉宝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就是在这期间出版的。1958年，大连京剧团编演的现代京剧《菊花石》，运用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在全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先驱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我市歌舞团创作演出的《摇篮曲》、《俺是快乐的饲养员》唱遍大江南北。这期间，我市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相结合，也创作了一大批优秀剧（节）目，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复县（瓦房店市）创作演出的二人传《镶牙记》，单出头《三到刘家》、《放猪姑娘》在辽宁省新戏曲汇演中轰动省城。旅顺口区演出的《出车之前》、金县（金州区）演出的《跨海办学》以及大连京剧团演出的《松骨峰》、《迎风斗浪》，也都轰动一时。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市的文艺事业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文艺创作在低谷中徘徊。但是，严冬过去是春天。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春天到了，树上绽出了新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激发了我市文艺工作者的无比热情，文艺创作又出现了新的生机。宣传画《迎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且很快便被全国多家报刊、出版社发表或出版，也被上海、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大幅街头广告临摹。从此，我市的文艺创作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各个艺术门类，竞相争辉，新作迭出。在全国性的许多文艺评奖和大赛中，我市的作品均榜上有名。电视剧的创作，可谓是佼佼者。从《篱笆、女人和狗》农村三部曲叫响国内外以后，已有23部电视剧荣获全国“飞天奖”，其中获“飞天奖”一等奖的就有《太阳小队》、《相依年年》、《远山远水》、《轻松一点》4部，《相依年年》和《轻松一点》还先后获亚洲电视剧金、银奖；摄影艺术的创作，全国共6次评出60名“金像奖”获得者，我市就有5名同志获此殊荣，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独占鳌头；文学创作自1981年《路障》、《敬礼，妈妈》、《阵痛》等6篇连续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后，《迷人的海》、《爸爸，我一定回来》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和散文集《独语东北》获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创作成绩喜人，《神秘的猎人》、《轰然作响的记忆》等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戏剧创作方面，《海蓬花》、《勾魂唢呐》、《西门豹》、《三月桃花水》等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杂技有《水流星》、《顶碗》、《转动地圈》、《大连女孩——车技》等获全国杂技比赛“金狮奖”，《软钢丝》、《水流星》等在国际比赛中获大奖；舞蹈获全国“荷花奖”银奖；书法获全国“兰亭奖”创作奖；民间文艺《荷花龙舞》获全国首届“山花奖”；曲艺《说说心里话》获全国相声大赛“牡丹奖”一等奖；还有一些作品获“文华奖”及“群星奖”。其他艺术门类也都有在

国家和省级以上评奖中获奖的作品。为了推动我市的文艺创作，1987年，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十条规定》，并决定设立全市文艺创作最高奖——“金苹果奖”，有力地推动了我市文艺创作的发展，至目前，已进行8届“金苹果奖”评选活动，共有15人荣获“金苹果奖”，383部（篇）作品获优秀创作奖。在全国和省级“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我市共有12部（篇）作品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36部（篇）作品荣获省级“五个一工程”奖。总之，新时期以来，我市的文艺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预示着一个更加辉煌的鼎盛时期就要来临。

回顾60年来我市文艺创作发展的历程，我们感到欣慰和自豪，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是在我们未来的工作中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一是弘扬主旋律，注重多样化。大连市的文艺创作，从起步伊始，就是在老一辈革命文学家、艺术家的启蒙、影响和带动下发展起来的，那种来自延安的革命传统和精神，在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中间传承和发扬，他们自觉地把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工作的理论作为导航的灯塔。高唱时代主旋律，与时俱进，形成了大连市文艺创作的鲜明特点。当我们汇编这套丛书的时候，时时感到一股股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我们的文艺作品既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又推动和促进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创作者们在自我完善的同时，笔下流淌着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诚与信念。在深化作品思想内涵的同时，也注重了群众多样化的要求。大连市的文艺工作者无愧于党的教导，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养育我们的土地。

二是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谆谆教导。越是成功的作品，其生活底蕴就越丰厚扎实。笔力来自生活的“底气”。这是创作实践验证的真理。多年来，大连市的文艺工作者自觉地积极深入生活，有的长期挂职生活在第一线，有的不定期到生活基地或用其他方式，保持与生活前沿的密切联系，他们在生活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分享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感受人民群众的爱恨情仇。他们用心去感悟生活，用笔传达人民群众的呼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激励着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用优异的作品回报人民。

三是十分活跃的群众文艺创作。这是我市文艺创作显著的特点之一。大连素有“音乐之乡”、“舞蹈之乡”的美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群众性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普遍开展。事实证明，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辽南渔乡的风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的普

及。”群众性文艺创作是我们文艺创作的生力军，也是我们文艺创作产生精品的广泛基础，而多种文艺精品的产生，又进一步推动和提高了群众性的文艺创作。

四是在改革中发展，在开放中前进。这是我市文艺创作发展总的趋势。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文艺创作的生产力，使我们摆脱了思想上的许多陈腐观念和局限。大连的优越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我们加快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时期以来，我市举办的许多大型涉外文化活动，如国际服装节、赏槐会、烟花爆竹节等，不仅面向世界展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风韵，也让我们更多地接触了外来的文化艺术。这些经济、文化的频繁交流活动，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活跃了我们的思维。吸收、融会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创造性地建造我们新的民族文化大厦，是我们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神圣的使命。

以上是仅就文艺创作而不是总体文艺工作而言的。由于我们这次编选的着眼点主要是各艺术门类的一度创作，因而对于表演、导演、舞美设计等二度创作就无法在这里体现，这也是一种遗憾，但是二度创作在我们整个文艺创作中也是功不可没的。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大连市文艺创作的明天会更好。

我们编选的这套系列丛书，是按各艺术门类分编的，计 17 卷。其中文学、戏剧、曲艺、歌曲、电视电影、民间文艺等 12 卷以文字形式成卷出版；美术、书法、摄影、舞蹈、杂技等 5 卷以光盘形式合集出版。

为这套丛书的编选和出版，文联的同志们历时两年，精心策划，认真组织，从大量散存的作品资料中收集整理和选编出几百万字的宝贵文献，为大连留下一套十分有价值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文学艺术优秀作品丛书。所有参与其事的同志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许多文艺界的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同志也多次热情地予以关怀和帮助，文化艺术出版社和大连理工大学印刷厂也多方为我们提供方便，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总编委会

2005 年 3 月

目 录

总序.....	3
穷汉岭（节选）.....	8
红旗（节选）.....	23
人往高处走（节选）.....	37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节选）.....	55
三星高照（节选）.....	73
菊花石（节选）.....	91
松骨峰.....	109
出车之前.....	115
跨海办学.....	128
太平庄（节选）.....	143
合家欢（节选）.....	159
青楼梦（节选）.....	173
加林与巧珍（节选）.....	193
香妃（节选）.....	211
模特儿进行曲.....	226
路遇.....	252
海蓬花（节选）.....	262
使命（节选）.....	276
勾魂唢呐.....	293
三月桃花水（节选）.....	311
后 记.....	328

穷汉岭（节选）

（话剧）

编剧 大粪合作社集体创作

执笔 白玉江、孙树贵、田稼、赵慧深

剧情简介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大连期间，汉奸徐峰云、齐世升等仗着他们的主子的势力，压榨穷苦的中国百姓。抗日战争胜利了，齐世升等摇身一变，钻民主政府的空子，又当上了坊长，继续欺压百姓。穷汉岭以白玉江为代表的老百姓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把徐峰云、齐世升等汉奸打倒，自己真正当了主人。

时间 “八一五”前两年多至苏军解放大连后一年多这中间的一段。

地点 大连东沟穷汉岭下的老虎屯。

人物 （以上场先后为序，并注简称）

小孩甲、乙（甲、乙） 老杜（杜）

老范（范） 许老妈妈（妈）

许子（许） 许女（女）

王老婆（婆） 老王头（王）

齐世升（齐）

工头老王（头） 穷朋友（穷）

徐峰云（徐） 徐妻（妻）

童仆（仆） 巡捕（巡）

马大爷（马） 刘景堂（刘）

魏化南（魏） 老范的朋友（友）

高老妈妈（高） 老隋（隋）

日兵三人 劳工一群

妇女儿童一群

抬花轿的，吹鼓手，提红灯笼的……

群众若干 老道头儿（道）

老道四人 白玉江（白）

工作人员（工）

第五幕

第一场

景 同前·深秋·阴天

(王老婆儿在大门口洗衣服)

王 (从屋子里出来) 做好饭了吗?

婆 衣服还没洗完呐,你这个老东西就只想着饭。

王 什么时候了还不做饭?……

(老俩口又要吵吵起来,许子从屋子里出来,老杜从街上回来)

杜 老许,老许,给你打听个事儿?

许 什么事儿啊?

杜 夜来咱这屯子里来了一帮子一帮子的,是些干什么的?说话南腔北调,咱一点儿也听不懂。

许 喔,他们哪?他们是来调查房子的。

(众多注意)

杜 调查房子,干什么?

许 听说是调查咱这个屯子里有多少住破房子的,有多少是下雨漏的,有这样儿的吗……

婆 (急问) 查这个干什么?

许 调查调查有那样下雨漏的,房子窄巴的,都给换大楼住。

王 (拉住许子去看自己的房子) 老许,老许,您看看,我这个破房子,这一回十有八九我也能摊上了吧?

许 恐许能……

婆 你这个老彪子儿,尽想好事儿,你在“做梦说媳妇”啊,你看看,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根儿也没遇见过这样的事儿,你尽想好事。

穷 (他在一边悠闲的插嘴说) 王大娘,这个事儿是真的呀!

婆 (将信将疑) 真的?

穷 真的,人家邱家屯已经搬了好几家子啦!

婆 啊?搬了好几家子啦?我怎么不知道?

王 你看看你这个熊架子,人家要不告诉你,人家还不敢搬哪!(众大笑)

(这时候高老妈妈鬼头鬼脑的出现过一次，她远远地看见工头在院子里就走过去)

高 (叫工头) 老王，老王！我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头 什么事儿呀高大娘？

高 夜来咱这个屯子来了这么一帮子人，叫这个搬家，叫那个搬家，到底是个什么事儿啊？

(她这么大声地一吵吵，大家就注意了，特别是王老婆，其余的人和许子在一起，看着。)

头 他们哪，你别信那一套，都是假的，他们那是熊人哪！

高 (二人一吹一唱) 喔，怪不得！我说呢，哪有这样的好事儿啊。(拉拢王老婆) 大娘，

你说，做梦也没有这样的好事啊！

婆 (弄糊涂了) 是呀，恐许真的是熊人的吧？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也没见过一回……

头 快别听那一套，住那样的大楼得花多少钱哪，电灯钱，脏土钱，水道钱……

高 (接过去) 是呀，咱这些穷人哪能拿这许多的钱呀！再说呢，那样好的大楼肯让咱盘煎

饼炉子吗？咱要不盘煎饼炉子，吃什么？

婆 (有点真信了) 真是呀！

头 楼上楼下的，小孩儿拉粑粑也大不便易了！

高 可不是怎么的，咱天生是个穷命，就别去想那样的好事儿啦！

(许子正想上去抢白一顿，齐世升领着工作队员和白玉江来调查房子了)

齐 (赶开大家) 去，去，闪开点儿！去！

工 (和白玉江谈着出来) 老白，他们就是不懂我的话啊，……

白 可不是怎么的！

(齐恭敬地鞠躬迎接)

工 暖，暖，齐坊长，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这样客气，现在不兴这一套了！

齐 是，是！(许多人围着老白问长问短)

工 齐坊长，为什么你这个屯子里的老百姓，他们都不敢写房子呢？

齐 先生，他们这些东西啊，是“人领着不走，鬼领着‘秃秃’的跑”啊！

工 (大不以为然) 齐坊长，这话不应该这么说的，他们哪，实在是懂我的话。

齐 暖！先生，是人说话他们不懂的……

工 齐坊长，（诚恳的解释）你这话不应该，我是南边人，说话他们自然不懂啊！

齐 不是的，先生，为什么从前日本人说话他们都懂呢？

工 （不愿意再和他争执下去）好，好，这个问题以后再谈吧，我们再去写几家看看。

齐 好，好！（趁着他在口袋里取钢笔的时候，示意高老妈妈上前）

工 （对高）老大娘，你在哪儿住？

高 前边。

工 你住的房子小吗？

高 （故意做作）不小！顶宽敞的。

工 下雨不漏？

高 不漏！

工 老大娘，不见得吧，你听我告诉你，民主政府看着你们住的房子太坏啦，就把从前小鼻子和汉奸的房子挪出来，动员你们去住大楼，我替你写上一个，搬到那儿去住不好吗？

高 我不去，我住不起那样的好房子。（转身就走，顺便把王老婆也带走了）

工 （看见工头正在和老杜嘀嘀咕咕，他走上去，见老杜穿的衣服皱，就问他）老大爷，你住在什么地方？

杜 （真不懂）啊？

工 我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白 （上前来翻译）他就在这里住啊。

杜 噢，我就在这场住（指王老头的房子）。

工 （看）老大爷，你家里有些什么人呢？

杜 啊？

白 （向杜）问道你有几口家。

杜 我五口家。

工 你这个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来的？

杜 啊？

白 他说，你这房子是自己盖的还是赁的？

杜 噢，我吃都没得吃的，哪有钱盖房子啊，这是我花钱赁的。

工 好，老大爷，刚才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政府动员你们去住大楼，我给你写上一个好不好？

杜 啊？

白 （推他）写吧！

杜 好，好，好。

工 对了，搬到大楼上去住比这里强的多啊。（正在动手写的时候，王老头抢上来）

王 （自动的）先生，给我写上一个不好吗？

工 （高兴）好啊，老大爷，你在哪儿住啊？

王 （指杜）我和他报“同居”，就住这一沓块儿，（指房子）喏！

工 你有多少……（学习会了，所以改口）你几口家？

王 四口家……（没有说完，他老婆被高老婆挑唆着上前拉他）

婆 你这个老东西，还敢写房子！你没听说刚才那些话吗？告诉你，你写了你去住，我高低是不去的。

工 （走上去和颜悦色的劝他）老大娘，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啊？我告诉你吧，叫你们搬家是不会叫你们吃亏的，政府非常的关心你们，政府……

婆 （不懂）什么叫政府啊？

工 政府……嗯……政府就是政府……这个……

白 （又来翻译）你真是瞎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政府在小鼻子那工夫叫衙门。

工 对了，老大娘。衙门衙门！

婆 我不管什么政府不政府，衙门不衙门，我高低是不去，不去！

工 老大娘，你别上火，听我慢慢的说，你这样不愿接受政府的好处，是不是你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吗？

婆 （又不懂）衣件？

工 嗯，意见！

婆 我有几件衣裳都穿在身上了。

工 呃，呃，老大娘，你听错了，我问的是意见，意见！

婆 一件？一件也没有啊（越缠越糊涂），在早还有几件余富的衣裳，在小鼻子领橡子面那工夫，家里没钱当当铺里去了！

工 咳，咳！（对白）老白，我真不行，我说话……

齐 （上前拉工作队员）先生，拉倒吧！他们这些东西天生住不起那样的房子……
（这时老杜被工头拉在一边说话动了心，后悔了，赶紧上来拉工作队员）

杜 先生，刚才我写的房子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转身就走）

工 （赶上去）老大爷，老大爷！

齐（又拉住他）先生，我说你就拉倒吧，你看，你费了这么多的心，他们都不乐意去。他们这些东西天生就是些爬狗窠的货……

白 你说什么？怎么是爬狗窠的货？

齐 天生是爬狗窠的货嘛……

白（二人吵起来）你说什么，你？

工（从中调解）别吵，别吵！

白（把工作队员拖到一边去）先生，我们先回去参考参考，商议一个办法，有这个X养的在这里，（工示意他轻声说，他就小声说）他们是些坏蛋，害得老百姓都不敢写了。我回去参考参考。

工 好，好。（过去对齐）齐坊长，今天看样子是动员不起来了，我先回去想个办法，请你留在这里劝劝大家，我说话他们不懂，你说的话他们一定懂，你劝劝他们。

齐 是，是，是，这是我的责任。

工（对大家）诸位，我告诉你们，民主政府的确是非常关心你们的，叫你们搬是为了你们好，去住那个大楼不比这里住的破房子强吗？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我明天再来……

（有几个人答应“好”！这时，白玉江和老许等几人商量事情，见工作队讲完了就拉着他走）

工 好，再见！

许子等 再见！

齐（恭恭敬敬的弯腰相送）先生，您好好走，好好走。（见他们走远以后，突然直了身子，换了一付面孔，朝着他们下去的方向）操他妈的，哪来的这么一帮子山猫野兽，说话南腔北调的，人还有懂的吗？

头（在一旁搭腔）可不是，谁懂得他们说什么，真熊人！

杜 是呀，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啊！

许 他们说的那一大些话，我倒懂两三句……

众 什么？

许 就是说叫咱们这些住破房子的、下雨漏的，统统都给换大楼住……

齐 你听懂的这两三句，这两三句就是假的！

许 那你怎么懂的呢？

齐 笑话，我要不懂的还像话吗？我在衙门里办了这么多年的公事，那场面的话我不懂？

高 对了，他要不懂能当坊长吗？

王 齐坊长，你刚才领的那个人，怎么问道人家的房子的事还要问道人家的衣裳呢？

齐 问道你的衣裳，吓！问道你的衣裳就没安好心……

（这时天上早已闪电了，并可隐隐的听见雷声）

许 （截断他的话）大家们，您们别听他的嚷嚷，政府是不会熊咱们的。

众 对！（也有人不大信）

齐 你怎么知道不会熊人？

许 不有现成的事摆着吗？上一回下来的粮食，你不给我们，我们掰伙儿的拉你上政府讲理，你就不敢去，为什么？

众 （大家想想粮食的事情，可也真对，于是大家就纷纷议论起来）对呀，这个事儿……对呀！

齐 （见势不对，登高一呼）噯，噯！你们别心思错了，慢慢儿的等着吧，他这是先给你们一个甜枣吃，苦的还在后头呢。

（见大家注意他的话了，于是又严重的对大家说）我告诉你们实话吧，他们是在北边叫中央军打得够呛了，要来大连街招兵，招兵又没有去的，所以才想出这样一个熊道道儿来……

许 （大声的）不对，要是挑兵不去，他们为什么不可以来抓呢？

齐 抓也要有人去呀！

许 大家别听他那一套！

齐 好，好，你们尽管搬，搬到那个大楼去住吧，我告诉你们，搬了进去就搬不出来啦！你们都得去当兵，当兵！

众 （信以为真）当兵！？

（天上一阵霹雷）

众 啊呀！好下雨啦，快回去预备东西接水吧！回去……（走散）

（雷声不断，闪雷大作）

齐 （见众人走散）他妈的！（望望天）什么时候啦还打雷？天真的要变了！（一声大雷吓得他抱头鼠窜而去）

（在雷电中暗转）

第二场

时间 雨过天晴，天上现出一道大虹。屯子里的老百姓都在修理被大雨冲毁的房子，到处都是钉锤砸洋铁皮的声音。

穷 （他现在和老许这一家“同居”，住在一起）他妈的，（把钉锤一摔）这个X养的房子，真没治，你看看，外面大下，里边就小下，外面不下了，里面还叭嗒（形容漏水声）！

杜 （也在收拾房子）唉，咱这些房子都差不了哪儿去啊！你看看我这个X养的房子，后墙上（用手比大小）这么大小一个窟窿，那个水啊就咕咚咕咚一个劲儿的朝里灌。

穷 （走去拉他过来）我说，杜大爷，上回吆喝着说是往大楼上搬，也不知道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弄的我心里稀里糊涂的，要是真个儿的，杜大爷，咱就不再在这个倒霉房子里受这个罪啦！

杜 是呀，不知道能实在不？

王 （从屋子里钻出来）唉，我操个妈的，这个破房子是真没法住了！你看看，我那个炕上除了盆子就是碗，我接了一黑夜也没捞着睡觉。

穷 怎么的王大爷，你不好和王大娘倒着班接水吗？

王 （火了）他妈的X，这个老东西可把我气死了，她一黑夜也没有来家，也不知她上哪儿去“浪串”去啦！

穷 唉，王大爷，你还不放心吗？她这么大年纪了，又不是个小媳妇，她还能给你出去做些不露脸的事吗？（穷和杜二人笑了起来）

王 （被他这么一俏皮有些没奈何了）嗨，嗨，你这个孩子，怎么说些这个呢！

杜 你俩别吵吵啦，快收拾房子吧，赶住会儿下雨又要遭罪了。

穷 对，收拾房子吧！

齐 （上）怎么？下这么点小雨就收拾房子吗？

杜 这房子不收拾怎么住啊？

齐 咦！我这个房子是个新的。

穷 （现在不大怕他了）老朋友，你打哪个地方看这房子是个新的呢？

齐 嗯，我盖起来那工夫啊！

杜 齐坊长，你盖了多少年岁啦？

齐 年岁不多，才十七八年呀。

杜 噢，噢，噢不多不多！

王 齐坊长，刚下过雨地上焦粘的，你不在家里出来踹什么？

齐 你这个老家伙，还装没事的呢，今天不是三十号吗？

杜 喔，你是要来收房钱吗？

齐 唔，可不是怎么的，收房钱！

穷 老朋友，人家西边双聚福那个大楼都不要房钱了，就冲着你这个破房子，你还要收房钱啊？

齐 呃，你怎么说那个！啊，不收房钱，我成天不干活我指着什么？你嫌乎我这个房子破，我不是用红白喜帖请你来住的，你有钱你尽管搬大楼上去住好了。可是有一样，他那大楼不要房钱比我这个要房钱的厉害还多，一个月又是电灯钱，脏土费钱，水道钱，杂七抹格（角）儿的算起来，一个月就得好几千块啊！这个不去说吧，你搬到那个大楼上去有我这里便易吗？你看看，又是煎饼炉子，又是锅台又是炕，人家那个大楼上还让你们这样拾掇吗？

杜 他要是让我们去了，我们爱怎么拾掇就怎么收掇，他还管得着吗？

齐 哎！（白玉江领着一批人上，正好听见他说）人家西边港湾里干活的老马家，不是搬了进去又搬了出来了吗？有这么件事情证着，我还糊弄你们吗？

白 （上去拍他的肩膀）哎，哎，哎！我说那个老马家搬出来了？

齐 （想不到把戏马上被戳穿）嗯……

许 他妈的，你又在这里败坏开了！上一回人家来调查房子，你说搬进去搬不出来，又说要抓兵……

王 （认真的拉住老白问）老白，抓兵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吗？

白 你这个老家伙，人家抓了你这么大年纪的去供养着你啊？

（众人大笑，齐世升大窘，想溜走，白拦住他）齐世升，你说抓兵，你到底是听谁说的？

齐 （语塞）嗯，嗯……（只好抵赖）谁说来着，谁说叫他死，操他祖宗！

众 （一齐追问）咦！上回不是你说的……（对白）他说的……我们听见的……

白 齐世升，你别“磨”不开啦，庙还是那个庙就是换了神了，你再烧香也不灵了！

（众人大笑，齐世升狼狈而走）

工 （与另一工作队员乙上）啊哟，正好，（和齐碰面遇见）齐坊长，我们找你好半天了。

齐 （支支吾吾）啊，啊，什么。

工 走，走，我们一起写房子去。

齐 （假装）嗷唷！不行不行！我肚子痛的要命，我要家走爬爬去！（飞快的捧着肚子溜下）

工 （莫名其妙）肚子疼？

（众大笑）

白 （上前与工握手）差不离了！

（另一边工作队员乙也和群众们闲话起来，这时王老婆老远的看见了工作队员，一路喊着上来）

婆 先生，先生，快给我写上吧，这一回我高低得搞了……

王 （拖住她问）今黑夜，你上哪儿“浪串”去来？

婆 （听说浪串两字，不大顺耳）你这个老东西呀，我这么大的年纪了，你还不放心吗？

（众人一听又大笑起来）

穷 嘿，嘿，你老俩口是怎么的？上一回吵吵也是您，这一回吵吵又是您？

许 嗷，这一回跟上一回不一样了，上一回写房子她是怎么的也不肯写，这一回你看她隔老远的就抢着写，咱也不知道她犯了个什么病？

婆 （喘喘气）哎呀，你不知道啊，我今黑夜上邱家屯老赫家去了。

王 你上老赫家去干什么？

婆 她不是搬到水楼子南边哪个大楼上去了吗？

（众人一听都围拢过来听消息）

穷 王大娘，那个大楼怎么样啊儿？

婆 （赞美不迭）哎唷！那个大楼是真好啊，锃明瓦亮的呀，墙上都能照出人影儿来，地下还铺着地板，在那个房子里住啊，能多活二十年哪！

杜 王大嫂，你没看见煎饼炉子盘在哪？

婆 煎饼炉子？人家煎饼炉子可不就盘在屋里，真便易！杜听说后赶紧就去找工作队写房子）

穷 王大娘，有地场拉屎吧？

婆 人家那地场更便易，粑粑栏子（毛厕）就在屋里呀！

穷 粑粑栏子就在屋里，那不是挺臭的吗？

婆 （大不以为然）嗨，人家那个粑粑栏子上有水龙头管子，一冲就淌啦！

（众人纷纷抢着写房子）

王 呕，呕（拉住老婆）还有什么东西？

婆 （见众人写房子，急了）我不说那个了，别耽误我写房子，你看人家先生没工夫了。（挣脱了他的手，抢上去）先生，先生，快给我写上！

（一片吵声，缠得两个工作人员忙不过来了）

工 大家别抢，大家别抢，大楼有的是，有的是大楼啊！你们先别抢，慢慢儿的一个一个来，都能摊上。

婆 先生，你高低得先给我写。

工 老大娘，就是你性子急。好好，我替你写吧，我记得你是四口家对吗？

婆 对，对，对，先生，你的记性真好，你真好！

（正在写的时候，老范匆匆的上）

范 （拉住工作队）同志，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工 什么？

婆 你别搅乎我写房子。

范 （急得不得了）人家有要紧事，你别搅乎我吧！

婆 我写房子要紧！（二人争执起来）

工 （调解）好好，老大娘，房子一定是你头一个，说了算数，先 让他说要紧的事吧。（对

范）你说吧！

范 我看见哩，高老妈妈那个老X养的，住的房子不坏，她把自己的门牌撬下来，换到对门被水冲坏的房子上了。

白 什么？

众 这个老X养的。

范 他住的房子不坏，糊弄了工作队伍，搬上大楼去住了……

众 真的吗？

范 我还能撒谎吗？

众 可不能让她这样……这个老家伙不知害了多少人啦……不配住大楼……

白 田同志，你去看看吧。

工 对！我去调查一下，真是这样非让她搬回来不可。

众 对！叫她滚出来！

工 （预备走，被王老婆拉住了）

婆 先生，你怎么说了不算哪？

工 老大娘，我去调查一下不是就回来的吗？

王 对了，人家先生有要紧的事儿。

婆 （固执）不行，高低得给我写上再走。

工 好好，老大娘我替你写（很快的写了）……

婆 （这才开心了）哎唷，你先生真好，真好！

工 （对老范）领我们去看看！

范 好！

工 （回头对大家）我们去一会儿就回来。
（大家很热烈的送着）
（等工作队员们一走，大家又转向白玉江了）

众 老白，多亏你对我们告诉啊……要不是你我可不敢写哪……稀里糊涂的上了当……

白 那么上一回你们怎么不敢写呢？

众 （纷纷说）还不是听了齐世升的话……这个X养的真熊人……脏土钱……水道钱……抓兵……

白 （止住大家）你们听谁说的话不好啊，怎么单听他的话呢？齐世升是个干什么的？他不愿意咱穷人搬到好房子上去住，咱都搬走了他这个破房子赁给谁呢？

众 对呀……刚才他到这时候还他妈的熊人呢？

白 他熊人是熊了一天半天了吗？

众 远儿去了……老了鼻子啦！……橡子面……挑劳工……灶王爷爷……

白 对了，他这个X养的熊我们的事儿，老了鼻子啦，在小鼻子那工夫他仗着三立成的楂杆儿，咱盖间小房不告诉他，他就去给砸了！咱家里死了人不把他手上花几个钱还不许抬去埋，……事儿远了去啦，数不过来了！

众 对呀！（纷纷乱嚷当年受的苦）

许 （登高一呼）有这种X养操的，就没咱穷人的好儿！

众 对！

许 （动员）我看，这种X养的为什么不去把他抓起来！

众 （也有说对的，也有怕惹事的）……

杜 齐世升人家不是当坊长吗？

白 （急上前说服）咱怕他那个坊长干什么，现在民主政府听咱们的话，咱说了算啊。咱叫他当坊长他就捞着当，咱要不让他当，他就得滚蛋操的！

众 对了……（纷纷说）上一会的粮食……房子……熊人……

许 走！咱去抓这个X养的！

众 走，抓他去！走！

（许子领着大家蜂拥而去，台上仅留下老杜尚在犹疑）

白 （已经走了，又回来）杜大爷，你怎么样？

杜 （想一想，下决心）走！抓这个X养的！

——幕落

第三场

景 舞台就是群众大会的演讲台，上写“清算讲理大会”，左“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右“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等斗大的字。中悬斯大林、列宁、孙中山像。

（白玉江是大会主席）

白 （以台下观众为参加大会的群众）各位兄弟爷儿们，我们今天这个大会就是个“清算讲理大会”，我们和谁讲理呢？跟齐世升讲理。齐世升是个干什么的，一般兄弟爷儿们都知道，不用我说。可是，为什么今天跟他来讲理呢？就是因为是换了民主政府了，我们算是见了青天，见了青天我们就要说良心话，我们这不是欺负他，是他欺负了我们几十年哩，所以，我们要和他算算账！

（这时，齐世升头戴光顶大纸帽，上写“走狗齐世升”几个字，用红笔圈了圈，被两个武装警察押着，有人敲着锣，由一群老虎屯的穷人推着，由剧场门外进来，穿过群众的座位，走上台去）

众 （台下，以后同）我们要那个汉奸上大桌子上去跪着，给我们看看！

白 齐世升，听见吗，上去跪着！

齐 （看看台下，只好自动的爬上桌子）

众 举起手来！抬起头来！

（齐照做）

白 诸位兄弟爷们，就是这个家伙，他就是齐世升，我们今天要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杀了人的要他偿命，他欠的债要他还钱！兄弟爷们，咱憋在肚子里几十年的苦水，不在这时候往外倒，要赶多会儿往外倒啊！

婆 （在台下）我和这个X养的有几句话讲！

众 上去讲！

婆 （穿过群众上台）齐世升，你认识我吧？

齐 （望了一眼，可怜的）王大娘，我怎么不认得你，我打小儿的在你眼面前长大的。

婆 你这会认得我啦？不是我带虾皮带猪肉的时候了？那时候，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你可怜可怜我吧，咱都是中国人，你说你不是中国人，齐世升我问问你，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

齐 我怎么不是中国人。

婆 中国人有你这X养操的！（一个耳光打去）

杜 （跳上台去）齐世升！（揪着他的耳朵）你也有今天哪，我盖小房子的工夫，你怎么硬砸我的……啊！（恨极用鞋底抽他）

范 （在台下站起来）兄弟爷们，我有几句话讲！

众 上去说，上去说！

范 （上台）诸位大家们！有一年，我打新京来了一个朋友，齐世升这个X养的告诉他三立成的爹，说我家窝藏八路，硬逼着我把房子卖了才算拉倒，这个仇我应不应该报？

众 应该！

（范解下腰里的皮带，没头没脑的抽过去）

众 暖，齐世升他老婆来了……齐世升老婆来了……

（许家三口依在一起，扶着许老妈妈上台）

齐 （以为他老婆来看他）你来干什么？

女 我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你怎么把我弄来的？

齐 我怎么把你弄来的？

女 你个X养的，你打发高老妈妈那个老X，一趟一趟的去提媒，俺不允诺你就抓俺哥哥的劳工……

众 这种X养操的，没做点人事啊！推下来吧！打死他吧！枪毙！

白 兄弟爷们慢一点！（对齐）齐世升！你不是说“屎壳螂子架不了马车”吗？怎么样，屎壳螂子多了连活人都捆起来了！

众 别跟他说那个了，推下来！打！枪毙！

（台上的人也恨极了，有的打，有的用牙咬。齐世升大喊“救命”！）

白 呃，别真打呀！

(大家才停手)

白 (跳上桌子去用身子护着演齐世升的演员) 好了好了, 别再打了, 别再打了, 可不要把他打死了。

(对观众) 这个齐世升是个假的呀! 他是我们大粪合作社的挑大粪的孙树贵, (走到台上去) 那个真的齐世升在牢狱里押着呢, 民主政府年前就判了他的罪了, 还是个无期的徒刑, 他就是, 想到这个台上来演演戏也捞不着来呀! 诸位, 我们这不过是排了块戏, 可是这块戏确实是真事儿, 因为有了民主政府我们才捞着搬出来演一演, 因为我们想想从前比一比现在, 从前小鼻子在世, 拔劳工, 吃橡子面的那工夫, 老虎屯的死人都数不过来了, 换了民主政府这两年, 还有路倒的没有?

众 没有!

白 所以我们的日子就是过好啦, 可是我们还要过得更好, 我们这个大粪合作社也和大家一样, 要准备着迎接四八年的大生产! 我们呢, 都是些挑大粪的, 不会演什么戏, 演的不好, 请大家多原谅! (鞠躬!)

——幕落

1948年大连本地创作第一部大型话剧

1949年1月大粪合作社业余剧团演出

1949年4月, 新中国书局出版单行本

红旗（节选）

（话剧）

改编 汪惟、张琳、同禹、雅军

（根据大连机械二十厂文艺小组集体创作、王恩臣执笔之原作）

剧情简介

某机械工厂红旗竞赛中，生产组长老赵主动接受难度较大的生产任务。青年工人袁得禄钻估工员老黄的空子，谎报超额完成任务。赵师傅对小袁耐心说服，袁承认错误，估工员老黄也受到教育。

时间 红旗竞赛当中。

地点 旅大某工厂的机械车间。

人物 赵师傅—老技术工人，五十岁，生产小组长。（简称赵）

袁得禄—青年工人，二十四五岁，赵组工人。（简称袁）

王师傅—老技术工人，五十三岁，生产小组长。（简称王）

小兰—青年女工，二十岁，赵组工人。（简称兰）

老黄—估工员，二十八岁。（简称黄）

梁主席—车间工会主席。（简称梁）

赵妻—赵师傅的妻子。（简称妻）

群众甲—赵组青年男工，小贾。

群众乙—赵组中年男工，老杨。

群众丙—赵组老年工人。

群众丁—赵组青年女工，小环。

群众戊—王组工人。（男女皆可）

群众己—王组工人，小胖子。（男女皆可）

群众庚—王组工人。（男女皆可）

群众辛—王组青年男工，小李子。

第三幕

时 间 数日后，早晨上班前。

地 点 与第一幕同。

登场人物 赵师傅、袁得禄、小兰、老黄、梁主席、老王、群众甲、乙、丙、丁、戊、己、庚等。

幕启。舞台上保持着清晨的寂静。小袁挟着饭盒上。见大家没来，他想把“滑轮撑”藏起来，刚走到台口，一声音响，吓得他赶紧后退，又一声响，他又转了个方向，差一点摔倒。结果，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适，最后放到铁架前。

袁（哭丧地）“滑轮撑”哪，“滑轮撑”！当初我把你当成了财神爷，谁知道你是扫帚星！早知道有今天，我把你交上去不就结了！都怨我贪心不足。……老搁这儿也不是个事呵！（决心藏到外边，正搬之间，外面传来工友们哈哈大笑的声音。小袁赶忙把“滑轮撑”又放在衣箱里）

（甲、乙上）

甲 小袁，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

乙（快板似的溜出来）心中有事火烧身，在家坐着心不稳，没事早来干点活，老娘爱来舅舅亲……

袁 你别胡说好不好，你说我做什么事了？

乙（快板）我说谁，谁知道，研究窍门是老赵。谁像你……

袁 我什么的？

乙 谁像你满嘴胡说光冒泡，净给自己戴高帽。

袁 你说我做什么亏心事了？

乙 谁说你做亏心事啦？

袁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

甲 哎，小袁，他没说你。

乙 听说你研究个窍门是真的吗？

袁 噢，窍门呀，没什么，没研究成。

甲 我看你也没那两下子，等你研究出来，红旗早挂人家墙上了！

乙 你别打击人家情绪！

甲 打击情绪什么话，人家赵师傅找了窍门，一个月的活，差不什么十来天就能干完。
小袁四天才……

袁 四天怎么的？……我干得慢嘛！

乙 你干得快，比老牛还快行不行！

袁 留着你那蛤蟆嘴吧！

乙 走，干活去！

甲 以后啊，研究出窍门别烂在肚子里，找窍门是件好事，好事别怕人！
(甲、乙二人下)

袁 怎么？他们知道了？哎呀！不好，得快想办法。
(幕后声：“小兰子，你干什么去呀？”兰声：“我给赵师傅送‘滑轮撑’去！”)

袁 (狠了狠心) 唉，对了，我把它合到赵师傅一块得了！(将“滑轮撑”拿出，正遇小兰推小车上)

兰 哎，得禄你干什么？

袁 噢，不干什么。

兰 你拿的什么？

袁 ……“滑轮撑”。

兰 “滑轮撑”？怎么你活没交么？

袁 怎么没交？你忘啦，那天咱们俩一块送去的。

兰 那么这是谁的？

袁 呵……这是赵师傅的。

兰 怎么赵师傅的？

袁 呵！……是这么个事：那天小王给赵师傅送活，人家下班了，没收，我就叫他搁在我这块儿了。正好，小兰，你一块给捎去吧！
(二人往小车上搬)

兰 好，哎呀，赵师傅干了这么些！这下子红旗可是咱们的了。

袁 (小声地，不由自主地) 咳！赵师傅真走运哪！

兰 走运什么话！人家赵师傅是苦心钻研的。

袁 对对对！我不过是顺口说出来的。

兰 我说得禄，你看你的窍门还不好意思拿出来，人家赵师傅可研究出来了，干得又快

又好，你呀……

袁 我那个窍门拿出来也不顶事！

兰 你不是说不次于赵师傅吗？

袁 得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我这个人哪，芝麻大点事，不弄个十全十美的总不愿往外拿，吃亏就吃在这上边了。

兰 依我说，以后你别想一炮就打响！自己想出个八成，就跟赵师傅核计，叫人家帮你研究。

袁 对了！（很怕这时再来人）呵，小兰，你快给赵师傅送去吧！

（心不在焉，惶惶不安地）

兰 哎？得禄！你这是怎么了？这几天我怎么看你总是心不在肝。你是不是不舒服了？

袁 我——

兰 我知道了！得禄呵！你别心眼窄好不好？窍门这回不成功，急什么，还有下一回呢！

袁 唉，对！你快把活送去吧！

兰 好！（袁帮她推车下）

袁 （把兰送走后）呵呀！（喘了口粗气）弄到归齐，鸡也飞了蛋也打了！没想到，给赵师傅赶了纲了！这样可也痛快，总算了了一份心事。（咳嗽了两声，表示身心的轻松，然后坦然地哼起小曲来。正想把衣箱门关好，又发现尚遗下几个“滑轮撑”）哎呀！这，这……小兰！小兰！（幕后传来赵声：“可也有个准儿了！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小袁发现迎面来了赵师傅，退了回来，顺手又把活塞进衣箱里，从另一角下）

（赵与黄上）

黄 得了，你拖我往哪走？就在这儿谈谈吧！我说老赵，既然有准儿了，咱们就估一下吧。哎呀，我太累了，昨晚跳了这几圈儿……

（坐下）

赵 小袁那个定额你给他怎么估的？

黄 你问这个干什么？给小袁估的倒不少，可你和小袁不一样，他是五级工人，你是二级大工匠。

赵 那你给他估了多少？

黄 小袁估了十个，你当然不能和他比。……

赵 怎么？你说小袁是多少？

黄 十个。

赵 呵！十个？原来这么回事呵？我说呢！（有点气愤）

黄 你看，这有什么奇怪的？我的意见是……十个正合适，他占不了相应，可也吃不了大亏呀！

赵 我说老黄，你这个估工员，拿着国家的钱，干了这么些年，心里还有个数没个数呢？

黄 你这个嗑唠的，干的是这个，吃的是这个，心里没有数那不成了官僚主义啦！（见赵不语）噢，我明白了，大概小袁嫌我抠得太厉害，在你面前告了我的状了，是不是？不过，我的意见，你不能光听一面之词。你也得替我想想！虽说估工员不能叫工人吃亏，可国家的钱在我手里把着，也不能大把大把往外撒呀！

赵 哼，你呀！幸亏你还知道是国家的钱，要不我看你就把工厂送给小袁了！

黄 （糊涂了）呵呵！你这是怎么的？呵，你是说我给小袁估低了？

赵 一点也不错！

黄 这不是没有影的事么！我给小袁估低了，小袁占了便宜？哈……说出大天也没人信。不瞒你说，赵师傅，小袁一天就能干八个，这事虽然不是我亲眼得见，可也是经过调查研究！老实说他连上茅房的工夫都省下来啦！

赵 哼！

黄 我为了刺激他多想办法……还是接受你的经验：不能看今天干多少，还要问问明天干多少。我好一顿说服，又进行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他这才有了觉悟，认了定额照十个。我的意见丁是丁，卯是卯，保险不会有半点差错。我对你说老实话吧！我呀，人家都说我在工人身上抠，向着国家，这话一点也不错！

赵 你这个人真是！

黄 怎么你还不相信？

赵 我当然不信！

黄 （急了）唉呀，你不信？这好办，我的意见咱们把小袁找来问问。你在这等着。你别走哇！赵师傅，你这人太“犟”（一边下一边喊）小袁，小袁！（下）

赵 噢，原来这样，我说小袁不愿跟我换活，……这小东西。（兰高兴地上）

兰 赵师傅，我把活送去了。人家说干得真多！惊得他们连舌头都缩不回去了。嗨，这回红旗算跑不了啦！

赵 小兰子，你说小袁一天干多少个？

兰 什么多少个？

赵 他干“滑轮撑”那时候。

兰 （想）他说七八个呀。怎么，有什么事吗？

赵 没什么事。小兰子，你真对你说七八个？

兰 他亲口对我说的，那天我还和他俩去交活的哩！我敢保证。怎么回事？有什么事？

赵 没什么事。我觉得小袁这个定额有点问题，小兰子你去问问他，到底他干了多少个？

兰 你说他故意欺骗了？……

赵 先别这么说。你先去问问他，我找梁主席去。可别满哪嚷嚷，好好问他，不要难为他。

（下）

兰 （矛盾地）好吧。

（袁上）

袁 小兰子，就你一个人在这？活送去了吗？怎么！有什么愁事？

兰 袁得禄，我问你点事！

袁 什么事？

兰 我问你可得老实对我讲。

袁 当然了。

兰 你说你那“滑轮撑”，一天能干多少？

袁 （做贼心虚的）我一天干七八个！怎么的？

兰 我问你估工员给你定多少？

袁 别提了！老黄那家伙又强迫又命令，外加扣大帽子，说我爱国主义思想不强，这才硬挺脖子定了十个。哼，没什么，我未曾干这个活，就先认了。我是这样想：不说是为国家

么？给国家多干点，也没什么说的。

兰 （自语）对呀，这思想正确！

袁 唉，可是你问这个干什么？

兰 噢，没什么。

袁 哼，不说我也知道，我袁得禄就没走好运，有些人尽背后说我的坏话。就当我真是偷懒耍滑那号人似的，小兰，你说我是那种人吗？

兰 我……

袁 你们叫我跟赵师傅比，可我没有那么大本事呀！咱是五级工人，咱才挣几个钱？

兰 看你，我不过问问你，你倒怪我了。

袁 我是把话对你说明，你就别听他们话了，以后等我有机会……

（窗前有人伸进头来叫：“小袁！老黄满哪儿找你，你还不快去？”）

袁 （惊慌地）呵，老黄找我干什么？（下）

（幕后赵声：“老梁，你等等！”赵与梁上）

梁 老赵，我看小袁这个定额有点问题，我们先把这个意见给工资科提出来，研究一下看！

赵 （见兰）小兰子，你问过小袁吗？

兰 问过了，他说确实是干七八个，哼，他不敢……

梁 老赵，你看看这个。他们给你写篇稿，要广播广播。老赵，你真行！这一下子就超过了这么多，真惊人！

赵 （接过稿来）哎，多就多点呗，广播他干什么？（看稿，奇怪，读稿）“找出窍门后三天共干了一百一十三个……”（想）“不对，老梁，他们把数字弄错了，亏着我看了看，不然……”

梁 怎么错了？

赵 我三天共干了九十个，怎么成了一百一十还多呢？

梁 那么说是抄错了？不能呵，当时点完了数就写的呀！

兰 不错呀！赵师傅，是那么些。我拿小车推去的，他们数的时候，我亲眼看见的！（掏出笔记本）多少？赵师傅。

赵 一百一十三。

兰 （看本）对啦，一百一十三，就是那么些，错不了！

赵 这就奇怪了？

梁 兴许你忘了吧！别说别人没有干的，就是有干的，他们还能把活混在你这里头呀？哈哈……

赵 不，我相信我的脑袋！自己干的活嘛，闭着眼睛我也知道。我去找他们去。（欲下又转）

小兰子，你今天早晨推的时候不就车床子底下那一堆么？兰 呵，就那些！（赵欲下）

兰 （忽然想起）咳，你看我这脑袋！赵师傅，你忘啦，你还搁衣箱里那么一些。

赵 衣箱里？

兰 呵，就那，（指衣箱）袁得禄的衣箱里，我今天早晨推到这里，我就一块推去了！

赵 小袁子衣箱里？谁告诉你是我的？

兰 袁得禄说的，这还有错吗？

赵 哼，没错，有多少？

兰 嗯，二十来个有哇。（算了一下）正合适！

赵 （眼睛一转）正合适。（激愤地）对！

梁 怎么你是说……

赵 唉，这不是明摆着的事么？估定额那天他耍了点聪明，现在成了累赘，没地方消放了。

梁 噢，这么回事？

兰 赵师傅，你说这事是他干的吗？他是怎样人？

赵 你琢磨琢磨不就明白啦！

梁 这可得弄个明白。

赵 哼，走，我们去看看，走！（梁、赵下）

（兰这时有点糊涂了。沉思，憎恨。要找袁，看袁在机器旁）

兰 袁得禄！（发觉不合适，就改口）小袁，你过来！

（袁手拿工具上）

袁 干什么小兰？我还有事！（欲走）

兰 小袁，你等一会！

袁 小兰，这是怎么啦？

兰 你说“滑轮撑”你到底干了多少？

袁 你看，刚才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七八个。

兰 你说的对吗？

袁 你看，这还有个差。

兰 你坦白吧！

袁 小兰，你这是说哪去了，你病了吧？

兰 我看你倒是病了。

袁 小兰，好，我不对你说了，我去找医务所。（欲下）

兰 （厉声地）小袁！

袁 你看，你今天真奇怪。（许久后）好吧！咱们有什么话都说开了吧！说吧！

兰 人家话没说完，你跑什么？我对你说，赵师傅那个活……

袁 他的活不是送去了么？

兰 送是送去了，可是多了！

袁 多了还不好吗？多干多得计件。

兰 可是人家赵师傅不认可！

袁 （惊）不认可？有这样事？

兰 人家心里有数！

袁 有数？

兰 你说怎么多了？说呀！

袁 这个……我怎么能知道？谁那么傻，干好活送给他呀？多了就多算计件呗！

兰 你这个人真是的！你做的事，你寻思我都不知道呵！

袁 你看，小兰！你怎么好跟我开这个玩笑呢？

兰 你还装，人家大伙都知道了！

袁 大伙都知道了？

兰 到现在你还瞒着我，你放着好道不走，做出丢人现眼的事，还不敢承认。你想怎么的，捂着盖着就能混过去啦？我真没想到呀！小袁，你是这样一个人！自从你来到我们组，半年多，好多话我都相信你。你说你研究活，又找窍门。你胡说！我说那天赵师傅问你窍门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原来胡说八道，你骗人！……

袁 呵，是为这个，听我说……

兰 我寻思你真有了志气，找窍门，学进步了。没曾想你一肚子坏道道，想“熊趟”来欺骗国家，你还不说？你还等大伙给你揭底是怎么的？你，你叫我说什么好！

袁 是的，我……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赵师傅，我欺骗了国家……

兰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袁 （抬头，无可奈何地）大伙都知道了吗？

兰 你还得大伙给你揭盖吗？

袁 我，我简直糊涂，我骗了你。可是你知道我——我想借钱给你买手镯，就在定额上……

兰 就在定额上找了窍门？

袁 我简直混了！小兰，你别怪我。

兰 定额给你估了多少？

袁 这，好，我说实话吧！我说能干七八个，老黄给定了十个。这是实话，我敢发誓。

兰 那么实际干了多少？

袁 实际干十二个。

兰 是么？这么点？

袁 哎呀，小兰，就这些，我还是省了拉屎撒尿的工夫才干出来的，我累得头疼都是为……

兰 你怎么能这样？就不想想国家？

袁 都怨我一时糊涂。

兰 那么窍门呢？为什么不对赵师傅说？

袁 我哪有窍门！

兰 是这样么？

袁 就是这么回事！我的错误太严重了。

兰 嗯！（想了一下）那赵师傅多出来的那些活是谁的？你忠实点说，是不是你的？

袁 这，我，我怎么知道？（琢磨了一下）要是我的，我早就送去算计件啦！我平白无故地给赵师傅干什么！

兰 （怀疑地）是么？

袁 咳！小兰，我把实话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你想想，我才干那么几个怎么能出来那么些？

兰 （犹豫地）不是你的？那……那你赶快把这些事情向赵师傅坦白坦白。

袁 我一定承认错误，不过，小兰，我都是为了……

兰 行啦，幸亏我知道了！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事情谈清楚。

袁 我……

兰 你不好意思，我替你说！（欲去）

袁 不，不，先别说，我要……等等再说。这些事情，我对你实说了，我要去干活，我一定改……正错误……我……（欲下）（幕后声：“小袁！赵师傅找你，他在车间办公室哪，快去！”）

袁 咳，我去！（欲下）

（幕后声：“小袁！老黄找你，在三车间哪，你怎么不去！”）

袁 （要哭出来的样子）他妈的！到底谁找我？（在场转了一圈）

兰 你先到赵师傅那儿去吧！

（袁下。小兰盯住小袁后影，着急，悔恨）

兰 （自语）赵师傅叫他，这个事这么严重？多亏赵师傅把我点醒，要不……唉，他呀！那活到底是不是他呀！他要是死不承认呢？再说大伙……唉！有了！王师傅老经验，我去找找王师傅去！（下）

(群众甲、乙、丙、丁、戊、己、庚上)

甲 这一下可造硬了，全厂六千多号人都知道了。

丙 真有个说头，这就叫一鸣惊人哪！

甲 赵师傅这一下超额两倍。

庚 我打心眼里服你们赵师傅！

戊 几天工夫找了个窍门又找了个窍门！

己 小贾，这回红旗指定又叫你们保住了！当初我还说你……

甲 这也有你们王师傅一份功劳呵！

己 不，说有功还是你们赵师傅帮助我们修好了床子功劳大！

庚 对嘛！赵师傅要不帮着修好床子，我们可就难看了！

丙 喔嗬！你们俩倒客气起来了，这里有个说道！这叫鱼水相帮。

乙 窍门是研究成功啦！可人家赵师傅不认可！

众 怎么回事？

乙 赵师傅一看活多了，就说多好几十个，不是他干的！

丁 怪了。

甲 怎么不是他干的，找了窍门自来就多嘛！

乙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老头真火了。

(这时赵领袁上。众扒窗看去)

甲 你看，小袁怎么了？

乙 这是出了什么事啦？

袁 (小声地) 赵师傅，你问我的话都说完了。你看怎么处罚，我都领受。可是那箱活可不是我的。

(甲、乙、丙、丁、戊、己、庚见情围了上来)

赵 (激动地) 不是你的，难道是我的？

袁 今天赵师傅怎么的了？我真不明白！

赵 你不明白，我不明白，可是我们一定叫他明白！(不是叫喊，而是内心沉痛地) 咱们还有什么不明白？咱们是工人不是么？咱们是有了自己国家的工人，在这个国家里咱们是主人。主人就应该干主人事。

(众悄声地说：“什么事？”“你看吧，大事！”“什么大事？”

“听听！”)

赵 也许你要说，我欺骗国家，挣点定额是为了过好日子。对，我们大家都希望过好日

子！共产党八年抗战，流血流汗是为了过好日子；共产党爬雪山、过草地，万里长征，也是为了过好日子！志愿军到前方去打美国鬼子为了什么？也是为了过好日子。可是过好日子和过好日子不一样，要都像你这样，好日子是过不成的。你们大伙说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几年，我们工人生活变成什么样了？……我们每个人都长颗心！我们想想：一九四七年、四八年国民党封锁旅大的时候，咱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可是四九年以后哪，咱们工人过的什么日子？新衣裳一年四季好几套的换！我们有俱乐部好玩，有医务所治病，有疗养院休养，工厂不要我们一个钱，白住，白吃，我们……（稍停）好像我这是废话，你们都明白了，我不多说了。可是我还要说！我记得一九二六年我参加了“工学会”，冒着生命危险跟日本厂长拼，为的什么？为的过好日子，可是好日子是什么？就是长那可怜的两毛五分钱！可是现在怎么样？不用你着急，什么事都给你置办来了。拍拍良心想一想：对这样的国家，我们不好好干活，专想“熊趟”“括搜”国家，能对得起谁？

袁（哭出声）

赵 我今天怎么的了，我管多也不愿说这些。

甲（悄声地对大伙）常说着点好哇！

（众附应）

赵 咱们大伙说吧！我们应不应该把国家建设得更好？

众 应该！

赵 那么欺骗国家呢，对不对？（向小袁）小袁！

袁 不对……（啜泣）

赵 那么今天的活是怎么回事？

（袁内心矛盾，但仍不敢说出口来）

（众议论纷纷……“这家伙真顽固！”“也许有点难事不好开口！”）

甲 小袁，你就说说吧！

袁 唉，等我想想是不是记错了……唉，我脑子昏了。

（小兰与王师傅上）

兰（把一双活扔地上）你的脑子不昏！你自己对证对证去吧！

（袁拿起来看，大惊）

王 这小伙子，好把戏，连我都点化住了。我心思你小子真有出息，闹了半天……嘿！耍这样的鬼，在小日本的时候，我要剩下的你也捡不起来。真是圣人门前卖三字经！

甲 （指活）这是怎么回事，还有记号？

兰 赵师傅想了窍门，弄上胎干的，碴口不一样。（向袁）嘿嘿，这下你没啥说的了吧！

赵 你现在明白了没有？
（袁面如土色，低头不语）

丙 说吧！

乙 说呀！

袁 （想说）……
（黄满头大汗跑上）

黄 哎呀，小袁，你他妈的钻哪窟窿眼里去了？叫我好找！可也好，赵师傅你也在这儿，大伙在这儿更好了。叫大伙说，大伙评评。

众 什么事？

黄 各位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我给小袁估定额，小袁说干八个，我估了十个，赵师傅非说估少了不可。这不，小袁在这里，咱们三人当面对证对证！（众故意不笑）小袁呀，你说我给你估的是多了还是少了？

赵 对，小袁你说说吧！

黄 唉，老赵，你不用着急，一会儿你就服了！你说呀，不要紧，赵师傅就是输了也不能把你怎么的，他为人你还不知道啊？

袁 （考虑好久）好，赵师傅，老黄，同志们，我——（最后下了决心，站了起来从衣箱里把剩的“滑轮撑”拿了出来）我说。我对老黄说我一天干七八个……

黄 （满意地笑）看怎么样？我的意见……

众 还有下文哩！

袁 他给我定十个……

黄 对，一点也不错……我的意见……

袁 说实在的，我……

黄 你……

袁 我能干十五六个。

黄 （如雷贯耳）啊！怎么你能干十五六个？

袁 我怕都放在床子底下露了馅，就藏在衣箱子里了。我可怎么也没料到赵师傅会把那个窍门活换给我干！……我呀，（哭）对不起赵师傅，更对不起国家，我……真不是人……

兰 (气愤,伤心地)你呀!(气得哭出来,拭泪)

黄 唉呀,你这个同志,简直不够人味,一点爱国主义思想都没有!你骗了我,你骗了国家……我的意见……

(梁上)

梁 得啦,没人征求你的意见,你还是听听大伙的意见吧!

众 你也照照你自己!

梁 我把意见都反映给你们科长了,我的意见你这样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

黄 老梁,你这是……

梁 我是来告诉你,你们科长叫你马上去一趟!

黄 (望了大家一眼,头上马上冒汗,下不来台了)小袁都是你呀!(下)

丙 呸,你也不是块好干粮。

袁 主席,我愿意受处罚。

梁 你的思想错误可不轻呵!下班到我这里来一趟。得学好啊!小伙子!

袁 是。

梁 老赵,这月红旗又属于你们啦!

(梁像第一幕一样在摆红旗,众围看,梁将赵组旗向前迈了一大步,跑到最前头)

赵 (似乎没有理会红旗,一个人向小袁)小袁,你财迷心窍,你忘本了!

袁 (沉痛地)我打错算盘了!赵师傅,以后你叫我怎样我就怎样!

赵 (也沉痛,缓慢而有力地)不是我叫你怎样你就怎样,你应该怎样你就怎样!过去你是完全走错了,只要你能真心回头,正道就在你面前!

(袁抬起头,坚定,有信心地望着前方)

——幕落

1953年8月大连话剧团首演

该剧获1953年东北地区第一届戏剧、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作品奖

剧本发表于《剧本》月刊1954年4期,1954年4月由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

人往高处走（节选）

（话剧）

编剧 兴台村业余剧团集体创作

改编 李永之、栾凤桐、李心斌

剧情简介

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老孙头思想保守，在牲口贩子刁六拉拢下，拒绝入社。其女玉梅着急入社，和父亲产生矛盾。合作社王主任劝玉梅忍耐一下，多做父亲的思想工作。夏季天旱，合作社帮助老孙头浇了地；秋收遇到大雨，又是合作社帮助老孙头把棉花抢回来。在事实面前，老孙头终于认清是非，自愿加入生产合作社。

时间 一九五二年。

地点 东北某农村。

人物 老孙头 五十多岁。（简称孙）

老孙婆 五十多岁。（简称婆）

玉梅 二十岁。（简称梅）

王主任 四十五岁。（简称王）

心亮 二十一岁。（简称亮）

刁六 四十多岁。（简称刁）

第三场

时间 夏锄时某日近午。

地点 合作社的棉田与老孙头的棉田交界处。

布景 酷热的天气，万里无云，远山层层，田野一片青青。台右方和里面是合作社的棉田，棉苗长得十分肥大。台左方有小块棉田，棉苗即将枯萎，这是孙的地，地前边有一溜小土丘。台左角有几株大柳树，几乎盖满多半个舞台。

幕启。可听见合作社一片愉快的劳动歌声、说笑声、吆喝牲畜声、电滚转动声。

孙由台左吃力地锄着棉苗。听到了合作社的歌声，停了下来，站在那里呆望着。

（男声：别光唱，得加劲干哪，小心把红旗唱跑啦！）

（女声：越唱越乐干得才越快呢！）

（又一女声：三愣子，你别光有嘴说别人，看你都跟不上牲口走啦！）

（男声：这个铲 机到底是轻快，马拉着像玩儿似的。）

（女声：你们看，把三愣子累得像扭秧歌似的！）

（众声：“大笑”哈哈……）

（男声：笑什么？不服和你们比乎比乎，我非撵上你们不可。）

（众声：好，看谁能撵上谁？）

（男声：驾驾，哦哦，驾……）

（众声：快干哪！“声音逐渐弱下去。”）

（孙看看合作社这番情景，又看看自己的棉苗，痛苦地拍着两腿唉声叹气，回头又要去看合作社的大电井，发现亮手拿铁锹看着水道兴奋上，孙急锄棉田下）

亮 （发现水流出去了，急忙去堵）这个水真够快了，十几亩地一会就浇完啦。

（梅从台左锄地上）

（内声：心亮子，挺大个小伙子，怎么连水道都看不住，现在水这么艰贵，都跑啦！）

亮 （向内）不用说嘴，不服你来招架招架！（回头看见梅拿棵旱死的棉苗难受的翻弄着，有所感地）天这么热，（梅擦汗，亮关心地走近前）玉梅子歇一会再耨罢。

梅 小苗旱成这个样还歇呢！

亮 管怎么旱，该歇也得歇。

梅 我爹那么大岁数，累的那个样子还没顾得歇呢！

亮 你歇一会儿，我帮你耨几垄。

梅 不用，你看着水别跑啦。

亮 跑不了，给你草帽子。

梅 你就不怕晒吗？

亮 我不怕，给你。

梅 我不要。（欲走）看我爹累得那个样！

亮 你可怜他，他可不可怜你，当初要听你的话入社多好。

梅 到这个时候啦，说这些顶什么用，他要入了社，还用难这个心！

亮 你们光使笨力气耨也不行啊！

梅 不耨怎么办？三家两家别说想不出个道道，就是想出个办法，没有人力也办不到。

（把旱死的棉苗递给亮看）眼瞅着苗儿旱成这个样，再旱两天这片棉花就得全完！

亮 （看旱死的棉苗又难过又气愤）摊上你爹这个老落后，小苗也跟着遭罪。好容易莠弄这么大，正长的时候，旱成这个样。你看我们的棉苗，气色像烟袋油子似的，长的多旺。我看你借着这个机会好好的打通打通你爹的思想，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地头顶地头，明摆着事儿，看他还怎么说。

梅 对！可我爹爱面子，你再别拿话刺他，他哪能抹得开，老这样，我再说他又该不听啦。

亮 我是替你着急。

梅 着急还行！我爹是个小亏不吃，大亏包了的人，这咱心里直转转，有机会我就跟他讲，我想我爹总有开窍那一天。

亮 对，今年管怎么的也得把他争取过来，你也那么大了，还能跟他一辈子？再说……

（内声：心亮子，别光站那唠“贴己嗑”啦，水都跑了！）

（众声：“大笑”哈哈……）

（亮害羞地急忙下，梅羞答答地躲在大树后。内三愣叱牲畜声：驾驾，哦哦，吁吁……）

（女声：快干哪！三愣子要撵上咱们啦！）

（三愣声：别看你们人多手巧，可架不住我马强工具好，看谁能比过谁。）

（女声：说你胖你还喘上啦，你当真能输给你，……咱们快干哪！）

（众声：对！）

（三愣声：驾驾，吁哦，吁哦……）

梅 （看看合作社的电井、棉苗，兴奋羡慕地自语）大电井的水像开锅似的，白花花的往上翻，这片棉花有了这眼井，什么也不怕了，真是人多能胜天，合作社的力量真大啊！将来……

孙 （耨地上，发现梅在看合作社的井）你看什么？还不赶快耨，看还能把水看到咱地里来呀？

梅 爹，你看人家合作社人多干得多快，乐乐呵呵的，棉花长得油黑，梗子像麻秸似的，棉桃结得多好，咱爷俩，愁眉苦脸地腰筋骨都要累断了……（拿起旱死的棉苗这一旱倒像根筋似的！我看秋天连本钱也收不回来。

- 孙 这阵子说这些有什么用？人家好是人家的，你跟着眼红有什么用？他有他的能耐，咱使咱的章程。
- 梅 有章程还不拿出来？地都烫脚，人都喘不上气，苗能抗住？我看再旱两天都得完！
- 孙 唉！完咱也得干，锄头底下有三分水，咱就给它个耨！
- 梅 你就知道耨，天不下雨光耨有什么用？
- 孙 不耨怎么的！还能瞪着眼就叫苗旱死？管怎么的耨也比不耨强！人多有人多的办法，咱人少就得打人少的主意。
- 梅 人少就得死耨，当初你要听我的话，参加合作社，今天就不用犯难啦。
- 孙 提那些干什么！
- 梅 爹，再不咱们套车拉水浇吧？
- 孙 拉水浇，那得哪一辈子能浇完哪。
- 梅 管怎么浇一点总比不浇强。（扛起锄头欲走）
- 孙 等刁六来了再核计核计罢，唉！天都好晌午了，刁六还不来。真他妈不是玩意儿！
（拿起锄头又要去锄地）
（亮声：妇女们，你们打水杈子的可得快点打呀，小心水把你们淹了啦！）
（女声：你放心吧，你好好看着水道别浇了草地就行啊！）
- 亮 （上）大爷，你看合作社到底怎样？
- 孙 （尴尬地）好，好。
- 梅 爹，说句良心话，你说合作社到底怎么样？
- 孙 唉，棉花是比不上人家啦！（又自尊地）可咱的谷子可不次于你们……
- 亮 （笑）哈哈……
- 梅 （瞪亮一眼）爹，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你看人家的大电井，再看看咱们的小秃头锄板；你看人家的棉花苗，再看看咱们的棉花苗，还不服劲么？咱们的地要入社，这一片地可就连成片啦。耕种，干什么都方便，使新农具，拖拉机都行，山腰有井，山下有河，将来在山坡都栽上果树，山下平地都开成果园，大伙高高兴兴地干着活，不比咱这样好的多么？
- 孙 你不说这些好不好！这工夫“八”字还没见一撇，你就认准咱赶不上他们啦！庄稼得粮草到家看收成，别说他们不一准能比咱们多收成，就是多收成点，树大阴凉大，花销不也一样的大？
- 梅 爹，你真是的……
- 孙 唉！（到树下倒点水喝）

(刁上)

刁 这个天算跟咱作上对了，连个云彩丝都没有，还是人家生产合作社的力量大呀！这个大电井，老天爷五年不下雨也不要紧。

孙 老六，怎么这时候才来？

刁 大哥，我他妈没人手，早晨挑了两担水，又铡了点牲口草，浇了浇菜园子，园边上那块谷子，我“粗三草四”地耨了几锄头，急着忙着就来啦。

孙 你的活要紧，我的活就不要紧？咱们不是说好了，给谁干就给谁干，看天都快晌午了！

刁 咱哥俩没有什么说的。

梅 六叔，你老这样可不像话，这时候才来，工怎么算？

刁 好核计，好核计，头晌干不完，下晌我给你们干。

梅 别转弯抹角地净找便宜，谁不知道头晌干好。

孙 别争讲啦，说真的老六，眼看着庄稼苗旱成这个样子，咱得想个办法呀！

刁 这不现成么？合作社的大电井有的是水，水沟就在你地头，跟王主任一商议，挖条沟就浇上了，我的地靠着你的地头，商议妥了，我也沾个光。

孙 这不是没影的事，人家这阵子正用水，怎么能给咱浇？就说能给咱浇，咱也张不开嘴呀！

刁 这有什么？你要是抹不开，叫大侄女去说说，不过费两句话，张口三分利，不成也够本。

梅 得啦！你大侄女拙嘴笨腮的会说什么？你的嘴那么巧，死马都能说活了，你去说说吧。说妥了咱也跟着沾个光。

刁 你们亲戚理道的，是亲三分向，我算哪一道？

孙 别想那些歪的啦！

刁 这怎么是想歪的？共产党不是讲互助吗？

梅 共产党讲互助，就是像你这种讲法？

孙 我看咱们也想办法打井浇吧！

刁 打井？那得多少工？这阵子正忙，咱还能把活撂下打井？再说你的地在这边，我的地在那头，先给谁打呀？

孙 管怎么的咱们也得想个办法呀！再不咱就……

刁 真个老天爷就不下雨啦？

梅 对啦，早晚还能不下啦，今年不下，来年还能不下吗？

- 刁 大侄女，你们的棉花旱得够呛，我的棉花也没好多少啊，我也不是不着急，咱慢慢想办法，你别看生产合作社的棉花浇了几遍水，长得挺旺盛，现在要得一场透雨，咱也不次于他们呀！
- 梅 对啦！咱们多咱也不次于他们，人家根据地土和楂口能适地适种，咱们一垧地能种七八样庄稼；人家能打井浇棉花，咱们锄头底下有三分水；人家的牲口老不闲着，咱们的牲口在家拴着养活膘；人家棉花长的肥大，咱们的棉花旱得糊焦焦；人家能按着人力合理的分工，咱们一个人什么都得干；照着生产计划和劳动纪律干，咱们随随便便的还要奸取巧，咱们哪一样还次于他们啦？
- 孙 你这不是闲的吗？说这些没有味的话干什么？
- 刁 大侄女这些话，老对着我使劲，天老爷不下雨也怪着我啦？
- 梅 不是啊，我是说咱们什么都不次于他们，等将来他们使唤拖拉机，咱们还使唤驴拉机哩；别看现在他们有大电井，咱们等旱够了，天老爷就给送水来啦，更不次于他们。
- 孙 悄悄的，净听你的啦！
- 亮 （上）六叔，你们那犊子在井里都能拉三转的牲口没拉脚吗？
- 刁 人手少，哪有工夫，合作社的牲口干什么啦？
- 亮 耩地的耩地，拉脚的拉脚，一点也闲不着。唉！你们的牲口在家拴的到底是爱上膘啊！
- 刁 忙活不过来不拴着怎么办？
- 亮 六叔，这一气牲口行怎么样？怎么我看你昨天牵了条小牛，多少钱买的？
- 梅 六叔，你不说你不捣腾牲口了吗？买个小牛干什么？
- 刁 这些日子的牲口行不错。大哥，你那匹马这一阵要捣腾捣腾，能赚两个好钱花。
- 孙 这不胡说，我的马哪能卖！
- 梅 对啦六叔，我爹听了你的话，棉花长的这么好，你再发发善心给咱那匹捣腾捣腾咱还不赚个几百万？
- 孙 别扯这些没味的话啦！
- 刁 对啦大哥，咱还是快耩吧。（急忙去锄地）
- 亮 大爷，还是想法浇浇吧。
- 孙 对，老六，我看你还是快点回家套车，拉水浇吧。
- 刁 拉水浇？那得哪一辈子能浇完？
- 梅 浇一点是一点，管怎么的也比干耩强。

刁 牲口套还没收拾，那怎么使唤？

孙 今年才买的新套，还收拾什么？

亮 （识透了刁的花招）六叔，合作社还有几付闲套，我替你借去。

刁 不用，不用。（无奈急忙对孙耳语）

孙 啊！你这不是坑人吗？你把马卖了也不和我说一声！弄个小牛配我那匹马，那还不是家兔子配辕马，那怎么使唤？

刁 大哥，你别上火，小牛龙睁虎眼的挺快，又老实，你不能使唤我使唤。

梅 六叔，你这不诚心熊人吗？两家插棋正忙着，你背地把马卖了你到哪能说过去？

亮 六叔，你春天不说互助不熊人么？

孙 你怎么净办这么些事儿？见了钱什么都忘啦！

刁 大哥！你不知道，我那匹马原先就有鼻汁病，这阵子天热了上点火又犯了，家里也等钱用，我还能不捣腾？再说这个病我也怕传染你那匹枣红马……

梅 别把事做错了，还想花言巧语地想躲事，你这么闹常了谁还敢沾你的边？

亮 咱六叔可不怕这个，只要能跟钱沾上边就行。

孙 庄稼旱成这个样，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寻思拉点水浇吧，唉，你可倒好……

刁 你别上火，小牛拉水也行，我这就回家套车。

梅 小牛怎么拉？

刁 我借个小牛粪箱子拉。

孙 拉倒吧，小心“踢蹬”我的马！

刁 马可“踢蹬”不了，可从那么远拉水浇，劳力伤财的连本也不够，还不如拴着牲口少吃点料。

亮 对了，六叔，你都卖了更省料，还能赚笔好钱花。

刁 这说哪去了，你们哪知道我的难唱曲。

（王声：吃完晌饭再浇吧，让井水再上一上。）

（男声：不用，井水还很旺呢，再浇十亩也够，一连气就干完啦。）

（王声：大热的天，剩这么点还忙什么！）

（众声：不用，大伙加把劲把这点撵出来。）

王 （擦着汗上）大哥，棉花锄得怎样啦？

孙 咳！旱“踢蹬”啦！

王 光耨也不是办法呀！

孙 不耨怎么办？

刁 (嘀咕孙) 商议商议, 不过费两句话, 不成拉倒。

孙 (瞪刁一眼) 你能说你说! (躲一边去)

梅 (想了再三) 大叔, 我有个事儿, 想求求你。

王 什么事呢? 你说吧。

梅 大叔, 你看我们的棉花旱得那个样, 我心里真难受, 可是又想不出办法。

王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梅 咱不能叫你白浇, 要钱给钱, 要工我给你们还工。

刁 可就是啊, 小苗旱成这个样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合作社是先进的, 还能看着咱辘轳组难看啦? (故献殷勤地) 从这挖个沟一点不费劲, 用点水就够了。

亮 净想好事儿, 合作社的棉花才浇了三遍, 这个天还不定哪天下雨……(梅窘, 扭身瞅了亮一眼, 亮知失言) 大伙核计核计能行。

王 我刚才和大伙核计这个事儿, 咱们大电井有的是水, 你们有了困难合作社还能眼瞅着不管吗? 这阵别提什么钱不钱, 工不工的了。

梅 这阵子这水能浇到我爹的心里去!

刁 咱们多给还几个工没关系。

王 (向孙) 大哥, 你不要着急, 还能眼瞅着叫你的庄稼瞎啦?

孙 (又臊又感动) 嘿……亲家, 这……好啊!

王 玉梅子, 咱们先去看看水道, 下晌就开始浇吧。

刁 暖, 主任, 我那个棉花地是块旱龙道, 干得更厉害, (王、梅同下) 就和老孙大哥那块紧挨着, 浇他那个……(回头见都走了, 恼羞成怒) 他妈的, 都说现在不讲私人感情, 这叫什么?

(王声: 老六, 你站那望什么? 看看你的水道在哪挖哪!)

刁 (变怒为喜) 啊? 大哥……这……这……好这么样吗? 就来, 就来。

——幕落

第四场

时间 秋收的某日过午。

地点 老孙头的院子里。

布景 与第二场同，院内多了个乘凉棚，棚底下放张八仙桌和凳子等。院内的丝瓜蔓爬满乘凉棚顶，墙头上爬满了葫芦蔓，结了几个大葫芦，墙边的向日葵正开着橙黄色的花。

幕启。远天一片黑云弥漫，隐约可以听见雷声，天地发黄，树木都直立不动。给人以狂风暴雨必降的预感，梅在紧张地磨镰刀，婆在收拾碗筷，鸭子呱呱叫起来。

梅 （望望天）西北天像黑锅底似的，雨就要上来了！（又急磨镰刀）

婆 看这可怎么整，棉花谷子都撂在地里啦！

梅 这几天老是乌云遮日，就知道天要变。

婆 下晌割什么？

梅 割谷子呗。

婆 怎么还没割完？

梅 哪那么快，一头晌连歇气也没舍得歇，一半都没割上。

婆 你说要来场风，不都“踢蹬”啦！云头这么黑，树梢都不动，先来的准是风。（忙着收拾院内的东西）

梅 妈，把家里撂下，你也到地里去吧。

婆 你看家里这一摊子我能撂呀？

梅 不管它，地里要紧！

（后台合作社的大车声）

梅 （走到门口）王三叔，你拉什么去？

（男声：天道要变，还有两车谷子去把它拉回来。）

梅 看人家合作社的谷子都快拉完了，咱还没割倒，瞪眼就忙不开，真急死个人！我爹呢？

婆 找刁六去啦。

梅 死刁六真能气死个人，昨天才给他的谷子割完，今儿个给咱割谷子他就没影啦！（欲下）

婆 玉梅子，我看你还是捡棉花去吧。

梅 眼看就要来风，还是先把谷子割倒。

婆 雨来了棉花进上泥怎么办？

梅 进就进吧，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急下）

（婆望天更焦急，雷声响，云头往上翻）

（孙急忙进屋拿镰刀上）

婆 找着啦？

孙 上哪去找？我今年算叫他熊毁啦！（欲走）玉梅子哪去了？快走呀！

婆 孩子早走啦。（一声雷响，落了三两个大雨点）哎呀！雨就要来，你还是捡棉花去吧！

孙 可也对，你快拿条麻袋来，（婆下，一阵狂风，树木大动）哎呀，下大雨啦，玉梅她妈，我还是去割谷子，别叫风撂到地里！（转身欲走）

婆 （急上）看你一阵东一阵西的。

孙 谷子要撂到地里吃什么？

（风雨就要大作，孙急往外跑）

婆 哎呀，雨就来啦，去也割不了多少，还是不去吧！

孙 这是一年的血汗，割一点是一点！

婆 别舍命不舍财的，秋雨这么凉，看冰坏了身板……

孙 哎呀，我的谷子，我的谷子……

婆 玉梅她爹，再不等一会儿，我给你拿蓑衣呀！

（后台合作社好几辆大车，人喊马嘶，鞭子打得山响，婆向后望）

（内声：哦哦，驾驾……）

婆 （瞅见王）老王三兄弟，你们从哪拉的谷子？

（男声：南岭岗子。）

婆 看没看见咱玉梅子在那割谷子？

（男声：看见啦！）

婆 你要再去拉，给她爷俩捎两件蓑衣去吧！

（男声：不去了，我们就剩这一趟啦。驾驾，哦哦……一阵鞭声响吁吁，邵邵……）

（内声：车来了，赶快卸车呀！心亮子和那群妇女怎么还没回来？）

（男声：他们到大井捡棉花去啦。）

（内声：快完啦，把车赶回家去吧！）

（男声：驾驾，哦哦，吁，吁……）

（风很大，开始落雨，大雨点很稀疏，打在葫芦叶子上，打在凉棚上，婆急忙抱草

盖酱缸、圈鸡)

婆 连个蓑衣也没带！（雨渐渐大起来，外边一片家鸭喜雨的叫声，拍打翅膀的声音，院里立刻就积了很深的水，婆站棚底下怨天尤人的叨咕）老天爷这不存心在捉弄人吗！这个死刁六，黑了良心的！你看这爷俩不叫雨水冰坏了吗？

（想了半天看雨越来越急，抱蓑衣麻袋欲下，梅急忙跑上，将镰刀扔地下）

婆 哎呀，看你叫雨浇的。

梅 真是的！该下的时候不下，不该下的时候连风带雨一齐来！

婆 你爹怎么还没回来？

梅 叫他走他也不走，眼看着谷子都叫风刮倒啦，在那难受呢！

婆 老东西真是的，光难受顶什么用？冰坏了身板可怎么办？你赶快进屋换换衣裳吧，我给你爹送蓑衣去。

梅 妈，雨这么大，稀泥烂浆的，看滑倒了，把蓑衣给我，我去迎他去！

婆 快进屋换换衣裳再去吧！

（梅和婆进屋，雷雨大作，孙像个落水鸡，垂头丧气上，将镰刀一扔坐在棚下的小凳上。梅上）

梅 爹，你怎么才回来？赶快进屋换换衣裳吧！

婆 （站在门口喊）老东西你还坐在那干什么？还不赶快来家换衣裳！

孙 （不语）

婆 （急忙拿件棉袄给孙披上）你……你怎么叫雨浇着呢？还有你这样人，你这不是“彪”啦！

梅 爹，你怎么啦？

孙 唉！一年的辛苦又去了多半截子！

婆 命里八尺难求一丈，天老爷给多少咱吃多少，难受顶什么用？

梅 别净说那些老封建的话，你看人家生产合作社活干得多“洒脱”，春天要参加合作社哪能这么样儿！

婆 嗯哼！天老爷刮风下雨，还瞅谁是合作社谁不是合作社？

梅 人家都收拾到家啦，还怕刮风下雨？

孙 （悔恨地）唉！

婆 不用难受啦，天老爷饿不死瞎家雀。

梅 你别给我爹宽心丸吃啦，春天那时候你要多少拉我爹一把，我爹能不参加合作社？

婆 喂呀！又埋怨起我来啦，我个老婆子，一年三百六十天围着锅台转，能懂得什么？

那不都是刁六那个死勾引鬼，把你爹的心勾引活啦。

梅 今儿个头晌刁六要能按计划给咱割谷子，不用等下雨，就能割完了。

婆 那个死鬼，到底死哪去啦？

梅 跟他老婆捡棉花去了呗，他看天要变了，还顾咱？（雨渐小）

孙 （愤怒地）姓刁的，我非跟你好好算算这个账不可！（欲下，梅、婆急拉住）

婆 玉梅她爹，算了吧，亏也吃过了，吵吵能顶什么用？（孙甩开下）玉梅她爹……玉梅子，你快去看看你爹，可不能叫他和刁六撕把起来呀！

梅 刁六就在合作社的东院住，大伙还能让他们撕把起来。（雨止天晴）这个天也和刁六差不多，庄稼糟蹋了，它也晴啦。

婆 可不是，人要是倒霉呀，喝口凉水也塞牙。

梅 倒霉，倒霉，你就认得倒霉，倒霉还不是咱们自个找的！

刁 （咳嗽两声上）秋雨不过道，转眼工夫天又晴啦，云彩向东有雨一场空，没有雨了。

梅 我的好六叔啊，今天这个事你办的可真够毒啦！你到我们地里看看去，我爹正去找你哩！

刁 不用找我这就来了。我就怕大哥误会，住了雨赶着来跟大哥说一声。今头晌肚子绞痛地疼，吃过晌饭好了点，一看天道又要变，我寻思去了也干不了多大会儿，工也没法算，再说，谷子要是割倒了收拾不来家，着了雨更不好。

梅 你不要把别人都当小孩耍，你捡了一天的棉花，你还当人家不知道哩！

婆 你这是逼着哑巴说话呀！一回一回的你大哥都不屑放声，你算得劲啦！

刁 你这么说不显着薄了吗？咱两家是两好搵一好，下晌我一准帮你们把谷子收割到家。

梅 两好搵一好？你可好啦，下过雨来送伞！

刁 我好什么啦？哪一块庄稼能赶上你们的，再说我光把谷子弄到家去啦，棉花还没有捡完

哪！

梅 你没捡完，俺的还一点没动呢！

婆 你光顾你自个，我们的谷子这一下子都叫风撂到地里啦！

刁 我要给你们去割谷子，我的棉花下雨进上泥，你们能包吗？

梅 咱们不是按照计划吗？今天应该给谁先干？

刁 计划？计划也得看天道说话嘛！天下雨了还能按计划？

梅 给你干活为什么能按计划？春天正旱，下了小雨谁都抢着先种，我们怎么能给你先种上？夏锄的时候，天旱得不像样，都知道早耨一天一样成色，咱们也是先给你耨的！秋天又是先给你的谷子收拾到家了，临到给我们干，你就去捡自己的棉花。你办这些事能对起谁？

刁 那……那是你们愿意给我干的，想挣我的工分，我不让你们先干啦？

婆 了不得了！你四十多岁的人怎么卷着舌头说话，你不怕伤天害理，真还没遇见过你这样不讲理的！

刁 你们讲理，你们知道谷子叫风撂到地里心疼，我的棉花要叫雨进上泥我就不心疼？人还有不顾自个的，净派我的不是，我抱屈对谁说？

梅 你怎么属犁碗子的老往一面翻土，瞪着两眼说胡话，昧着良心办事！

刁 得了，得了，你娘儿们厉害，我说不过你们，等老孙大哥回来我们好说。

（孙上，气极）

刁 大哥，大哥……你消消气，你听我说……

孙 （愤怒地）我还听你说！再听你说，我还不得叫你熊死啊！

刁 我可觉得咱兄弟们插合的倒挺好的。

孙 插合的挺好的，你可好啦，我一春错把你当人看啦，你……拍拍良心想想，你这一年都办些什么事？我这么大老头子让你多少，寻思胡弄过这一年，吃个哑巴亏算了，你可到得劲啦……走！你到我地里看看去！（孙欲拉刁下，刁甩开孙，梅、婆拉住孙）

刁 你们这是干什么？全家都上来啦，你们欺负老实人是怎么的？

孙 谁欺负谁！打春天起你就没正经的干活，今天一趟集，明天一趟集，把马换了个小猴头牛，也一样的评分！

刁 小牛怎么的！小牛也一样的出力呀，拉犁杖不是也顶一个吗？

孙 光顶一个好干什么？打一鞭子不是拉稀就是扭腩，要不我那匹枣红马能瘦成那个样？

刁 牲口倒了也怨我？你真他妈翻脸无情，要不多亏姓刁的，那匹大红马，凭什么你能买到手？

孙 你给我买了一匹马，你算有功啦，我全家老小给你当了一年的小工，拉了一年的瘦牛，临末了你还砸我一杠子！

刁 怎不挟豆饼照照自个儿脖子后的灰？

梅 咱哪场不好，你给指出来？

婆 咱哪场对不起你这个黑心眼子的！

刁 我都不好意思，要提三天也提不完！

孙 你提！你提！

刁 我看在咱们老兄弟的面子上，提出来怕你们呛不住！

孙 呸！你提不出来！

刁 喂呀！都是你们的理，想当初要不是我凑付你们，谁跟你们干？我觉得咱弟兄不错，我是舍命陪君子，我吃了多少亏，少上了多少趟集，少赚多少钱！这阵子你们庄稼收拾不到家，也怪着我啦，你们还有一点良心吗？

孙 你还讲良心，呸！真叫我恶心，就到这场吧，姓刁的，吃亏我算认啦，咱们马上散伙！

刁 散伙？散伙就散伙，你当非你不可哩！（下）

梅 爹！（扶孙坐下）

孙 这小子，心长在肋巴条上啦，这一年算叫他……

婆 真可惜那张人皮叫他披的，连一点人事都不办，我说春天那当儿先别答应刁六，和玉梅子核计核计，你就算等不得啦！

孙 你饶了我吧，你怕我的心里好受是怎么的？

婆 可惜合作社对咱那一片心啦，三伏天水那么艰贵，给咱的棉花也浇啦！

孙 这阵子你们老说这些有什么用？

亮 （上）大爷，大爷！

孙 （不语）

亮 玉梅子，这是怎么啦？

梅 一年的累白搭了，心里还能不难受！

婆 谁像咱这样，眼瞅着到手的東西都糟蹋啦！

亮 大娘，你们的棉花没糟蹋。

婆 这个大雨还不连根都冲跑了！

亮 真的大娘，合作社大伙把你们的棉花都捡回来了。

婆 真的？

孙 捡了？

梅 爹！

亮 地头顶地头，合作社活干的真快，还没等下雨大伙就给你们捡了。

婆 （感激地）这……这该怎样的感激大伙！

(孙感激十分，半天无语，一头奔向屋里去)

婆 老东西怎么啦？(追下，亮急忙要进屋)

梅 (拦住)不要紧，我爹想通啦。

亮 也该明白了，这一年合作社试办的也不错，加上你对他的启发，他那副木头眼镜也该磨透了。

梅 这一年还不把他教育过来呀。

亮 就是呀，这一年不光你爹，就连老庞大嫂和老赵大娘的话头也转了。

梅 她们怎么说的？

亮 前几个开互助组会，老庞大嫂和老赵大娘说：老孙头春天没听玉梅子的话，这一年当上的可不小，要不着那个好孩子，老孙头累白头发他那些地也得撂一半……还说你到底不愧是模范。你爹要一入社，咱们就……土地连成片，实现咱们的理想，到那时候……

(王上)

王 (向亮)你怎么还没回去？

梅 妈，老王大叔来了！

婆 (上)老王大兄弟来啦，坐吧。(下)

王 (对亮)回去把你大爷的棉花送来。

(亮要走，梅示意不要走)

梅 大叔，我爹入社的事大伙有没有意见？

王 只要你爹愿意大伙没意见。

(婆拖孙上)

王 大哥，我看你的活干的挺累的，好容易莳弄的庄稼还能撂在山上？我寻思动员社里大伙帮你收拾一下。

婆 谁说不是的，活干不好邻居也跟着受麻烦！

王 这算不了什么，你们有困难合作社还能眼瞅着不管？谷子割得怎么样？刁六头晌没给你们割谷子？

梅 给他的谷子割完了，他还能管你？他看天道要变，捡自个的棉花去啦，为这事吵吵半下

晌，耨耨组也散了伙，这不蓑衣还在这儿呢。

王 春天那咱，我就怕你们弄不到好处……

婆 谁说不是的，(刁上拿蓑衣，小声地)刁六来啦。

刁 (尴尬地) 老王大哥在这儿……

王 老六, 怎么听说你们辘轳组散伙了?

刁 可不, (想先咬一口) 我正想找大哥你给评评这个理哩!

王 你说吧。

刁 大哥, 我不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细情, 我寻思我过去的底不好, 这回怎么的也要插出个名堂来, 可他们铁叉子剔牙硬找碴, 什么事都是他们爷们说了算, 我跟着出力还得受气……

婆 谁受谁的气? 一肚子的坏水, 净耍熊招儿!

孙 你不要说让他说!

刁 哎, 大哥你听我说, 想当初, 老孙头怕你的生产合作社办不到好处, 心疼马, 又怕归大堆, 不愿参加, 三番两次地来找我, 我说生产合作社有发展, 劝他参加, 他高低不干……

孙 你那是放屁!

(王用手扯住孙)

刁 他还好一顿拉拢我, 他说生产合作社怎么怎么不好, 若不我能不参加? 人“做”(读揍音)的还有愿意辘轳的?

婆 哎唷, 你怎么又刁又咬!

梅 牲口拉子的嘴似把刀, 谁不知道, 你管怎么刁谁信你的。

刁 大哥, 你是个公道人, 一碗水端平, 给评评这个理。

孙 大兄弟, 你听我说说……

王 不用说了, 街坊邻居谁还不知道谁! 老六, 我来说几句公道话。你今年办的这些事到哪场说也缺理呀! 春天, 算是老孙大哥上了你的当, 叫你给买的那匹马迷了心窍, 这阵子你的庄稼也收拾完了, 马也使唤足了, 也该散伙了。

刁 你们咋这么说呢, 主任, 是他们要散的, 我不舍得散哪。

王 你当然不舍得散了, 政府号召咱们互助辘轳, 为的是叫咱们同心合力搞好生产多打粮食, 本来这是个好事儿, 这几年互助起来不也确实多打了粮吗! 可是你们这叫什么辘轳组啊?

刁 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也不能怪我呀!

王 我春天就跟你说过了, 两家辘轳就该互相帮助, 不能把良心“别”在后腰上办事, 老六, 你这样闹你自个也没有好处, 你好好想想吧!

刁 大哥, 你别寻思我对合作社没有认识, 说实在的, 哪个王八

蛋不是老早就打算入合作社里来，可就是老娘们想不通。

王 我不是拉你入社，我想你总会有看见光明大道的那一天，我现在只是劝你往后别再走这条熊人的道，牲口也别捣腾了，还是好好地莳弄庄稼吧。

刁 是是，我走了大哥，家里还有活呢。（下）

孙 耨耨要找不着好牲口得倒一年的霉。

王 应该说，没听政府的话吃了一年的亏。

孙 唉！

王 本来耨耨是比单干强，能解决牲口人手不足的困难，当然能多打粮食，可是和合作社比起来还差，合作社的户头多，人手齐全，土地入股都连成片能使用新农具，这样把大伙的心都归到一起了，自个的就是大伙的，大伙的就是自个的，在谁的地里干活都一样的卖劲儿，这就叫地尽其力，人尽其材，人多心齐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粮食当然就能多打。

婆 那么合作社一家到底能分多少粮？

王 会计大约摸算了一下，除了置下一台电井，一套新农具，若分粮食一个人平均能分二十二三石，萝卜若好了，还能多点。

孙 怎么，分那么多？

王 这是头一年办，底子还薄，又没经验，过年总能比今年强！

梅 爹，你不是怕合作社打得多，花得多，树大阴凉大，分不着多少粮吗？

婆 看人家能分那么多粮，干一年真顶咱二年，喜不喜欢死人！

孙 （悔恨不已）唉！

王 就这样吧，我回去……

孙 亲家，你先别走……

王 有什么事？大哥！

（孙半天说不出话来，示意叫婆说）

婆 亲家，你看你大哥这阵子，山上山下干不过来，亲戚理道的你能看着不管吗？

王 （会意地笑了一笑）我这就回去动员大伙帮你们收拾。

婆 他爹说的不是这个，大兄弟！

王 大哥，你真要往前走了吗？

孙 你叫哥哥检讨我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急忙进屋拿出鞭子）亲家，这回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再也不能拉下。孩子们都盼望着社会主义社会，我就不盼望着社会主

义社会啦？我这就去牵马入社！

——幕落

1953年6月大连话剧团首演

该剧获1953年东北地区第一届戏剧、音乐、舞蹈观摩演出作品奖

1954年，东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5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同名电影，在全国放映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节选）

（评剧）

改编 周家善

根据《今古奇观》和评剧传统剧目《美凤楼》改编

剧情简介

豪富子弟颜俊去观音庵闲游，偶遇湖东名士高赞之女高秋芳，顿生爱慕之情。颜俊自知貌丑唯恐婚事难成，便强迫表弟钱青代往湖东相亲，高赞一见允婚。婚期近，颜俊又逼钱秀才前往高府迎亲。钱秀才过湖后，突然狂风大作，不能回转。高赞怕错过吉期，强迫钱青与秋芳拜堂。次日喜船过湖，真相败露。高赞告至公堂。知县将错就错，将秋芳断给钱青，郎才女貌终成眷属。

人物	钱青	高秋芳	高赞	颜俊
	尤辰	春香	小乙	高安
	老尼	成全	陈先生	李妈
	四衙役	班头	四家院	二使女

第九场

幕启。洞房

（二使女手持纱灯前导，李妈扶钱青，春香挽小姐，双双进入洞房；夫妻相对而坐，持灯使女下。李妈与春香同到钱青面前道喜）

春 香 请姑老爷款衣。

钱 青 我还要少坐片时，你们出房去吧。

李 妈 姑老爷，时候不早啦，早点安睡吧。

钱 青 我晓得了，——你们快些安息去吧！

李 妈 是。（扯春香到门外）

春 香 李妈，我怎么看姑老爷神色有点不对劲儿？

李 妈 丫头，你不懂，头一宿都是这样；这是假装正经。快走吧！（扯春香下）

钱 青 （微看高秋芳一眼，不由轻声微叹）唉！

（唱）高家人逼迫我入了洞房，
我这里如坐针毡心里发慌；

小姐呀！

你指望夫妻共饮合欢酒，
却怎知我是一个假新郎。

（旁白）小姐呀，小姐 不是我钱青有意将你冷淡；都只为挂名夫妻，难效同床之愿。——这里边的真情么，唉！我也不便对你明讲，单等回到吴江，你自会明白了——我且耐到天明，再做道理。

（拿起一本书来看，少顷入睡）

高秋芳 （轻轻地掀开盖头一角，看钱青睡在那里，便有些不满，急将盖头取下）
呀！

（唱）我稳坐床头上等他把话讲，
却原来他早已入了梦乡。
为什么不上床来反睡在椅子上，
莫非他席前贪酒神志迷离睡在那厢。

是呀，一定是多吃了几杯水酒，就睡在那里了。唉呀，他睡在那里，难道叫我坐上一夜不成！这，这叫我怎么好哇？（春香上。高秋芳听到声音，急把盖头盖上）

春 香 （念）看新郎神色不正，
叫春香心里担忧。

哟，灯还点着，难道他们还没睡？待我进去催催他们。

（进洞房）小姐，天到这时候，怎么还不睡呀？

（钱青惊醒，急做看书状。高秋芳扯开盖头一角，以目对春香示意，复把盖头盖上。春香会意走到钱青面前）

姑老爷，时候不早了，您该睡觉了

钱 青 这，这书甚是有趣，我还要默读一时……

春 香 拿起书 姑老爷，这本书我暂且给您收着，明天一定奉还。 对高秋芳 小

姐您身体不爽，早点催姑老爷睡吧！我走啦。 急下

钱 青 （旁白）唉呀，这个顽皮的丫头，她把我书抢走，叫我怎样消磨这个漫漫的长夜啊？微扫高秋芳一眼 难道叫她陪我坐上一夜不成？待我劝她安息了吧。唉呀！不可呀，不可。我若劝她，她一定要来劝我，话儿也要越讲越多；倘若她寻根问底，叫我怎样答对？——可是叫她坐在那里陪我，叫我心中也实在不忍，这便如何是好？唉，愁煞人也！

（唱）心怀歉意不敢开口讲，
怕的是小姐她细问短长。
想到此不由我自相埋怨，
怨自己无主张做了假新郎。

（摇头叹气地坐了一刻，又入睡）

（高秋芳又悄悄掀开盖头，见钱青又睡，将盖头取下）

高秋芳 他怎么又睡了！看他的样子愁眉苦脸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不然，为何对我如此冷淡？

（唱）自从相亲见他面，
倾心相爱到今天；
盼到今日随心愿，
花烛共拜结良缘。
如此姻缘谁不羨，
为什么颜郎他愁锁眉间？
坐在那里长吁短叹，
他对我不理不睬为哪般？
莫非他对我心中不满，
怪我的礼貌不周全？

不会的呀！我二人刚入洞房，哪里来的什么礼貌周全不周全哪！

（唱）莫非他忙了一日身体困倦？
却为何不到床上去安眠；
莫非他心中羞怯有些腼腆？
因此上一本正经不开言。

也不会的呀！常言道：“多才之人，必然多情”；况且我与他已经结成夫妇，有什么不好开口呢？——嗯！我明白了，一定是故意戏耍于我。好！你戏耍为

妻，为妻我也要耍你一耍，看看我们到底谁能挨到天亮。（刚把盖头盖上，又急忙摘下）唉呀，不对呀！他果真与我做耍，怎会满脸都是愁容呢？唉！左猜也不是，右猜也不是，他究竟是打的什么主意呀？ 起二更 呀！

（唱）听谯楼打二更，

强压下心头烦躁闷坐无声，

你不理我我何必把你敬；

到明日爹爹面前再诉苦衷。

（坐在那里忘搭盖头，少时也睡着了）

（钱青盹睡清醒，睁开眼）

钱 青 （唱）心怀愁肠我的口难咏，

急切切盼鸡啼速到天明！

立起忽看见高秋芳貌美几乎惊呆 啊？

（唱）见新娘不由我呆然吃惊，

她好比瑶池仙子降下天宫。

唉呀呀，她原来是这样一个绝色的女子！无怪表兄为她迷恋，就是我钱青，也要拜倒在她的裙下了。走过去仔细看 如此美人，真是人间仙女了！

（唱）只见她柳叶眉樱桃口容颜出众，

灯影下看红妆似出水芙蓉！

可惜她花容月貌多薄命，

嫁庸才好似鲜花落粪坑！

唉呀，可惜这样美貌女子，却嫁给了一个粗鄙丑陋之人。唉！老天哪！你为何这样不公啊？我钱青才貌非凡，却在这美如天仙的女子面前，做一个假新郎。——这要是真的么，小生娶此仙人，也别无他愿了！——唉呀呀，这想到哪里去了，恐怕我这个貌如天仙的妻子呀，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良心自责地 唉！小姐呀，小姐！事到如今，你也不要埋怨我钱青了！啊？不埋怨我又埋怨哪个？是我替表兄骗亲，才葬送她的一生，这，这不是我的罪过，又是哪个的罪过？唉！唉呀！我造了孽了！

（唱）想到此处我的良心动，

又是悔，又是恨，心发热来脸发红；

常言道：明人不做亏心事，

我何不速把真情对她明。

走到高秋芳面前 娘子…… 又急忙把嘴遮住 唉呀，讲不得，讲不得呀……

(唱)我要将真情对她说清，
她父岂能把我容！
一张呈状告了我，
骗人婚姻罪不轻！

唉呀呀，告到县衙，岂能把我宽恕！倘若丢了功名，打个骗婚之罪，我……我再怎样活在人世？唉！不讲也罢。

(唱)我还是忍耐一时等天亮，
且莫再自投罗网惹灾星。

(心灰意冷，恐惧不安，又回到椅上坐下，又盹睡。起三更，秋芳又醒)

高秋芳 (唱)听谯楼打三更把我惊醒，
窗棂外月光如水照眼通明。
只见他手托腮儿双合睡眼，
倒叫我秋芳一时气难平。
你为何这样冷待我，
你为何通宵坐对蜡灯红？
我秋芳也是高家的千金女，
论才貌我哪点配不上你颜相公？
越思越想气往上涌，
我何不将他唤醒细问分明！

待我问他一问，他是因何如此啊。 向钱青面前紧走几步，又犹豫起来 唉，我这是怕的什么呢？

(唱)既然是做夫妻共结鸳盟，
说几句话儿怕的什么生。

(低声唤)官人！(又急捂嘴)唉呀，不好！总然不必害羞，这话儿可怎么出口？不问也罢，且自由他去吧！无可奈何地又回到床上坐下，忽觉有些寒意呀，天过三更，寒气逼人，他穿的甚是单薄，倘若把他冻病了，可怎么得了哇！(忙拿起一件衣服，替钱青盖在身上。)

(春香上，高秋芳急回床上假寐)

春 香 (念)惦念小姐花烛事，

春香二次来听房。

啊？洞房的灯还点着呢，莫非他们两个坐了一夜！

（扒门缝偷看；小乙鬼鬼祟祟走上）

小 乙 （念）欲知一夜真情事，

溜到洞房来偷听。

黑影中向前摸，无意中手触春香身上

春 香 哟，有贼！

小 乙 （急忙把春香嘴捂住，把她扯到一边）别嚷！是我，我是颜小乙。

（洞房中二人同时惊醒，起立静听）

春 香 你来做什么？

小 乙 这个……想找我家官人说几句话。春香，天快亮啦，你在这干什么？

春 香 听房。

小 乙 （如释重负）听房？这可有意思，听到什么没有？

春 香 什么也没听到。

小 乙 我不信。

春 香 人家两人一夜没讲话，新郎官在椅子上坐了一宿，你叫我听什么？（生气下）

小 乙 唉呀，妈呀！我以为叫这个鬼丫头看破了呢，原来都还装在葫芦里头。既然大官人没和新娘子睡觉，我得赶快走！（急跑下）

（钱青回身欲坐；高秋芳急忙占了他的椅子，深情地看了钱青一眼）

钱 青 （旁白）唉呀呀，她怎么坐到我的椅子上了，这叫我坐到哪里呀？高秋芳用目盯住他，钱青有些慌张起来，她为何目不转睛地看我呀？

高秋芳 官人！

钱 青 娘，娘子！

高秋芳 为何心神不安，莫非身上寒冷？

钱 青 多谢娘子关怀，有了它，指披的衣服我，我就不冷了。退坐高秋芳椅上

高秋芳 官人，坐了一夜，小心伤了贵体，还是请到床上安息去吧。

钱 青 娘子不必担心，卑人在家读书，这椅子我是坐惯了的。

高秋芳 读书自然要坐在椅子上，这安眠的时候呢？

钱 青 （脱口而出）安眠自然要躺在床上。

高秋芳 今夜为什么要改了规矩呀？

钱 青 这……只因娘子未曾安睡，卑人怎好占先。

高秋芳 这就不对了！

钱 青 怎么不对呀？

高秋芳 官人既读诗书，当知唱随之礼。这尘世之上，哪有夫未安枕，妻先就席之理？
这分明是心有愁肠，不敢明言，却用这些不相干的言语来搪塞为妻！

钱 青 （发慌）这，这个——娘子，你说此话，岂不冤枉好人！

高秋芳 官人哪！

（唱）夫妻不该两条肠，
有事就该共商量。
你说心中无有事，
却为何满面愁容心似发慌。

钱 青 卑人的面容，就是这样，娘子休要多疑。

高秋芳 （唱）对着真人还把谎话讲，
分明是有意把我诳，
是不是我的父把你冲撞，
因此心中烦闷结愁肠？

钱 青 （开始镇静）岳父待我甚好，休要错怪他老人家。

高秋芳 （唱）再不是为妻我有何不当，
请原谅我的礼貌不周详。

钱 青 你我初见，怎说礼貌不周哇！

高秋芳 （唱）再不是嫌弃寒家门户小，
难配宦府大门墙？

钱 青 都是富贵人家，怎说门户不对！

高秋芳 （唱）再不是为妻容貌丑，
不配你这有才郎？

钱 青 （支吾地）不要胡猜了，我要嫌娘子貌丑，也不来攀亲哪！

高秋芳 官人，

（唱）再不是夫妻未把高堂拜，
怕婆母责怪你不敢承当？

钱 青 （被一句话提醒）啊！娘子，卑人的心事倒被你猜着了。

高秋芳 怎么，被我猜着了？那就请官人对妻讲说明白。

钱 青 娘子呀：

（唱）自古忠孝为大礼，
为人不孝败伦常。
我三岁丧父全靠着母亲抚养，
言听语从不敢违抗；
迎亲时老娘再三对我讲，
要我回转吴江拜花堂。
可恨老天平地起风浪，
把你我隔在此地难回家乡！
岳父他强逼我把花堂拜，
我的母若知晓岂不心伤！
娘子呀，
夫妻情意虽然重，
背母结亲这不孝之罪怎担当！

高秋芳 呀！

（唱）听罢官人一番言讲，
秋芳我心中也觉着不当。
背母行事难容谅，
官人哪，
我二人就该拿个主张。

官人！不孝之罪，我你皆有；如今之计：只有禀明我家爹爹……

钱 青 为什么要禀明岳父哇？

高秋芳 等到明日送亲，求我爹爹一同前往，叫他替你我在婆母面前请罪，也就是了。

钱 青 唉！些许小事，何劳岳父远行，不去也罢。

高秋芳 还是去的好！

钱 青 还是不去好！

高秋芳 还是去的好。

钱 青 还是……

高秋芳 官人为何执意拦阻？想为妻初入你府，倘若为此惹起婆母的责怪，岂不伤了和气。

钱 青 既然如此，唉！任凭娘子也就是了。 旁白 这事情怕是越来越糟了哇！

(天更四鼓)

高秋芳 呀，四更了，今夜过得好快呀！

钱 青 唉呀，这样长夜，你还说快呀？

高秋芳 怎么不快！官人，天就要亮了，请到床上安息片刻吧。

钱 青 既然天快亮了，我们就坐到天明，岂不甚好。

(二人分坐。天亮。春香上)

春 香 啊？莫非姑老爷和小姐坐了一宿不成？

钱 青 啊，不是的，我们刚刚起床呀！

(秋芳闻言羞笑)

春 香 请姑老爷到书房梳洗！

(钱青下)

高秋芳 春香，你家员外可曾起床？

春 香 早起来啦，正吃早点哪！

高秋芳 如此，你随我去见爹爹。

(同下)

——幕落

第十场

幕启：洞庭湖畔。

颜俊身穿吉服，坐在湖边，满面憔悴望着湖的对岸。

台右角放着一乘花轿——那是接新娘用的。

颜 俊 唉！风也平了，浪也静了，为什么还不来呢？

(唱)盼新娘盼的我头晕脑痛，

望新娘望的我两眼发红；

莫不是遇见了大风大浪，

连船带人翻进了湖水中。

不能呀，要是翻进湖里，哪能一点风声也没有呢？

(唱)莫不是诳亲之事被看破，
老高赞把他们一个，一个，捆把，捆把送在县衙问真情？不对，要是送上公堂，县衙门哪能不找我打官司呢？唉呀，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唱)越思越想情急心痛，
不由两眼泪盈盈。
难道我的命真是天注定，
为什么一步跌进一个坑！

(家院甲上)

家院甲 大爷，小人把腿都站酸了，也没看到一只船影。

颜 俊 什么？你把腿站酸啦，我他妈的把眼睛盼瞎了对谁说？踢甲一脚 混蛋，给我再去站着去！

家院甲 是，大爷。(急跑下)

颜 俊 天哪，天哪！我哪辈子造下孽了！

(唱)眼看红日落山下，
腰疼腿酸寸步难行。
姐呀你为何还不到？

唉！怕的是今夜小命要吹灯！

(四家院齐上)

家院甲 大爷，喜船来了。

颜 俊 胡说八道！

家院甲 真的，您听听：鼓乐喧天，这不是喜船是什么？

颜 俊 (仔细一听，狂喜)唉哟！我的娘，谢天谢地，你可来了，你可来了哇！

(唱)忽听得吹吹打打鼓乐声，
我急忙打起精神重整衣容。
这三天我为你就害下了相思病，
今夜晚洞房花烛我要与你诉诉苦情。

(手舞足蹈，家院被他的丑态引得发笑)

颜 俊 笑什么，啊？混蛋！不懂礼法！这要叫高家的人看了，岂不把大牙笑掉啦。——给我一字排开，端端正正地给我站着！

四家院 是。排成一列

颜 俊 新奶奶下船，都不许胡说乱看！

四家院 是。

颜 俊 没有我的号令，谁也不许动！

四家院 是。

（小乙跑上）

小 乙 参见大爷！

颜 俊 怎么你先来了，新娘呢？

小 乙 大爷，先别问这个，——尤辰命我送信，叫您赶快躲起来！

颜 俊 这是为什么？

小 乙 高赞亲自来送亲，怕他看见您。

颜 俊 胡说，女婿见了丈人，哪有躲起的道理！

小 乙 您不知道，钱大官人已经和高小姐拜堂成亲啦！

颜 俊 啊！你说什么？

小 乙 高赞怕过了吉日子，已经逼着钱大官人在那成亲啦！

颜 俊 唉哟，我的妈呀！钱青，我把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小乙！钱青在那成亲，入了洞房没有？

小 乙 入了洞房了，可是……

颜 俊 混蛋！（一巴掌把小乙打倒）好哇，钱青，我今儿个和你势不两立！（抽下轿杆，气势汹汹等待钱青到来）

小 乙 大爷，钱大官人可是个好人哪！

颜 俊 （几乎疯狂地又踢了小乙一脚）给我滚蛋！

（钱青急上）

钱 青 表兄，快走开，高赞来了！

颜 俊 哼！狗东西，老子花钱，你去享用！

（扯钱青用力打；钱青分辩不及。高赞、高安上）

高 赞 住手！（颜俊放手怒观）你为何这样毒打我家女婿？

颜 俊 岳父大人！

高 赞 啊？你是何人，为何这样称道？

颜 俊 小婿颜俊在此。

（尤辰上，见颜俊大吃一惊）

尤 辰 （灵机一动，对颜）啊！你怎么到这儿来扰闹？（一边讲，一边递眼色叫颜俊走）

高 赞 尤先生他是何人？
尤 辰 这个……员外，您不知道，这是吴江地面一个疯子……
颜 俊 啊？我是疯子！好哇，狗东西，你也随了钱青啦！
（一巴掌打过去，尤辰倒于高赞面前）
高 赞 （扶起尤辰）啊？钱青！（向尤辰）这钱青又是哪个？
尤 辰 我……我不知道。
颜 俊 （指钱）钱青就是他！
高 赞 怎么，他是个假颜俊？（抓住尤辰）高安！快去告知你家小姐，叫他们不要下船！
高 安 是。（跑下）
高 赞 （对尤辰）我把你这个狗东西，竟敢诈骗老夫的女儿，我岂能与你善罢干休！
（高赞打尤辰；颜俊过去打钱青，结果颜俊被高府家院打了一顿）
高 赞 走，去到县衙辩理！（扯尤辰下）
颜 俊 （捂脸叫痛）唉哟，妈呀！（见四家院不动）该死的奴才，你们怎么眼看着叫我挨打？
四家院 大爷不下命令，我们不敢动。
颜 俊 好哇，好哇！在这儿等着我啦！回去再和你们算账！小乙呀，我岳父呢？
小 乙 扯尤辰上县衙去啦。
颜 俊 （对钱青）好，我也不能饶了你。走，打官司去！
（拖钱青下）

——幕急落

第十一场

幕启：吴江县正堂。

（在堂鼓声中，四衙役与班头跑上，知县成全随）

成 全 （念）堂鼓咚咚响，
老爷要开张；
上任刚三日，
有点心发慌！
班头！

班 头 侍候老爷。

成 全 带告状人。

班 头 是。——告状人上堂回话呀。
(高赞扯尤辰上)

高 赞 (念)为女择婿被欺骗；
尤 辰 (念)不该图财惹是非。
(二人跪)

成 全 你二人谁是原告？

高 赞 小人是原告。

成 全 不用说，(指尤辰 他是被告。你叫什么名字？状告何人？快对老爷讲！

高 赞 老爷容禀：小人名唤高赞，只因为女择配佳婿，相中一个姓颜的做女婿，不想却是个假的。

成 全 这可新鲜！——往下讲。

高 赞 前日颜家过府迎亲，因被风雨所阻，小人留在府下完婚；今日天晴，送女过湖，船只刚刚拢岸，便遇到一个丑汉，将我这姓颜的女婿扯住便打；小人问明原因，原来是媒人尤辰，与那丑汉做成圈套，诳骗了小人的女儿。

成 全 可恶之极呀！你可是尤辰？

尤 辰 正是小人。

成 全 高赞说的，可都是真的？尤 辰 真的倒是真的，可是与小人无干。

成 全 哈哈！推得真干净。来呀，把他夹起来！

尤 辰 老爷别动刑，小人招了。

成 全 据实讲！

尤 辰 高赞说的都是实话，小人情愿领罪。

成 全 我说高赞哪，尤辰招认了，老爷把他押起来；你把姑娘带回去，这不就完了嘛！——退堂。

高 赞 (急站起)老爷且慢退堂。

成 全 还有什么事呀？

高 赞 小人女儿的女婿还在堂下。

成 全 哟，还把女婿忘啦！班头，带女婿！

班 头 是。女婿上堂。

成 全 这是什么话，堂下百十来号人，你知道谁是女婿？

班 头 老爷这样吩咐，小人才这样传话。

成 全 别他娘的胡扯啦，快传！——可老头，你女儿的女婿他叫什么名字啊？

高 赞 顶名的是颜俊；成亲的是钱青。

成 全 怎么着，怎么着？你女儿几个女婿？乱七八糟的！

高 赞 小人已经言过，是他们做成的圈套，叫钱青替颜俊，来诳骗小人的女儿。

成 全 啊，啊！原来是这么一档子事，——我才明白过来。

班 头 颜俊、钱青上堂。

（颜俊、钱青二人上）

颜 俊 （念）夺妻之恨难忍受；

钱 青 （念）江水难洗满面羞。

颜 俊 小人颜俊叩头。

钱 青 生员钱青拜见。

成 全 你叫颜俊哪？

颜 俊 是！老爷。

成 全 （旁白）哟！无怪这小子不敢自己去接亲，面貌，也真他娘的够瞧的。（对颜俊）颜俊，做媒骗娶高赞女儿为妻，可是你干的？

颜 俊 我不知道！

成 全 哈哈，竟敢瞧不起父母官！我要是不叫你哪知老爷的厉害！来呀，先揍他几下！

颜 俊 老爷，别打，小人招认。

成 全 嘿！他妈的，板子比老爷还好使！

颜 俊 可是钱青夺去我的妻子，老爷也不能不管。

成 全 跪过一边。——钱青！

钱 青 生员在。

成 全 哟！口称生员，闹了半天你还是个秀才呀！凭你这样一个俊雅的秀才，怎么去干这种事呀？

钱 青 为情所迫，实非所愿。

成 全 你得了罢！亏心丧德的事，就是为情所迫也不能干哪！

钱 青 只为一时权宜。

成 全 既为权宜，为什么入洞房哪？

颜 俊 老爷，就拿这个事来说，他就犯了欺心之罪！

钱 青 成亲之事，实是高员外相逼。

颜 俊 人家我岳父，不知道你是假的。

成 全 （狠拍惊堂木）呆着你的！是我审问，还是你审问？

高 赞 老爷，成亲之事，确是小人相逼。

颜 俊 不管是谁逼的，他答应成亲就是存心不良。

钱 青 我存心不良，有何为证？

颜 俊 （念）背我拜堂，同宿洞房。

钱 青 （念）虽入洞房，并未同床。

颜 俊 （念）满嘴鬼话，少把我诳。

高 赞 （念）句句实言，无愧天良。

成 全 你怎么知道哇？

高 赞 新婚之夜，钱青不肯登床，我女再三追问，钱青言道：背母结亲，怕受责怪；因此与小女约定，回至吴江，重拜花烛，我女便信以为真，并求小人前来求情。

尤 辰 老爷，这事一点不假。

成 全 你怎么也知道哇？

尤 辰 家院小乙，今儿早晨跟我说的。

颜 俊 小乙怎么知道哇？

尤 辰 他曾到洞房偷听。

颜 俊 唉哟，你怎么不早说呀？

尤 辰 我还没讲出口，你就打我个大嘴巴。

成 全 好！果然无愧读书人的本色。哈哈！好人啊大大的好人！

颜 俊 老爷，既然我媳妇没和钱青同床，这官司不打了，叫我回去成亲得了。

成 全 高赞，你意如何？

高 赞 小人相中的是钱青，岂能再嫁与颜俊？

颜 俊 岳父大人，这事可千万使不得，钱青可是穷酸一个。

高 赞 这就与你无干了。

颜 俊 岳父……

高 赞 住口，哪个是你岳父？

成 全 别吵了！别吵了！老爷自有主意。来呀，钱青与高秋芳拜花堂。
（班头照说，高秋芳上）

高秋芳 （唱）忽听堂上唤秋芳，
心中气恨暗忧伤；
择婿原为婚姻如意，
谁知好事变灾殃。
羞答答我把大堂上， 跪下
求县尊为民女快做主张！

成 全 下跪女子，可是高秋芳？

高秋芳 正是民女。

成 全 （旁白）唉呀，这样一个好看的姑娘，嗯，我成全一定成全他们。高秋芳婚
替，这码事你都完全知道啦？

高秋芳 高安回船，已然讲过了。

成 全 现在两个女婿，都在堂上，你愿意嫁哪一个？

颜 俊 （爬到高秋芳近处）小姐，我是颜俊，真的爱你，为你把魂都想没了，小姐，
（低声地）你嫁给我吧！

高秋芳 啐！

（唱）丑汉做事太荒唐，
竟敢无理骗秋芳；
我本是仙台之上一只凤，
你好比荒山野地一恶狼，
豺狼怎与凤凰配，
我劝你快回家去另打主张。
要叫我秋芳嫁给你，
除非是西山出太阳！

成 全 说了半天，你到底嫁给谁呀？

高秋芳 （唱）水流千遭归大海，
民女情愿嫁钱郎。
海枯石烂心不变，
白头偕老效鸳鸯。

成 全 正合我意。

颜 俊 小姐！你可不能把我扔了！

（唱）我为你曾把相思害；

我为你费尽钱财；
我为你东求西拜！
我为你呀心都可以掏出来。
这样的有情之人你怎么不爱！？
却怎么偏爱那个穷秀才！

（高秋芳生气立起，躲到钱青身边！颜俊一看高秋芳不理，转求知县）老爷，
你可不能把她断给钱青，我花的财礼，我这是明媒正娶呀！

成全 明媒正娶，你怎么叫人替你去迎亲哪？

颜俊 这…… 怒从心头起 迎亲不迎亲，与你有什么相干？

成全 哈哈，反了你了！来呀，扯下去给我重重地打！

（衙役打完，颜俊狼狈下）

成全 哼，我成全要是怕你，就不叫成全。钱青！

钱青 生员在。

成全 老爷把高小姐断给你了，你愿意不愿意？

钱青 但凭大人做主。

成全 好！听我的：

（念）牛配牛，羊配羊，

乌鸦怎能配凤凰。

可笑蠢才不自量，

指鹿为马骗红妆；

老爷我，做主张；

成全美女配才郎。

尤辰责打二十板，再把颜俊轰下堂，轰下堂。——退堂。

（急下，衙役随下）

高赞 高秋芳 钱青 （三人同声地）谢大人！

高赞 贤婿！

钱青 岳父。

（钱青与高秋芳相视满意一笑！高赞大笑，气得颜俊跺了一脚跑下）

——幕落·剧终

此剧在编写过程中，承旅大评剧团的同志们和杨午晴等同志给予许多帮助，特此致谢。

1955年大连评剧团演出

195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星高照（节选）

（话剧）

编剧 江汗

剧情简介

老工人石桐宣称要把女儿春妮嫁给全厂最好的工人。青年工人安太、岳明、肖晃都爱上了春妮，各自努力争取成为青年突击手。第一批突击手公布，安太、岳明榜上有名，肖晃落选。安太自以为能得到春妮的爱情，蔑视肖晃。春妮反对父亲的做法，与岳明一起帮助肖晃超过安太。姑娘对爱情做了自己的选择。

我爱这样的三只鸟儿，
让我唱这三只鸟儿的歌。

.....

她们已经给我许多次了，
给了我许多的幸福，欢乐。

——引自裴多菲的《三只鸟儿》

全剧人物	石桐	岳明	乔劳海	棒小伙子
	守门人	肖晃	石大娘	广播的人
	安太	海鸥姑娘	青年男女工人们	
	石春妮	漂亮的小伙子	女歌手们	

第三幕

(紧接前幕)

(石桐家。新建的工人家属住宅。室内干净敞亮。正面是窗户，窗下摆着一张床，紧挨床右手是通外面的门；左边一门通另一房间)

(窗户关着。外边雨过天晴，乌云散了，星星出来了。在什么地方有人拉手风琴。远处传来蛙鸣)

(石大娘和石春妮在做针线活)

石大娘 (看了看石春妮手中活) 哎呀，你绣了些什么！……这儿针再密点……这哪像个鹌鹑，简直是个鹤鹑！

石春妮 (敲打着脚) 我学不好……这个针比钻头还难使！

石大娘 将来人家不光看你的钻头，也要看针线活。姑娘家学刺绣，第一要心静，要定性，哪像你，老稳不住神儿，老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石春妮 妈妈，我什么心事也没有。

石大娘 哼，别学你爸爸，什么都瞒着我。(拿过女儿手中活) 别老望窗户！看着点，眼盯着这条线，针要下得稳，要准。

(扎了手) 哎哟！

石春妮 (大笑) 妈妈，你真有意思呀！

石大娘 (咬着手指)……你爸爸不是又在老安头家喝酒啦……一生气就喝酒……

石春妮 爸爸火很大吗？

石大娘 都是那个该死的乔国老！来啦，穿的像个阔大爷，淋的像个落水鸡。冲你爸爸神魔鬼道的也不知嘀咕了些什么……光听你爸爸把桌子一拍：翻了天啦！接着就骂乔国老，听说乔国老决心要作检讨……厂里出了什么事儿了吗？听说为了个什么胎具？……哎，年纪大了，别让他不顺序……石春妮 他上老安大叔家，是找安太？

石大娘 打着把伞，顶着雨……(静场) 临走，还塞给我个破铁盘子，叫我看。

石春妮 (惊) 就爸爸提包里那个圆圆的？

石大娘 说没他的话不许拿出来。

石春妮 你放在哪儿？

石大娘 放在一个严实的地方。

石春妮 在柜子里？

石大娘 （摇头）不在柜子里。

石春妮 在抽屉里？

石大娘 （摇头）也不在抽屉里。

石春妮 那？

石大娘 你爸爸不让告诉别人。

石春妮 看，妈跟女儿还保密！ 生气

石大娘 在床底下，问根问梢的！

石春妮 在那小木箱里？

石大娘 是啊！快干活吧。……今儿你也不知怎么了，下晌考问你爸爸，这会儿又考问我！

（静场）

石春妮 爸爸就为那个铁盘子跟人家生气。

石大娘 跟谁呀？

石春妮 跟岳明……

石大娘 哎，岳明子那孩子，看着挺老实，可就跟你爸爸合不来。爱顶硬，不像安太，体贴人。

石春妮 妈，你喜欢安太么？

石大娘 这是什么话呀！多机灵个小伙子，你爸爸一手儿教出来的。镟床活，一提起来你爸爸就夸；教了那么些徒弟，属这个得意。要不，你爸爸死拖活捞总是把他留在自己班上，

石春妮 那……岳明呢？你不喜欢？

石大娘 岳明子……没有安太那么透着精明……一小儿就没爹……一个人孤孤单单……

石春妮 他比安太可显得踏实……

石大娘 嗯，……仿佛有点傻……

石春妮 他爱幻想。

石大娘 老爱说些没头没脑的话。……可，人倒是挺规矩，我就喜欢他这点，老实巴交；干活也生龙活虎，你爸爸也说过。可就是憨直点，像他爹，他爹在厂那阵儿人家都叫他拗大叔……反正两个犟眼子碰在一块儿准好不了。岳明子跳班，你爸爸提起来就嘟囔。

石春妮 爸爸不喜欢他……

石大娘 哎，这两个孩子，一个人一个习性。

石春妮 （入神的）妈妈，要是——把安太和岳明摆在一块儿……你喜欢哪个？

石大娘 他俩要摆在一块儿…… 想 嗯，安太显得开朗，岳明子踏踏实实；安太可有点大大咧咧，岳明子……拗！他俩要是摆在一块儿……

石春妮 喜欢哪个？

石大娘 ——都喜欢！

石春妮 那就没个最喜欢的？最最喜欢的？

石大娘 最——？（明白了什么）那，你喜欢哪个？

石春妮 （没想到）我？

石大娘 啊！

石春妮 妈，你看你！不说了！（把头拱在母亲的怀里）

石大娘 哎，有心事可别瞒着妈妈……

石春妮 没心事，没心事！

石大娘 （摸抚女儿的头发）你爸爸至今也没跟我说清楚，那个最好的工人是谁……

石春妮 谁也不是，谁也不是……

石大娘 可，依我看，厂里个个都不错。……今儿早晨打厂里回来，也不知怎么的，一个个都好像变样了，大娘长，大娘短，围着我直转！连老麻子头都跟我磨悠了半天！

石春妮 妈妈！

（静场。石大娘若有所思）

（外边传来歌声：——

有一颗星星在天边……）

（石春妮惊慌的把脸转向外边听——

她梦样温柔海样蓝……）

石春妮 岳……

石大娘 不是月亮，说是星星又怎么样了……

（歌声：——

我不知她造了多少支箭……）

石大娘 开开窗户吧，有点热……

石春妮 别开，妈！……蚊子会飞进来的！（抓起针线活，飞快的绣着）

（歌声——

箭箭都射中我的心尖……）

石大娘 箭射在心尖上还活得了！现在编的歌，好听是好听，就是有点玄，听不懂——

石春妮 妈妈，鸡该归窝了吧……

石大娘 吃饭那阵儿不是你归的吗？

石春妮 噢……

（歌声——

我不知道她造了多少支箭，
箭箭都射中了我的心尖……）

石大娘 啧啧，唱的多心焦，今儿又是礼拜六了吧……

石春妮 妈，你不是要给老宋大娘煎药去么？

石大娘 宋大娘的病大前天就利索了。……春妮子，你今儿晚上怎么了？——一惊一诈的。

石春妮 （不停的绣着）我……我老觉得你忘了点什么……

石大娘 忘了什么？……你爸爸后天换班；下班开大会……那个铁盘子……放的……劝你爸爸别老喝酒……（看女儿手中活）哎呀！你这怎么绣的，翅膀都有半尺长了，——这可成了大鹏鸟了么？

（歌声——我愿变成一只大鹏鸟，趁夜飞向你的怀中……）

石大娘 这个枕头套绣出来还不叫人家笑死了！

石春妮 哎呀，妈，下雨那阵肖晃大婶替咱收的枕头套、床单子、我的衣裳……都没熨哪！

石大娘 哎呀！可不是怎么的。真忘的一点也没有了。（撩下活）瞧我这个记性！

石春妮 快去吧，妈妈，那件衣裳，我明儿穿哪！

石大娘 我上肖大婶家给你熨！急什么。

（石春妮不知所措的整整衣服，理理头发，迟疑的，不敢推那窗户）

（歌声——

要是你能变成颗流星
我就等你到天明……）

（石春妮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

（歌声——

要是你能变成颗流星……）

（岳明出现在窗口，低低的唱着我就等你到天明……）

石春妮 （慌乱的）别唱，别唱……岳明！

岳 明 （在窗口）我像等了一千年，春妮子！

石春妮 好容易，妈才走；爸爸他——

岳 明 怎么，在家？（急藏窗下）

石春妮 出来出来！（岳明露出头来）爸爸不在。

岳 明 （突然跳上窗台）他知道了么？

石春妮 （急）打门那儿进，叫人看见？

岳 明 （一个跟头翻下来，跌了一下）哎哟！

石春妮 哎呀！

岳 明 没什么……

石春妮 吓死我了！叫人家看见像什么……摔的痛么？

岳 明 不，我什么也不怕！春妮子，我现在浑身都是劲儿，我是一座火山，真的，我是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只要点上一把火……

石春妮 你已经给爸爸的火点着了，火山！

岳 明 怎么？你爸爸……

石春妮 找安太去了。不定怎么埋怨你呢。

岳 明 他一定在骂我，一定在安太家骂我。

石春妮 不许你说爸爸的坏话！（静场）那个胎具……在床底下……

岳 明 在里边？

石春妮 有个木箱子……靠墙根……

岳 明 （活跃）偷吧？

石春妮 不，不许你动……

岳 明 怎么？

石春妮 我拿不定主意……我有点害怕……爸爸那脾气……

岳 明 怕什么，春妮子，我跟肖晃说好了，我们明儿晚上偷着用，用完就送回来……

石春妮 不，他要知道他会气坏的。……让我跟他说说，我劝劝他……好不？

岳 明 （失望的）那……那得等到多咱？（沉默）不，你让我看看好不？……我真希望秦师傅这个胎具……早点用上……

石春妮 ……爸爸也是这样想……（静场）

岳 明 那……好吧……再说吧……等等也好……

石春妮 岳明，……明天，我一定叫他给你……别生我的气……

岳 明 不，我不生气，我等，我等！那，我回去啦……太晚啦……（不动）哦，没有

关系，石班长和我研究还不一样？……我该走啦，（不动）别碰见你爸爸……
（不动）……哦，我没戴帽子来？……（抓起床上的刺绣）绣的真好……（决然的）好，我走啦！（又恢复了原来愉快的神情）春妮子，别难为情，这没有什么。只要秦师傅的胎具能用上，比什么都高兴。反正，我们都不是为了自己。我走啦。（走）

石春妮 你等等……那你……帮助肖晃的事儿怎么办？

岳 明 我不知道……不，我另想办法……

石春妮 不，偷吧！偷走了我再劝爸爸。……反正，这不是为了自己。（收拾床上的东西）来吧，（搬开椅子）偷吧！

岳 明 （坐在椅子上）不！

石春妮 怎么？

岳 明 春妮子……得想想，我懂你的心情，我们得替你爸爸想想。他也在研究这个，多少个夜晚，也许和我一样……哼着：让我们的机车跑遍全国……趴在灯下，睡不着……

石春妮 （沉默）可，这是秦师傅的……秦师傅和你的爸爸都是为了……安太……独霸着它……我今儿才知道（沉默）岳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多么希望你……能成功……

（沉默）

岳 明 （推开椅子）决定了，偷吧！

石春妮 （掀开床单）在最里边……

岳 明 （犹豫）爬进去？

石春妮 爬进去。

岳 明 （蹲下来看了看）太黑了呀……我从来还没偷过东西……

石春妮 快点吧，爸爸快回来啦！

岳 明 （钻）说真的，这还是第一次……（钻进去）是里边那个小木箱？

石春妮 是啊，揭开盖看看……有么？

岳 明 有……

（外边，石桐声：进来呀，安太！）

石春妮 （惊）哎呀，爸爸！（岳明向外退，把他推回 别动！

（石桐上）

石 桐 （听见最后一句）嗯？

石春妮（慌张）噢，我说……那，那天棚……

（安太进）

石桐（拦住安太）别动！（看天棚）天棚？

石春妮 哦，没，没有什么，我觉得天棚……好像动了一下……

石桐 动了一下？……地震？咱这儿也没有火山……看花眼了吧。（引安太进）坐吧，（向女儿）你回来啦。听见有人在大伙面前批评爸爸了没有？这是向我开火呀！（向安太）你干么这么早就睡大觉！

安太 太晚了……

石桐 一点儿也不晚。我们还来得及采取措施。……春妮子，你妈呢？

石春妮（坐在床沿不动）妈……她上老肖大婶家熨衣裳去了。踢了床下一脚

石桐（支女儿走）那，你给我烧点水——沏点茶，我渴啦。（不动）壶在厨房里……

石桐 我知道，快点吧！

石春妮（慢腾腾，有所指的）别急呀，……我就来。

石桐 不急，水开透了再沏。

（石春妮下）

石桐（关上窗户）嗯，这屋子没有人啦，咱们言归正传吧。……你说说，岳明这小子忽然跑舞厅里来这么一下子，这是捣的什么鬼？……嗯？你怎么看？

安太（想）说不定……他说的是真的？岳明从来不爱撒谎……

石桐（气不打一处来）他这是唬人！这个小鬼，满肚子是猴，我不知道？……你说说，他今儿刚当上青年突击手，就放炮要帮助肖晃打倒你，嗯？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小牛皮匠！（顿）我明白！他知道咱们车间有秦师傅这么个胎具，他觉得这是块肉，可，想摸摸吧又不是咱车间的人，借帮助肖晃这幌子，捞一把，捞着就是英雄，捞不着也是半拉英雄……这个小野心家！（顿）今儿大概乔劳海跟他说了，我们在研究，他没辙了，哎，上舞厅招呼，说这个胎具本来就使呀，还给秦师傅吧，……呕，秦师傅早死了，还不是还给他！这个小机灵鬼！……小捣蛋分子！

安太（瞧着他）我看……岳明也许不会这么坏……

石桐 哼，他把你打倒了，你就知道啦！

安太 打倒我？（不以为然）还没那么容易吧！

石 桐 不管他！他有本事爱研究什么就去研究什么……我们衷心欢迎！可是，我们家的东西他休想动一动！这个胎具，这是我们的，这是秦师傅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我可不欢迎别人钻到我们家来摸我们的箱子底！（岳明在床底下动了一下，发出响声）嗯？什么？哪儿响？（看天棚，又去看床）你听见没有？……是不是床这儿？

（石春妮急出）

石春妮 爸爸！……厨，厨房里……有，有耗子！

石 桐 什么？耗子？

石春妮 那么大——爸爸你去看看吧。我害怕……

石 桐 新房子哪来的耗子……

石春妮 真的，你去看看吧……我赶不走它……

石 桐 真怪，又是地动，又闹耗子……噢，安太，我们到这屋来谈吧，咱们顺便把图纸再看看……哼，这个小机灵鬼！……（进里屋）

安 太 （在门口站住）春妮子，你怎么不等我就走了？……那场雨真是时候……我还没来得及上去，人都走光了……

石春妮 （心慌）我知道，我知道……你快去研究那图纸吧……爸爸等你哪……

安 太 哦？你支持我研究这个？真的？（高兴的）好，你等着瞧吧！下

石春妮 （急去到床前）快出来……

（伸出头来）哎呀，憋死我了……

石春妮 快，快…… 忽然，一推 进去！

（门开。石大娘进。岳明急缩回去）

石大娘 （把洗的东西放下，整理）哎，真是的，光你的一件……肖晃这孩子在家里招了一大帮孩子什么突击手，说是找窍门，把我跟你肖大婶挤在里屋什么也没干！

石春妮 （余惊未定）哦哦……

石大娘 现在的年青人啊，真说不定变到哪儿。就肖晃那么个二毛神，皮小子，也老老实实找起窍门啦。……怎的，你爹还没回来呀？

石春妮 在那屋……跟安太说话儿呢。……你去看看吧，他兴许要什么……

石大娘 怎么，安太来啦…… 欲去又止 哎，可不能去，你爸爸谈公事不让多嘴多舌的。

石春妮 哦……那……这些衣裳不用熨啦……

石大娘 明天再说吧。 走到柜子处，把熨好的衣裳放进里面又去整理没熨的东西

石春妮 妈，厨房里烫着水，快开了，……

石大娘 你没看我占着手么？别净支使妈。

石春妮 （走向里屋，在门口站住 妈，你到厨房里来我跟你个事儿……

石大娘 （奇怪的看着女儿）什么事儿？不会跟这儿说么？……

石春妮 不，你来呀！

石大娘 嗨，你这孩子，今儿怎么啦？ 走
（肖晃上）

肖 晃 （兴高彩烈的）春妮子，解决啦！一切都解决啦！我们找到窍门啦！你看……
（走到桌子处，铺开一张纸）你看哪……
（石春妮颓丧地走回来）

石大娘 哟，真找着啦？肖晃。

肖 晃 找着啦！你看，春妮子，（指纸）这是钻床组的突击手们给我出的主意：汽缸眼和水口一块加工……过去一面干，太慢，小马说，还可以加大走刀量。由一二公厘提高到一五……这不成问题……还有……（轻轻的）老麻子头……帮我们磨刀，他说把角度改改……啊哈！真痛快，三面夹攻，至少也能缩短它一个小时……半！

石春妮 （焦急的）肖晃……

肖 晃 （瞅石大娘在整理洗的东西，轻声的——）岳明来啦？他对我说啦……（大声）啊，真没想到，这些办法很简单……（作了个偷的手势）那个……拿走啦？（大声）哎呀，会是那个胎具给我憋的……

石春妮 肖晃……他……在这儿……

肖 晃 怎么？在这儿？……（大声）哎呀，我一跟他们说，他们都愿帮忙，他们都听了那广播……他在哪儿？

石春妮 想想办法吧……他，在床……（指指床底下）

肖 晃 怎么（差点笑出声）在床……（大笑）哦，我说那床……

石春妮 想想办法……他出不来了……

肖 晃 （忍住笑）哦……（大声）我是得想想办法……（终于忍不住，笑出来）哈哈……

石春妮 （一惊）肖晃！……

石大娘 （拿着一件没熨好的床单走过来）这孩子，有什么高兴事，这么高声喊叫的！

(向石春妮)来,帮我按按。……

肖 晃 哦,大娘……是这样,我想起了一件有趣儿的事儿……

石大娘 什么事儿呀?(向石春妮)使劲拽呀!(石春妮一使劲,被拽一个趔趄)哟,轻点!

肖 晃 (见床单,想起了什么)哦,是这样,我学了个新戏法儿……(从石大娘手中抓过床单)我来拽……这戏法儿要什么就能变出什么……

石大娘 哦,又学新玩意儿啦……打你爸爸死了,我就再没看见过变戏法的。

肖 晃 哦,对,我变个给大娘看看。我变个……对,变个金翅鸟……就是如来佛头顶上的那只鸟儿……

石大娘 噢,真有这个鸟儿呀!

肖 晃 吓,变戏法的讲究要吗有吗呀!(把床单一抖搂,一头交给石春妮,使了个眼色)你给我当副手,可不许看呀……(把床单遮住床)戏法灵不灵,全凭……床单蒙。(顺手推开屋门)大娘看着门,看金翅鸟是怎样飞进来的。……只要我一念咒,它就嘟噜噜扇着翅膀飞进来。五颜六色,满屋红光……

石大娘 (笑起来)人家都说你净好精神,还真像!

肖 晃 像不像,三分样。……我说金翅鸟儿,门也开了,床单也挡上了,就看你飞了……对,我还得念念咒。戏法够不够,全凭一口咒。

(念)噯,小锣一敲响啷啷,

东西南北走四方。

(把床单逐渐移向门口)

别的买卖咱不变,

金翅鸟儿变一场……

噯,(把床单往手里一蒙)来啦,来啦……走!

(床单一抖,拿出石春妮绣的和平鸽)怎么样?大鹏金翅鸟!

(石春妮和石大娘大声笑起来)

石大娘 这孩子,我当是真的呢,还是好精神!

肖 晃 以后,我给大娘变个真的。哎,我还得找岳明去。再见吧!(下)

石大娘 这个皮小子!

石春妮 (松了口气)哎——哎呀!水早开了吧!

(跑向里屋)

石大娘 丫头,你不是有话跟我说么?……

石春妮 （站住）哦，那话不用说啦！（下）

（石桐与安太出）

石桐 （高兴而又有些天真的，摇着图纸）好哇！照乔劳海的说法……我们算基本把它搞出来啦！（把图纸铺在桌上，欣赏着，哼着一种简单的曲子）嗯，这简直是杰作呀！（看了看安太）嗯？为了你，我明天再加把劲儿，把这上这些小零碎儿全搞出来。……哼，我简直舍不得把它交给你啦。真走运……对，咱现在就图纸和胎具对照一下……（向老伴）我说，把那个宝贝给我们找出来吧！

石大娘 宝贝？什么宝贝？

石桐 （没有办法）嗯，就我交你收的那个！

石大娘 那个破铁盘子呀！……我当什么稀罕东西啦！

石桐 咳，你快点吧！

石大娘 我这不给你找么！（向床下拖那木箱）

（门开，石春妮上。站住）

石春妮 （惊慌而又胆怯地）爸爸……（半天没有话说出来）您，那胎具……妈，您别找了！

……

石桐 （一愣）嗯？……

石春妮 那胎具，我……我交给岳明了……（众愣住）

石桐 什么？交给谁啦？

安太 （几乎听不见的）岳明！……

石大娘 （吓了一跳）春妮子，你说什么？（拖出木箱）

石春妮 （倒有些坚定了）我交给岳明了。不，爸爸，这不怪妈妈，是妈不在家时我给他的……

（静场）

石桐 （大吼一声）好啊，反啦！（向老伴）我，我跟你说什么啦，你给我看哪去啦！（夺过木箱放在桌子上）谁叫你放这里，谁叫你放这里！

石大娘 哎呀，孩子，岳明什么时候来的呀？

石春妮 爸爸，您不要找了。那里没有。您听我说，……

石桐 （开木箱）好啊，自己的女儿也向着外人啦！（翻了一下，惊疑的拿出个纸包，打开，却是胎具）嗯？这不在这儿么？

（众愣住）

石春妮 （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

石 桐 怎么？跟爸爸开玩笑！（忽然）啊！我明白啦，你是想骗过我，拿我的东西送礼，好表示你这团支书的积极支持呀！

石春妮 （爆发的）不，爸爸！你不懂！你不懂！……（跑进里屋）石大娘 丫头，你怎么啦！（向石桐）你这是怎么啦！（急进里屋）

石 桐 哼，你看吧！……我就有这个预感……这内部已经出了反叛啦！

安 太 （被刚才的情景惊住了，才苏醒过来）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石 桐 哼，不可能已经转变成可能啦！

安 太 这，这是怎么回事儿？……刚才她还支持我，鼓励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石 桐 我还没闹清这是怎么回事儿啦！……（门轻轻的开了，乔劳海胆虚虚的上）谁？

乔劳海 （鞠躬如也）我，石班长……

石 桐 你，你又来干什么？

乔劳海 我，我是来……报告您一件……一般说……不算什么好消息……不，您别急……基本情况是这样……我们车间镗的汽缸活……今儿废了六个。

石 桐 什么？我们车间？

乔劳海 不，不，这基本上不怪我们……请您放心，和上回一样，是铸造车间的责任，他们铸的汽缸，有，有沙眼。嗨！

石 桐 什么？（怒）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月的任务这不完了么？……这事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乔劳海 韦书记跟我说的。……您听我说，基本情况是这样……我刚才上他那儿去作检讨去啦。……是嘛，关于那个胎具，我，我犯了个原则性的大错误……我就向韦书记，一五一十，怎么来怎么去，以及有关方面……检讨了一遍。韦书记给了我一顿严肃的批评，我提到了这汽缸活……

石 桐 什么？你去向韦书记检讨啦？

乔劳海 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石 桐 胡闹，谁叫你去作检讨？

乔劳海 怎么？不是，麦克风里都批评咱们了么？

石 桐 胡说！乱七八糟！

乔劳海 怎么？又错啦？……

石 桐 （气急败坏地）你看吧，这简直成了什么世道，无组织无纪律，乱七八糟！
（抓起帽子向乔劳海）走！跟我找韦书记去！……（咬牙切齿的）铸造车间！……睁着眼浇闭着眼铸，（念倒）这不是败家子么！走！（向外走。忽然停住。把胎具从木箱里拿出装进皮包，上了锁，推给安太）这个你带走，放在我这儿不保险，这是钥匙！（丢给安太）这张图纸……你先看看……明儿交给我！你可看好了！这月任务能不能完成可全靠它啦！（走，又停，向安太）你不走么？

安 太 ……不，我要找春妮子谈谈……

石 桐 （顿）嗯，谈谈吧！……对，你们谈，会比我有效果！（向乔劳海）走啊！乱七八糟！（二人下。屋里静了下来。远处传来手风琴和蛙声。拉手风琴的人似乎有些疲倦了，琴声，哀伤而低沉；青蛙倒兴致勃勃，吵得烦人）

安 太 （摸着皮包，愣愣的出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顿）难道，她不希望我成功？不希望我好？……不，这不可能！她不能够这样！（站起，抱着皮包向里屋走。又停住）难道，她真……不爱我？……不，这不能，不能，她不能够这样！（决然的，向里屋走）

（外边，传来歌声——
有一颗星星在天边……）

（安太站住听）
她梦样温柔海样蓝……）

安 太 （惊讶的）这是谁？……岳明？（走向窗口，听：我不知道她造了多少支箭啊……）

安 太 这首歌，怎么这么熟，我在哪儿听过……噢，白天……箭箭都射中了我的心尖……

（安太疑惑的向回走，突然，他站住了瞅着门……石春妮的声音：妈，你先歇着吧，我就来……）

（安太急躲进屏风后边。石春妮惊慌的上。她犹豫的，听那歌声……我愿变成一只大鹏鸟儿……）

（石春妮走向窗前。
趁夜飞向你的怀中……）

（石春妮毅然地推开窗户。望了望，没有人。）

石春妮 （轻声的）岳明……

（停了一刻，忽然，岳明从窗下站了起来）

岳 明 春妮子！

石春妮 （吓了一跳）啊！

岳 明 （跳上窗台）春妮子，我看见石班长出去啦。我有话要跟你说……

石春妮 不，岳明，你快走吧，刚才爸爸跟我吵了一场，他要是碰见你……

岳 明 （反倒跳进来）什么？他知道啦？他骂你啦？不，我不能让他动你一动！

石春妮 （急把手放在嘴上）嘘！（指指里屋）妈还没睡……（哑场半天）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拿走，为什么不拿走？

（安太在屏风后惊讶地听着）

岳 明 我？……（顿）不，我不愿做……小机灵鬼，小牛皮匠，小野心家……（安太一震）

石春妮 ……我在门后也听见了……那是爸爸气头上的话……谁叫你用大喇叭批评爸爸啦？

岳 明 不，春妮子，我不是生石班长的气……我说不准我为什么没拿……我在床底下想了很多……我好像听见了秦师傅对我说过的话：石师傅，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应该帮助我，他应该帮助我……

石春妮 （难过的）可，那时候爸爸却阻拦他，挡他的路……

岳 明 不，现在石班长还是明白过来啦！他到底把这个胎具研究出来啦！他要把这个胎具给安太——我的好朋友，车间里最好的工人啊，这有什么不好呢？（天真而热情地）啊！他们两个老朋友到底互相了解啦！……春妮子，（幸福的缅想着）我忽然觉得，这一切多好啊！人们都是在为别人献出自己的力量，互相都了解，都清楚……有时我觉得人们好像有些意见，好像在争吵，天上好像有一片阴云，好像要下雨，可是，忽然一阵风，一阵雷声，什么都不见了，原来这都是假的……人们不过是在争论，他们都想比别人干得多一点……干得再多一点……

石春妮 （被感染着，但却又懂事似的）你说的太美了，不，有时并不完全是这样……

岳 明 （执拗的想自己的）不，这不对……你理解的很不对，……春妮子，你听……那青蛙……那拉手风琴的……你说他们吵么？我觉得……他们一定都很高兴，心里都无忧无虑……真的，我有时候为这些感动得睡不着，我想，让人们都这么高兴吧，都这么高兴吧……

石春妮 （感动地）岳明……你，你真好！（靠近他，把头贴在他的胸前）

（安太咬着嘴看，躲在一边）

岳 明 （轻轻地抱着她的肩从缅想里跑出来——）哦，我说了些什么？……（看着石春妮）真的？石班长骂了你？（抱歉似的）我真笨，我心思，我不拿走，石班长一定不会知道我们偷……可，他还是骂了你一场。

石春妮 不，为了你，我什么也不怕，就是火山我也能穿过去！

岳 明 可，我就是火山！

石春妮 那我就跳过去！……（紧紧贴着他）多好啊，你听，我听见了火山的脉搏咚咚的跳……跳着……爆发吧，在那火焰里有你，也有我……

（静场。拉手风琴的人高兴起来了，琴音激动而愉快）

岳 明 哦，差点忘了。（拿出图纸）把这个交给你父亲吧，这个，我想……对你父亲和安太的试验也许有些用处。

石春妮 那，你和肖晃怎么办哪？

岳 明 拿着吧。刚才我跟肖晃找了他班的刘班长，他答应明天晚上帮我们试验肖晃的办法。

石春妮 就刚才肖晃说的那些？……那能缩短两个小时？

岳 明 （顿）不能……

石春妮 怎么？……

岳 明 我不知道。肖晃的办法，也许能行，也许不行，可，不管怎么样，我们决不撵过安太……（难过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很爱你，我不能再伤他的心……

石春妮 哦……（安太用手堵住嘴，痛苦地隐入屏风后边，不小心发出了一声响）什，什么？（寻找）

石大娘 （在里屋喊）春妮子，你还不睡么？

石春妮 （一惊）哎，就睡呀！（挥手叫岳明走）

岳 明 （慌张的）我走啦……（急下）

石大娘 你在那做什么？

石春妮 我……哦，我在抓耗子！（进）

（安太走出来。愣愣的站在桌子旁……然后坐下，拿出笔写什么。一刻石春妮端着茶具重上）

石春妮 （一惊）你！……

安 太 我，哦……（把纸条握碎）

石春妮 （故作镇静的放下茶具，关上窗户）你……从哪儿来？

安 太 我?……从家里来。……师傅……不在?(突然,几乎是哭泣的,把皮包放在石春妮面前)不,把这个交给岳明吧!

石春妮 (震动)怎么,你……

安 太 我,我太混啦!……把这个交给他吧!明天晚上让他们用吧!……我什么也不说,我决不向师傅说……

石春妮 你!(镇静)你怎么啦?

安 太 我,我难过……(捂住脸)我,我对不起岳明……对不起你……我谁也对不起!我,我不知道……

石春妮 你!(忽然可怜他了,像个老大姐似的扶着他的肩膀)

别,别这样,安太……(自己似乎也要哭出来)这也怪我,我不好……

安 太 (伏在她的怀里抽噎起来)原谅我吧,别恨我吧……

(门开了,石桐上,见状一愣,进退两难)

(咳嗽两声)嗯嗯……

(石春妮和安太急分开)

石春妮 哦,爸爸!……

石 桐 (故作没看见)啊,你们谈吧,谈吧……我马上就到那屋。(蹑足的向里屋走。忽然站住,不敢扭回头)哦……安太,我已经决定了,咱们那个试验,提前搞,礼拜一早晨就干!

石春妮 (惊)礼拜一早晨?

安 太 (几乎同时的)这,这为什么?

石 桐 为什么?(顿)刚才……韦书记劝我啦,……嗯,实际就是批评。……说我有什么本位主义,锦标主义,个人主义……当然啦,他倒没用这些帽子,这是我听出来的。

……还有,什么……不关心新生力量,不支持积极因素……(火来了,干脆走回来)可,他们跑我班上挖东西,这算什么主义?他们要打倒我的人,这叫什么因素?他们要……(忽然,看着二人想起了什么,停住)哦,对对……你们谈吧,谈吧,我……我明天再说吧……(向里屋走,在门口又停住)哦,安太……礼拜一,你可就要上阵了,……你可不许给我丢脸!我向韦书记保证了,(越说越激动)我们也能缩短两个小时!试验完了我们还要在全车间推广!(走了回来)我们还要保证超额完成这个月的任务,支援装配车间!叫他们看看,我到底有没有本位主义!我到底有没有……(停住)哦,对对,……

不打搅你们了，你们谈吧，彻底谈谈吧……（向回走，走到门口又停住，想了想）哦，……算了，你们谈吧！（进内）

石春妮（看安太）礼拜一早晨……

安太（忽然）春妮子，把岳明的图纸给我吧，我有办法！

石春妮（吃惊）图纸……你，你刚才……在哪儿？

安太 我刚才？……（苦笑）在，在火山口上……

石春妮 什么？

（突然里屋门开了，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

（石桐的声音：安太！把那图纸给我！我现在就开始搞！……）（安太把图纸拿出交给那只手）好啦，谈吧！

——幕落

1957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演

剧本发表于1957年6月《剧本》杂志

菊花石（节选）

（京剧）

改编 王毅然、余定华改编
根据李季同名长诗改编

剧情简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江西苏区老石匠为感激共产党和红军，刻石菊一盆献礼。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红军转移，地主武装反攻倒算，向石匠索讨石菊。石匠交假石菊，让女儿荷花携真石菊上山隐藏。事泄，石匠被捉。荷花在敌人穷追下跳崖，遇救后参加武装斗争。开国大典时，荷花代表老区人民进京向党中央献石菊，与父亲老石匠、未婚夫虎子重逢。

人物表

第一次上场时

老工匠（老刘头） 简称“刘” （六十岁左右）

荷花（后期的刘队长、刘主席） 简称“花” （十七八岁）

虎子（后期的赵师长） 简称“虎” （二十岁上下）

李建明（农协会会长、后期的游击队长） 简称“李” （三十岁左右）

张坚（党代表） 简称“代” （三十岁左右）

钱大叔 简称“钱” （五十多岁）

张大娘 简称“娘” （五十多岁）

小英 简称“英” （十三四岁）

孙大爷 简称“爷” （五六十岁）

游击队员：老孟、韩钦芝（女）、小王、老于、老孙、江静等十名左右

后期游击队员：五六人

解放军：十人左右

王参谋 简称“王” “参”

徐政委

农民：若干人（内一老人、一小孩）
杨振武（伪团总、后期伪江防司令）（四十岁左右）
赖德财（地头蛇）简称“赖”（三十多岁）
赖母简称“母”
陈家兴（伪团长）简称“陈”（三十多岁）
孙光祖（后期伪团长）简称“孙”（三十多岁）
魏崇扬（富农）简称“魏”（三四十岁）
马弁简称“马”
伪民团（匪兵）：五六人
国民党兵士：五六人

第十二场

时间 荷花跳崖的当天。

地点 张大娘家的院里。

布景 右边是三间茅屋，正面是一段篱笆，偏左是一柴门。篱笆跟前有一垛干稻秸。

幕启。柴门关着，小英在外喊娘，然后推门进院。

英 娘！娘！（娘在屋内应，上）

娘 什么事呀？

英 我到山上打柴，遇到一个红军姐姐。

娘 啊！在哪里呀？

英 她受伤了，我扶她在门外坐的。

娘 快把她扶进来，没叫人看见吗？

英 没有。（娘与英跑出去，扶花上）

娘 哎呀！还出血呀。快坐下包起来吧。

花 （唱散板）跳崖未死腿摔坏，

昏厥复苏醒过来。

巧遇小妹妹拾野菜，

将我救下悬崖来。

（扶花坐一凳上）

娘 把门关上。（小英关门）我的孩子！你这伤是怎么受的？（找布条为花包伤）

花 大娘！参加战斗，被敌人包围跳崖摔的。

娘 你身上背的什么东西？快解开躺下歇歇吧！ 花解下石菊到屋里去躺下吧，可就是热一点。

花 先在外边歇一会儿，我的伤不重。

娘 这还不重？（搬凳让花躺下）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养伤吧。咱们是一家人，你别客气，我的儿子也去当红军游击队了，到我家和到你自己家一样啊！

花 大娘！谢谢你，我少休息一会儿，还要去找队伍。

娘 大娘是不会让你走的哟！

（唱二簧原板）十指连心不离分，
家家有人随红军。
革命好比大家庭，
你我亲如一家人。

花 大娘呀！

（唱）感谢大娘情谊重，
堪称革命的老娘亲。

（插白）只是……还是走了吧。

（唱）一怕敌人来查问，
连累大娘受苦情。
二怕同志们得不到真音信，
为我担心死和生。

娘 别的就不用管了，你就好好养伤吧。

（唱散板）留你养伤是为革命，
我的话儿你要听从。

花 既是大娘这样热情留我，我就暂时留下了。

娘 这就对了！孩子你饿不饿？我做点饭给你吃，你想吃点什么？

花 大娘！我不饿，什么也不想吃，你给我点开水喝吧。

娘 那怎么行？自从白军来了，今儿抢，明儿夺，闹得什么也没有了，我先弄点汤儿给你喝吧。（为难的）

花 开水就可以了。

娘 小英！你到大娘家去问问，有没有鸡子儿，借两个去。（小英开门出）（想）哦！

有了，上次白军来抢东西，我好歹藏起一只鸡来，我杀给你吃。

花 大娘！留着吧！

娘 留着，留给白军？杀它。（拿刀，到屋后杀鸡，片刻，提死鸡上）
（小英急跑上，关好门）

英 娘！可不好了！白狗子，朝咱们家来了。

娘 哎呀！这可怎么办？

花 （急支持起）大娘，我走吧！别牵连着你们。

娘 你放心吧！有大娘这口气在，就不能把你交给白军。（急中生计）你快藏到草堆里去，快！（扶花携石藏好）（白军敲门）

娘 （镇静一下）这是谁叫门？（开门）你们干什么？老总。 匪兵闯入

匪甲 你们胆子可真不小，敢把一个匪婆子窝藏起来。

娘 老总！你怎么好这样说？哪有这种事？

匪甲 快交出来！少废话！

娘 老总！小英他爹也不在家，就我们娘俩，哪有那么大的胆量！

匪甲 让我们搜出来，可就晚了。

娘 没有就是没有，搜也不会有。

匪甲 好！搜出来你可逃不了通匪的罪名。（向匪乙、丙 搜！）众匪搜

娘 老总，你看我们家空空落落的，哪里能藏下人？

匪甲 屋里有没有？（匪乙进屋）

娘 屋里能藏住人吗？这位老总就是不信我的话。

匪甲 你告诉我，她藏在……（环视院内，发现草垛能藏人）她是不是藏在草垛里面？

娘 （稍有紧张）好！（走去）我搬开你看看！

匪甲 站住！我们自己会动手！
（匪乙从屋出，表示无人，在院中察看）

匪甲 （走到草垛跟前，故作声势）哎！草垛里藏不住你，我已经看见你了。出来吧！别装蒜啦！出不出来？啊？我要掀草垛啦！啊？匪甲去搬草，搬了两把嫌麻烦，抽出刺刀，向草垛里一边刺一边说 好哇！你不出来我就叫你永远不出来！ 正欲继续刺……

匪乙 （走门口，看地上有血）好哇！这个老家伙不说真话，你们看！这里还有一摊血，刚才的。（匪甲急趋前看）

匪甲 这回还说什么？啊！没有人，血是从哪来的？你说！敢撒谎？我要你的命！

娘 （一时愣住）哪有什么血？

匪甲 别他妈装啦！你不把人交出来，就别想活命！

娘 说没有就是没有，打死我也是没有。

匪甲 血是从哪里来的？啊！没有人得把血的来历说清楚！说呀！推张大妈一把

匪丙 （在屋后嚷）在这里呀！（众一惊）你以为把它藏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了吗？这个老家伙真坏透了。

（匪甲乙急趋前，娘亦为之一惊）

匪丙 （提一死鸡上）这可是我搜出来的，应该归我所有。

匪甲 好东西，见一面，分一半。

匪乙 应该三一三十一。我也有份儿。

娘 （见鸡，计上心来）哦！我想起来了，门外的血，是小英他爹杀鸡弄的。差一点叫你们把我吓“二忽”了。

（匪仍在嚷分鸡）

匪丙 你们俩光想吃现成的。（提鸡欲走）

娘 老总！怎么还抢我们的鸡？俺就那么一个鸡了，（抢上 还给我，还给我！

匪丙 还给你，我吃什么？（提鸡躲下）

（欲跟下）你这个老太太！一只鸡何用那么动心！算了吧。

娘 你是个头吗？我找你要！

匪甲 他拿的，你找我干什么？你少啰嗦。（蹬倒娘，匪甲下）

娘 （松了一口气，递眼色给英）走了没有？

英 （在门口看一下）都走了。

娘 （走草垛跟前，看是否有血，（听一听）孩子！孩子！走啦！出来吧。（没有动静，急搬去两把草，花才慢慢出来）

娘 哎呀！我的孩子，那个死鬼没有捅着你呀？

花 差一点儿。大娘！叫你跟着受惊了。

娘 是一样呵，我的儿子若是受了伤，别人也会照样掩护他呀。孩子！他们走了，你安心养伤吧。

（唱）今后你安心把伤养，
养好伤痕再上战场。

花 （唱）但愿像大娘美言讲，
早日归队心愿偿。

——幕落

第十三场

时间 前场的两月之后。

地点 井冈山。

布景 井冈山脚下，远处有高山、密林。

幕启。（二幕前）（打柴老人上。）

老 （唱吹腔）红军来到欢笑一片，
红军走后心不安。

（白）老汉住在井冈山脚下，靠打柴度日，多亏红军来到，井冈山一带的老百姓，才得安居乐业。不想十天前，红军的大队又开往别处去了，反动势力又在抬头，穷人的日子又有些不好过了，看今日天气还好，我不免上山打点柴禾去。

（唱）维持度日把柴担，
盼望红军得胜早日还。（下）

（二幕开）

（花背菊花石上）

花 （唱散板）革命不怕路程远，
万水千山只等闲。
忍饥挨饿把路赶，
披星戴月奔井冈山。

离开张大娘家，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经过千辛万苦，可是来到井冈山地区了。我黑夜想、白天盼的井冈山，可算到了。我一进井冈山，就像走进了革命的家庭，觉得它一草一木都亲切可爱。

（唱）不顾千辛和万难，
终于到达了井冈山。
久别的同志快见面，

心花怒放我跑的欢。
沿途景色无心看，
两眼不住的瞅山巅。
红旗好比是慈母面，
一日不见如三年。

哎！我快走到山尖儿了，怎么空落落的呢？

（唱散板）停下脚步抬头看，
一望无边是山岚。
不见红旗迎风展，
只见白云罩山巅。
不闻红军战士相呼唤，
只闻山涧流水鸣潺潺。
莫非红军把驻地换？
大队又转移到别的山。

（向远看）若是红军还在山上，怎么找不到呢？哎呀！远处走来一个老人，正好问他一问。只是我新来此地，情况有些不明，贸然打听，未免有些不便。哎！有了，我就坐在此地，等他到来，探他一探。（坐下）（老人上，看花）

花 老大爷你在哪里住呀？

老 在山下住呀！你来找红军吗？

花 （一惊）怎么？这里有红军吗？老大爷。

老 不怕呀！穷人向红军。以后你说话可要小心。刚才你说第一句话，我就听出你是红军里的人啊！

花 哦，我应该称老先生。

老 对了。

花 大爷！井冈山不是有红军吗？

老 你来晚了。红军在十天以前都开走了。听说长征到江西南部去了。

花 啊！（一惊）那我还要继续找他去。

（唱）听得大爷一声谈，
红军果然离开井冈山。
远途跋涉不得见，
继续前进我找到赣南。

老大爷，谢谢你。

老 你既然是远道而来，还是歇几天再走吧！听说山里边还留下一部分红军游击队，在这南

边，你去找他们，一来可以休息几天，二来也可以打听到准确消息。

花 （高兴）还有红军游击队吗？

老 是啊！我给你领路。

花 （趋前代老担柴）

（唱流水）喜闻大爷的好消息，

好比久旱得云霓。

荷花立即向前去，

追随革命永不离。

感谢大爷的美心意，

你我都一心向红旗。

（同下）

——幕落

第十四场

时间 20年后，1949年4月下旬某日。

地点 江西省长江南岸，国民党军防地指挥所。（或二幕外）

幕启。侍卫在场，陈家兴、孙光祖着军装、校官衔上。

孙陈 司令在屋吗？

侍 到江岸视察江防去了。

孙 （向陈）他老人家也真够辛苦了。

陈 （戒备的）看样子，他老人家是满有信心，在这里打败共军的！

孙 别随便说话。他呀！是剿共老手了。我跟他半辈子啦！从他当团总那一天起，我就给他牵马坠镫。（屈指）1927年到江西剿共，有我；“七七事变”以后，他归顺了日本军，有我；日本投降后，和共军打第三次内战，也有我；这次他调到这里，升为江防司令，还是少不了我。我也是三朝元老，他是什么脾气，我都摸透

了。战事怎么吃紧，他都是稳如泰山，不动声色，别看这次共军打的凶，从东北一直打到长江北岸，杨司令他是满怀信心，要靠长江天险，挡住共军！

侍 司令回来了！（孙、陈躲一旁）

（杨振武身着军装、少将衔，洋洋得意上）

杨 （慨然自语）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向侍从。）

杨 工事修的怎么样了？（侍从下）

陈 正在连夜赶修，再有三五天，就可全部竣工了。

杨 很好！要善于赢得时间，江防工事一修好，党国就万无一失了。

孙 司令说得对极了。

杨 蒋总统下令叫我们死守长江天险，不让共军渡江，我们的友邦美国，也希望我们能够保住江南，说明我们的责任重大。我想党国处在生死关头，诸位都能效忠党国，我是决心与江防阵地共存亡。

陈 是！我等誓死效忠党国。

杨 这是党国之幸，我刚才到江岸观察了一番，看那大江滚滚，波涛汹涌，引起我无限感慨。当年，曹孟德那是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是为了这长江天险所阻，才遭到全军覆没，赤壁之败。今天我们天上有飞机，水上有军舰，岸上有现代化防御工事，这样坚固的立体防线……哼！如果共军没有大量的飞机、大炮和现代化的登陆舰艇，那他们就只有步曹孟德的后尘了。

孙 可惜目前共军还没有一架飞机和一只舰艇。

杨 （狞笑 哈哈！）

（唱散板）今日长江天险是屏障，
明天就是反攻的桥梁。
想当年曹孟德兵多将广，
赤壁得胜还是周郎。

侍 （急上）报告司令！

杨 什么事？这么慌张！

侍 不好了。刚才接南京来电……说是昨天夜里共军已在安庆附近渡过长江！

杨 （一惊）啊！（手中手套惊落，一踉跄，侍从陈孙等急扶）

（唱）晴天一声霹雳响，
共军果然过长江。

大势已去难阻挡，

偏安江南是梦一场。

(故作镇静)传达我的命令！要死守天险，有惊慌逃走者，就地正法！

——幕落

第十五场

时间 某日黎明前，解放大军渡长江时。

地点 江西省长江南岸某高地。

幕启。舞台上无人，炮火连天，火光闪闪，信号弹划破天空。游击队员上场，少数人至前方放哨，班长上山岗，向江边了望。荷花率游击队员上。

花 (唱“粉蝶儿”)

拿起刀枪，

搞革命，奔驰战场；

二十年，战斗反抗，

到今天，气吐眉扬。

眼见得，要胜利，全国解放，

毛主席，下令渡江。

游击队，奉命令，

配合大军下南方。

班 刘队长！前面就到江边，(指前方)那里就是蒋匪杨振武的阵地。江里还看不大清楚。

花 (上山岗，用望远镜了望一会儿，没看见什么，下岗)同志们！为了解放全中国，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令，解放大军渡长江，我们解放的日子就要到了。这次上级给我们任务，要配合解放大军过江，阻击敌军，不让杨振武逃跑。大家就在此地埋伏起来，待命出击。(游击队员大部退下埋伏，天渐明亮，炮声愈紧，荷花与班长跑上山岗了望)

班 发现江中船 船！船！解放大军渡江了。

花 满江都是船哪！

(炮声更紧，夹着枪声，江边敌军工事燃烧。一颗明亮的信号弹升起)

花 大军渡过江来了。对班长 告诉大家要动作迅速，争取早和解放大军取得联系。(班长下)

队员 匆匆跑上 报告队长！江边蒋匪军败下来了。已向四面逃散。有一队匪兵向这里跑来。

花 迅速隐蔽，准备战斗！(花与游击队员全下)(蒋匪兵数人慌张上)

侍卫 杨司令快跑！往这里跑！

(杨振武狼狽奔上)

杨 (向后方)你们给我死守，……给我死守。

(念“扑灯蛾”)不要慌，不要怕，
脑袋割去碗大的个疤。
共军的大炮是胡乱打，
多打你个嘴啃沙。

(又一阵炮火，他越发惊慌)

眼看我的军队被打垮，
再若不走是傻瓜。

(见侍卫及匪兵着慌)

谁给司令来保驾？
金圆券我是大把抓。
一把一把又一把，
当场交款管你花。
热锅蚂蚁似的乱转

(游击队枪声起，匪兵有的逃跑，有的抵抗，杨慌张应战，背后枪声又起，群匪被围，有的击毙)

游 (内白)缴枪不杀！(游击队冲上)不许动！枪放下！

(杨及残匪举手投降，荷花上)

花 王班长！赶快带队伍接应解放军。

班 是！跟我走！(王班长带一部分队员下)

花 (看了一下俘虏)把他们押下去！(俘虏欲下，突然认出杨匪，咬牙切齿)站住！杨振武，杨振武！是你呀！我们斗了二十年，你到底逃不出人民的手掌。

(唱垛板)想当年芙蓉河畔逞凶暴，

杀害我爹爹又把房烧。
当团总杀害工农有多少？
抗战时叛国投敌不能饶。
如今你被人民抓到了，
欠下的血债你怎开销。

班 （跑上）队长，队长！解放军来了。

花 押下去！（队员将俘虏押下）

（解放军上，游击队员与解放军战士拥抱，欢呼，天已大亮，山头红旗飘扬）

花 （对解放军战士）同志！我们游击队是奉命来接应你们的。请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长！

战士 我陪你去找。（花随一战士下）

（虎子——赵师长和徐政委上）

战士们 师长！政委！这是游击队的同志们，来接应我们的。

虎徐 （握手）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班 我们的队长找你去了。

徐 好！我们在这里等她。

虎 （对徐）老徐，你在这里等游击队长吧，我到山岗上去看看。

（虎上山岗了望）

战士 政委！游击队打的真好，把杨振武都活捉了。

徐 杨振武抓住了！打的好。

（战士带荷花上）

战士 这是徐政委，这是游击队的刘队长。

徐 你好，你们打的很勇敢，把杨振武都给抓住了。

花 政委同志！我们是奉命来接应你们的，请分配给我们任务吧。

（虎子在山岗上看看荷花侧影）

徐 好。（看虎子一下）赵师长到岗上去了，我给你谈谈吧。请到这里来。（徐和荷花在一块石头上坐下，看地图，讲任务，虎子下山，刚欲趋前观看，走来一通讯兵，叫走，下）

花 好了，我就去。

（与徐握别，率游击队员下，徐送别，虎子又上）

虎 （对徐）这地方真不错，离井冈山不远了，快回到老根据地了。

徐 老赵！离开家快二十年了，想家了吧！
虎 在江北倒不想，到了江南倒是有点想。（慨然）荷花牺牲也二十年啦。
徐 荷花是谁呀？
虎 想起一位同志来了，算了吧。哎，刚才那位女同志就是游击队长吗？
徐 是。刘队长。看样子是个对敌斗争很有经验的同志。
虎 （点头 走！我们那边去看看。
（二人步下）

——幕落

第十六场

时间 解放后不久。
地点 林家湾。
布景 老工匠 老刘头 的家，断墙残壁，野草丛生。 劫后的第一景

幕启。台上无人。

花 （上唱散板）荷花请假回家转，
探望久别的林家湾。
一探爹爹他是怎样遭的难？
二探可有虎子的消息传。
越近家门情越急，

（见荒凉景象）

（转二六）断墙残壁惊心弦。

想起了一九二七年那一天，白色恐怖回到了林家湾，哎！

（唱）人皮野兽杨团总，

反攻倒算杀穷人。

见到残壁想起我的父，

触到石菊我放不下心。 从头上拔下石菊

到如今全国解放多欢庆，

不知这两朵石菊何时再重逢？

但愿不负当年赠菊情意重，

早日里，花开人在相映红。

我离家二十多年了，爹爹当时是怎样被害？不知详情。和虎子分手也二十年了，他的下落怎样？我也一直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村里年长的一辈，也许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不免到村里去打听一下。（欲走）那边来了一位老大爷，我不免上前问他一问。

刘 （已老态龙钟，上）老大爷！ 见刘，一惊，两人注视

花 （惊呼）爹！是你……

刘 （惊呼）荷花！ 激动相抱

花 （唱散板）二十年不知爹爹的音信，
今日巧遇在林家村。

刘 （唱）二十年白天想来夜里梦，
解放后芙蓉河旁又相逢。

花 爹！你还活着，你可好啊？

刘 唉，那年你走了以后，地头蛇就领人来要菊花石，爹被打得昏了过去，房子也被烧掉了。多亏是钱大叔把我救了出来，从此我就逃出家乡，流落在外。前几天听说林家湾解放了，我想回来看看，也好打听打听你们的消息。

刘 （沉思）虎子呢？

花 （有些感触）虎哥也有二十年没有消息了。

刘 （感叹）唉！解放后，他是会回来的。……菊花石呢？刻好了没有？

花 菊花石早就刻好了，因为连年战斗，至今也没有送给毛主席。

刘 要送给毛主席。它经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它代表老根据地人民的心意。（端详荷花）荷花，你这么多年，都在哪里？

花 我一直在队伍上。（钱上）

钱 （唱散板）黑夜到白天破晓，
革命胜利乐滔滔。
闲来无事村外绕，
见一对陌生人向这里瞧。

（近看，发现是刘）

刘大哥！你你你回来了！

刘 我到底等到胜利了，熬过来了。

钱 我没想到你能回来。（见花）

刘 这是荷花！你不认识了吧？

钱 （抚花）我的孩子！你也回来了！解放后全村的人都在叨念你们。（高呼）乡亲们！刘大哥和荷花回来了！（向刘、花）多亏了革命啊！

（众人上）

众 哎呀！刘大哥刘大叔回来了！（相互热情寒暄）

刘 （招呼）

（唱流水）多少年的苦水才吐净，
满天的乌云一扫空。

花 （唱）林家湾的悲声再不闻，
芙蓉河水浑又清。

刘 （唱）旭日东升在井冈山顶，
共产党的光明比太阳红。

花众刘 （唱）共产党领导咱闹革命，没有党来领导咱闹不成。

刘 （激动的）钱大哥！乡亲们，我们总算是斗争过来了。荷花，要告诉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抚摸孩子）永远不要忘了苦难的一日！不要忘了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救星。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地来爱护我们的党！

花 永远不会忘记。乡亲们，同志们！现在在我们土地上，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敌人血腥的镇压，并没有摧残我们的力量，相反的，我们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越战越强，民主自由的红旗，将永远的在辽阔的土地上飘扬。乡亲们，同志们！敌人虽然战败了，但是，还没有全部肃清，我们还要支援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才能保卫住我们的胜利果实。

众 对！他们就是跑到台湾，也要全部把他消灭！

钱 刘大哥，请到我家去歇歇吧。

刘 好！我们走吧。（众欢送下）

——幕落

第十七场

时间 1949年9月某日，天气晴朗。

地点 某军师部大院。左边有办公室，院中有树、石桌、椅。

幕启。台上无人。

(王参谋陪荷花上，荷花手捧包袱)

花 (向门外) 爹！你等着我，一会儿我就出来。

王 刘主席！请这里坐。

花 (小心地把包袱放在桌上 王参谋！赵师长什么时候去北京参加开国典礼？

王 后天就走。

花 市委要我请赵师长，把这件礼物送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为献给开国大典的礼物。

王 这是什么？

花 菊花石。

王 菊花石？是什么东西？

花 提起它的来历可不简单。这个菊花石，经历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今日，它是代表老根据地人民的心意的。掏信这是市委给赵师长的信。

王 请你等一等。我去找赵师长。(王下)

(虎子与王参谋上)

王 这是赵师长，这是市妇联的刘主席。(两人握手)

花 (把信交师长) 这是市委的信。

(荷花解开包袱，现出玻璃匣中光辉灿烂的盆菊)

虎 (看信，见信中写的菊花石，立刻有感触) 菊花石！(看见桌上菊花石) 菊花石？

(看荷花，二人对视)

虎 荷花！

荷 虎子！(拥抱。王参谋下)

虎 真没想到你还活着，那年听说你跳崖，我真以为……

花 二十年来，我也一直没有打听到你的消息。

虎 好了，先不说过去的事，我们新的生活，总算从今天开始了。

花 过去的苦难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虎 不会忘记的！

(唱散板)二十年红旗飘飘永不息，
花 (唱)二十年流离难分好夫妻。
虎 (唱)谁想到光明普照大地日，
花 (唱)竟是这离散夫妻团圆期。
虎 (唱)苦难的日子已成过去，
花 (唱)幸福的生活如晨曦。
虎 荷花！你说爹要是还活着，他会多高兴呀！
花 爹爹他活着哇！
虎 啊！他老人家还活着？在哪里？
花 就在门口等着我呢！
虎 在门口？快请他老进来！（二人奔下）
(王参谋及几个战士上)
王 今天是师长大喜的日子，通讯员！
通 有！
王 赶快通知厨房，多做些好吃的东西，庆贺师长全家团圆。
通 是！（跑下）
(王等看师长、荷花搀扶刘上，王急下)
虎 爹！坐在这里歇歇！
刘 虎子！今天一家人都团圆了。（看着菊花石）菊花石也在这里！（抚摩菊花石）
多好的菊花石啊！我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今天。
(唱流水)举家南北两离散，
人石俱在又团圆。
花 (唱)菊花石代表着人民对党的心愿，
水流千里终归流到海里边。
刘虎花 (同唱)菊花石能和我们重相见，
(刘捧盆，虎、花手持石菊)
(接唱)全赖共产党领导把身翻。
把它献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庆祝全国解放尽欢颜。
(王跑上，群众跟上)
王 报告！刚才接到市委电话，说市委已决定派老根据地代表团参加开国典礼。菊花

石将由代表团带到北京献给毛主席。还说市委已经决定刘大爷和刘主席，都参加代表团，亲自到北京见毛主席呢！

花（喜悦的）爹！

刘（喜悦的）荷花！

（群众齐唱大尾声：）

葵花朵朵向太阳，
山中百鸟朝凤凰。
万条江河奔大海，
人民心向共产党。

——幕落

1958年6月大连京剧团演出

1958年12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松骨峰

(京剧)

编剧 任伟、李永之

剧情简介

在朝鲜战场上，我志愿军某部电话员，在炮火中用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电话线。但是他负了重伤。这时，去阵地送饭的朝鲜妇女发现了他。他奋不顾身救护电话员，并用身体接通了电话，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时间 1950年冬。

地点 朝鲜战场前线。

人物 张班长 志愿军电话兵班长。

李维国 电话兵。

朴大嫂 朝鲜妇女。

幕启：张班长、李维国查线上。

张班长 (唱西皮散板) 中朝大军撒下天罗网，

李维国 (接唱) 痛歼美国野心狼。

张班长 (接唱) 鬼子垂死还顽抗，

李维国 (接唱) 滥施轰炸逞疯狂。

张班长 (接唱) 迎风冒雪细查线，

李维国 (唱原板转快板) 跨过深沟奔山岗。

张班长 (接唱) 保证打好这一仗，

李维国 (接唱) 定把网中鬼子消灭光。

(敌机掠过)

(白) “黑寡妇”又给鬼子吊孝来了。

张班长 “黑寡妇”一个劲儿往松骨峰这儿轰炸！

李维国 鬼子是想突破个缺口逃命啊！

张班长 今晚上风雪交加，正是咱们消灭敌人的有利时机，咱们可得保证线路畅通啊！

李维国 对！

张班长 小李！线不多了，你赶快回去背两拐子线来！

李维国 是！我就去！（下）

（敌机掠过，远处传来轰炸声）

张班长 （唱西皮摇板）前方传来爆炸声，
为保线路急奔松林。（下）

（朴大嫂上）

朴大嫂 （唱西皮摇板）狂风怒吼飞雪扑面，
绕树拔枝奔山巅。
夜深林密路难辨，
为亲人不怕路远天寒。

（转西皮流水）志愿军松骨峰上连日苦战，
四天四夜不曾下山，
饥餐干炒面，
渴喝冰雪团。
我端起饭想起前线，
喝口水也怀念志愿军山上受饥寒。
一篮热饭表心愿，
趁夜晚冒炮火送往前沿。

（下。炮声传来）

（张班长上，以舞蹈表现查线，飞机俯冲轰炸，左腿负伤。一扯，发现线断，寻另一头，扯紧也不够长，接不上，忽触电，知道正要通话）

（唱西皮快板）现在已到总攻时间，
司令员要把命令传。
为了战斗为了胜利，
我必须用身体把线接连。（扯紧线，倚树屹立，炮声大作）

朴大嫂 （唱西皮倒板）山南烟腾炮声震，
（上，唱原板）火海淹没了鬼子兵。
人民军志愿军大显神勇，
（转流水）纸老虎今晚现原形。

这情景让人心振奋，

匆匆回村传喜音。

（飞机掠过，被伤员绊一下，黑暗中抚摸，知是人，逐渐判断出是自己人）

（白）是一位志愿军！（发现血，急撕裙包扎伤口）同志，同志！志愿军同志！

张班长 谁？（醒）

朴大嫂 同志！是阿兹妈妮，阿兹妈妮！

张班长 （挣扎起）阿兹妈妮！（一惊）电话线呢？

朴大嫂 什么？电话线？

张班长 电话线，我在接电话线！（找）

朴大嫂 哦，电话线！（一同找到，张扯过欲接）同志！你已经负伤了！

张班长 指挥员要通过这条线指挥作战的。

（孩子哭）

朴大嫂 让我来！

张班长 不，电流要打你身上通过，你又有孩子！

朴大嫂 同志！你的伤很重。

张班长 不要紧！

朴大嫂 你已经冻僵了，现在须要活动活动血脉，不然，会冻坏的，让我少替你一会儿。

张班长 谢谢你，大嫂！这里炮火连天，你带着孩子太危险了，我能完成任务，你快回去吧！

（又扯起线头）

朴大嫂 同志，同志！张不应 怎么办？我来替他接，他的伤……我要在这替他接线，谁能把他救回去呢？怎么办？难道这里就找不到一段电……线……？

（急，找）

（唱西皮摇板）杀敌炮火阵阵紧，
得保证电话线时时畅通。

（转垛板）到哪里能找到一段电线？

接线救人得两全。

我定要接通这条线……（找线，碰篮子，铜丝刺手）

（白）铜丝？

接唱 救急的铜丝在篮边。 急接线，试试有电，兴奋。扶张走了几步

(白)同志，同志！

(张苏醒，朴惊喜)

张班长 电话线，电话线呢？

朴大嫂 同志放心，我已经接好了。

张班长 接好了？用什么接的？

朴大嫂 用铜丝接的，我试过，通电。 回到线旁一试，见接通)

张班长 谢谢你，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你能帮我们接上电话线，太感激你啦！

朴大嫂 为了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接电话线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走，我背你回去！

张班长 轻伤不下火线，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

朴大嫂 你是重伤，再说电话线已经接好了。

张班长 虽然接好了，可随时还有被炸断的可能，战斗不结束，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我一定要保证线路畅通。

朴大嫂 同志.....

张班长 为了消灭敌人.....(碰到篮子，递给大嫂)大嫂！谢谢你，你该回去了。

朴大嫂 不，你是伤员，我不能丢了伤员，自己离开这里。

(放篮子)

张班长 (唱西皮二六)大嫂支前多热情，

感谢你把线接通。

战场深夜天太冷，

快背孩子转回村。

朴大嫂 (唱西皮流水)支援前线我有责任，

我不能丢下伤员自回村。

何况你要保线路，

我定要与你同把任务完成。

张班长 (接唱)看这里弹火横飞太危险，

你不能背着孩子出入炮火中。

朴大嫂 (接唱)祖国江山三千里，

处在战火考验中。

为了消灭侵略者，

我们随时要斗争。

现在战斗任务紧，
咱们应该同担承。
你伤重不宜多活动，
有任务让我去执行。

张班长（唱西皮原板）朝鲜人民坚强英勇，
不怕艰苦敢于斗争。
有这样好战友是我们的骄傲，
有这样好同志是我们的光荣。

（敌机掠过，投弹，林中起火）

张班长 隐蔽，快，保护线路！

朴大嫂（唱西皮摇板）弹炸松林烈火起……（找线）

张班长 线头在这儿。（往一起扯）

朴大嫂 线接不上怎么办？

张班长 快给我！

（接唱）用身体再沟通电话联系，为了革命！为了胜利！（昏倒）

朴大嫂 啊！（扶住）

（唱二黄摇板）坚强的战斗员，
英雄的电线兵。
他心中只有必胜信念，
忘记血染棉衣红。
我该立即接电线，

（想起孩子，决然地将孩子暂放树洞中。放孩子，扶张至树后，自己拉起线头）

（唱反二黄）金达莱开在风火中，
红花烈火相映红。
伟大的祖国，
英雄的人民，
你屹立在反帝前哨，
你正处在风暴考验中。
祖国啊祖国，我的母亲，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连着我的心。

我是这里生来这里长，
要为这里每寸土地进行斗争。
轰隆隆，如山崩，
这是我们进攻的炮声。
中国兄弟与我们并肩战斗，
结成了钢铁长城。
美国狼逃不了覆灭命运；
侵略军逃不了碎骨粉身。
这条线就是美帝颈上的绞索，
我要握牢，扯紧直到东方黎明。
红旗迎风展，
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李维国（远处喊）班……长……，班……长！跑上 啊！

张班长（惊醒）小李子！电话线，电话线！……

李维国 报告班长！朝鲜人民军在山南与我们会师了，大口袋里的敌人，已被我们全部消灭，首长命令我们队伍马上向前推进。

张班长 好！大嫂！再见！

朴大嫂 不，我们一同前进！

张班长 对，我们一同前进！

——剧终

1965年1月大连京剧团演出

1965年6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出车之前

(独幕话剧)

编剧 王珍奇

剧情简介

小车老板长喜有虚荣心，他用的一副“三花子”坏了，本来修理一下还能用，可他非用新的不可。老保管员高成田看准了这小伙子的心思，很巧妙地教育他，使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时间 春天早上，拂晓前后。

地点 生产队仓库。

人物 高成田，五十多岁，生产队保管员。

李长喜，二十多岁，生产队车老板。

高桂花，二十多岁，生产队猪场饲养员，李长喜未婚妻。

高大娘，高成田妻。

布景 台右，生产队仓库内景；后墙一幅标语：“勤俭办一切事业”。屋内地中央放一个小木箱，箱上放一个小油灯，木箱旁放一个小木凳。台左，生产队仓库大院，院内放一圆木墩。

幕启，天未亮，高成田戴一副老花镜坐在油灯旁，精神专注地修理一副三花子……从兜里掏出一块红布缠三花子大梁。

成田 嗨！不尝黄连苦啊，就不知道蜂蜜甜哪，就这样的三花子就要换新的。我给这么一周理，缠上块布，这还不和新的一样吗？这还有个坏！（意味深长）嗨！年青人哪……（远处传来六娘喊桂花声：桂花，桂花！鸡蛋你拿了没？回答声：拿的呢！大娘：道上经点心哪！回答声：哎！）

成田 （惊）哎，她来了，备不住是来找这块红布吧？（忙放下三花子，吹灭灯，起来关好门，听外面的动静……）

(大娘手拿饭包急上)

大娘 人家都说啊，丈母娘疼女婿，我还真不信那个劲，谁知道这会儿轮到自己头上啦，也就由不得人啦。这不，女婿长喜还没上门，我这心里就像有根线扯的似的，今儿个他俩一块到金县去拉小猪崽，我起五更给他们煮了几个鸡蛋，叫桂花拿着。哎，我老远望着，灯还点的，怎么到眼前不亮了，这不是怪事吗？(推门)桂花她爹呀，桂花她爹呀！(没回声)哎！门锁着？是我眼睛花了？不能啊！我看的“清清亮亮”的，……(想了一下)噢！大概是这一会工夫，又上哪忙活去了。哎，你们不知道啊，俺那个老头子，自从当了保管员哪，社就成了他的家，家就成了他的店啦，白日黑夜也不着个家，成天就长在社里，一时闲工夫都没有，这会又不知跑哪忙活去啦，连饭都顾不得吃，还得我来给他送。(自问)他上哪去了？家去了？对！我回家去看看。(下成田将门开个缝，探头望了望)

成田 噢！她走了！

(回转身走向屋里)

(李长喜手提一支扎得极漂亮的大鞭子，兴奋地哼着“社会主义好”歌曲，喜气洋洋而上)

长喜 (望望仓库没有亮)老保管员还没来！(旁白)嘿！你们不知道啊，我们队里那个老保管员哪，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小抠气！(成田屋里点上灯，继续修理三花子)这不是，我那副辕牲口的三花子坏了，昨晚想找他给换换，非要队长开条子不可。我说以后给补上这张条子不行吗？嗨！也不行！真是不见兔子不放鹰，逼的我实在没咒念啦，今早起了个大五更，到队长家开条子。还幸亏我去的早啊，要是再晚一秒钟啊，队长进城就走了。(从兜里掏出条子这回有了条子)我看他还有什么说的。(又掏个新鞭子头来)嘿！这个鞭子头啊，是一块二毛钱买的，昨天才从城里捎来。你也别说人家这价钱高，你看这是什么货？纯粹的好牛皮啊！你看这劲割的有多匀溜啊！你看这皮子该有多柔软哪！这家什要是拴在我这支鞭杆上，那可真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呀！(摘下旧鞭子头扔掉)你呀！(系上新鞭子头，上下端量)嘿！(很自豪地)这回我这支大鞭子要是这么一擎啊，我那对大铁青还不“啪”的一个立正！我再把这支大鞭子这么一摇晃啊，我那对大铁青还不伏下身子拉啊，就是那珠穆朗玛峰，也能一气爬到顶啊！(想象)这回我那大铁青要是有副新三花子配上，我坐在大车上，把鞭子这么一摇晃啊，嘿，你就是叫我开汽车，我也不干哪！大鞭子一甩——哇 (唱)大鞭子一甩，嘎

嘎地响哎，赶着大车，下了岗啊…… 大鞭子又一甩——哇 哎！（猛然）天不早啦，（望远）怎么老保管员还没来呢？

成田 （听到鞭声，自语地）长喜来啦！（放下修好的三花子，补麻袋）

长喜 （猛回头见屋里点着灯，莫名其妙）哎！他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看见？（稍停）我得找他拿新三花子啊。队长今天叫我和桂花一块到金县去拉小猪崽呢！（推门，进）屋大叔，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成田 （掩饰地）啊！嘿嘿……（补麻袋）

长喜 大叔！你进屋，我怎么没看见哪？

成田 （不好意思）啊！哈哈……哎，天大亮啦！（鸡叫，成田吹灭灯）

长喜 大叔！你来得挺早啊！

成田 嘿嘿，这一气社员都忙追肥，上山都挺早的，当保管员的还能走在社员的后头啦？（稍停）长喜呀！你来的也挺早啊？

长喜 大叔！我来拿三花子呀！

成田 怎么这回不换新的啦？

长喜 （惊）怎么，不换新的？

成田 闹了半天还要换新的呀！

长喜 （得意洋洋）啊！

成田 那你有队长的条子啊？

长喜 大叔，这回你可别不住我的象眼啦！（掏出条子）给你！

成田 （接）噢！还真开来啦！（成田细看条子。长喜唱“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员”）

长喜 你看，大叔！怎么还能有假的呀？你好好看看吧！恐怕墨水还没干哪！

成田 （不紧不慢地把条子放到木箱上）条子是不假呀！长喜呀，这个三花子呀……

长喜 啊！（极其高兴地）拿来！（伸手）

成田 还是不能给你换新的呀！

长喜 （惊奇）啊！？（稍停）大叔，你得啦！别逗啦，快把三花子拿来吧！

成田 不行啊！你那副三花子周理周理还满能用吗！

长喜 大叔，我还不知道勤俭节约吗？我那副三花子要是能周理，我们车老板就周理啦，还到这里找你干什么？你快给换了吧！

成田 不行啊！能周理就不能给换新的呀！

长喜 （急）大叔！我那副三花子不行啦，那个大梁皮都破得嗒拉当啷的，那还怎么周理？（稍停）再说，我那副三花子都用三年零两个月啦！也该好换新的啦！你快

给换了吧。

成田 长喜呀，你牲口家什爱护的好，这应当表扬，可咱要是能给队里省点，就应当省点嘛！

长喜 不用表扬勤俭节约，那是俺们知道的，（灵机一动有意套近乎）大叔，你知道我和谁一块到金县去吗？

成田 （故作不知）不知道。

长喜 大叔，你真不知道？

成田 不知道。

长喜 你看大叔，怎么不知道呢？（不好意思）我今天和、和（吞吞吐吐地）和桂花一块去金县哪！

成田 噢！那你就去吧！

长喜 （急）那没有新三花子怎么去呀？

成田 和桂花一块上金县去，怎么就非得换个新三花子啊？！

长喜 那你昨晚不是说，不见队长的条子不放东西吗？俺今天开来了队长的条子，你怎么又变卦了呢？

成田 长喜呀！你昨晚走后，我又好好看了看，你那副三花子，还能周理！

长喜 大叔！你怎么净熊人呢？说了不算！

成田 这怎么叫熊人呢？咱给队里省两个钱，你看着还不好吗。

（稍停）长喜呀！你那副三花子啊，我给你周理好了，可结实啦，我拿给你看看。

（欲拿箱子里的三花子）

长喜 你不用拿。反正你不给我换新的，我是不要。我也不是没有条子。

成田 你有条子不假，可我当保管员的，也有份责任哪！

长喜 那我问你，是队长大还是你大？你听队长的，还是队长听你的？

成田 嘿嘿，叫我说啊，都一般大。谁的对，就应当听谁的。要是都队长说了算，那还要我这个保管员做什么？是库里的东西，我就有责任保管！

长喜 你是保管员，是叫你保管仓库里的东西，也不是叫你“包管”队长呀！

成田 可你想，长喜呀，咱给队里节省一部分开支，队长还能有意见吗？

长喜 节省、节省、勤俭、勤俭，谁还不知道呀？（无言，不服气）哼！

成田 你光嘴上说不行，得看实际的。

长喜 你别说了，我还着急出车呢！（外喊：装化肥。）

成田 哎呀，社员都好上山啦，我得给他们装粪精去。（拿钥匙走出来）长喜，你先在这等等，我一会儿就回来。

长喜 我还着急呢！

成田 我一会儿就回来啦。（刚走出门，见院里地上一个鞭子头，忙拣起来）哎，这是谁的一个鞭子头啊？这不还挺好吗？嘿，怎么扔啦？（装进兜里，下去）

长喜 （望望成田下去了）人都说，是亲三分向，可他倒好，就是不向着我！（一把抓起木箱子上的条子）我还是他没上门的姑爷哩！（将条子装进兜里）一个熊三花子能值几个熊钱哪！不怪人家都叫他“小抠气”，他真是“小抠气”，（坐到小木箱上）连队长打的条子都无效啦。（看鞭子）真可惜我那对大铁青马和这支鞭子啦，配上副破三花子多寒碜哪！今天又是和桂花一块上金县，这不明明有粉不搽，净抹些锅底灰吗？嗨！（远处传来桂花喊长喜声，由远而近……）

（桂花打扮整齐，挎背包上）

桂花 （喊）长——喜！长——喜！（长喜一听是桂花来了，故做不知）

桂花 （来到仓库院门口，认为父亲在库内）爹，长喜来没有？爹，（进屋一看是长喜在屋里，气）长喜！

长喜 哼！

（转过身）

桂花 （附耳大叫）长——喜！

长喜 我又没掉魂，用你大声小叫的？

桂花 哎呀！还一本正经呢？

长喜 谁跟你闹！

桂花 嘿，鼻孔眼插葱，净装象！

长喜 （转过身不理）哼！

桂花 （灵机一动）哎，长喜，你看那边是谁来啦？长喜依然不动

桂花 （生气）你耳朵聋啦？

长喜 哼！（卖味）就这个样啊！可也不愁耳朵不聋！

桂花 还真火来啦呢？（不解地）长喜，你怎么啦？

长喜 （没好气地）没怎么！

桂花 又是谁“乖”着你这个大刺猬啦？

长喜 哼！别人还稀“乖”我？（讽刺意味 都是咱乖着人家啦！

（扭身出门外，桂花跟出来）

桂花 你这是怎么啦？（稍停）你倒说呀？

长喜 哼！

桂花 （火了）看你那个样，想说又不说，不说拉倒！（稍停）可天也不早啦，咱也该好收拾收拾车啦。你怎么一点也不知着急呢？

长喜 我说饲养员同志，我比你还急！

桂花 你急，老不动弹？

长喜 我急有什么用？

桂花 队长不是分配你上金县拉小猪崽吗？

长喜 队长算什么？他官小啦！

桂花 长喜，你怎么不服从领导呢？

长喜 哼！可有一个不服从领导的！

桂花 你就是不服从领导！命令不服从，这是一种自由主义表现。毛主席《反对自由主义》那篇文章你是怎么学习的呀！

长喜 什么？我是自由主义？

桂花 那当然！

长喜 （气）我看你爹才是自由主义呢！

桂花 （莫名其妙）怎么？我爹是自由主义？

长喜 你爹不服从队长领导不是自由主义啊？

桂花 （不解地）我爹又怎么不服从队长领导啦？

长喜 那他为什么不给我换三花子？

桂花 （误听）怎么换铧子？你今天又不耕地，换的什么铧子呀！

长喜 （不耐烦）什么铧子？是辕牲口后腓上那个三花子！铧子，铧子！

桂花 （明白）是三花子呀，（稍停）哎，长喜，你不是有三花子吗？怎么又要换？

长喜 我那副三花子坏啦，还不兴换换？

桂花 那我爹怎么说的？

长喜 你爹说不给换呗，怎么说的！

桂花 （自语）我爹说不给换？（沉思）我爹他对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啊！（稍停 对啦，这里一定有问题！长喜！你一定没有队长的条子吧？

长喜 （理直气壮）怎么没有？ 掏出条子 你看这是什么？ 桂花接条仔细看

长喜 （趁热打铁）工作负责咱不反对，可也别太过分了呀！连队长打的条子都无效了，可真有点管得太宽了，再说这辕牲口的家什又顶要紧，出远门，拉大头载，

上坡下岭的，今天又是拉的小猪崽，要是一旦有个闪失，这可不是打哈哈的呀！

桂花 对呀！这不能打哈哈。

长喜 （稍停）说实在的，就我赶的那辆大马车啊，你就是给台大“解放”，咱也不换哪！反正他今天不给我换新三花子，我是不套这车。

桂花 那这条子我爹看啦？

长喜 （不耐烦）看啦！他连翻面都看啦！怎么样？（得意洋洋）我说你爹是自由主义不算扣帽子吧？

桂花 我爹是怎么闹的？（稍停）我去找爹问问。（回身欲下，见远处成田来了，站着成田拿一副套绳，边走边插上。）

桂花 （突然）爹，你怎么搞的呀？

成田 （吓了一跳）我？……怎么搞的？

桂花 你太自由主义啦！

成田 （莫名其妙）我自由主义？这……

桂花 长喜那副三花子坏啦，你为什么不给换？

成田 （明白）嘿嘿……是这么回事啊！我当又怎么啦，大惊小怪的！（进屋，坐在木凳上插套绳……）（长喜欲跟进，桂花拦住）

桂花 你不用进去，我进去要！（进屋）爹，人家明明有队长的条子，你怎么还不给换呢？（长喜门外听）

成田 我不给他换，有我的理由！

桂花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人家有队长的条子，你不给换，就是不对吗！

成团 叫你这么说，当队长的就没有马虎的时候啦。

桂花 那人家队长还能错打这张条子啦？

成田 不说错呀，可也不能说对！

桂花 你怎么知道不对？！

成田 长喜那副三花子我看啦，周理周理还能用，不能给他换新的。

桂花 爹，长喜说啦，这辕牲口的家什顶要紧，长喜还说，出远门，拉大头载，上坡下岭的，今天又是拉小猪崽，一旦有个闪失，这可不是打哈哈的呀！要是真的出了问题，咱可负不起责任哪！

成田 你啊，张口长喜，闭口长喜……

桂花 （不好意思）爹！

成田 要说跑跑我可跑不过长喜，要就说一个三花子能用不能用，那还瞒得过我？我说

能用我就敢负责！瞧好吧！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真的长喜那副三花子不能用啦，就是队长不开条子，咱也得给他换新的，那可真不是打哈哈呀。桂花，你就说这副套绳吧，断了好几截，不能用啦，咱要是跟队长说说，队长也能给打个条子，可我给这么一插上，这不还一样用吗？你试试。（套绳扔给桂花，桂花不服气地扯拉）你使劲……怎么样？没有坏吧？

桂花 （服气）嗯！

成田 要是你当队长，我把这张领套绳的条子给打回去，你还能有意见吗？

桂花 不能！……

成田 这就对啦，咱生产队家大业大的，什么事都靠队长一个人面面俱到，桂花，你就是给队长割成一百块呀，也是不够用的，所以什么事都得咱们大伙多帮扶点，你说对吧？

桂花 对！

成田 你说长喜现在赶车都不知节省，要是开汽车还不得满地洒汽油？要是他当队长，咱生产队那个钱还不得从他那个手指缝里给拉拉出去呀？桂花，长喜那副三花子你看了吗？

桂花 （不好意思）没看。

成田 这不就得啦，你刚才不了解情况乱发言，还给我扣个帽，说我是自由主义。我看你倒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对吧？

桂花 对！爹，你，批评的对，我完全接受，我去找长喜说说。（桂花出去……）

桂花 长喜呀，我爹说啦，你那副三花子周理周理还能用啊，不用换新的，这我爹说的对呀！

长喜 （气愤）你得了吧，你怎么属檐蝙蝠的，哪头硬你上哪头，这回又你爹的对啦。

桂花 长喜，你应当向真理低头嘛！怎么的，哪边是真理我就向哪边呗，怎么能说是属檐蝙蝠的！

长喜 你得了，这回我自己去要。（欲进屋，桂花一把拉住，长喜一甩头，碰在墙上，……进屋里）

长喜 大叔！

成田 怎么，这回车套好啦？

长喜 套什么套，告诉你，大叔，你不给换三花子，耽误了拉小猪崽，我可不负责任！

成田 长喜呀，三花子我给你周理好了，刚才要拿给你，你不要，怎么耽误拉小猪崽叫我负责？

(稍停)我拿给你。

(欲到箱子里拿三花子)

长喜 你不用拿，反正不给换新的我是不要。

桂花 (气急)长喜，你……

长喜 一个三花子不就是一元四毛八分钱吗？真是没见过大世面，一分钱都能攥出水来，真有个穷抠劲！你看，(出门)人家三队刘永赶的那辆车，那套牲口家什，一色铜环子黄蜡干皮，红脑缨，那个串铃子哗啦哗啦的脆响，出门走在大街上谁不眼气呀，就连那汽车驾驶员遇见了也煞住车瞧两鼻子哪。这多光彩，多体面！再看看我赶的那辆大马车有多棒啊，要是再有套新家什配上，走在大街上，不光我好看，咱队也不是跟着露脸吗？这也显示显示咱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啊！咱能置起马，买不起鞍子？咱队的收入也不次于其他队，就换那么个三花子就心疼的抗不了啦！再说咱库里也不是没有新的呀！

成田 长喜，你怎么不比……光比这个，比阔气，讲排场，夸富裕，那是旧社会那帮地主他们讲究的，怎么？你眼气吗？旧社会我给南沟里地主刘大麻子扛大活那工夫，地主把他那五套大马喂的翻肥呀，那辆车打扮得像个新媳妇似的。(长喜听得入神)可再看看给他们赶车的伙计们，连饭都吃不饱，到了冬天连件棉衣服都没有，穿条破灯笼裤子给他们扛活。他那牲口使不坏咱也叫他坏买新的，他那钱不是好道来的。长喜，今天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咱贫下中农当家做主了，咱能跟他们学吗？咱集体经济强大能显示在这上吗？咱能拿集体的钱讲排场、闹阔气？这，这简直是“作大冤”哪！

桂花 (气愤)长喜，你怎么想的是这些呀？

长喜 不就是那一元四毛八分钱吗？要实在不那个，等秋后下我的账！

成田 (气愤)什么？下你的账？你有钱哪？你寻思就是这一元四毛八分钱的事吗？要就是这一元四毛八分钱，不要紧，不用你拿，我老头子给你垫上。(稍停)长喜呀，你要花的不是那一元四毛八分钱哪，是丢掉我们革命的传统，丢掉了我们的传家宝啊！长喜呀，你寻思我们这个集体家业来的容易吗？想当初，我与你爹他们办初级社那工夫，那时候咱就是听了毛主席的话。社里只有十二户贫下中农，全社只有一台破铁瓦车一头半牛啊！记得头一年春天犁杖一进地，社里连买一条铧子的几毛钱都没有啊，怎么办？长喜啊，那还是你爹卖了一只老母鸡换回了两条铧子。一头老牛还带的犊，耕地都拉不动犁杖，长喜呀，那还是我和你爹他们替换着拉呀，还割舍买支鞭子吗？一春天那个柳树条子不知使用多少根啊？真赶

上你所说的那句话啦！……哎，这些你们哪知道，那当儿你们还是小孩子呀。

（稍停）可是咱贫下中农就按照毛主席勤俭办社的指示，把社办起来了。长喜你看，现在咱们队里，铁瓦车不用，光胶皮大车五辆，大骡马二十三头，还有电井、电磨、铡草机……

桂花（高兴地）还有电碾子和粉碎机呢！

成田 是啊！将来咱还要置上拖拉机和汽车呢！可你们觉得富啦，我还不知足呢！

桂花……（高兴）

成田 就是到了那当儿，咱也不能丢掉“勤俭”这两个字。（指墙上标语）（稍停）桂花，我考考你，你们不是天天晚上都学习毛主席著作吗？那你就说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勤俭这方面是怎么说的？

桂花（略思）嗯……对，毛主席是这样说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

成田 你说毛主席都这样说，咱能不照做吗？（稍停）嗨！（赞佩的）你看人家雷锋，那可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按岁数呀，我比他大；可要论起思想来，我还真得向人家好好学习呢！桂花，雷锋的展览会你们不都看过了吗？

桂花 看过啦，我还是和他一起去看呢。（指长喜）

成田 那就说一说。（眼视长喜）雷锋那个洗脸盆，那个袜子是个什么样啊？

桂花 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再补，补丁擦补丁呗！

成田 那雷锋没有钱吗？他就不割舍那个块八毛的啦？（眼视长喜）

桂花 怎么没有钱哪？就光支援灾区人家一下子就拿出一百块钱。

成田 那雷锋他有钱不会花吗？（眼视长喜）他就不会好好打扮打扮，也显示显示咱们中国人民的“优越性”吗？

桂花（不好意思）长喜，你都听没听见哪！你……

成田 长喜啊，别看这是小事啊……

长喜 那，那就把我原来那副三花子拿给我吧。

成田（笑）嗨，这就对啦。（进屋子拿三花子，桂花叫长喜进去拿，长喜不好意思进）

成田（拿三花子出门）长喜，给你三花子。（长喜不好意思接，桂花忙接过来又递给长喜）

长喜（略一看）哎，这不……是新的吗？（误会）闹了半天大叔是在唬我啊？桂花！你看这不是新的吗？

桂花 （接过三花子，略一看）哎，这是新的呀，是怎么回事？我去问问我爹。（欲进屋，大娘喊：）“桂花！”（手里拿两包饭上）

大娘 桂花！桂花！

桂花 妈！

长喜 大婶！

大娘 很高兴的应一声 哎！长喜呀，你们还没有走啊？

长喜 我们这就走啊。

大娘 对桂花 你这个死丫头，我给你煮的鸡蛋你怎么不拿着？

桂花 妈，你看我不是带的晌吗？不用啦，等留给我爹吃吧！

大娘 拿着吧！ 暗示长喜 傻丫头，还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呢？哎，桂花，你爹呢？

桂花 接过鸡蛋 在屋里呀！ 桂花把鸡蛋给长喜，长喜不好意思接

大娘 （进屋）我说桂花他爹呀，看你起五更就出去忙活，到现在连饭都忘了吃，就这样的三日两头不吃饭，就是铁打的身板也扛不住啊。那，我给你送饭来啦（把饭包送过去，成田未接，仍低头补麻袋）

大娘 怎么？（气）还得我填你嘴里呀？

成田 （忙）哎，不用！（成田接包，大娘欲下又回）

大娘 哎，我说桂花他爹呀！

成田 哎！（忙出来）

大娘 你看没看见咱家座钟上那块红布啊？怎么今天早上不见啦？

成田 （装作不知）哎，这，这我不知道啊。（欲进屋被大娘拉住）

大娘 你等等，我今早觉得好像你家去一趟，不是叫你拿去啦？（桂花注意三花子……）

成田 （不好意思）啊！叫我用啦，好，你家去吧！
（推大娘叫大娘回去）

大娘 怎么？我的东西还不兴我问哪？告诉你吧，今天你要不告诉我干什么用啦，我还偏不走啦！（站立不动）

成田 （不耐烦）嗨，我用了就是我用了，你还偏追个根干什么？你快走吧！（推大娘下）

桂花 爹，长喜三花子大梁缠的那块红布，怎么好像是咱家那块？

大娘 （上前拿看）哎呀，我说你这个老东西，这块红布不是我的，是谁的？你说？

成田 （见女儿在旁边，拉过老伴）我说啊，长喜的那副三花子大梁皮断了，他今个还

等着用，我给钉的大针小线的，怕磨坏牲口腩，想找块布给包上，队里暂时又没有，我今个一大早家去，又怕影响你睡觉，我就顺手把蒙钟表那块红布给拿来了。（大娘细看三花子，成田误认为她不同意）哎，你不愿意啊，这不要紧，等今个叫桂花上供销社去割一块给你还不行吗？你说毛主席都这样说，咱能不战（装生气）我不要，我啊，非要我这块不可！

桂花 妈，你这就不对了，这件事还是我爹做的对呀。

大娘 对什么对呀，你爹是门缝看人——把我给看扁了。一块小红布他都怕我不愿意。你说说，只要是为集体的事，你妈多会还打过“拨拉”？谁还不知道，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哪！叫你爹那么一做，这像不像我成了……成了……啊！成了“一个人主义”啦！桂花，你说呢？

桂花 爹，这事你就不应当还瞒着我妈啦！

成田 （旁白）你看怎么样，我还怕人家想不通，原来人家比我还进步呢！（拉过大娘）我说老婆子啊，我错了不行啊！是我把你看扁了，怎么弄？打两下。

大娘 （轻打一下）不用啦，赶什么人说话了，知错必改就是好同志嘛！

桂花 我说呢，我爹给这（指三花子）这么一周理，长喜，就连你这个原主也认不出来了。

长喜 想不到大叔的手艺高啊！（大娘不明白，与姑娘耳语）

成田 长喜呀，不是大叔的手艺高啊，是这三花子本来就能周理吗！

长喜 大叔，我记住你的话啦！

成田 好，好孩子啊，这就对了，你没听你大婶说嘛，知错必改就是好同志嘛！

大娘 哎呀，孩子呀，你别看你大叔是个老犟眼子，这件事啊，还是你大叔做的对呀，老人古语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兴家如同针挑土，败家如同水推沙”。咱这生产队呀，就和那住家过日子是一样啊！

长喜 大婶，我错啦，大叔那么勤俭节约，你又那么一心为集体，大叔，我，我向你检……

成田 好啦，好啦，有什么话回来再说吧，天不早啦，快收拾套车吧。

长喜 好！大叔，我们走啦。桂花，走，套车！

桂花 走！（两人跑下，大娘、成田望）

长喜 （跑上喊）大叔！大叔！

成田 啊？

长喜 （摘下新鞭子头给成田）大叔，这个鞭子头你先给我保管，等我以后再。 （跑

院子里找什么)

大娘 (疑问地)长喜呀……

成田 长喜,你找什么?

长喜 我找我原来那个旧鞭子头啊!

成田 (想起兜里的那根鞭子头)是他的呀?哎,长喜,别找了,在这里。(长喜过来)

成田 (拿出旧鞭子头)是你的吧?长喜瞅瞅大娘不好意思

长喜 是我的!(接过鞭子头)大叔!这个鞭子头至少还能用三个月哪!

成田 这就对啦。长喜呀,这不光是一支鞭子、一副三花子的事呀,更要紧的是……

(指墙上标语)

长喜 (明白)大叔,你瞧好吧,看我以后的吧。大叔大婶,我们走啦!

成田 好。走吧。(大娘、成田目送长喜下)

大娘 哎,我说老头子啊?

成田 怎么,你还要你那块红布啊?

大娘 看你把我说的,你仓库里有什么活我帮你干嘛?

成田 好,老婆子,走!

(幕后:长喜喊:“桂花,走,套车!”鞭声:咻……幕落)

1965年旅顺口区三涧堡镇业余剧团演出

跨海办学

(独幕话剧)

编剧 李明君、张廷家

剧情简介

青年教师金英来到海岛后，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二婶家里干活人手不够，便不让儿子海生读书。金英妈到岛上看望女儿，二婶的一些言行，促使金英妈非要将女儿带回去。金英以自己的行动感动了二婶，感动了妈妈。金英的先进事迹也在全县传开了。

时间 1965年秋，下午。

地点 金县某海岛耕读小学。

人物 金英，24岁，共青团员，耕读小学教师。

淑娥，18岁，社员兼记工员。

二叔，40多岁，海岛渔业队长。

二婶，40来岁，社员。

妈妈，50多岁，金英母亲。

海生，15岁，耕读小学学生。

静波，12岁，耕读小学学生。

幕启，秋风吹着海水，波浪在海面翻腾，在海滩上有着一所三间简陋的小平房，这就是岛上的耕读小学。教室内设置简单，只有几条小木凳、长条凳和一张用土坯砌成的木桌子，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一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标语。室内有一块不大的小黑板和自制简易计数器。

(海生和静波在复习语文和算术。)

生 (声音由小而大) 向日葵，花儿黄，朵朵葵花朝太阳，全国人民一条心，永远跟着共产党……

波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

生 好好好。(见计数器)这是什么？

波 算算术好用的呗！（生拨弄）哎！你别给弄坏了！

生 在哪弄的？

波 是金老师在海边儿拣的蛤蜊壳做的。

生 真好。来，我考考你！

波 考吧！

生 二加三等于几？

波 （拨弄）等于五。

生 四加二等于几？

波 （拨弄）等于六。

生 这两道都对啦啊？

波 没有个错！老师这两天都把着手教还能错！

生 你先别吹！来，我再考考你减法，（突然地）五减三等于几？

波 五减三等于，等于……

生 你快说等于几？等于几？

波 等于三。

生 不对，看这个！（拨弄计数器）这是几个？

波 五个。

生 （逐个拨弄）这减去几个？

波 一、二、三，三个。

生 你看看还剩几个？

波 一、二，哎，等于二，等于二，金老师做的这玩艺真好，一扒拉就会。

生 那你干什么等于三？

波 嘻嘻，我算马虎了呗。

生 往后再别马虎啦。

波 哎。

（淑娥上）

娥 金英姐，金英——哎，金老师哪？

生 送海娃他们过八丈崖去啦！

波 还给三婶送孩子去啦！

娥 金老师可真够累的啦！

生 金老师给我们上课，还得哄孩子！

娥 咱这不光是课堂，还是托儿所，不是么？（娥去整理工分账）

生 哎，（生拿娥的毛主席著作看，波拿生书和自己书对照）

波 哎，海生，你的书怎么和我们一年级的不一样，是钢笔写的，还一张画也没有？

生 你知道什么？你们的书是老师给借的，我们二年级的书是老师照人家书给抄来的，可费劲啦，知道啦？

波 知道啦。

娥 （自语）金老师抄的？她哪来的那么多工夫啊！海生，金老师什么时候抄的？

生 金老师说，每天一五更起来能抄很多很多的书。

娥 （兴奋地）海生，金老师好么？

生 谁还不说她好。

娥 嗯，金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生 快回来了。二姐，我妈回来没有？

娥 回来了。

生 二姐，你说我多咱能像你一样也能读毛主席的书？

娥 那还不快，你只要好好念书，以后就能学。

生 老师说，王杰叔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因为学习了毛主席著作。

波 还有雷锋叔叔哩！

娥 那你们现在就应该好好学习，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波 老师早告诉我们啦！

娥 哎，海生，静波，金老师教我们王杰的歌你们忘了没有？

波 没有。

娥 来，我起个头咱们唱。（生波凑到一起，娥认真的打拍子唱）“王杰的枪我们扛”，一、二起！

生波 （唱）“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

英 （上，歌儿唱到最后一句时，也兴奋地随同唱了起来，学生发现）

生 老师！（跑到老师身边）

生 老师，他们都过了八丈崖了吗？

英 过去啦。

波 那三婶的小宝呢？

英 送去了。

娥 光这些事就够你忙乎了，天天给三婶哄孩子，磊子头那边的学生来得接，回去得送，真把你给累坏了。

英 看你说的，只要我能做的我就应该去做，咱这耕读小学就是为方便群众嘛，再说磊子头那边的学生我若不去接不去送他们，家里大人就得来回送，那不就耽误干活啦？

娥 哎。（忽想起，逗趣地）哎！金英姐，你忘了咱俩头一回上八丈崖，你——（学金英当时腿发抖害怕的样子）哈哈……笑

英 （笑）你又在出我的洋相了，那不是头一次么！那当时我刚进岛，头一次就上了八丈崖，道又窄，风又硬，我好不容易爬上去了，从顶上往下一看，直陡直崖，海水在脚底下直

转，真像腾云驾雾一样，我头发晕眼也发花……（二人同笑）海生，复习完了？

生 完了，老师。（递笔记本）

英 （看了片刻）嗯，写的很好，这个铁锹的铁字，这一撇再长一点就更好了。（生点头）静波，你呢？算完了没有？

波 算完了，刚才海生还帮我算了呢。（边说边递笔记本）

英 算的都对，今天就复习到这儿吧，明天再学。

波生 好。（整理学习用具）

波 老师再见。（出门波一提裤子，书掉在地下，英给整理衣裤老师再见。）

英 海生，这两天你没来上课，在家哄孩子、喂猪，老师知道。帮助妈妈干些零活这很好，这是爱劳动的表现。以后家里忙，你下午就不来上课吧，从明天起就这个时候来，我单独给你补课，只要你肯用功，老师保证你能学的很好。好不好？

生 老师为我一个人还得给上课……

英 那不要紧，家里忙你就先干活，等不忙了你就抽空学点，啊？

生 （感动地）好。 欲走

婶 （急上场）海生！海生！哎，这孩子跑到哪儿去了？

生 老师，我妈来了！（进屋）

英 （迎上去）来，二婶。

婶 哎。（进屋）你这个孩子算跑野了！门子也扔了，我问你，猪哪去了？

生 猪？！

婶 不是猪是什么？圈门开着，不是跑了是哪去了？

英 二婶，有话慢慢说，你先坐着。

生 我是找老师补课来了。

婶 那么，你把猪看哪去了？啊？

英 二婶，海生这孩子脑子挺冲，又肯用功，我知道二婶家活多，海生白天来不了，是我叫他傍黑抽空来补课的。

婶 金老师，他学习呀我乐意，可我有难处啊，看门子、哄孩子、喂猪，你说什么还不得个人？他爹出海一年就有半年不着家，我还挂着干点活，家里那个小的，要是来年能走了就不用看了，我寻思叫海生来年再念，再说海生也这么大了，我看哪，就是学了也当不了和他爹一样“隔拉”海！

英 “隔拉”海？！二婶，就是“隔拉”海没有文化也不行啊！咱们国家的发展该多快呀，真是一天一个样！你没听二叔说么，再住两天公社就要给咱们岛上拨来机帆船啦，到那个时候用新技术打鱼要比现在咱这手摇木船可就省工又省力啦，打的鱼也又多又快！可是没有文化怎么能学习新技术啊？你说呢，二婶？

婶 不好意思的 嘿嘿……是啊……我乐意啊……

娥 哼！还说乐意呢！要是真乐意还能把孩子往回拽！

婶 你个丫头知道什么！等你出了门子拉家带口就知道啦！

娥欲说

英 二婶，咱们学校刚办了一个多月还有很多缺点，没有帮助大伙解决更多困难，这都怪我，今后我一定帮助二婶把家务安排好。

婶 你的好心二婶我全知道，可眼下不正是鱼汛么，头两天大风又把圈网刮坏了，网不补能行么？工分不工分的二婶我不在乎，可耽误了队里的活那还了得！

英 二婶，往后你有什么活就告诉我一声。

婶 净叫你操心啦。（对海生）你不把猪找回来就别想回家吃饭！（下）

娥 天底下还有这号人，简直不知香臭！

英 （阻止地）淑娥，海生，再不傍黑你就不来补课吧，以后每天晚上我到你家去专门教你，孩子我帮你哄，不要紧，别害怕，回家帮你妈把猪找回来，啊。

生 （低头不语

英 海生，不要紧，我替你想办法，一定帮你把猪找回来。

娥 二婶顶成问题了！老看眼前就不管孩子将来！

英 淑娥，别这么说，咱们把学校办在社员家门口不就是为了方便社员，有利于生产么？二婶也的确有困难，管叫谁也不能不考虑啊！（娥不语）海生，先回去吧，（生挪几步又停下）海生，怎么啦？

- 生（难过地）老师，这书我不能念了……
- 英 为什么？
- 生（哭啼地）我家里活那么多……老师，这书和笔还给你吧…… 递书
- 英 海生！
- 生 老师！（跑下，英沉思片刻）
- 娥 金英姐，再不以后就别叫海生念书得啦。
- 英 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海生念下去！
- 娥 我知道你的心情，可你来俺们岛上这一个多月，看你熬成什么样啦？
- 英 为贫下中农子女文化翻身就是把我的心血熬干了也值得！眼下，二婶对学校有点看法，这都怨我工作没做到家。
- 娥 这还算没做到家？要叫我早就不干啦！咳，说实在的金英姐，你这么一肚子墨水怎么不上大连、北京？上大地方工作？远的不说，就说金州城里吧，我也去过好几趟，你看那大百货公司，大文化馆，大工厂，多带劲！可你偏要上俺这小岛上，像我这岛里生岛里长的可就罢了。
- 英 淑娥，我来这岛上就是革命的需要，海生这孩子都十五啦才上学，要再让他失学了，这不是辜负了党和贫下中农对我的期望了么？他来不了，我就想办法送字上门，我进岛来办学就应该一个不漏的让所有的贫下中农子女都能念上书。你说是不是？
- 娥 是倒是，可我就看不惯二婶这号人，要是在旧社会呀，她想请老师也请不到，现在可倒好，老师天天请学生，真是越敬越“拿把”起来了。
- 英 淑娥，可别这么说！
- 娥 还不这么说呢，像我们这个穷岛只有六七户人家，大人孩子一共才三十来口，请个教师多不容易啊！就说我出岛念那半年书可真是遭老罪了，天天我爹出船送，晚上还得划船接我，要赶上下雨刮风天就更坏了，上了岸还得走十五六里地上王家小学去念书，等我去到就半头晌了，刚上了两课又得赶紧往回跑，后来我也累熊了，家里老人也“咯”了，就这么才凑付念了半年书。现在，党把你派到俺们岛上，你说，大人小孩还有一个不高兴的么？
- 英 淑娥，你的心情我知道，咱们都是一个苦根上的穷姊妹，解放前我们家没有一个念过书的，我哪，是在新中国成长的青年，也是我们家祖祖辈辈头一个有文化的人。是党把我培养起来的！当我高中毕了业回到家乡听到老支书告诉我说鹿岛上的孩子们有的十拉多岁还没念上书，我的心都要跳出来啦！我应该把党给我的文化亲手送

给鹿岛上的孩子们；我一定要把鹿岛上第一代的文化人培养出来！并且一代一代传下来，让这个社会主义的鹿岛都是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眼下海生念书有困难，越是这样，我就越应该想办法把他教好，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

娥 金英姐，你说的真好！那要在俺岛上呆多久？

英 党叫我呆多久我就呆多久，叫我呆一辈子，我就在这里干一辈子！

娥 一辈子？真的？（半疑）说真的金英姐，你永远不走那该多好啊！你看，你来一个多月的工夫，我就跟你学会了打算盘，记工账本，还学习毛主席著作！

英 淑娥，别说这些，我进岛来，不也跟你学了不少东西么？

娥 你看，（指远方）你要真的不走，将来把岛上的土地都开起来，那边栽上果树，那边种上庄稼，到那个时候，咱们两个人开上拖拉机突突突突。哈哈哈哈哈……（英亦笑）（忽然想起）哎，可真的，崔队长让我告诉你，你妈今儿下晌要来看你！

英 （高兴的）真的？

娥 嗯，你进岛一个多月没回一趟家，你妈能不想？

英 是啊，一晃一个多月了，也没抽空回趟家看看老人家，她哪能不挂挂呢？望海

娥 想家了？

英 没啊，好啦，我得到老奶奶家去一趟。

娥 你又去挑水？那可不行，这回该我去了，井那么远，磊子头又那么陡……

英 （笑）怎么，又瞧不起我啦？

娥 那，一会儿大娘来了怎么办？还是我去！

英 淑娥，哎，你先把昨天晚上学的那篇《愚公移山》好好看看，晚上好领着大家讨论。（娥欲说什么）这是任务！

娥 是，金老师！（二人对笑，英下复回）

英 淑娥，一会我妈来你先替我照顾一下，我去帮海生把猪找回来。

娥 海生不是去找了么？

英 猪还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呢，要找不着二婶又好着急啦！

（下）

娥 哎。（边唱社员都是向阳花，边理账目）

叔 （上，拿一个小黑板和一包东西）金英！金英！（进屋）哦，淑娥啊，金英呢？

娥 找猪去了。二叔，船队回来了？怎么样？

叔 嘿！活蹦乱跳的大鲛鱼，满载而归，（举黑板）你看！

娥 黑板！

叔 是我在船上找几块破船板抽空钉了个小黑板，怎么样？

娥 太好了！

叔 还有这个。（举小包）

娥 化石！

叔 在蚂蚁岛上拣的！

娥 二叔你坐！（在黑板上写“为人民服务”五字）二叔，你可真行啊！

叔 用金老师的话说这叫“勤俭办学”，党提出这个办法太好啦！你没看人家金英么，打她来咱们岛上那一天就又把泥又脱坯，又做桌子又钉凳子，白手起家就把学校给办起来了！突然发现 哎，你看的什么书？

娥 二叔，这几天你可露空啦！

叔 怎么？

娥 金英姐给我们讲了两篇毛主席著作！

叔 真的？

娥 讲了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哎，二叔，你说为什么要打鱼？什么是革命？

叔 嘿！我可真露空啦！哎，淑娥，来来来，给二叔补补课！

娥 我？哈哈哈哈哈！

叔 笑什么？

娥 我可不行！人家金英姐讲的那些到我嘴里可就了戏啦！

叔 那，你平日那个精神头都哪去了？

娥 二叔，光凭精神头还行啊，可肚子里一点墨水没有也是白费呀，要和金英姐比呀，还差这么一老截子哪！嘻嘻嘻。

叔 淑娥，你说的真对，咱们要搞社会主义建设，肚子里没有墨水可办不了事。打咱们岛办互助组那阵子起，大伙选我当组长，叫我记工账，我没法就现到岛外求人家把人名写在我的小本子上，我就成天照葫芦画瓢好不容易算学会了这几个人名。头几年就说打鱼吧，我这个当队长的也得记个码呀，没办法就拿“蛤蜊壳”记个大荒，大的当100，小的当50，可倒好，成天兜里希楞华拉的……

娥 （笑）二叔，你真有办法。

叔 现在就不行啦，出海一有空大伙都叫我给讲毛主席著作，可你说，我这点墨水还能跟上形势啊，这可是拿鸭子上架啊！哎，你别看二叔我胡子拉碴的，还奔着跟金英多学点哪！哈哈，好啦，我该走啦。

娥 哎。（忽然想起撵出去）哎！二叔，可二婶思想还不通，刚才海生正复习课，就叫

二婶给撵走了！

叔 啊？出海前，我跟她说的好好的，她怎么变卦了呢！你说，人家金英舍家抛业上咱们岛上来，不是叫咱孩子出息么？（气极）我回去看看去！（下）

娥 二叔，（看见一小船靠岸）哎，来船啦！ 下

（内喊：淑娥啊，好好照顾照顾大娘，我去找金英去。）

娥 （边应边上，大娘手拿小包 哎，大娘，俺这岛上石头狼牙的道不好走啊，你慢点走。

妈 哎哎哎…… 捂头

娥 大娘这……（指学校，大娘坐在石头上）

娥 晕船了，大娘？

妈 嗯，有点头晕，多亏船老大告诉我别看水，看大山，还觉着强点。哈哈，咳，走一趟可真不易呀！

娥 大娘，快进屋里坐。（倒水）大娘喝水。

妈 俺金英到学校去啦？

娥 哎，金英姐一会儿就回来。

妈 这个丫头，出来一个多月也不知回趟家，这不，天渐渐“凉森”了，岛上海风硬，我怕她冻着给她捎点衣裳来。

娥 大娘，你可真疼金英姐。

妈 就这么个老闺女还能不挂挂？你妈拿你不也是一样么，啊？哈……

娥 嘻……

妈 姑娘，俺金英干的怎么样？和你们处合的挺好吗？

娥 可喜欢她啦！我要有这样的亲姐姐那该有多好啊！

妈 只要她熨熨帖帖的，对学生耐心烦，别惹人家大人不乐意，我也就放心了。那么姑娘你是教几年级的？

娥 我？！我也是找金英姐学习的。

妈 啊，你不是老师啊，我当你是老师哪。这丫头怎么出去这半天还不回来？走，你领我到学校去看看她。（拿包欲走）

娥 笑 大娘，学校就在这儿。

妈 啊，在这？妈妈看看，这就是学校！学校就这样？

娥 可不，俺这学校用处可大了，白天是学校，又是托儿所，晚上还当俱乐部。

妈 啊，学校几个老师？

娥 就金英姐自个儿，一共教十三个学生，分两个班，晚上还教五个大学生。

妈 大学生？

娥 是啊，教我们青年哪。

妈 这么说，姑娘你就是这岛上的？

娥 哎，我和金英姐晚上就睡在这里屋。大娘，你先在这坐一会儿，我找金英姐去。

（下）

妈 好啊，你去吧，姑娘。

（准备到里屋看看）

婶 （边喊边上）海生！海生！你想长在这儿？（开门不见生）啊，海生不在这儿？

妈 他婶子你找谁啊？

婶 找孩子啊，老嫂子，你是到岛上串门的？

妈 是啊。

婶 老嫂子你可不知道啊，俺这孩子成天就知道补课啊，补课啊，就算跟上金老师的腔啦，你说就这么个学校能学个什么子午卯酉的。这不，我这么说，老头子出海回来也朝我吹胡子瞪眼的直上腔！

妈 啊！你是说……

婶 我是说金老师啊，打她来可倒好，把个学校都喊上天啦！拿着小板凳比划 哈哈，老嫂子你坐啊。（夹着板凳，往外走，发现自己拿着凳子又送回）咳，念书，念书把个猪都念丢啦！海生！海生！

叔 （气冲冲地上）海生，海生，海生掉魂了？在家没吵吵够，又跑到这来穷吵吵！给我回去！

婶 吵吵怎么的？不吵吵我补网的时候你给我看孩子？猪丢了你给我找？

叔 你成天就知道猪啊，鸡啊……

婶 不管怎么说，猪找不回来就算不行！？

叔 你！

婶 我怎么的？

叔 海生少给你干活了么？咱们现在这学校不就是又念书又干活的么？你懂什么？

娥 （上）二叔。

妈 咳！

叔 淑娥，你说，人家金英好心好意来咱们岛上办学，她可倒好，这闹些什么事！叫人家金英知道啦……

娥（指屋里）二叔！

婶 我就看哪……

叔 你能看个什么？人家金英就赶不上你。

婶 不管怎么说，从打海生一上学，就算跑野蹄子啦，我操了多少心！

叔 操心，操心！我看你这脑袋是属榆木疙瘩，死“葫磨”的。

娥 二叔！

妈 教学！教学！这是教些什么学！抑制不住内心激动拿包走出门

娥 大娘，你上哪去？

妈 咳！真是没想到！我去找金英去！

叔 这是……

娥 金英姐的妈，刚从岛外来。看你……

婶 啊？！（闪在一边）

叔 你说这事……欲说又返回 咳！

英（上场）二叔、二婶你俩都在这儿。（见妈）妈！你来了！（妈不满）妈，你怎么啦？一个多月我也没回家看你。

娥 大娘你别生气。（将包送进屋复出）

英 妈，你……

妈 你来的时候我就不大乐意，打了一顿“布鲁”，也没“布鲁”掉，就让你来了，我只寻思你能好好的干，你可倒好，给人家两口子闹的不合，学也没教好，猪也丢了，咳！没长弯弯的肚子你就别吞镰刀头子！教学！教学！这哪是教学，这是给我添心思！他婶子，要怪就怪我吧。

英 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娥 金英姐还怎么啦？你问二婶！

英 二婶……

妈 金英，妈算为你操老心了，你来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不是叫你好好干嘛，别叫人家说二五眼，你可倒好！咳！趁早跟我回家！（娥将包送里屋）

英 回家？妈，咱不是志愿到岛上来的吗？

妈 志愿！志愿！你要再志愿这岛上可就叫你闹翻啦！

叔 老嫂子，这不怪金英，（耐性子对婶说）我和你说了多少回，咱们老一辈子不识字，你还想孩子们也都当一辈子睁眼瞎子吗？说大道理不懂，可你想一想，放头二年，咱们种城里大地主老阎家的地，明讲好了两天地三石租，可是到了秋天，他硬

要走了五石，租帖写的什么，咱们还知道吗？那个年头，谁管咱们哪！可现在你看人家金老师，哪点不是为咱岛上好？党多么关心咱这个小岛，你呀，净长些外路精神！

英 二叔，这也不能全怪二婶。家务事你也应该多帮二婶安排安排，你出海经常不在家，光剩二婶一个人担子也不轻啊！二婶有困难这也怨我帮助的不够……。

叔 你听听，你听听金英说的什么，你再看看你“得得”些什么？

英 二叔……

叔 金英别理她，叫她好好想想！

妈 都怪俺这个丫头不争气啊！

娥 大娘，这不怪金英姐。（进屋）

妈 不怪她怪谁？你看都快把人家气死啦！咳！

英 妈，你喝水。（妈不理）

叔 这回怎么办？我看你这场戏怎么收场？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过去给人家赔个不是！

婶 （不好意思地）老嫂子……

妈 算了吧，是也罢，不是也罢，没有俺这个丫头也惹不出这个乱子。这个工作她不行啊！

（找包）姑娘，我那个包哪？

娥 在炕上哪，（妈急进屋）大娘你！……

妈 这个学我算不能让她再教了！

叔 进去啊！（指婶）

婶 哎！哎……（跟进屋）

娥 （堵门）

英 （自语）难道我真的干不好啦？被困难给压倒啦？

娥 金英姐，若不你干脆走吧，省得在这受窝囊气！

英 （不语）

娥 我这是为了你好！

英 淑娥，我来的时候是老支书亲手摇船把我送进岛的，我能够再让老支书摇船给我接出岛去，让二叔和岛上的乡亲，孩子们把我送出岛去，让他们还是念不上书，识不了字，让他们拿出毛主席著作来，什么也看不懂？我呢，逃避了困难，放下了重担，轻轻快快出岛回家，这样我对得起谁？（思想斗争，抬头看见毛主席像，顿时

增添了无限力量)毛主席!我七岁那年在您的像前戴上了红领巾,十六岁那年又在您的像前举手宣誓入了团,是您,教育了我怎样做一个革命青年;是您,给我指出了革命的道路;是您,告诉我为革命迎风斗浪勇往直前!(稍停)现在,正是党需要我为党的事业担一点担子的时候,难道在困难面前我能当逃兵?不!我一定不能走!

娥 金英姐,我哪是愿意叫你走啊!

生 (高兴地跑上)妈,妈,猪找到啦!(婶、叔、妈从屋里走出)

婶 在哪儿?

生 猪跑到虎头磊子那块儿啦,金老师好不容易帮我给猪撵回来啦,金老师为撵猪把胳膊肘都摔坏了。

叔婶 啊?!这可怎么好……

妈 啊!

叔 金英,摔的重不重?

英 不要紧,破点皮儿。

叔 (对婶)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快的回去把红药水拿来!

婶 哎哎哎!(跑下)

英 二叔,不用啊!蹭破点皮算不了什么。

妈 (对金英)咳!你这个丫头!(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叔 老嫂子,你不能让她走,俺们岛上贫下中农需要她,孩子们离不开她。

生 老师,你可不能走。

英 我不走。妈,你疼我、爱我我知道,可我要真走了,那不是半道打退堂鼓吗?妈你忘啦,我临来时,老支书不是一边鼓励我,一边夸奖你么!你不是也说过吗?为咱们贫下中农好好的干,要干就要干个样,不能叫人说“二五眼”,你今天这是怎么啦?妈,你说,你倒能叫我走啊?(见妈不语)妈,你答应啦?

妈 …… 微笑 你这个丫头,对你是真没有办法!

英 (高兴地)妈!

娥 (高兴地拉住英)金英姐!

妈 (对二叔)俺这个丫头往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就多指教指教她。

叔 老嫂子,你算养活好闺女啦,她不光是俺们岛上的教师,大干活她还给看孩子,又当理发员,挑水打担,洗衣做饭,真是一百个好啊!

英 二叔。

- 婶 （上）金英啊，金英，快上点红药水。咳！都怨二婶眼皮浅，你可别往心里去啊！老嫂子呀，我这个人呀，就长个穷嘴好“得得”，刚才猪丢了一急呀，就乱“得得”了一阵子，你千万别见我的怪。
- 英 二婶，这都怪我工作没做好，你也别生我的气。可咱不能因为自己有点小困难就耽误了孩子前途，念书不光是为识几个字，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听毛主席的话，懂得革命的道理，接好革命的班子啊！
- 婶 哎哎哎。这可是说的对呀。
- 波 （边喊边上）海生，你舅舅家给你们捎来一封信。
- 生 咳，妈，我舅舅来信啦！
- 婶 海生，快叫金老师给念念。
- 英 海生，你给念念吧！
- 生 （念信）姑姑：你好，我听说你们岛上办学了，这可真是个大喜事儿，海生哥也念书了吧？我现在也上了耕读小学一年三班，不多说了，等放冬假时我去看你，再见。（生不认侄字问金英）
- 英 侄。
- 生 侄，铁柱。（信交给妈）
- 婶 （惊讶地）海生，这些字你都认得啦？（对叔）你看咱海生，哎，海生，你外边穿的那个小褂呢？（英取衣）
- 生 金老师晌午给我洗了。
（英拿出给婶）
- 英 （递衣服）二婶。
- 婶 （不好意思地）金老师你看……老嫂子，你说这……
- 妈 咱不是一家人吗？
- 叔 你看人家金英给咱孩子周理的多利索，你多咱看见这样的老师。
- 婶 嘻嘻嘻。
- 叔 嘿嘿嘿嘿。还笑呢！
- 娥 二叔……
- 叔 哈哈哈哈哈。
- 妈 你看我这个记性，金英，我那包里还有老支书叫我给你捎的信。那，你看看。（递信）
- 娥 （英接信，娥凑到跟前看了一会儿）啊！金英姐，县里通知你后天参加耕读小学教

师经验交流会！哎，叫金英姐在会上介绍跨海办学的经验。太好了！太好了！

英 我才做了这么点工作，党就这样重视，再说哪有什么经验。

叔 好哇金英，你算给咱们岛上争光了！（对生、波）你们以后可得好好跟金老师学！

波生 我们一定听老师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妈 金英，人家外地都挂着我们，咱可要干出个样啊！

英 妈，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干。二叔、二婶，为咱贫下中农子女文化彻底翻身，我要当一辈子“志愿兵”！

——剧终

1965年金县业余演出队演出

太平庄（节选）

（话剧）

编剧 王成斌、康文金、石砚

剧情简介

1976年深秋，“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太平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邵明泉决定带领村民揭批“四人帮”。清水河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家耀等却竭力阻挠。邵明泉、老贵爷等积极发动群众，深入细微地做陈家耀之妻玉梅的思想工作。斗争最激烈之时，陈家耀利用权势又抓走邵明泉。玉梅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认识了陈家耀的丑恶嘴脸。在群众大会上，她勇敢地站出来，拿出证据，揭穿了陈家耀等人的阴谋诡计。这时，传来县委支持太平庄村民揭批“四人帮”的好消息，整个村庄沸腾了。

时间 一九七六年深秋，粉碎“四人帮”以后某日傍晚至次日晨。

地点 太平庄村口，河套边空场的小戏台旁。

人物 邵明泉 二十八岁，太平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老贵爷 七十岁，老党员，贫协主任。

三嫂子 三十岁 党员，太平庄小队妇女队长。

邵大婶 五十多岁，邵明泉妈。

玉梅 二十七岁，太平庄大队赤脚医生，陈家耀妻。

陈家耀 二十九岁，清水河公社党委副书记。

孙汉奎 三十岁，太平庄大队民兵连长。

罗文昌 三十多岁，县报导组组长。

陈四福 五十多岁，社员。

大卫

志刚

秀兰

秀兰妈

一青年

社员甲、乙、丙、丁，社员若干，民兵若干。

第二场

距前场三四小时后。

深秋之夜。阴云密布。秋风吹得小戏台席棚上的大字报沙沙作响。时而听到隐约的雷声。

孙汉奎喝得醉醺醺地手持电筒上。

孙汉奎（自言自语地）妈的，站岗、巡逻……呸！呃啊！（打了个饱嗝）

孙汉奎坐在台阶上卷烟，一阵自行车铃声，陈四福骑自行车上。

陈四福 汉奎呀，陈书记在哪儿呢？

孙汉奎 陈书记？嘘——都说你陈四福专会围绕你这个本家老侄拍马溜须，闹了半天，你他妈连到什么时候该称呼什么都赶不上行市！告诉你，现在人家忽地一家伙又升高了！

陈四福 咳！你和陈书记都是造反派嘛，是亲密战友嘛，谁还不知道谁……

孙汉奎（醉醺醺）他妈的，叫我自个儿来武装保卫大集。他许陈家甘等坐享其成……

陈四福 我有急事儿，他到底在哪儿？

孙汉奎 谁知道他这工夫钻到哪个旮旯使坏去了！

陈四福 这是什么节骨眼，你们还这个派头！为了赶好这次大集，我都忙得脚打后脑……

孙汉奎 你行啊，你那一回也没少搂！

陈四福 这叫什么话？原先你们哪一个不说赶大集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根，什么越靠根越好，不见血不行！我本来在这方面名声不好，这半拉年我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点，又怎么不对了？

孙汉奎 是呀！五间大瓦房“嗖”地一下子就盖起来了，“五大件”齐了！社会主义都叫你搂家去了，还能不积极？

陈四福 你……你又是马尿灌多了。我找陈书记去！

孙汉奎 你不找他还找谁？你们陈家爷们一个大大地升官，一个大大地发财！他陈家耀一宿工夫就蹦了三个高，没等入党就成了大队书记，等到天亮又成了公社党委

副书记……天地良心哪！我老孙卖命在前面，出力不拉后，脑袋都别在裤腰带上，到了归途，你们吃肉，小哥儿们连碗汤也没喝上啊！

陈四福 你这股子火是从哪儿起的呀？我的孙连长！你喝的五迷三道地，打个饱嗝，拿咱们跑腿的搓巴起来就没个完了？倒腾点货回来容易吗？到县供销社来回六七十里地，晚饭到现在还没顾得上吃！再说这也得冒点风险哪！“四人帮”一垮台，到处都在搞揭批，就是你们那个小哥儿们——马科长，现在的处境也不妙哇！商品倒流，本来就是严重的违犯政策。他是看了陈书记的亲笔信，没法子才咬着牙批的。他怕夜长梦多，露了马脚，叫今晚务必在十二点以前，连夜运走，可大车刚到了镇里，就出了娄子了！你看急不急死人？

孙汉奎 急什么？省得我们站岗放哨，这冷嗖嗖的天气……
(陈家耀暗上。)

陈四福 汉奎，县里罗组长不是说了吗？这次大集若赶好了，这大队的权，公社的权就全落在你们这帮小哥儿们的手里了！你是脑门上顶灯泡——前途光明啊！

孙汉奎 还不就混这么个小小的民兵连长？呸！当初造反的时候，我要不给他陈家耀保驾，他能有今天？哼！还没怎么的就想吃独食……

陈四福 你太多心了吧！

孙汉奎 我都看在眼里了！他马上就是县委常委组织部一把手，他们还背着我，是什么意思！
(陈家耀走向前。)

陈四福 陈书记，我正急着找你……

陈家耀 你等一下！（转身对孙汉奎）今天晚上要变天，你怎么没喝两盅？我那里还有两瓶大曲……

孙汉奎 不要老是狗掀门帘子——全凭那张嘴！

陈家耀 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咱们不但文化大革命是亲密战友，到任何时候咱们都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哥儿们！我正想给你报个信儿，（小声地）关于调你到县民兵指挥部当副指挥的事……

孙汉奎 怎么样？

陈家耀 有人拆你的台！

孙汉奎 谁？

陈家耀 照你刚才的样子，若说是我，保不住你还真能信！

孙汉奎 别拐弯抹角了！你说的是不是邵明泉？他怎么知道这个事儿？

- 陈四福 哎呀，咱汉奎连长真笨出个好水平；人家还用知道你那个具体事吗？
- 陈家耀 他只要在那张送到县委的大字报上，撙草打兔子反映反映你的情况，说你根底不正，说你搞打砸抢起家，说你迫害革命干部，说你欺压群众，为非作歹……把你在全县弄得臭烘烘的，那不就达到目的了吗？在当前的形势下，袁副书记还不得避避风头？
- 孙汉奎 好哇，这个邵明泉，我真后悔当初没把他收拾了！
- 陈家耀 不过你可不能泄气，事在人为嘛！还得使劲争取！袁副书记常说，提拔干部就两条标准，一是敢顶敢斗，二是聪明能干，这两条你都具备嘛。不过你也不能光是天上敲锣——空想，这次武装保卫大集，得干出点样来，给有关方面看一看！问题是这个邵明泉会不会就这么简简单单地拉倒了呢？这可是心里的一块大病啊！
- 孙汉奎 我看，一不做，二不休！（欲下）
- 陈家耀 回来！眼下不是两个月前了……（咬牙切齿地）气候对我们不利了……
- 孙汉奎 那怎么办？难道咱们哥儿受他的窝囊气？
- 陈家耀 你可千万不能胡来！……邵明泉可是个孝子呀。他爹死后，他们娘俩可是相依为命啊！他妈心脏病可挺严重啊……若在这上边出了事，可是真够呛的呀！
- 孙汉奎 哼！反正我就这一百多斤！
（孙汉奎下。）
- 陈家耀 真是个杂碎！
- 陈四福 陈书记。拉鸡蛋的大车，出岔头啦！
- 陈家耀 什么？
- 陈四福 咳！大车刚刚到了镇里供销社，谁知从哪儿冒出个大卫来，他对着他们小队那个车老板一嘀咕，那个车老板把鞭子一摔，大喊大叫，说这是给赶大集拉货，我们不干了！他这一喊不要紧，别的车老板也不干了！
- 陈家耀 啊！那他们的车呢？
- 陈四福 齐哈子放空车回来了！咳，这个大卫，说不定就是邵明泉派去的！
- 陈家耀 邵明泉怎么知道你调车？
- 陈四福 这不名摆着的，在咱们太平庄大队，针鼻大点小事，也别想瞒着他！
- 陈家耀 这笔账给他记着！早早晚晚非算不可。
- 陈四福 陈书记，得快点呀，马科长说了，今晚务必把货提走，等值班的一换，可就不好办了！

陈家耀 他这批货从哪个库拉？

陈四福 清水河。

陈家耀 你马上到公社拖拉机站，就说我的指示，让他们马上出两台拖拉机，连夜把货拉回来！明天大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个大集，要保证越兴旺越好！

陈四福 陈书记，现在要批判哈尔套大集的人可不少啊！

陈家耀 他们那是自讨苦吃！这是路线问题，讲不得情面……上一次我老丈人怎么样？谁也说不出来我陈家耀大义灭亲不对吧？你不要受他们干扰，社会主义大集给群众（拍陈四福）带来的好处还少吗？就算别人不摸底，我可记得挺清楚！

陈四福 嘿嘿，我这就去。（俩人先后下）

（少顷，邵明泉手提马灯，掖下夹着写大字报的彩纸上场，他走到小戏台的席棚里，准备写大字报。老贵爷从家里走出来。）

老贵爷 谁呀？

邵明泉 老贵爷，是我！

老贵爷 （走近）在家里写怕惊动你妈妈，来，到我屋里写去！

邵明泉 不啦！这么晚了，你老人家也该歇着了！

老贵爷 今晚上太平庄有几户人家闭灯了？除了不懂事的孩子，无论好人、坏人，还有睡得着觉的吗？（深思）明泉！你三嫂子反映的情况是很要紧的呀！陈家耀紧紧地吧玉梅拴在他的腰带上，他陈家耀眼下在太平庄就像夏天发大水掉在清水河里，他媳妇成了他能摸得着的一块木板……

邵明泉 这因为他自己很明白他们的阴谋要得实现，不蒙蔽一些群众就很难办得到！他怎么办？就得利用玉梅和万春大叔的这种特殊关系，让女儿为解救他爹出来东跑西颠……玉梅正站在十字路口上不知投奔到哪儿去……

老贵爷 你三嫂子今儿个找玉梅，拉了一下没顶用，可也不会是又推了一把吧？不管怎么说，总算没翻脸儿！

邵明泉 我分析三嫂子的话肯定会有些作用。顶少让玉梅听了一些和陈家耀完全不一样的话。

老贵爷 玉梅这孩子，当初在这门婚事上走错了道儿，他可是没想到以后的今天，他爷俩在心里能中下这么重的伤！这伤又是多么不好治呀！弄不好万春一回来，他们爷儿们的面不好见哪！

邵明泉 是呀！咱们得尽量想点法儿叫他们心里的伤口长好一点……今晚上不能错过。

（玉梅上。）

老贵爷 玉梅！

玉 梅 老贵爷，明泉！傍晚那阵儿，我就来找你们，见你们开会，就没进去……

邵明泉 玉梅，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玉 梅 明天的揭批会你们还开？

老贵爷 玉梅，你明天不来参加吗？

玉 梅 我想，哈尔套经验全省都推广了，这又不是咱们一个地方的事……

邵明泉 流毒越广，不是越应该批吗？

玉 梅 听说县里提的口号是：粉碎了“四人帮”，大集更兴旺！

邵明泉 玉梅，你是赤脚医生，整年在这方圆几十里转悠，赶大集的危害你看不见？这个打着社会主义名目的大集，破坏了农业学大寨，破坏了集体经验，破坏了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资本主义泛滥，给群众带来了大灾大难哪！

玉 梅 我爹可实在是在这上头摔了跤，我……我怕你们……

再说，我爹已经认了错，就快回来了……

邵明泉 玉梅，你是万春大叔的亲生女儿，你巴不得分别半年的老爹爹立刻回来，这个，我、老贵爷、全村人都能理解！可是你理解不理解全队的贫下中农是什么心情呢？像万春大叔这样一个为了党的工作，为了群众的利益，把自己的什么全都交出来了的好书记，还有谁不盼着他结结实实地早点回来呢？我倒觉得，满哪儿宣传他认了错的人，才是没安好心！

老贵爷 你爹他有什么错可认？他领着大家治理清水河不对？还是他反对哈尔套经验不对？玉梅，这是有人下毒手！

玉 梅 什么，毒手？

邵明泉 万春大叔参加的那叫什么学习班？在那个学习班他都受了些什么样的待遇？他是怎样坚持斗争的，你大概还从来没听说过吧！

玉 梅 那我爹现在怎么样？

（陈家耀不知什么时候，暗自出现在小戏台后面，此刻走上前来。）

陈家耀 这么晚了，你们还都没歇着？

玉 梅 明泉。你说我爹在学习班，到底怎么样？

邵明泉 公社副书记最清楚！

陈家耀 玉梅，我不是说过多少遍了吗？

玉 梅 家耀，我可是多咱从你嘴里也没听说过我爹在那里有半点不好……可“划清界限”

这句话，倒把我的耳朵磨出老茧了！我几次要去看看，你都横拦竖挡。

陈家耀（支支吾吾）你，你这是犯了什么病？

（社员丙匆匆跑上。）

社员丙 明泉，不好了！邵大婶又犯病晕倒了！快回去看看吧！

众（惊愕）什么？

邵明泉 在哪儿？

社员丙 在你家大门口！

陈家耀（松了一口气）快！快！抓紧时间救人要紧，玉梅，你的药箱呢？快去给邵大婶看看，用不用往县医院送，可别耽误了！

老贵爷（拉邵明泉）走！

（邵明泉、老贵爷急下。玉梅正欲跟下，被陈家耀拦住。）

陈家耀 玉梅，刚才他们和你谈了些什么？

玉梅 说我爹……早该放回来……

陈家耀 别提了！刚才罗组长从县里来电话，说咱村和县委唱反调，县委决定赶大集，咱村却要揭批哈尔套。说这是典型的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人家分析，这和你爹有关系！说他认错是假，继续反对新生事物是真，所以，又留在县里不让回来了。

玉梅 啊！真的？

陈家耀 你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老信不过我？难道我希望咱爹有一天垮台到底，在我们的社会关系里抹上一笔黑吗？他是你的亲爹，那你是我的什么人？我难道不懂得那会给咱们将来有子女都背包袱吗？

玉梅 那，那就没有办法了吗？

陈家耀 眼下最要紧的是叫邵明泉停止他们的行动，他们就是一时转变不过来，也不能再挡害了，能让社员群众老实地参加这次大集的活动！这样咱再求罗组长和袁书记在县委讲情说话才有条件。

玉梅 看来他们决心很大，很难动摇。

陈家耀 邵明泉当然骑虎难下。

玉梅 我真盼望我爹今晚就回来，不管他有多大错误，不是还够不上敌我吗？我到底是从小没妈，爹把我拉扯大……

陈家耀 是呀，咱们就是豁出命去，也得早点把他老人家接回来。得赶快行动啊！

玉梅 怎样行动法？

陈家耀 我看咱不必再去央求邵明泉了，你就自己出头说服群众，叫那些明天在他们那个揭批会上发言的乡亲们别胡闹了！你就是磨破舌头呕出血，劝不住他们不罢休，一定得叫他们成全这件事……

玉 梅 他们已经决定了明天一早就开会！

陈家耀 所以说你越快越好！

玉 梅 （迫不及待地）好，我这就去！（下）
（三嫂子、志刚和众青年揪着陈四福上。）

三 嫂 快走，你别耍赖！见了明泉你可要老实坦白交待！

陈四福 咳，你看看，这是干什么。乡里乡亲的，多不好看！

志 刚 你投机倒把好看？

三 嫂 明泉呢？到哪儿去了？

陈家耀 什么事呀？跟我讲吧。

三 嫂 你？

陈四福 （向陈家耀求救地）陈书记，你看看，他们这是……

陈家耀 （拿出派头）呃！拉拉扯扯地干什么？有什么事通过领导嘛，要注意政策！陈四福

你听着，你赶快套车准备进城。

三 嫂 不行！

陈家耀 邵大婶病重，需要送清水镇医院，救人要紧！回来顺便把公社的任务捎回来。

三 嫂 陈四福不能走！

陈家耀 好啦，好啦！什么了不起的事回来再说！
（邵明泉、老贵爷和社员甲、乙暗上。）

陈家耀 怎么？邵大婶的病那么重，见死不救？

邵明泉 陈家耀你费心了！我妈眼下最需要的是安静地躺着！

社员甲 本来嘛，心脏病顶怕颠簸！

社员乙 医生刚刚给打过针，可不能再折腾！

陈家耀 这……那……陈四福也得马上跟车到清水镇，重要任务耽误了可不行！

邵明泉 这里有一件比你那个任务更要紧的事，非找这位陈四福弄清楚不可！

陈家耀 你们凭什么对陈四福这样？

三 嫂 陈四福是太平大队的人，他若犯法了，俺还不该先过问过问？若不，到时候怎么跟你公社书记做交待？

陈家耀 他有什么问题？

邵明泉 若果真没有问题，咱们谁也不必上这么大火了！

三 嫂 是呀！没有问题何必害怕呢？

邵明泉 （对陈四福）走吧，到老贵爷屋里坐一会儿！
（陈家耀眼看着陈四福被邵明泉、三嫂子等领走。孙汉奎跑上。）

孙汉奎 伙计，罗文昌回来了！

陈家耀 什么？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孙汉奎 说是县里有紧急情况，若不能坐着吉普车赶来吗？

陈家耀 啊！走，去看看。

孙汉奎 （报功地）怎么样？老邵婆子犯病了吧！你这一招真灵呢！

陈家耀 小声点，现在还没看出有什么作用，等着瞧吧！
（二人下。）
（大卫和秀兰吵吵嚷嚷地上。）

秀 兰 跟你讲没用，我去找明泉哥说。

大 卫 你别去麻烦他了，你有什么事我给你解决！

秀 兰 你能解决什么？你就会扣帽子！

大 卫 你就是胆小怕事嘛！
（三嫂子从老贵爷家迎出来。）

三 嫂 你嘛事儿，秀兰？

大 卫 她打退堂鼓了，不想在揭批会上发言了！

三 嫂 秀兰，真的吗？

秀 兰 三嫂，不是我胆小怕事，我是替玉梅想。人家赵大叔本来就要放回来了，咱们何苦呢？那不是对不起赵大叔吗？我妈叫我高低别发言了，非叫我把发言稿要回来不可。

三 嫂 这是怎么回事呀？

大 卫 （气愤地）你还不知道哪，玉梅刚才到处讲，说县里本来已经决定放她爹回来了，大家伙一闹着批哈尔套经验，县里又不放了，她说她爹都认错了，大家就别火上浇油了！

三 嫂 她真浑！

秀 兰 玉梅就是希望赵大叔早点回来！

大 卫 你动摇了，还替玉梅擦胭脂抹粉！

秀 兰 我才没动摇……

三 嫂 秀兰你说，哈尔套大集该不该批？

秀 兰 怎么不该批，可把俺家坑苦了，去年大集，陈家耀规定，每户一定要交五斤鸡蛋，我妈有病家里没养鸡，非逼着去买陈四福贩来的高价鸡蛋不可。每个两角一。交到集上才给七分钱，一次大集就把我妈看病吃药的钱全“踢蹬”了，我妈一“熬燥”病更重了，一躺就是半年，差一点没死了！

大 卫 行了，我看这一遭差不离了！

秀 兰 呸！这是玉梅说服我妈，我不愿意扭着她……

大 卫 那就不革命了？

秀 兰 你……

三 嫂 （向大卫）玉梅都找谁谈了？

大 卫 会上要发言的，她挨个都找了！就差没找你和明泉了！

（玉梅上。）

玉 梅 明泉？明泉没来吗？

（大卫跑进老贵爷家。）

三 嫂 你找明泉干什么！（劈头盖脸地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到底是为了谁？为你爹？还是为你男人？你男人是个什么东西？纯粹是两面三刀，专搞阴谋诡计的野心狼！他为了自己篡权当官往上爬，什么缺德事儿都干出来了，害集体，害群众，把老丈人都踩在脚下当垫脚石！你还算得是万春大叔的女儿、贫下中农的后代吗？你图虚荣，你就看中了他是个响当当的造反派，谁也没拦得住你，到底嫁给了这么一个坏蛋。你真应了那句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么啊！告诉你，陈家耀就是“四人帮”的小喽罗，你真要跟他走到底吗？

秀 兰 三嫂，你说的太厉害了！

大 卫 对错误的东西，就得狠批！

（群众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邵明泉 （对陈四福）你再想想。明天一早就得把写好的材料交给我。你还去不去拉那些东西，你自己考虑。

陈四福 公社书记有权呀！他若硬叫我去……

邵明泉 咱们的话都说清楚了，你酌量着办吧！

陈四福 那……是，是，好。

邵明泉 你走吧！

(陈四福下。)

邵明泉 三嫂!

(玉梅返身欲奔。)

老贵爷 玉梅!他三嫂,什么钥匙开什么锁。可不能榔头锤子一起砸呀!

(玉梅返身又奔。)

邵明泉 玉梅,你别走!三嫂是个急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他可是有一颗为大伙儿望好不望坏的好心肠啊!

老贵爷 玉梅,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到我屋里去。

(玉梅双手捂脸,朝老贵爷家跑下。老贵爷下。)

邵明泉 三嫂,你看现在还应该怎么办好?

三 嫂 你说呢?

邵明泉 我说,在这个当口,对玉梅失去了信心,把她一鞭子抽过去,就是向你的对手缴了械!

社 员 对呀!三嫂!

三 嫂 (思忖片刻)那好吧!我去给她赔个不是!

陈家耀、孙汉奎上。

陈家耀 正好大家都在这里,县里紧急通知,命令邵明泉立刻到县里去,吉普车在大队门口等着呐!(狡黠的)是袁副书记要找你谈谈,快走吧!

众 县里去?啊?

社员甲 什么事儿这么急呀!

陈家耀 我只管上传下达!(说罢转身下,孙汉奎随下)

社员乙 半年前,咱们的老书记……不也是深更半夜一辆吉普车拉走的吗?

三 嫂 明泉,坚决不去!不能去!

一妇女 明泉,不能去呀!

大 卫 这不是成心拆台吗!要谈话等咱们明天开完揭批会再说!

志 刚 明泉,干脆不理他!

(邵大婶在女青年搀扶下上。)

(老贵爷和玉梅暗上。)

邵大婶 明泉,赶快陪我去医院!孩子,“官不差病人哪”,走!

邵明泉 妈,你真要住院吗?

邵大婶 (悲愤地。)整死你爹,抓走你万春大叔的是“四人帮”,“四人帮”倒台

了，今天来抓你的，他们是些什么人？

邵明泉 妈！

邵大婶 孩子，妈没有能耐，可我……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叫人带走啊！

社员乙 就怕去的容易回来难啊！

三 嫂 他们这是要对你下毒手啊！

志 刚 背不住啊！不得不防啊！

社员乙 他邵大婶哪能不焦心啊！

三 嫂 明泉，若不你就跟大婶去住院吧！

社员丁 对，这是正当的理由！

志 刚 可千万别到县里去！

社员丁 要不，揭批会就拖一拖！

志 刚 那你可拖不住人家的大集！

社员甲 那不是让了吗？

社员乙 那怕什么！明天叫他们站在这小戏台上，望到清水河那头。不见人，看他们的大集怎么赶？

众 对呀！就这么办！

（众议论纷纷。）

三 嫂 （高调门地）不行！那也太便宜他们了！大集叫他赶不成，揭批会咱还非开不可！

社员乙 你刚才不还叫明泉……

三 嫂 明泉反正都给咱们布置好了，他还是要跟大婶去住院！家里有老贵爷，还有大家伙儿，你们要看我三嫂子也算个带头的，我还决不叫人一拉一嚯！真背不住明泉不在跟前，少了依靠，逼得俺老赵家三媳妇机灵了，到时候真能看出点水平来？

邵明泉 我赞成！

志 刚 那就赶紧和大婶走吧！

众 对呀，走吧！这里有我们大伙儿。

邵明泉 不过……让我上医院……

三 嫂 怎么样？

邵明泉 那是不是就中了计，上了当！

社员丁 什么？这中什么计？

志 刚 就是为了不上当才不到县里去！

邵明泉 我若是真上了医院，就正合那帮人的意了！

社 员 怎么？合他们什么意？

邵明泉 他们猜出我们会有人要这么办，他们早巴不得我们这么办！

三 嫂 啊？为什么？

邵明泉 你想，县委副书记下令调我立刻去“谈话”，我不去行吗？

大 卫 这是什么事儿？你还管他行不行！

社员乙 他们明明是抓人，这和当初老书记的情况一模一样！

邵明泉 他们真来抓你，你就这么一躲就躲掉了吗？别说一明二声都知道邵明泉跟他母亲在医院里。你就是躲到哪里，他们也饶不了你！这样他们就更有理由污蔑你，给你加上罪名，好下毒手！

邵大婶 我的孩子，那可怎么好？

三 嫂 那你说怎么办？

邵明泉 我为什么不可以跟他们到县里去一趟！陈家耀那帮子到现在还咋咋唬唬！不就是因为县里有人支持他吗？

邵大婶 什么？你说什么？你真要在这儿当着乡亲们的面看着你妈……咽了这口气……

众 大婶！大婶！

邵明泉 妈，你别这样……你听我说……

邵大婶 ……他们怎么能下得去手啊！

邵明泉 妈，当初，我爹叫他们整得大病不起。他们都没放松过一天！我爹发烧到四十度人事不知了，还要狠批猛斗大游乡，他们不是也下得去手了吗？我爹一死，你得了这心脏病，几个月下不了炕，他们谁登过老邵家门儿，来管你的死活。就连去清水镇看病借车都不许，不是也下得去手了吗？头会儿孙汉奎趁我不在家朝你连唬带吓，气得你倒在大门口……

众 什么？

邵明泉 他们不是也下得去手了吗？他们今天晚上大呼大叫，非要套车把你送去住院，那种关心的架式，比对他亲妈都强，那是为了你吗？那是为了对付你儿子！

邵大婶 啊！

邵明泉 妈，敌人正为了你在这个时候挡住了你儿子，拍手叫好呢！你越这样，他们越高兴。你难道就一点不懂得你儿子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心吗？妈！我从打入党那天起，就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儿子了！我现在开始明白了，为什么我爹能惨死，万春大叔能坐牢，坏人横行，好人受气，大寨学不成，群众受祸害！我是横下

这条心，一步不离地紧跟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的接班人——华主席，同“四人帮”斗争到底了！不把“四人帮”的徒子徒孙们结成的这股子势力彻底冲垮批倒斗臭，你就别指望有咱们的好日子！

众 对！明泉说得对、说得好啊！

社员丁 不打倒砸烂它，能有咱们的好吗？

社员乙 这不，明天还要坑人吗？

社员甲 跟他拚到底了！

邵明泉 妈，在这个时候你是让儿子躲起来，还是把儿子送上阵去？

邵大婶 （走到老贵爷面前）大叔，你怎么不吱声？

老贵爷 事先不通信儿，冷不丁地要“谈话”，不用猜就是搞阴谋。可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你看他们刚才那个凶跃劲，就是没多大辣气了！明泉的意思是分头出兵，我看这是个办法。

（邵大婶转身欲下。）

众 邵大婶，你……？

邵明泉 妈！

玉 梅 大婶，你怎么……

邵大婶 我去给明泉收拾行李！

邵明泉 妈！那用不着！我很快就能回来！

邵大婶 不，孩子你还应当有另一个准备！

邵明泉 妈！

三 嫂 大婶！

众 邵大婶！

（邵大婶喘息着由秀兰等几个姑娘媳妇拥扶走下。）

（陈家耀急上。）

陈家耀 （向邵明泉）怎么样？

邵明泉 玉梅，我妈的病，你多费心了！

玉 梅 这你放心好了！

（老贵爷向场上其他人示意，众分别暗下。）

玉 梅 （向陈家耀）为什么又是深更半夜用吉普车拉人……

邵明泉 （仍对玉梅）我本来想和你好好谈谈，把话说透，可一直没有做到！不过，今晚上你什么都看见了，刚才我对我妈说的那些话，你也听着了，我希望你能往

心里去。现在，我只想说一件事……

陈家耀 我看你应该多考虑一下，到了县里，怎么少吃点眼前亏……

邵明泉 应当考虑的我早考虑好了。（对玉梅 玉梅，我们都是受党的培养教育长大的，看人论事评是非，都应有个阶级性。

（汽车鸣笛声。）

陈家耀 我看行了吧！你当着我的面儿……

邵明泉 对！不当着你的面，我还不讲呢！

玉 梅 明泉，你说！

邵明泉 你应当问问陈家耀，你爹叫他们送到了什么地方，一住半年？是怎么爬的坡，怎么叫人吹的氧，受过哪些折磨？

玉 梅 啊？

陈家耀 他胡说！造谣！

玉 梅 明泉哥，你说！你说！

邵明泉 在那个学习班里有多少老干部被打碎了满口的牙？有多少老干部、多少好庄稼汉的手脚被打残？他（指陈家耀）为什么到今天一字也不对你说？

玉 梅 （痛苦地惨叫）啊！……

陈家耀 邵明泉，我看你是一去不想回了！

玉 梅 明泉哥，我可是从来不知道啊！

邵明泉 你从来不知道的，还不只是这些！我想你经过这一天一夜，是可以弄清楚当初万春大叔为什么受的迫害，今天又为什么有人那样热心地宣传他认错了！玉梅，半年前，他们半夜里抓走万春大叔，你当时不在家没亲眼看见，那么今天你可亲眼看见了他们要拉走我前前后后的一切情况！这只是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四人帮”倒了，他们不得不在表面上客气一点！

陈家耀 邵明泉！你这样胡说八道，就不怕再追查谣言？

邵明泉 玉梅，这些话，以前人们不会跟你说，今天，我不得不说了。若不，我就对不起万

春大叔，对不起你，对不起广大贫下中农，对不起党！我走了！

玉 梅 （哭泣）

（邵明泉下场。幕后传来汽车发动声，邵大婶拿着收拾好的衣服包和几个群众上。汽车开走了，人们追下。台上留下玉梅和陈家耀。）

陈家耀 玉梅，你千万不要听邵明泉的！

(玉梅哭泣不语。)

陈家耀 老人再怎么样，还能跟咱一辈子吗？

玉梅 什么？你到底是什么人？

陈家耀 你疯了！你怎么这样简单！就听了邵明泉那么几句挑拨离间的话，就跟我变心了？你说我是什么人？老实说，你有我这个丈夫，算你老赵家祖上烧了高香！难道说，你就心甘情愿一辈子呆在这土咋咋的穷山沟？你就满足当一辈子光脚丫的收生婆？告诉你，我很快就能实现我的一个初步计划，咱们很快就能把家搬进县城，到了县城，下一步再进省城。……当然，那官阶也得随着一步步往上登。哼！我就不信，到时候你跟我住在洋楼里，还会叫着再搬回这土坯窝里来！咱们结婚快两年了，我都没说过，其实，十年前我要回乡，正是为了十年以后再翻上去！你说我到底是个什么人？一个毫不庸庸碌碌的人！一个真正有出息的人！一个胸怀大志的人！

玉梅 不！你是一个卑鄙无耻的人，一个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的人，一个阴险狡诈专搞诡计的人！

陈家耀 你大伤我的心了……(擦眼睛)好吧，我问你，你和邵明泉到底是什么关系？

玉梅 真卑鄙！真肮脏！

(邵大婶和几个群众拿包袱复上。)

陈家耀 (霍地奔到邵大婶等人面前)我明确告诉你们，邵明泉一贯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今天又借批判“四人帮”的机会煽动群众，蓄谋闹事，对抗领导，企图搞乱党委，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县里把他抓走，这是罪有应得！没给他戴上手铐子，确实算客气了！

玉梅 (朝陈家耀冲过去)你……

(陈家耀甩身急下。玉梅一阵昏迷，倒卧在地。)

众 玉梅！玉梅！

邵大婶 玉梅——

玉梅 啊……(嚎啕大哭)

(灯转暗。)

1978年旅大话剧团演出

合家欢（节选）

（现代京剧）

编剧 刘景泉、张世奇

剧情简介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农民生活日益富裕。潘大娘盼孙心切，要已生有一女的儿媳满霞再生一男孩。满霞一心想搞好生产，同婆婆产生矛盾，她采取假怀孕的办法缓和矛盾。大嫂队长玉梅帮助满霞坚定信心，二人一起说服潘大娘克服传统的旧观念，全家人齐心协力投入到发展生产的热潮中。

人物

- 潘大娘 女，五十多岁，农村某生产队社员。
玉梅 三十岁左右，大娘侄女，负责计划生育的大嫂队长，共产党员。
来秀婆 女，五十左右，大娘女儿来秀的婆婆。
潘大爷 男，五十多岁，大娘老伴，饲养员。
潘霞 女，二十四、五岁，大娘二儿媳，社员。
小六爹 男，四十多岁，大爷的兄弟，社员。
素芳 女，二十六七，大娘大儿媳，守寡。
长青 男，二十四五岁，社员，后与素芳结婚。
小六妈 女，四十多岁，大娘妯娌——弟媳。
来喜 男，二十四五岁，大娘的二儿，满霞的丈夫，社员。
来秀 女，二十二三岁，大娘的女儿。

第三场

时间 秋收已过。

地点 同一场景，树叶凋黄，院内添“茺子垛”。

幕启。大爷高兴地上。

潘大爷 哈哈……

（“西皮散板”）

（唱）生产合同兑了现，
又是一个丰收年。
手捧着三千元……
乐得我手发颤哪……
哈哈喜他妈……

潘大娘 （内：有气无力的）啥事儿……啊……？

潘大爷 咳！

（唱）就是这个老东西给人添烦。
我说你出来晒晒太阳好不好，
总闷在屋里也不怕生蛆。

潘大娘 你进来吧！

潘大爷 你出来吧！

潘大娘 哎咳咳……

（从屋里出来，头扎着一条手巾，脸带病容，随走随掩衣襟结衣扣。）

（唱）半年来我这病时好时坏，
心里的疙瘩怎么也解不开。

潘大爷 你们大伙瞧瞧，我老伴儿啊，纯粹是没病找病。快坐这儿晒晒太阳吧！我的老伙计唉！（扶坐下）我说喜他妈，这计划生育……

潘大娘 去去去！别在我眼前提这个好不好，我一听计划生育这四个字就打心里烦。

潘大爷 好好好，咱不提这个，哎，喜他妈，咱们家有件喜事儿你一听准高兴。

潘大娘 有件喜事？

潘大爷 对，喜事儿。

潘大娘 听了准高兴？

潘大爷 对，准高兴！

潘大娘 这你不说我也知道。

潘大爷 你知道什么？

潘大娘 一定是满霞这孩子有了喜啦！

潘大爷 咳，你怎么又扯到这上去了？

潘大娘 那，我还有什么喜事儿？

潘大爷 你先别忙，我先问你一句话。

潘大娘 啥话呀？

潘大爷 拿咱们这些年的切身体会，你说什么最好？

潘大娘 那还用说，有个孙子最好。

潘大爷 我是问你有了什么才能幸福？

潘大娘 有了孙子才能幸福呗！

潘大爷 咳，孙子，孙子，孙子，她都成了孙子迷了。我告诉你吧，只有政策对了头咱才最幸福，喜他妈，我给你样东西瞧瞧。

潘大娘 啥？

潘大爷 你看！

潘大娘 钱？这么多？

潘大爷 这是咱家秋收分配，去了口粮，净剩三千元。

潘大娘 三千块？这么多？

潘大爷 喜他妈！

（数板）这两年咱队越来越不错，
家家户户钞票成捆粮成垛。
社员人人笑呵呵，
高兴的劲儿呀没法说。
你说为什么这么好哪？

潘大娘 这还用说，党的政策是法宝呗！

潘大爷 对呀！

（数板）要说什么最好，
党的政策是法宝。
三中全会带来了福，
咱农村蒸蒸日上前途。

潘大娘 这是实话。

潘大爷 （数板）自从农业政策兑了现，
咱们一年一大变，
可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她变不了，

潘大娘 谁呀？

潘大爷 （唱）她非得抱个大胖小儿，
党号召人人关心计划生育，
可她就是听不进去。

潘大娘 你说的是我呀？

潘大爷 （唱）怎么劝也劝不好，
有病是你自己找，
你是封建的脑袋瓜儿，
个人私字冒了尖儿，冒了尖儿。

潘大娘 好哇！“四人帮”的帽子工厂倒了，你又开张了？好，我老封建、个人主义、私字冒尖，是批是斗，你看着办吧。

潘大爷 你瞧你瞧，又火了不是？还这么没完没了，人家满霞不是让你逼的把独生子女光荣证已经退回去了吗？你胜利了，这还不行吗？

潘大娘 不行。

潘大爷 还不行？

潘大娘 这里边有鬼。

潘大爷 有鬼，也是糊涂鬼。

潘大娘 少拐着弯儿骂人，你也不是个东西，合伙蒙哄我老婆子。

潘大爷 你这可冤枉人。

潘大娘 冤枉人？独生子女证说是退回去了，谁看见了？

潘大爷 依你哪？交回独生子女证，公社给你开个收条？

潘大娘 我没说这个，要真是退了独生子女证，想让我抱个孙子，为啥满霞她这（拍肚子）还没动静儿？

潘大爷 这，咳！那是着急的事儿吗？

潘大娘 我看哪，这是糊弄我老婆子，明着顺着我，暗含着跟我“泡”了。

潘大爷 你，咳！你不能这么说！

潘大娘 我偏这么说！

潘大爷 你不能这么想。

潘大娘 我偏这么想！

潘大爷 你真是顽固到了家啦。

潘大娘 你是顽固的掉了底儿啦！

潘大爷 你是自私。

潘大娘 你是极左。

潘大爷 你是个老糊涂虫。

潘大娘 你是个死木头疙瘩，咳，你可气死我啦！……

（“西皮散板”）

（唱）老东西真真气死我，

拿着不是你当理说。

我为你潘家留后有什么错？

你给我扣上帽子一大摞，

从今后牛蹄子两半咱们分居另过……

拿来，这三千块钱咱俩一人一千五，房子归你，自留地归我。

潘大爷 那么来喜哪？

潘大娘 来喜归你媳妇归我。

潘大爷 你要媳妇干啥？

潘大娘 留着给我添孙子。

潘大爷 啊？

潘大娘 咳，都叫你把我气糊涂啦！

（唱）胡搅蛮缠不把理说。 气得坐一边

大爷也气得坐在另一边。玉梅上。

玉梅 （唱）计划生育的工作不好做，

封建的思想一时难除割。

多少次劝姑妈把嘴都磨破，

她就是转不弯来还把反理说。

无奈何同意满霞这“缓兵之策”。

满霞 （追上）表姐！

玉梅 满霞。

满霞 我妈可不是好糊弄的，你可得多长个心眼儿啊。

玉梅 我跟姑妈再好好谈谈，实在不行就照你的办，不过，你可别走远了，等到时候我找你。

满霞 好！你要找我就有好戏看啦！跑下

玉梅 这个调皮鬼呀！

(唱)难得她想出这鬼计谋。

我还要见机行事察颜观色…… 进院
大爷取衣给大娘披上。大娘赌气不披。

潘大娘 躲一边去，你少气我就都有了。

玉梅 (背白)糟了，我来的又不是时候呀！

(唱)正碰在火头上这事怕要砸锅。

姑妈您好点儿啦？

(大娘不睬。)

潘大爷 喜他妈，玉梅来啦。

潘大娘 (头不抬，眼不看)来就来了呗，你吵吵啥？

潘大爷 你呀你呀！

玉梅 姑妈，别生我的气，这些天太忙了，没来看您。

潘大娘 不敢当啊，我的大嫂队长。

玉梅 姑妈，您……

潘大娘 我说玉梅呀，你就少忙乎忙乎吧！你也没拿耳朵摸摸，有的人背后叫你什么呀！

玉梅 姑妈，叫我什么呀？

潘大娘 管你叫……“断子绝孙的大队长”。

玉梅 (一笑)姑妈，这可真有意思。照这么说，我不成了丧门星了吗？

潘大娘 不管什么星不星，反正你要常往谁家跑哇，谁家就离绝户不远儿啦！

潘大爷 你、你这叫什么话呀，玉梅呀甭理她。

潘大娘 不理我更好，我少惹气。往后这个门你也少登。

玉梅 姑妈我要不来，您不想我吗？

潘大爷 她呀，谁也不想，就想孙子。

潘大娘 你算说对了，没个孙子，我死也闭不上眼。

玉梅 姑妈，满霞不是听了您的话，把独生子女证退了吗？

潘大娘 谁知她是真退了还是假退了！

玉梅 是真退了，我作证明。你看，就在我这儿。(取出)

潘大娘 老东西你瞧，果不其然，这独生子女证根本就没还给公社。

玉梅 姑妈，这证可不能退给公社呀，那么一来，影响可就大啦。你也退，他也退，那不就乱了套吗？我是队里管计划生育的，把它交给我没错儿！

潘大娘 是没错儿啊，你们都商量好了，那还能有错儿？独生证放在你手里，跟在满霞手里一个样啊！老头子，我这病啊是好不了啦，往后哇，你就等着一个人过吧……（哭泣）

潘大爷 你又来了！

玉 梅 姑妈，您怎么还这么想不开呀？我跟您说过多少次啦，这计划生育可是国家的大事儿呀，它关系到咱们的四化建设，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家家户户的生活水平，不控制不行啊！

潘大爷 对！

潘大娘 对什么对，我看那人多了也没有什么不好，人多劳力还多哪，没有劳动力，我们家今年能分三千块？

玉 梅 不能这么说。劳动力多，也不一定能到手三千块，过去怎么分不着？还是这回的农业政策好。话又说回来了，政策再好，生产再高，人口要是冒了尖儿，生产就跟不上人口的需要。那个时候，甭说三千连三百三十也保不住哇。

潘大爷 这是实话。

潘大娘 咱们国家这么大，还就在乎我这一份儿？

玉 梅 哎呀我的姑妈呀，要都是您这个想法，你一份儿、他也一份儿，可就不得了啦，咱们国家这么大，一户多生一个孩儿，一年就能多出一个墨西哥呀！

潘大娘 什么墨西哥还墨东哥哪。得了得了，我耳朵都磨出茧子啦！我就不信，党对咱老百姓这么好，能叫我老婆子 断了后？

潘大爷 说了半天，你还是重男轻女。

潘大娘 我就是重男轻女，要想富，家里得有个顶梁柱。

玉 梅 所以这些道理，您听不进去，也想不明白。

潘大娘 我呀，就糊涂着吧！

玉 梅 可您不能总这么想不开呀……看您这病病歪歪的。

潘大娘 病在我身上，用不着你操这份心。

玉 梅 您是我姑妈，我是您亲侄女，您愁的这个样，能不叫我……

潘大娘 得了得了，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要真拿我当姑妈，就别一趟一趟来气我！

（“西皮散板”）

（唱）常言说是亲三分向，
根连着根来秧连着秧。

你要真替姑妈想，
就不该在满霞身上打主张。

玉 梅 姑……妈……！

（“西皮二六”）

（唱）好姑妈你待我亲女一样，
玉梅我把姑妈也当作亲娘。
您既说是亲三分向，
我有话不讲就不应当。
讲什么“断子绝孙大队长”，
为党工作我不怕他人说短长。
劝姑妈您也要为那大局着想，
劝姑妈仔细酌量国家大事咱不能袖手旁观看风凉。
满霞她表决心人人夸奖，
您要是不支持可不大妥当。

潘大爷 玉梅说的对呀！

玉 梅 姑妈！……

潘大娘 我不是你姑妈。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从今往后，我这个家你别来！

玉 梅 姑妈，您当真撵我走哇？

潘大娘 不撵你走，你还撵我走哇！

潘大爷 你还是个当姑妈的，也不怕人家笑话。

潘大娘 你少管，这个家我说了算。

潘大爷 你……咳！

（大娘气下，大爷追下，玉梅无奈，走出。）

（对幕内喊：）“满霞、满霞。”

满 霞 哎！（跑出）我的好表姐，怎么样了？

玉 梅 不行啊，还是用你那个办法吧！开始吧！

满 霞 好！（故意大声呻吟）哎……哟……！

玉 梅 （故作高声 满霞，满霞，你怎么啦？怎么啦？

满 霞 哎……哟……！

玉 梅 来，我扶着你。 进院扶坐下 姑妈您看满霞怎么啦？

（大爷扶大娘从屋内出。）

潘大爷 这，这是怎么啦？

玉 梅 谁知道哇？

潘大娘 满霞你怎么啦？

满 霞 我这头发昏。

潘大爷 哦。

满 霞 不但头昏，还总干恶心。

潘大娘 （自语）头昏、干恶心。

满 霞 浑身又酸又懒，一点劲儿都没有。

潘大娘 头昏恶心、浑身没劲儿？ 一想 哦……！ 自语

潘大爷 满霞怕是感冒了？

潘大娘 （推大爷）去去去，老爷们儿懂得什么？满霞呀，再说一遍，你头昏恶心？

满 霞 嗯。

潘大娘 身子又酸又懒？

满 霞 嗯。

潘大娘 想吃什么不？

满 霞 这些日子我什么也不想吃。

潘大娘 什么也不想吃？那酸的哪？

满 霞 酸的？

潘大娘 啊？

满 霞 好多天了就想吃酸的，刚才，一口气儿我吃了半斤山楂。

潘大娘 好、好，这就没错了没错了！哎呀……！我的好孩子你怎么不早说呀！老头子，快去宰鸡，给孩子补养补养。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玉 梅 （一本正经地）满霞，说实话，是不是有了？

满 霞 ……（看玉梅故作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玉 梅 哎呀哎呀，……忘了在会上表决心了，就要一个孩儿？

潘大娘 独生子女证退给你们了，还管我们生不生？

玉 梅 姑妈，她给我独生子女证的时候，是这么说的：“退归退，不生归不生。”可现在她……

满 霞 大表姐，原谅我吧！不然我妈的病……

潘大爷 瞧瞧，这都是你逼出来的。

潘大娘 什么逼出来的，孩子这是孝顺我。满霞，妈没白疼你，这回你要生个大胖小

子，我给你两千鸡蛋吃。

玉 梅 姑妈，我看还是到医院去作人工流产吧！

潘大娘 （火冒三丈）什么，流产？你要叫她流产，我就跟你拼了。

玉 梅 姑妈，您听我说呀，满霞即使是再生一个，也不一定是个小子，要是个闺女呢？

潘大娘 闺女？（一想）满霞，好孩子，你站起来，（满霞站起 往前走几步；满霞茫然地走几步 再走几步！ 又走）好！太好了！没错儿，没错儿。

潘大爷 你这是搞什么名堂？

潘大娘 你懂什么？要是闺女呀，走路先迈右脚，是小子，就先迈左脚，满霞刚才就是先迈的左脚。老头子，你就跟着乐吧！

潘大爷 咳！

玉 梅 姑妈，这个孩子您真的留下啦？！

潘大娘 这还用问？

玉 梅 超计划生育，咱队里可有个规定啊！

潘大娘 什么规定你就说吧！

玉 梅 生下的孩子没有口粮。

潘大娘 没有咱不要，甭说现在分的口粮吃不了，光自留地的也堆满了仓子啦！

玉 梅 不但不给口粮，还得执行经济制裁。

潘大娘 什么经济制裁？

玉 梅 征收多子女费一千元。

潘大娘 小意思，过去你能难住我，现在呀，甭说一千元，就两千块我也拿得起。（取钱）你瞧，银行存的不算，光现款这就有三千元。给你一千，我就要了这个议价的孙子啦！

玉 梅 （不收）姑妈，您先收着，等真生下来呀，咱们再说。

潘大娘 好，我先给队里存着。可是没有利息呀？哈哈！

（玉梅下。大娘越看满霞越高兴。）

（长青、素芳拿着农具上，见状。）

素 芳 妈，您怎么这么高兴啊？

长 青 大娘，您的病好了？

潘大娘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了，全好了，我看哪，咱们就来个喜上加喜吧。长青、素芳啊，你们俩的事怎么样了？要是能定下来，咱们头年就办。你们瞧，这三

千元，不，这一千元可不能动，这是“议价”的孙子钱。就两千块吧，给你们俩一千，好好操办操办。

素 芳 妈……！

长 青 大娘，这钱您还是先存银行吧，我们俩的事儿……

潘大娘 你们俩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花多少钱我也不心疼。

素 芳 妈，等以后再说吧，就是有钱也得节省点儿。

潘大爷 你妈呀，这钱一多就不知怎么花好了。

潘大娘 去，你就不知道顺着我说。

潘大爷 我顺的是理儿。

潘大娘 好，咱们到时候再说。

素 芳 妈，您刚才说喜上加喜，咱家还有啥喜事儿呀？

潘大娘 你瞧！（指满霞）她……哈哈……

素 芳 （不解）她？满霞怎么啦？

潘大娘 你过来，（耳语）哈……

素 芳 啊？（走近满霞）满霞，妈说的是真的？

满 霞 …… 故意低头不语

长 青 得，这不超计划了吗？

潘大娘 超就超，满霞给我添个孙子，明年素芳再给你抱个大小子，咱们家可就人财两旺了。

小六妈 （拽小六爹上）哥哥嫂子，你们看，越没钱，他还越喝酒。

（对小六爹）把你那个理儿跟哥哥嫂子说说。

潘大爷 你呀你呀，你就不想好啦？

潘大娘 手头这么紧，没事儿喝的什么酒？

小六爹 哥哥嫂子，您不知道哇，一天到晚我这心里……烦透了。

潘大爷 那就成天喝酒哇？

小六妈 喝了酒，撒酒疯，不是跟我吵，就是打孩子。哥哥嫂子，要不是舍不得孩子，我早跟他离了。

潘大娘 他二婶，快别这么说，他二叔，往后少喝点儿。

小六爹 哥哥嫂子，一年到头没少连累你们……

潘大娘 说这些干嘛。

小六爹 队里也不断照顾我。

潘大爷 这是实话。

小六爹 可我这个家，就像个没底的坑，怎么也填不满。

潘大爷 谁叫你不听劝，要那么多孩子。

小六爹 大哥，没有卖后悔药的呀。

潘大娘 这不能全怪你，早有个小子，何苦要了六个呀！

小六妈 （难为情地）咳，也怨我呀！

潘大爷 （对大娘）你又来了。

潘大娘 （看小六妈一眼，自知失言）……哦，他二婶，咱姐俩是一个心思，都是想对得起他们老潘家，留条根哪！

小六爹 可我倒霉就倒在这上头了，现在是七张嘴啃我一个人，一年到头累折了腰也不行啊！瞧瞧哥哥嫂子，今年连分红带奖励，三千块到手啦！可我扣去口粮，才剩下四十七元六角五，眼看快过年了，连孩子们的衣裳……

潘大娘 他二叔，别说了，有我们花的就有你们花的，再给你五十，大人好说，别让孩子们受委屈。

小六爹 这……

潘大爷 拿着吧，不够到时候再说。

小六妈 哥哥嫂子，这叫什么好呢？

潘大娘 一家子，说什么，快回去吧！

小六妈 哎，（拉小六爹）走吧！

小六爹 咳。（同下）

潘大娘 咳，真难哪！

潘大爷 你也知道难哪？

潘大娘 我又怎么啦？

潘大爷 看见他二叔，就看见你啦，重男轻女一个样。

潘大娘 一样？他盼儿子受罪，我盼孙子有福。

潘大爷 你还有福？

潘大娘 （故意地）哎。

潘大爷 哼！

来 喜 （急跑上）妈，妈！

潘大娘 啥事儿？这么急三火四的？

来 喜 我妹妹回来了。

潘大娘 来秀回来了？

来 喜 她哭着回来的。

潘大娘 在哪儿？

来 喜 这不来了吗！

（来秀抱孩子匆匆上。进院一头扑向大娘。）

来 秀 妈……！（哭）

长 青 来秀。

素 芳满 霞 妹妹。（素芳接过孩子）

潘大爷 孩子……

潘大娘 来秀，你这是怎么啦？有什么委屈对妈妈我说。

来 秀 妈……！

（“西皮散板”）

（唱）我婆婆是个老封建不讲道理，
埋怨我不争气生个闺女。

潘大娘 这个老东西，生儿养女那是命，她想什么就生什么？

来 秀 妈，

（唱）政府号召计划生育，
我领了独生子女证她不饶不依。

潘大娘 她想怎么着？

来 秀 （唱）指桑说柳冷言冷语，
她……

潘大娘 她要怎么着？

来 秀 （唱）她要我与她儿去把婚离。

潘大娘 什么？离婚？

来 秀 是啊！……

潘大娘 哎呀！可气死我了！

（唱）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讲理，
真是老顽固不顾脸皮，
有妈在看她敢欺负你……
来秀，跟妈走！

素 芳满 霞 妈……！

长 青 大娘……！

潘大爷 你先别走，咱好好商量商量。

潘大娘 商量个屁！

（亮相收光。）

——幕落

1982年1月大连京剧团首演该剧获辽宁省政府1982年文艺作品一等奖。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将此剧录制成电视片播放。《获奖剧本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选登。

青楼梦（节选）

历史传奇评剧

编剧 李永之

剧情简介

明朝监察御史柯明刚因弹劾魏忠贤获罪被发配，其女婉卿被官卖入青楼。数年后，得会未婚夫赵云昌，赵舅劝婉卿与赵绝情。婉卿写下绝情书，并谎称已死。赵考中状元后参劾魏党，亦被流放。婉卿赎身后闻赵死讯与陶文华结合，以重金托陶去边关探亲，欲救其父。陶竟然用此金捐官，并以冒认官亲罪送婉卿于按院处死。按院大人正是平反复官的赵云昌。赵处置陶，愿与婉卿团聚。婉卿因世俗难容，毅然出家。

人物表

柯婉卿	监察御史柯明刚之女。
柳玉娘	丽春院妓女。
柳妈	丽春院鸨母。
柳二	丽春院鳖头。
陶文华	落魄举子。
兴儿	陶文华的书童。
赵云昌	柯婉卿的未婚夫。
王弼	赵云昌的舅父，江南布政使，吏部侍郎。
王贵	王府家院。
文博古	王府师爷。
王夫人	王弼之妻。
王小姐	王弼之女。
中军	
解差	甲、乙。
妓女	数人。
丫头	数人。

男女贺客 数人。

第十场

(数月后，扬州柳婉卿家中。)

婉卿 (唱) 明月初升似玉盘。
照遍人间几家欢，
大雁到秋知南返，
为什么陶郎他还不回还？
顷闻得魏忠贤已被治罪，
受魏党陷害的人都要雪冤，
求菩萨保佑他逢凶化吉。
跪菩萨前叩拜。

玉 娘 (上)

(唱) 这封信定使婉妹展笑颜。婉妹——陶相公来信啦！还有个小包裹。

婉 卿 啊？快快拿来我看，果然是陶郎笔迹！

(玉娘将包裹打开) 里边是一把扇子和一件衣服。

婉 卿 (拆信念) 贤妻婉卿如面：燕尔新婚别，忍泪过灞桥，西出阳关道，不惮万里遥。风餐露宿病倒逆旅，金银被盗，兴儿私逃，气极懊悔急病交加，性命垂危旦夕魂飘，幸遇江南客，我死把书传，埋骨祁连山，日日望江南，将扇寄扬州，权当夫生还，未了救父愿，虽死恨绵绵，为报知遇恩，愿结再生缘。贤妻珍重。……

婉卿抖做一团，信落地上。

(唱) 看罢书信魂飞魄散，
好似五雷轰顶头晕目眩。

(白) 我朝朝等，夜夜盼，
哪料到一别魂归离恨天！

(打开折扇) 陶郎！陶郎！你可随这扇儿回来了嘛？

(接唱) 悔不该让你一人涉万里，
悔不该没与你同去边关。

天天怕你路上遇凶险，
夜夜担心风餐露宿病魔缠。
菩萨前一天三遍勤祷告，
保佑你逢凶化吉早回还。

陶郎啊！

我与你患难之中成知己，
唯有你知我救父意志坚。
有了你我才能终身有靠，
失了你一切寄托化云烟。
想当年赵兄殒命摧我心碎。
看今天陶郎凶信撕我心肝。
人亡财失救父之望已绝断。
怎能不痛心疾首叫苍天。

天哪天！

叫天天不应，
呼地地无言。
只见扇归来，
不见郎君还，
陶郎啊！

见扇不见郎君面。

我的心哪天不在郎身边！

啊？这扇坠……这扇坠哪里去了？

那是我的心哪，怎么丢了？怎么丢了？

玉 娘 妹妹，你这是怎么的啦？

婉 卿 陶郎，我的心哪里去了？

玉 娘 妹妹，妹妹！

（唱）人之生死由天定！

切莫悲痛伤了身！

魏党已经倒了运，

你父定会有佳音。

婉 卿 （精神失常，一把抓住玉娘的手）陶郎，你回来了？可曾见过老父老母？（直

视玉娘)

玉 娘 见到了，他们都挺好。歇息歇息咱们再讲。（扶婉卿坐下）

婉 卿 这就好了！

玉 娘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哪！

兴 儿 （突然跑上 大奶奶，兴儿给大奶奶磕头！

玉 娘 （惊）啊！这不是兴儿么？

婉 卿 啊！兴儿？

兴 儿 大奶奶，我给你磕头啦！

婉 卿 陶郎归来，兴儿哪能不回来？你也辛苦了，快快起来！

兴 儿 谢大奶奶，给大娘磕头！

玉 娘 快快起来，兴儿，（扯到一边）你家相公真的死了么？

兴 儿 相公死了？谁说的？我们家相公好端端的，如今做了大官了！

玉 娘 此话当真？

兴 儿 对着天老爷说话，我不敢撒谎，撒谎下地狱得割舌头！

玉 娘 妹妹！妹妹！慕喜呀慕喜，陶相公做了大官，就要接你来了！

婉 卿 啊？

兴 儿 陶相公在京城做了大官，现在都称他陶大人啦！

玉 娘 妹妹，你就是夫人啦！

婉 卿 噢！……是我做了噩梦了么？……

（看扇渐清醒，猛喝一声 兴儿！）

兴 儿 大奶奶！

婉 卿 （抬手）过来！……过来！ 兴儿愣呵呵地凑上前去，猛打兴儿一个嘴巴）

兴 儿 哎呀，大奶奶！您这是怎么的啦？

婉 卿 你家相公病倒在招商客店，你为何丧尽天良，偷去金银财宝私自逃走？

兴 儿 什么？相公病倒在旅店，我偷了金银财宝？

婉 卿 如其不然，你家相公怎会病死他乡！

兴 儿 相公没病，我也没偷，他也没死。

婉 卿 此话怎讲？

兴 儿 我要是偷了金银财宝逃走了，我还敢来见你么？

玉 娘 这有书信，你且看来！

兴 儿 （看信后）哎呀大奶奶！哪是这么回事啊？我说大奶奶呀！ 数板 他一没病

二没死，编造谎话把你来欺瞒。他在京城捐了官，花了纹银整八千。五品官是虚衔，没职也没有权。千方百计找门路，根本就没去边关。为了做官有实任，竟和吏部侍郎姐配姻缘，他怕我给他露了馅儿，就把我，卖给了拉骆驼的西域客商叫我永远不能把家还。我想爹，我想妈，我这才私自逃跑一路讨饭把家还。我一边走，一边恨，才来向你把信传，大奶奶！你想想他还扇为什么不把扇坠儿还？

玉 娘 那扇坠哪去啦？

兴 儿 他送给侍郎小姐当了定婚礼啦！

婉 卿 哎呀，陶文华！……你你好狠心哪！

（唱）悔当初没看透他的虚伪面，
相信了一次次蜜语甜言。
山盟海誓都是假，
问苍天，难道说这也是命里该然？
救父之事被他误，
受此欺凌怎心甘！

（白）生死与共安清贫，好一个生死与共安清贫……（将折扇抛于地上）（愤怒地）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的飞黄腾达！（气极昏厥欲倒）

玉 娘 （急扶）妹妹！

——幕落

第十一场

（数月后，在苏州王弼原籍家中。）

（在欢乐喧闹的音乐声中幕启，丫环扶王夫人上。）

王夫人 （唱）悬灯结彩摆喜宴，
鼓乐喧天满堂欢。
老身今日称心愿，
门当户对结良缘。
但愿一对小儿女。
夫唱妇随福寿全。

文博古 （上唱）里里外外勤操办，
（礼单送与夫人观。）

老夫人！

王夫人 文先生。劳累你了！

文博古 夫人说的哪里话来，王大人在京亲自嘱，让我回来操办此事，文某理当效劳。

王夫人 事后定要重重谢你！

文博古 那倒不必！啊！夫人！本府、州、县官员、乡宦、士绅送来花红猪酒、贺礼、贺幛，都照礼单收下，发了请帖，贺客陆续来到，我按贵贱尊卑都有安排。只是那前街新搬来的刘夫人，送来八色贺礼，花红一匹，金镶玉盏一对。

王夫人 送来这样厚礼，好大方啊！请帖发了没有？

文博古 早已发了请帖，只是不知那刘夫人何等身份，应该安排哪里就坐合适，请夫人示下！

王夫人 噢！（唱）南街上新搬来一家官眷，

论排场看举动气派不凡。

这人家定然是高官显宦，

从礼单也看出不比一般。

对贵客我自当亲自陪伴，

他来时就请让我这边。

文博古 遵命！

内 声 贺喜官绅宾客到！

王夫人 有请！

众贺客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

王夫人 有劳列位赏光，大家同喜！

内 声 刘夫人到！

王夫人 快快有请！

文博古 有请刘夫人！

婉 卿 （内唱）耳边传来一声请，
（玉娘、丫环陪婉卿上。）

婉 卿 （唱）佯做贺客进内厅。
我心中一腔怒火满腹恨，
他这里贺客盈门要成亲。

旧人哭新人笑他心怎忍，
且看他是何模样假装正经。

王夫人 哎呀呀，不知贵客驾到，老身迎接来迟，望祈恕罪！

婉 卿 岂敢岂敢，恭喜老夫人！

王夫人 大家同喜！夫人请坐。

婉 卿 请坐！

文博古 啊，老夫人！吉时已到，就该让新人拜堂成礼了！

王夫人 就请文先生安排！

文博古 是！吉时已到，就请新郎新娘拜堂成礼！奏乐！

（乐声中宾相簇拥新郎新娘上。）

文博古 （礼赞）才子佳人两少年，

双飞比翼并头莲；

桥成稳渡天河水。

不费红丝一线牵！

拜天地！拜高堂！夫妻交拜！大礼告成！

王夫人 礼应拜过来贺的宾客！

文博古 夫人言之有理，新人拜过宾客！

（新人随礼赞之声拜客。）

婉 卿 新郎官！恭喜呀恭喜！

陶文华 多谢夫人！

婉 卿 陶相公，今日做了名门乘龙快婿，你……好快活呀！

陶文华 啊？……你……你来做甚？

婉 卿 我给你贺喜来了！

陶文华 你……你是何人？

婉 卿 怎么，不认得了？

陶文华 我……我怎么认得你呀？

婉 卿 是啊，你如今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喜配佳偶，官门之婿，哪里还认得我呀！

陶文华 你……你……！

婉 卿 我是向你讨债来了！

陶文华 我欠你何来？

婉 卿 （指新娘胸前戴的玉佩 还我的碧玉扇坠来！）

陶文华 啊，什么碧玉扇坠？满口胡言。

婉 卿 就是那新娘胸前佩戴的玉佩……

陶文华 那那……那玉佩乃是我家祖传之物。

婉 卿 既是你家祖传之物，我来问你，这玉佩只有一支，还是成双成对？

陶文华 这……

婉 卿 （取出自己一支玉佩）大家请看，这玉佩本来是成双成对，一块碧玉雕成，纹理相联，这块刻着“吉祥”二字，那块刻有“如意”二字，成双成对吉祥如意之说你可知道哇！

陶文华 啊……这……

新 娘 （看玉佩上果有“如意”二字，摘下抛去）我不要它！母……亲……！
（玉娘将玉佩拾起。）

王夫人 啊，贤婿！这是怎么回事？

陶文华 啊，她……她是冒认官亲！

婉 卿 你是停妻再娶！

众宾客 原来这位是大娘子，陶相公是娶过妻的！

新 娘 我不嫁了！我不嫁了！母……亲……！（哭）

王夫人 不要吵闹！

文博古 原来这位是大夫人，明白了！明白了！啊，陶大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娶新夫人怎么不与大夫人商议呀？难怪大夫人生气。陶大人，快快与夫人赔个礼吧！

王夫人 文先生，你让我的女儿与他做小不成？

新 娘 我不嫁，我不嫁！ 跑下

文博古 啊，老夫人，我说的是两头大呀！
（对婉卿）唉……年轻人一时糊涂，你就原谅他吧！

婉 卿 文先生，此言差矣，他对我恩断义绝，我已寒心彻骨，奴家今日前来，一不是为了攀亲，更不争什么大小……

王夫人 既不是前来攀亲，又不是来争大小，偏偏今日前来，却是为何？

婉 卿 老夫人哪！
（唱）魏党肆虐我父被难，
我被官卖落勾栏。

他为我命运坎坷常慨叹，
我怜他衣衫褴褛苦饥寒。
赎身后结成夫妻共患难，
山盟海誓比蜜甜，
为救父我托他身带金银进京打点，
哪料到他一去就不回还！

王夫人 原来如此！

婉 卿 （唱）奴在扬州翘首盼，
杜鹃啼血五更残。
那一天忽然得到他信一件，
言说是他病中被盗染黄泉。
惊得我魂飞魄散肝胆裂，
哭得我神魂颠倒成疯癫！
哪料到这却是他把我骗，
陶文华呀陶文华！
你骗了我的身，骗了我的心，
骗了我为你泪流干！
你可以捐官买爵攀权贵，
怎忍心花了我这苦命女子为救父青
楼卖艺攒下的血泪钱？！
你读书识理不自爱，
礼义廉耻抛一边！
我此来就是要当众戳穿你的庐山面
决不与你把亲攀，
你今日既然能负我，
异日里负君负亲负妻负友也必然，
敬告诸位与他交往要防范，
这样人做官又会是什么官？
对列位说清了他的丑恶嘴脸，
告辞了！
道一声打搅众位就回还！

(拂袖下。玉娘、丫环随下。)

众宾客 (议论纷纷) “哎呀呀！陶大人原来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好个美貌的女子，伶牙利齿。”“咱们散了吧！”“哎，送了贺礼怎能不吃喜酒？”“已经拜堂成亲，喜酒还是要吃的！”“真是奇闻，真是奇闻！”(下)

王夫人 陶文华，你……你……！

陶文华 岳母！……岳母息怒！

王夫人 住口！哪个是你岳母，你竟骗到我家来了，好大的贼胆！

(唱)陶文华小奴才欺我忒甚，
你竟敢骗老身娶我千金？

老身难消满腹恨，

小奴才，(打一个耳光)

你你你使我王府丢尽了人！(陶文华跪下)

有你这个大媒证！

(白)文博古，你做的好媒！

文博古 (唱)老朽不知有前情，

王夫人 (唱)如今你声名狼藉人人恨，

我王家怎肯与你再结亲？

(白)吩咐下去，将这骗子赶了出去！

文博古 这桩亲事，朝野尽知，今日已经拜堂成礼，本府州县大小官员以及乡绅邻里都来贺喜，若把亲事做罢，老大人也有举荐非人之罪呀！

王夫人 依你之见？

文博古 这……陶大人，适才这一女子确是青楼妓女？

陶文华 她自己也直言不讳，怎能是假？哎呀！老岳母啊！

(唱)娼妇之言不可信，

她那是满口谎言冒认官亲。

小婿我年轻荒唐一时错，

青楼中逢场做戏怎能当真！

王夫人 那一双玉佩又待怎讲？

文博古 (唱)那本是他陶家祖传之物，嫖院时给一支讨她欢心！

陶文华 是啊！

(唱)行婚礼突见她来我心慌乱，

小婿我一时糊涂未说分明。

王夫人 那捐官的金银？

文博古 （唱）陶大人本来是家富巨万！

陶文华 （唱）何曾用她半分文！

文博古 （唱）刁娼妇冒认官亲大闹花堂犯重罪！

陶文华 （唱）该扭送到官府治以重刑！

文博古 （唱）大堂上能将她活活打死！

陶文华 （唱）让官府出布告以正视听。

王夫人 （唱）明知说的是假话，
（看今天也只好真做假来假做真。）

文先生，那娼妇冒认官亲大闹花堂，罪该万死！你速带家奴扭送官府严加治罪！

文博古 遵命！（下）

陶文华 岳母！……

王夫人 哼，前面陪客去吧！

陶文华 小婿遵命。（下）

丫环 （急上）老夫人，不好了，小姐要寻死上吊哭昏过去了！

王夫人 啊？快去看来！嘿！这是那里说起！

——幕落

第十二场

当天下午，在巡按衙门二堂。

赵云昌声：“将罪犯押了下去！退堂！”众声“啊”！

赵云昌官服上，文博古随上。

赵云昌 （唱）文先生率家丁送来罪犯，

文博古 （唱）贼娼妇大闹王府理不端。

赵云昌 （唱）未审问先打四十板收监待判，

文博古 （唱）不将她活活打死你舅母怎能心甘！

赵云昌 哎，文先生，一无诉状，二无口供，大堂之上不曾审问活活打死，怎好结案？

文博古 这……！

赵云昌 文先生请坐！本官昨日巡按到此，尚未得暇到府上拜见舅母大人，更不知道表妹喜事，未送贺礼，望祈文先生转告舅母大人海涵！

文博古 老朽也是适才听说赵大官人巡按本府，才将犯妇扭送到此，顺便也是为了看望大官人，大官人冤案昭雪官复原职可喜可贺！

赵云昌 多谢文先生挂怀。

（玉娘内喊：“冤枉啊！冤枉！”）

中 军 报！（上）启禀大人！外面有人喊冤！

赵云昌 有何冤枉，状告何人？

中 军 状告吏部王府，仗势残害良民！

赵云昌 民告官要先打后问！

中 军 她等情愿挨打也要伸冤，有诉状在此，大人请看！（呈诉状）

赵云昌 呈！（接诉状）待我看来。（看诉状惊）哎呀！文先生！有人替那娼妇喊冤，状告王府，你看如何是好？

文博古 （看诉状）大官人哪！老朽有一言奉赠不知当讲不当讲？

赵云昌 愿听先生指教！

文博古 大官人，顾全王府家体面要紧哪！

（唱）公堂之上耳目众，
怎样审理要思忖！
顾了人情公道失，
顾了公道失人情！
自古以来为官断案讲“四顾”，
不讲“四顾”难立身！

赵云昌 何为“四顾”？请问这一，

文博古 （唱）一顾顾大不顾小。

赵云昌 官官相争，要顾大不顾小。

文博古 （唱）二顾顾官不顾民。

三顾顾活不顾死，

赵云昌 嗯……这四顾呢？

文博古 （唱）四顾顾富不顾贫！

你要想在官场安身立命，

屈小民全大体官场常情。

赵云昌 多谢文先生指教！只是此案，……我与王府本属亲眷，就是秉公而断，也难避嫌疑，要推出不管……

文博古 使不得，使不得！

赵云昌 如其不然，就劳文先生传话，请舅母与妹丈陶大人前来共同商议，你看如何？

文博古 嗯，这也甚好。

赵云昌 你只把犯妇扭送前来，尚无诉状，你也补个状子……

文博古 对对，应该写个状子，老朽这就回去。

赵云昌 恕不远送！

文博古 岂敢岂敢！

赵云昌 （看状子 柳玉娘为柳婉卿喊冤……

难道刚才打的是她么？哎呀！我只知婉卿妹早已殒命，哪料到还在人间受欺凌！悔不该大堂上妄把刑动，错打了婉卿妹痛在心胸，我那婉卿妹呀！你这苦命的人哪！原告是我亲舅母，被告又是柯婉卿！过往事今日里不好明讲，这公案怎了却倒要三思而行！

（内声：王夫人、陶大人到。）

赵云昌 有请！

（王夫人，陶文华、文博古上。）

王夫人 甥儿！

赵云昌 舅母！

王夫人 云昌儿，想杀我了！（哭）

赵云昌 舅母大人，孩儿昨日到此，公务繁忙，不曾前去拜望，望乞恕罪！

王夫人 不必如此，文华儿，这就是你家表兄赵云昌。

陶文华 啊？卑职常州知州陶文华叩见大人！

赵云昌 免礼！请坐！

文博古 老朽已把状子写好，请看！

赵云昌 好！（接过一瞥，放桌上）

王夫人 云昌儿！闻得有人将我王家控告在案……

赵云昌 正为此事，特请舅母大人与贤妹丈前来商议。

王夫人 依你之见？

赵云昌 孩儿乃代天巡狩，巡察江南，若徇私情，有负皇恩，若公堂审理，恐怕有碍舅

父舅母与陶大人的体面，此事莫若私了的好！

王夫人 怎么私了？

赵云昌 趁此夜间，请你陪我在这二堂审问，审明察情，该杀就杀，该放就放，神不知鬼不觉，外人无从知晓！你看如何？

王夫人 一个娼妇，当堂打死，又待何妨，何必多此一举！

赵云昌 魏党肆虐，冤案累积如山，如今魏忠贤已死，难道还让孩儿不明不白就打死小民再造冤案不成？

王夫人 文先生有何高见？

文博古 赵大官人说的有理，二堂夜审，此计甚好！

王夫人 如此就依我儿！

赵云昌 这就好了！中军何在？

中 军 到！（上）大人有何吩咐？

赵云昌 本院在此二堂审理罪犯，传令校尉外厢侍候！

中 军 大人有令！二堂审理罪犯，侍候了！

（校尉幕后喊堂威。）

赵云昌 传柳玉娘二堂回话！

中 军 大人有令！柳玉娘二堂回话！

玉 娘 遵命！（上）小女子叩见大人！

赵云昌 下跪女子我来问你，你呈诉状，状告何人？有何冤情？

玉 娘 我告那陶文华忘恩负义，诬良为娼陷害好人！

陶文华 民告官就该先打四十大板，请按院大人动刑！

赵云昌 问个明白，再打不迟。柳玉娘，你告陶文华忘恩负义有何凭证？

玉 娘 他二人结亲是我做的媒证，现有他二人定情之物在此，大人请看！

（呈折扇，并将一双玉佩带了上去。）

赵云昌 这扇子上面写的是“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孽海几度春……”

陶文华 按院大人这是卑职年轻之时一时放荡，寻花问柳，逢场做戏，……

赵云昌 这首诗确是你二人唱和之作，又是你二人亲自写在这扇儿上的么？

陶文华 是的，是的。

赵云昌 不是真的婚配？

陶文华 大人休听她一派胡言！

赵云昌 噢！那一女子，你还有什么凭证？

玉 娘 这还有陶文华亲笔书信一封，他二人夫妻名分是真是假，大人一看便知！

赵云昌 陶大人！你看这书信是真是假？

陶文华 不看也罢！纯属伪造！

赵云昌 这书信与扇子上的笔迹可是半点不差呀！

陶文华 啊！这……

王夫人 云昌儿！老身有些困倦，此案不审也罢！

赵云昌 舅母不必着忙，让他讲完才是！ 拍惊堂木 柳玉娘，往下讲！

玉 娘 陶文华假报死信诬骗婉娘，用婉娘救父之银纳币捐官丧尽天良！

赵云昌 原来陶大人的官是捐来的呀！

陶文华 捐官也不曾用过她的银子！她乃娼妓同伙，前来讹诈，做不得人证！

赵云昌 是啊！你乃娼妓同伙，做不得人证啊！

玉 娘 现有他的书童兴儿就在衙前等候，将他传来一问便知真假！

赵云昌 中军！

中 军 在！

赵云昌 传兴儿二堂回话！

中 军 大人有令！兴儿二堂回话！

兴 儿 来了来了！（上）兴儿给大人叩头。

赵云昌 啊！陶大人，这人可当得人证？

陶文华 按院大人！这是我家逃奴兴儿，今既拿到，就该活活打死！

兴 儿 我不是逃跑的，我是叫他卖了的，大人给我做主！

陶文华 这小厮好吃懒做，被我打了几板，怀恨在心，偷了金银私自逃走！

赵云昌 兴儿！你乃陶家奴才，为何偷了金银背主而逃？

兴 儿 那是他赖我，小人这里有诉状。大人请看！

赵云昌 呈上来！（看过，点头）陶大人看看是真是假，若是诬告主人就该活活打死！

陶文华 不看便知，挟嫌诬告。

赵云昌 舅母大人请看！

王夫人 老身实在困倦，这就回府！

赵云昌 舅母大人不必着忙，案情已经明白了！本院巡察江南，究查魏奸党羽。魏忠贤卖官鬻爵，他就纳币捐官……

陶文华 卑职捐官是按朝廷律例……

赵云昌 那是魏忠贤篡权乱政之时！凡纳币捐官者皆有所图，非图光耀门楣，欺压乡

里，即图盘剥小民，藉以自肥，此皆魏奸祸国之弊端，必须彻查严办！

王夫人 （扯赵生衣）啊！我儿，他可是你的妹丈啊！

赵云昌 舅母但请放心，为了舅父的名声，孩儿知道怎样处置！

陶文华 赵仁兄，妹夫可不是魏奸党羽哟！

赵云昌 那捐官的钱财是哪里来的？

陶文华 啊？……这……

赵云昌 为官当为民父母，你来上任，就这般丧尽天良残害无辜，让我怎么了断？

兴儿玉娘 小人冤枉啊！请按院大人做主！

赵云昌 文先生！你这诉状上说她是娼妓，她已从良，为何还叫娼妓？

文博古 嗯……这……

赵云昌 你带人闯入良民人家捉人，可有官府拘票？

文博古 啊？……这……

赵云昌 文博古，陶某纳币捐官经你之手！攀附权贵你是媒人，如今又擅率家奴闯入良民人家扭送妇女，该当何罪？

文博古 老朽一时糊涂。（跪）

赵云昌 来人啊！拉下去重打四十。

众校尉 啊！（二校尉上）

文博古 哎呀按院大人，小老儿是奉老大人和老夫人之命，不敢不为！

赵云昌 一派胡言！我舅父吏部侍郎，我舅母诰命夫人，世受皇恩，历来奉公守法，怎能让你胡作非为？扯下去打！

众校尉 啊！

王夫人 且慢！云昌儿，打狗还要看主人！

赵云昌 舅母大人！似这等刁钻老儿，目无王法，背着主子不知干了多少坏事，还要反咬主人一口，若不从严惩治，岂不坏了舅父的官声和王府的清名，拉下去打！

二校尉 啊！

文博古 哎呀大人，小人愿招！小人愿招！

赵云昌 你将这纳币捐官，王府招亲，诬陷良民之事讲个明白，若再推托搪塞，你命休矣！

文博古 大人息怒！小人从实招供！

赵云昌 画供！

（文博古画供，中军为之呈上。）

赵云昌 （看状）朝廷大员有你这样足智多谋之人出谋划策，怎能不廉洁奉公！请舅母过目！

王夫人 我不看了！

赵云昌 哎呀！陶大人，你纳币捐官填报祖籍身世之时，说是没有妻子，这可是欺君之罪呀！

陶文华 这……岳母大人！

王夫人 啊！云昌儿！你……

赵云昌 这有上方宝剑，犹如天子在此，孩儿怎敢上欺天子！

陶文华 按院大人！卑职乃朝廷命官，又是吏部王大人亲属，大人当此卑贱小民之面羞辱于我，岂不有失官体！

赵云昌 哈哈……卑鄙无耻之徒，尚凭头上乌纱装腔作势，鄙视黎民，真是天理何在，王法何存？校尉们听了！

众校尉 啊！

赵云昌 （唱）忘恩负义反诬告，
伤天害理罪难饶，
摘下他的乌纱帽，
剥下他的绣罗袍！
拉下重打八十板，
看他肯招不肯招！

（白）拉下去重打八十！

二校尉 啊！拉陶生行刑，旋拖上 行刑已毕！

陶文华 大人开恩！犯官知罪了！

赵云昌 画供上来！

陶文华 遵命！（写供画押，呈上）

赵云昌 （看过供词）本院依法革除官职，暂押大牢，奏明圣上再行定罪，押了下去！

众校尉 啊！（押陶生、文博古下）

赵云昌 舅母大人！你看孩儿此案断的怎样？

王夫人 你打的好！断的也好！你忘了当初我怎样对待你了！

赵云昌 你已看清陶文华的为人，孩儿不如此，怎能保全舅父的官职和王家的名声！

王夫人 哼，这就回府！

赵云昌 恕不远送。中军，带兴儿门房歇息！

中 军 遵命 随我来（带兴儿下）

赵云昌 玉娘！（玉娘急忙跪下）大姐！

玉 娘 啊！你……？

赵云昌 玉娘大姐，我就是赵云昌呀！

玉 娘 啊？你就是赵……赵大官人哪！你不是死了么？

赵云昌 怎么说我死了？我这不好端端的在此么？

玉 娘 哎呀！赵大官人！可遇见你了，快点搭救婉卿妹妹吧！

赵云昌 那是自然。

中 军 报！（上）广东巡抚柯大人官船已到江岸，请大人前去迎接！

赵云昌 传令备轿，本院江岸迎接柯大人。且慢，快去牢房请柳婉卿前来！

中 军 是！（下）

赵云昌 玉娘大姐，婉妹之父冤案昭雪，官船已到，本院即刻前去迎接，婉妹与父母就要团聚了！取出一双玉佩，自己留下一只，递玉娘一只 这玉佩有劳大姐转交婉妹……

玉 娘 这……！婉妹失了清白名，而今又失清白身……！

赵云昌 咳！她乃受难深重之人，本院深知她有一颗清白的心哪！

玉 娘 噢！（接玉佩）

赵云昌 我去迎接柯家二老，稍时即回。

玉 娘 赵大官人请！

（赵云昌下。）

中 军 里面请！

婉 卿 （上）姐姐！姐姐！

玉 娘 妹妹！妹妹！

（二人抱头痛哭。稍顷，婉卿巡视周围，有些惊诧。）

婉 卿 姐姐，这是什么所在？

玉 娘 这是巡按衙门的二堂。

婉 卿 姐姐怎么来到这里？

玉 娘 我是替你喊冤来啦！

婉 卿 咳！如今官官相护，哪会有人替我们做主！

玉 娘 妹妹，按院大人已将陶文华押入牢狱，替你伸冤报仇了！

婉 卿 啊！按院大人是个清官哪！

玉 娘 清官？你知道按院大人他是谁么？

婉 卿 他是哪个？

玉 娘 他就是你朝思暮想的赵云昌。

婉 卿 怎么？他不是死了么？

玉 娘 那都是陶文华骗了咱们，赵公子已经平反，官复原职了！

婉 卿 原来如此！

玉 娘 还有一喜哪！你父亲冤案已经昭雪，当了广东巡抚，你父母的官船已到 赵公子前去迎接去了，这不是双喜临门么？啊！

婉 卿 啊！ 喜极泪下 爹爹冤案已然昭雪？待我谢天谢地！ 跪拜天地

玉 娘 妹妹！这是玉佩，赵公子让我交给你，今天总算人成双玉成对，成双成对了。

婉 卿 此乃赵家祖传之物，理应归还赵公子！……小妹已是再世之人，无颜再戴此物了！

玉 娘 妹妹！你隔帘卖艺用心良苦，虽然曾嫁他人，乃是受人所骗，那怎么能怪你呐！

婉 卿 当初……我保了清白身，失了清白名，而今，……我还有何脸面再见赵兄。

玉 娘 赵公子说，他深知你有一颗清白的心哪！

婉 卿 ……

玉 娘 妹妹，赵公子对你诚心实意，你可不要辜负了他对你的一片深情啊！（将玉佩塞入婉卿手中）

（起三更。）

婉 卿 小妹方寸已乱，你……

玉 娘 啊！你好好想想吧！ 下

婉 卿 咳！（看玉佩）几经坎坷，玉已成双，可这人儿……能成对么？

（唱）都道我熬出头可随心愿，
哪知我心潮起伏波浪翻。
谁不知我出身青楼妓院，
好哥哥他还是情深意绵。
面对他真诚实意我越羞惭，
名节失怎好与他再续前缘！
哥哥他体谅我世俗难容我，
遭人家背后议论怎好为官。

将给他带来的只能是痛苦和灾难，
岂不是团圆不如不团圆，
这世间人分尊卑和贵贱，
渗透人情彻骨寒。
父母若与我见面，
徒加烦恼和难堪。
多年来忍辱偷生要为老父雪冤案，
今日里冤案已雪父母还。
既然已经偿宿愿，
何必苦苦恋尘寰？
落发皈依佛门去，
黄卷青灯赎罪愆。
该决断时早决断，
赵兄啊！

愿你我有缘就结再生缘！

看墙上有宝剑，拔出宝剑，削发一绺并玉佩一起放好。

赵兄啊赵兄！愿你善自珍重！小妹去了。

（合唱）正在悲时悲又喜，
正在喜时喜转悲。
毅然遁入空门去，
来日如何有谁知！

（在音乐声中婉卿徐徐走去。）

——幕徐落

1983年10月大连评剧团演出

加林与巧珍（节选）

（辽南影调戏）

编剧 刘永峰

取材于根据路遥中篇小说《人生》

剧情简介

民办教师高加林，被县劳动局干部马占胜以不正当手段挤掉职务，被迫回乡务农。农村姑娘刘巧珍向他献出真挚的爱情。高的叔叔当上县纪委书记，马占胜见风转舵，走后门把高弄到县委机关当上通讯干事。后来，高与同学黄亚萍相恋，断绝了与巧珍的爱情。高的叔叔坚持原则，撤掉马的职务，并将高清退回乡。高回乡时，正赶上伤心不已的巧珍嫁给她不爱的富裕农民马栓。雪？待我谢天谢地！

时间 新旧交替时期。

地点 人生的岔道口。

人物 刘巧珍——女，高家村青年，23岁。

高加林——男，高家村青年，24岁。

黄亚萍——女，县广播员，24岁。

马栓——男，马店村青年，25岁。

刘巧英——巧珍姐，30岁。

刘立本——巧珍爹，55岁。

高母——加林妈，60岁。

马占胜——男，县劳动局干部，40岁。

三猴子——男，高家村青年，20岁。

妇女甲、乙，女教师，老爷爷，群众若干。

第四场 送别

通往县城的山路上。

蓝天白云，高山流水，山道弯弯，百花竞开。

幕启：巧珍和加林拎着装有脸盆牙具的网兜，载歌载舞上。

刘巧珍（唱）一对小燕飞进村，

高加林（唱）高山流水响似琴。

刘巧珍（唱）彩蝶翩翩纷纷舞，

高加林（唱）道旁花儿吐芳芬。

刘巧珍（唱）山道弯弯怕走尽，

难舍难分心上人。

高加林（唱）时来运转把城进，

柳暗花明又一村。

刘巧珍 加林哥，我给你做了件新衣服，来，穿上吧。（为加林穿衣、系扣、拍灰）

高加林 巧珍，我真拔不动腿了！

刘巧珍 加林哥，你别总想着我……我也舍不得你走，这里的山山水水也舍不得你走……咱农村哪一摊不需要你这样的人啊！可是高明楼、马占胜他们总不让你发挥作用！你一身的才能，窝在咱们的山沟里确实施展不开，还是走吧，别把你糟塌了……

高加林 巧珍，你真好！

刘巧珍 加林哥，你走吧，家里什么事也别牵挂，有我呢！

高加林 唉，要说不牵挂是假，我母亲年岁大了，挑水打担的……

刘巧珍 我来！

高加林 房子也漏……

刘巧珍 我修！

高加林 可你爹不会答应的！

刘巧珍 我硬是那样，他也没办法！

高加林（抓住巧珍的手）巧珍！我永远也忘不了你！

刘巧珍（胳膊被碰了一下 哎哟！

高加林（急问）那天你爹打你了？

刘巧珍（含笑）没……

高加林（心疼地 还没，你这胳膊怎么了？

刘巧珍 （忙掩盖着）别看……

高加林 （气愤地）你爹真是玉皇大帝！

刘巧珍 （柔和地）你别骂他……他那是在气头上……过后，他也难过得流了泪……
（刘立本扛着锄头上。）

高加林 哼，他要是再……（忽然一吓，慌忙将巧珍挡在身后，等待着最严厉的惩罚）
（可是刘立本只是瞪了他俩一眼，沉着脸子走过去，突然转过身，似乎想上前说点什么，但皱了一下眉头，走去。）

高加林 （惊奇地）啊？默许了？（狂喜地）嗨！（忽然又惊呆了）（刘立本又停下。）

刘立本 （始终不放脸）要好，就好到底，别今儿个好明儿个坏的，混出个样儿来！……哼。
（下）

刘巧珍 加林哥，你别见怪。我爹就这脾气，刀子嘴豆腐心。

高加林 嘿，其实你爹也多余担这份心。我已经捧上铁饭碗了，就不至于再落魄了！不落魄，就比当农民强得多！
（妇女甲、乙、三猴子等人扛着工具上。）

高加林 （亲热地）大嫂，我要走了……

妇 甲 （冷淡地）好啊，既然出去了，就好好干吧。

妇 乙 哎，我说，你行啊，你挺有门啊！

三猴子 哼，像咱这没门没窗的钻一辈子牛腩吧！

妇 乙 这样的熊事，广播里天天批，还天天有！

一青年 唉，你别着急，这股风啊早晚得刹住！怎么走的，还得怎么回来！

妇 乙 要回来才丢人哪！

三猴子 这就叫走时容易回时难！
（众人洋洋不睬地下。）

高加林 （解嘲地）嘿，人总是这样，你落魄时，他同情你；你走运了，他又嫉妒你。

刘巧珍 （若有所思地）加林哥，听他们的意思，好像你是……

高加林 走的后门是不是？哈哈，我叔叔现在还没到县里，我走谁的后门？马占胜他们过去把我撤错了，现在再把我改正过来，也是应该的！而且我这有合法手续！

刘巧珍 （自语地）就怕是合法不合理呀。前几天广播里说，有的县正在搞清查，不合理进城的都退回去了。加林哥，我不会说话，你别生气，啊！如果是这样，咱

还不如不去了，以后从正道上走吧！

高加林 什么？（温和地）巧珍，你放心，即使有点不合理，我也会努力工作弥补上去的。俗话不是说，一俊遮百丑吗？请你不用担心。巧珍，你再送送我吧！

刘巧珍 嗯。

（乐起，圆场。）

刘巧珍 （唱）送哥送到岔道口，
脚步难抬心中忧。
倘若是把后门走，
最好此处把步留。
将来社会风气扭，
回来见人怎抬头？

高加林 巧珍，你不舒服吗？那你别送了，回去吧，啊？

刘巧珍 （唱）送哥送到青龙山顶，
高山顶上一棵松。
传说它是望夫树，
日夜望夫眼睁睁。
你若回家早来信，
巧珍树下将你迎！

高加林 好，我要是回来，一定告诉你。巧珍，你回去吧，啊？

刘巧珍 （唱）送哥送到大马河畔，
水冲石桥浪花翻。 搬石头铺桥，踏上试试稳不稳
（接唱）假若你有事回家转，
我立刻接你到河边。
如果石桥被冲断，
巧珍愿做渡哥船！

高加林 （感动地抓住巧珍的手静静地看着）巧珍，你真美！（忽然想起了什么）
啊，巧珍，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刘巧珍 噗嗤一声笑了 嘿嘿……加林哥，你怎么啦？

高加林 啊，想起来了。是一位俄罗斯画家画的一幅油画，那上面的姑娘和你一模一样！——只是她的头上围了一条鲜红鲜红的头巾……巧珍，我上班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一定给你也买一条那样的头巾！

刘巧珍 加林哥，你真好！（一头扑在他的怀里）

——灯暗·幕落

第五场 探望

一个月后。

高加林的办公室兼宿舍，床头上放着一条鲜红色的头巾，墙上挂着琵琶；透过窗户可见城镇的楼房和烟囱。

幕启：神采飞扬的高加林穿着巧珍做的衣服，正伏在桌上写文章。一会儿凝目沉思，一会儿奋笔疾书，颇有一番得意之色。

高加林 （唱）高加林坐进了县委办公楼，
当上了通讯干事别提有多牛。
会场里串啊机关里走，
县里的头头脑脑和我都挺熟。
笔头子硬啊我才气露，
挎着个照相机我大出风头。
万般如意真美透，
就有一事我害了愁。
我来这里三天后，
亚萍就上门来追求。
话里话外把情露，
眼睛看我都带钩。
（忽然发现床头的红头巾，拿起来紧紧地贴在胸怀）
（唱）我和巧珍情意厚，
心里怎能把她丢。
喜新厌旧不能够，
冷却亚萍把心收！
（黄亚萍一身时髦打扮，拿着一件新式样的男上衣，）
（敲门。）
高加林 听，准又是她来了！（不理）

(黄亚萍再敲。)

高加林 (正襟危坐 屋里没人!)

(黄亚萍溜到窗前往里看,一笑,又退回门前,三次敲门。)

高加林 (见其还没走,气得躺到床上蒙头打响了呼噜)

黄亚萍 (学着别人的腔调咳嗽一声)哼!屋里有人吗?

高加林 (一惊而起)王书记?

黄亚萍 (窃笑,依然学腔 不像话!大白天睡觉!

高加林 (慌忙开门)啊,王书记,我没……

黄亚萍 (破门而入,哈哈大笑)啊哈哈……

高加林 (哭笑不得 你……

黄亚萍 你为什么不开门?

高加林 我,我……

黄亚萍 别害怕,大秀才,我不会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是来向你做最后告别的!

高加林 出差去?

黄亚萍 不,永远离开这里!

高加林 啊?为什么?

黄亚萍 我爸爸要转业到南京工作,我也要调过去,我再也不能广播你的稿子了。

高加林 (怅然若失地)你、你愿意走吗?

黄亚萍 我当然愿意!南方是我的家乡,我从小生在那里,尽管后来跟父母到了北方,但我梦里都想念我美丽的故乡……(取下琵琶用古曲弹唱)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高加林 (神往地和着曲子朗诵着)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黄亚萍 南京离杭州很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

高加林 唉，那些地方，我这一辈子是去不成了！

黄亚萍（热烈地）你想不想去？

高加林 我联合国都想去！

黄亚萍 要是自己在那些地方玩，也没什么意思！

高加林 你可以找一个朋友嘛……

黄亚萍 我已经找下了！

高加林（不为所动）噢，祝你们幸福！

黄亚萍（大失所望，愤愤地）可他是个冷血动物！

高加林（被刺了一下）他是……（冷静）是不大好。

黄亚萍（再次失望，继而眼珠一转）我求我爸爸把他也转到南京去，我爸爸说，不行，他是后门上来的！

高加林（一惊）谁？

黄亚萍（赌气地）你！

高加林 啊？

黄亚萍（噗嗤一笑）……

高加林 你爸爸听谁说的？

黄亚萍 哈哈！看把你吓的。我这是蒙你啊！

高加林（气恼地）你？！

黄亚萍（亲切地）加林！

（唱）加林你请坐下听我细说，
亚萍我思想你如成疯魔。
曾幻想与你挽臂凉亭里坐，
曾幻想与你并肩弹琴唱歌，
曾幻想咱同骑骏马山涧上过，
曾幻想咱同游大海劈浪戏波。
你突然露峥嵘我心中格外乐，
我盼你跟我家转到南京去生活。
让爸爸通过关系调你到报社——

高加林（接唱）黄亚萍一番话激动我心窝。

当记者胜似现在这个工作，

大城市比小县城可要强百折！
亚萍她一片真情来爱我，
能和她一起生活要浪漫得多！
再者说我后门工作总觉得忐忑，
倒不如远走高飞把现实超脱！
猛然看见红头巾，心情矛盾地接唱
可是我想起巧珍又难割舍——
巧珍风尘仆仆地夹着包和巧英上。

（接唱）巧珍我进城来看加林哥！

刘巧英 就在这里啊？

刘巧珍 （兴奋而又紧张地）嗯……

刘巧英 那你快进去吧，我去帮马栓了望了望车。

刘巧珍 （瞧瞧自己的衣服为难地）姐姐，（将包塞给巧英）你替我送给他吧，我就不进去了。

刘巧英 哟，你特意来看他，你还……

刘巧珍 你看我刚才往车上扛檩子把衣服都划破了，我怎好意思去见他。

刘巧英 嗨，你为他家买檩子修房子，他还能嫌弃你？（将包又塞给巧珍；取下自己的围巾，围在巧珍肩上）

黄亚萍 （拿起衣服，走近沉思的高加林）加林，我叫爸爸从南京给你捎了一件时兴衣裳，你试试！

高加林 呀，这能穿出去吗？

黄亚萍 这衣服大城市都普及了！来，试试看！

高加林 （无奈，扒下巧珍做的上衣，让亚萍给套上新衣）

黄亚萍 （拍手）哎呀，太帅啦！你刚才多土气！快照照……

刘巧英 （拍拍妹妹肩）好了，破地方看不见了，快去吧，等走时我们来喊你！（下）

刘巧珍 （犹豫地把门推开）

黄亚萍 （一怔，厌烦地）你是谁？你怎么这么不礼貌，连门都不敲！

刘巧珍 （惶惑）我、我找高加林，他、他不在这儿吗？

高加林 （惊讶地）巧珍！

刘巧珍 加林哥！（欲扑过去，又止。偷偷地看了黄一眼）

黄亚萍 （警觉地旁白）这是什么意思？

高加林 （对黄）这是我妹妹！

黄亚萍 妹妹？我没听说你还有个妹妹！

高加林 噢，是叔伯妹妹。嘿嘿……

黄亚萍 叔伯妹妹？那上次卖豆芽菜，她怎么叫你高老师？

刘巧珍 哈哈，真有意思！你们知识分子就是细心！

黄亚萍 不，是他的马脚露得太多了！

高加林 噢，亚萍，你去给我打一壶水。

黄亚萍 （使性地）哟，你干嘛支使我呀？我是你的下级吗？

刘巧珍 （热心地）加林哥，水在哪？我去给你打。

高加林 （神情难堪地）噢，不用了。

（唱）本想把三角关系巧遮盖，
谁知她立刻让我下不来台。

黄亚萍 （唱）他妄想把我支使走，
我偏要把他们关系弄明白！

刘巧珍 （唱）他二人神情变化有点怪，
是不是巧珍今天不该来？

高加林 （唱）这一个冷眼将我看，
那一个直把手指掰，
我在中间不自在，
不由汗水挂满腮。

黄亚萍 （唱）他的事业正在发展，
小小县城岂能久呆。
农村姑娘他若爱，
简直是把玩笑开！

刘巧珍 （唱）同志之间常来往，
来往有啥不应该？
他已和我成恩爱，
我千万不能胡乱猜！

看，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坐啊！你们接着谈吧。

（大方朴实地这儿摸摸，那儿看看）被子好拆了，棉花也好絮了。看这堆衣服，我给你洗洗去。（随手将肩上围巾拉下来，扔到床上，欲拾掇衣服）

（加林和亚萍猛然发现巧珍肩上的破洞，不由同时一愣。加林慌忙上前一步，挡住亚萍视线；亚萍忍俊不禁，噗嗤一笑；巧珍一惊，赶忙抓起头巾披在肩上；亚萍哈哈大笑，冲出门外下。）

（加林羞恼地一屁股坐下来；巧珍惶恐地望着加林……

高加林 （沉默片刻）巧珍，你怎么来的？

刘巧珍 噢，我是坐马栓的车……

高加林 （疑问地 你坐他的车？

刘巧珍 （赶紧解释）我和姐姐走在半道上碰见的，……

高加林 你们来干什么？

刘巧珍 我姐姐是赶集，我是……

高加林 嗯？

刘巧珍 上次你走时，我就看你的行李太单薄了，我把俺家那张狗皮褥子给你拿来了。

高加林 （往门外瞧瞧）哎呀！狗皮褥子拿到县委机关里来，毛烘烘的，人家看见不笑话吗？

刘巧珍 （边说边打开包袱）狗皮暖和……

高加林 （严厉地 我不冷，你别拿出来！

刘巧珍 （被吓住了）那、这……

高加林 （觉得有点过分了）噢，巧珍，快吃午饭了，你先等着，我到食堂打饭去。

刘巧珍 不吃了，我一点也不饿，我得赶快回去。

高加林 怎么这么急三火四的？

刘巧珍 噢，我叫马栓的车给捎了几根檩子……

高加林 檩子？

（巧英上，马栓拿着鞭子腼腆地跟上。）

刘巧英 马栓，快来呀！——这不，都在这儿！

高加林 大姐，你们来啦？

马 栓 （不好意思地）高老师，嘿嘿……

刘巧英 （对加林）今天多亏遇着马栓的车，要不，巧珍买的檩子，还得叫你找车呢！

高加林 什么檩子？

刘巧英 给你家修房用的。

高加林 哪来的钱？

刘巧英 巧珍上半年分的红。俺爹说：“别往家交啦，你留着吧。”她就……

刘巧珍 （阻止地）姐姐……

马 栓 高老师，你真有福，嘿嘿……她为你装车，把衣服都……

刘巧英 可不！死丫头还死要脸呢。就划破了一点，都不好意思来看你了……

刘巧珍 姐姐！看你……

高加林 （恍然大悟，百感交集）巧珍！我……！

刘巧英 巧珍，你今个能走吗？

刘巧珍 走……

马 栓 不走也没关系，我给你送去，保证一根不能少！

高加林 （诚心地）巧珍，要不，你就住两天……

刘巧珍 不，走！大娘缸里的水不多了……（盯视一会包袱，慢慢拿起来）

刘巧英 哎，这不是给加林的狗皮褥子吗？怎么又……

刘巧珍 （赶紧夹起来）噢，这是他的换洗衣服，我带回去，洗一洗……

高加林 （感动地拿下包袱）巧珍，我自己洗吧……

（黄亚萍含笑上。）

黄亚萍 怎么，要走啦？

高加林 （没理会）巧珍，你等等！ 捧起红头巾深情地给巧珍披在肩上 走！（同众下）

黄亚萍 哼！（气恼失望，烦躁不安，推门进屋，摔摔打打）

（马占胜神情紧张而又心怀叵测地上。）

马占胜 （唱）马占胜，心里惊，
我后门严重要查清。
急得我，忙不停，
上上下下搞串通。
落水之人急了眼，
我抓住加林不放松！（敲门）

黄亚萍 谁？进来！

马占胜 噢，小黄呀？加林呢？

黄亚萍 刚出去。

马占胜 怎么样？小黄？和加林的关系有发展吗？

黄亚萍 你怎么知道？

马占胜 嘿，因为你们俩郎才女貌的太般配了！尤其加林这个小伙子，太好了！比你小

黄优点多！

黄亚萍 那是当然。

马占胜 唉，可惜啊！

黄亚萍 （怔）可惜什么？

马占胜 弄不好，他又要回家种地了！

黄亚萍 为什么？

马占胜 他是我从后门给弄进来的。

黄亚萍 啊？有人揭发了？

马占胜 还没有，但是告了我其他的问题。

黄亚萍 那与加林有什么关系？

马占胜 因为他叔叔正在查我的问题。

黄亚萍 你想要挟加林吗？

马占胜 这说哪去啦！我能那么不是人吗？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能打出这张王牌的……（忽觉失口）啊！你别误会。我只是想让加林去求他叔叔，给我留点情面。

黄亚萍 （略微思考一下）这个他可以办到。

马占胜 那么，我什么时候来听信？

黄亚萍 半月之后。

马占胜 一言为定？

黄亚萍 好啦。你可以走啦！

马占胜 （欲走）哎，小黄啊，你可得把话给我传到啊！这事可不能打哈哈！要知道，我和加林是一根线上拴的两个蚂蚱呀！要是他叔叔把我逼到死胡同里，别说我老马狗急跳墙！嘿嘿，你别介意，我这是玩笑话……好，你保重，祝你们天长地久！（下）

黄亚萍 哼，卑鄙！

（高加林上。）

黄亚萍 （死死地盯着他）哼！

高加林 （没看她）你还没走？

黄亚萍 那个姑娘是谁？

高加林 你已经知道了。

黄亚萍 你想和一个土里土气、文化不多的乡下姑娘结婚？

高加林 不错。

黄亚萍 这是堕落！

高加林 住嘴！……我落魄遇难，黄尘满面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城里的小姐来爱我？！
（倒在床上）

黄亚萍 啊？你干吗这么凶？我爸爸也没对我发过这么大的火呢！

高加林 （不理）……

黄亚萍 （忍了忍，轻轻地推了推他）加林，你先别发火，咱们还是来考虑考虑你的处境吧。

高加林 （不理）……

黄亚萍 哎呀！你这个人真犟！你听着，马占胜说你是从后门来的！

高加林 （一跃而起）啊？

黄亚萍 别惊慌，他是有条件的。他让你去找你叔叔。

高加林 这不行！他是个铁面无私的人！他不会为了庇护我而放弃了他的职责。

黄亚萍 那你就等着被清退回去？

高加林 （如雷轰顶）啊？！

黄亚萍 再次当农民？

高加林 （恐惧异常）啊？不！

黄亚萍 那你的办法呢？

高加林 啊？（抱头蹲在地下）

黄亚萍 加林，到南京吧，这是惟一的出路……

高加林 （抬起眼来）……

黄亚萍 让我爸爸赶快往南京发电报，要一个调令来！

高加林 （站了起来）

黄亚萍 调令一来，我们就立刻来一个闪电战术，迅速地转出户口、档案，远走高飞，超脱一切！

高加林 可巧珍……

黄亚萍 她调不去！

高加林 可巧珍……

黄亚萍 你已是自身难保了！

高加林 可巧珍……

黄亚萍 为了你的事业……

高加林 可巧珍啊！

黄亚萍 （同情地）加林，我理解你的感情，我也不怀疑你们纯洁的爱情……但是，你
想过没有，我们是为了爱情而活着，还是为了事业而活着？为了爱情而丢掉了
事业，这样的爱情不是虚伪的吗？你有才干，你不应该回到农村去埋没了自
己；你有发展，你的血管里日夜奔涌着追求的血液！我们有什么理由总是缠绵
于古老的爱情，而不去追求现代文明呢！

高加林 亚萍，你别说了！

黄亚萍 加林，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呀！

高加林 你让我好好想想吧……

黄亚萍 时间来不及了！

高加林 啊？

——幕落

第六场 断情

（数天后的中午。）

（大马河水在静静地流淌。河边垂柳拂地，岩石耸立。）

幕启：高加林夹着狗皮褥子心情沉重地上。

高加林 （唱）昨日找人捎口信，
大马河畔会巧珍，
断情割爱疼一阵儿，
锦绣前程无限春。

我就怕她想不开，寻短见；弄不好，我可难脱身哪！

呀，她来了！（畏缩地退至树后）

（巧珍幕后唱：）

加林哥找人捎信要见我，
（巧珍手舞红头巾欢快地上。）

刘巧珍 （接唱）一颗心早已飞向大马河。
满山的鲜花迎着我笑，
山泉叮咚唱欢歌，

云雀展翅伴我跑，
野兔儿蹦出了青草棵。
加林哥一定是想念了我，
借机会出城来把话说。
加林哥，你知道吗？姐姐为咱把被面扯，
妈妈为咱把衣料割，
爸爸他不声不响把家具做，
小弟弟盼吃喜糖忘了上课，馋得他打磨磨。
望小燕儿双双对对贴水面，
瞧小鱼儿对对双双戏浪波。
小鱼儿你别眼气我，
小燕儿也别瞎张罗，
一会儿我哥哥来到了，
比比我们谁快活！

高加林 （唱）仔细看巧珍她美丽无比，
若和她断了情我舍也舍不得！
（情不自禁地）巧珍……

刘巧珍 加林哥！（直扑上来）……加林哥，你捎信让俺来，也不讲是什么事，急得俺一宿也没合上眼……

高加林 巧珍，我太匆忙了，我……

刘巧珍 噢，加林哥，我不是真心怨你，你别……

高加林 巧珍，家里都好吗？

刘巧珍 好，都好！（幸福地）你家大娘一天见不着我，就想得受不了……嘿，我爹爹你别再怪他啦，他现在对咱们的态度全变啦！一清早就起来推呀、刨呀，嘿，原来是给咱们打家具。

高加林 啊？

刘巧珍 他还不让我瞎张罗。说秋后亲自给你家翻修房子，嘿……

高加林 啊？

刘巧珍 加林哥，下次你要回家，别忘了给我爹捎点好东西，暖暖他老人家的……
噢，对了，（掏出一卷钱）这钱给你，你若外出，给他捎一身好皮袄，就说是你给买的。嘿，撒点谎，会不会？

高加林 （心如刀割）巧珍，我，我对你有愧啊！

刘巧珍 （嗔怪地 加林哥，看你说的……

（黄亚萍手拿一张调令急上。）

黄亚萍 （兴奋地）加林，你来！——看，调令来了！

高加林 （接过一看，大惊失色）啊！

刘巧珍 （疑惑地走过来）加林哥，怎么啦？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欲取看

高加林 （急藏）噢，没什么。

刘巧珍 你怎么了？啊？（摇晃着神色失常的加林）你说话呀！……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病了？

黄亚萍 对，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刘巧珍 （一惊）啊？什么病？那张纸是什么？

黄亚萍 是转院单！加林，你已经病入膏肓了……据说有的领导也知道了，你必须迅速转院！

刘巧珍 （惊）什么病这么重，啊？你们不能瞒着我呀！

黄亚萍 是一种很难治的病……

刘巧珍 ……癌？

黄亚萍 差不多。

刘巧珍 （惊恐地）哎呀！那怎么办哪？啊？

高加林 巧珍，咱们俩得、得、得、得……

黄亚萍 分开！（转身跑下）

刘巧珍 啊？（大恸）不！（扑过去）加林哥，我永远也不离开你呀！你知道，加林哥，咱俩到了现在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呀！……无论你得了什么病，我也不能扔下你不管哪！加林哥，我有钱，我攒了好多好多的钱，要治病，保证用不了的用！你的病就是一把治不好，巧珍我也是你的人啊！

高加林 （唱）一番话使我热泪滚，

霎时间软了我的心。

世上巧珍有几个？

如此情爱人间珍！

看看她可怜样我实难离弃，

狠心的断情话我怎么出唇？

我、我……南京我不去了！ 即而又思

(接唱)若不去舍不得前程美景，
若不去我还得重回农村……

巧珍，我不是有病……

刘巧珍 啊？

高加林 我、我、我，……

刘巧珍 加林哥，你是不是被人家退回来了？……加林哥，退就退吧，没人会笑话你的，在我跟前，保证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的。等咱俩结婚后，我七天头上就让你歇一天，像在机关、学校里一样，过星期天。加林哥，只要咱们热爱生活，黄土地上也会结出甜美的果实！走，我帮你拿行李去！

高加林 (急拦)不！巧珍，我不是为的这件事……

刘巧珍 (难过地 加林哥，你到底是怎么啦？

高加林 巧珍，我，我想对你说一件事，但很难开口……

刘巧珍 (疼爱地)加林哥，你说吧，既然你心里有话，你就跟俺说，千万千万别憋在心里，啊！

高加林 说出来怕你要哭。

刘巧珍 (一愣)你说吧，我……不哭！

高加林 巧珍……

刘巧珍 嗯？

高加林 (鼓起勇气掏出调令 巧珍，你看……

刘巧珍 调令？

高加林 对，我要调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去工作。你说我去不去？

刘巧珍 (压抑着内心的痛苦)是工作需要，你就去呗。

高加林 那你怎么办哪？

刘巧珍 (一下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痛苦地咬着，鲜血从手上淌了下来)……

高加林 (惊恐万状，捧着巧珍的手哀求着)巧珍，别、别这样！我、我不走了！我豁上被开除了，跟你回家种一辈子地吧！

刘巧珍 啊？(克制地放下手来)不！你……去吧！我不会连累你的……

高加林 (出乎意料地)巧珍……

刘巧珍 加林哥！

(唱)加林哥为此事你莫忧虑，
巧珍我文化不高并非无知。

到外面你要多多操心自己，
可不能一顿饱来一顿饥，
天若热了要防暑气，
天若冷了要多穿衣。
写材料莫要熬到后半夜，
这靠心血的活儿要注意休息。
加林哥你今调到远方去，
愿你再找一个更好的。
外表好看应为次，
品德根底为第一。
没有个好家庭会痛苦一世，
祝你们相亲相爱，欢欢喜喜，和和气气，
做一对百年好夫妻！

高加林 （抓住巧珍手）巧珍，你快别说了！

刘巧珍 加林哥，你不知道，我心里是怎样爱你……（将红头巾一下子塞在嘴里

高加林 （不敢看她，哽咽地）你……哭了……

刘巧珍 （摇了摇头，突然转过身）加林哥，我走了！

高加林 等一等！（从树后拿出狗皮褥子包袱）这是你……

刘巧珍 （惊愕地看着他，慢慢地接过来，悲伤地走到河边，将包袱慢慢地放进河里，
又慢慢地解下红头巾，愣愣地看了看，迅速地塞到加林手里，摇摇晃晃地走过
去，几欲跌倒，又坚强地挺了起来，艰难地奔下）
（高加林捧着红头巾，猛然跪在地上哭起来。）

——灯暗·幕落

1983年复县评剧团首演

参加第一届大连艺术节获创作奖

剧本获1984年辽宁省人民政府优秀文艺作品三等奖

发表于《电视与戏剧》1984年3期、《辽宁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系列丛书》第二部戏
剧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香妃（节选）

（京剧）

编剧 孟繁杰

剧情简介

清乾隆二十四年，新疆分裂势力发动叛乱。维吾尔公主伊帕尔汗协助清军剿灭叛军。被叛军窃取的古兰经卷由清军缴获并带回中原。伊帕尔汗被召进宫，封为容妃，时称香妃。香妃劝乾隆赐还古兰经，以稳定维族民心，乾隆举棋不定。新疆为索讨古兰经卷发生骚乱，和珅派大军镇压。为免除战乱，香妃私自将经卷传出，和珅等挑唆太后赐香妃自缢。乾隆降旨缓刑。新疆民众得到古兰经卷，民乱不战自解。乾隆、太后始知香妃一片苦心。

人物表（以出场先后为序）

- | | |
|-----|--------------|
| 阿色伊 | 维吾尔族长老、伯克。 |
| 图尔都 | 香妃兄，新疆辅国公。 |
| 香妃 | 维族名伊帕尔汗，乾隆妃。 |
| 乾隆 | 名弘历，清高宗皇帝。 |
| 和珅 | 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 |
| 兆惠 | 定西将军。 |
| 惇妃 | 乾隆妃。 |
| 皇太后 | 乾隆帝母后。 |
| 春梅 | 宫女。 |
| 小贵子 | 太监。 |
| 蔡恒 | 伊犁大臣。 |
- 维族群众、总管太监、宫监侍女、满族歌姬、蒙族儿童等。

第三场 诉情

一月后的某日下午。

清宫望月楼。

远处可见亭台水榭，花木池塘。室内几凳错落，垂帘扶疏。几案上置一笠篋，台左有一立镜。

幕启：小贵子端莲子羹由内室出，春梅迎上。

春 梅 小贵子，香主儿用过了吗？

小贵子 没有。

春 梅 你没劝劝？

小贵子 劝了，香主儿说想吃。哎，春梅姐，你说怪不怪，我进宫头几天吃不下睡不好，可香主儿……

春 梅 咱们当奴婢的往哪摆？你是沧州发大水，爹娘全淹死了，为了养活瞎爷爷病奶奶，才咬着牙进宫当了奴才。人家香主儿是举家封官进爵 进宫当娘娘。

小贵子 我就是想说，人家当娘娘，高兴得了不得，可香主儿……

春 梅 这也难怪，香主儿是个红帽回回。饮食着装言谈举止处处同宫中都不一样，乍进宫，瞅哪儿都别扭，说来挺有趣，前天娘娘们伺候太后进膳，惇主儿将那道雪花猪蹄传到香主儿手里，她尖叫一声，闭着眼睛直念呀：“安拉，请饶恕我……”

（二人大笑，又急收敛，左右顾盼。）

小贵子 不过，在这儿可比伺候惇主儿自在多了。

春 梅 可不是，伺候惇主儿前前后后就是长十八只眼睛也不够用，稍有差池，轻则挨板子，重则丢小命。

小贵子 福来不就是因为端茶洒了点，就被活活打死……

春 梅 （紧张地）嘘！（二人左右张望）

小贵子 我看香主儿待人挺和善。

春 梅 初来乍到，日子久了，谁知怎样。

小贵子 香主儿来了。

（香妃着旗装上。）

春 梅 请香主儿用莲子羹。

香 妃 我说过了，不想用。

春 梅 娘娘，您还是赏脸吧，您一点不用，皇上知道了，会怪我们当奴婢的伺候不周

的。

香 妃 噢……那就先放这吧。

梅 贵 谢娘娘！

（香妃着旗装有些别扭。见镜子，上前整衣。）

香 妃 （唱）对菱镜只觉得阵阵发愣，
莫非我伊帕尔汗仍在梦中？
入深宫虽说是倍受恩宠，
我却觉孤零零处处陌生。
脱维服换旗装试学礼仪，
就像那天山鸟被关进樊笼。
每每想跨骏马挥鞭驰骋，
时时念家乡父老笑貌音容。
试举步、请安等礼节，很不自然。

（春梅、小贵子见状忍俊不得，窃笑。春梅恶作剧地偷学香妃举动，作怪状，香妃自镜中觑见。）

香 妃 春梅。

春 梅 （惊，急跪 香主儿……）

香 妃 妹妹。

春 梅 奴婢不敢。奴婢该死。

香 妃 （搀起春梅 妹妹，我初到中原，不识宫中礼仪，还望妹妹多多指教。

春 梅 奴婢该死。娘娘有什么吩咐，就指使奴婢吧。

香 妃 噢，春梅，在我身边，不必过于拘谨。

春 梅 是，娘娘。

香 妃 把这碗莲子羹撤了吧。

春 梅 是。

（春梅捧碗下。小贵子捧茶具慌慌张张上与春梅相撞，玉杯堕地，小贵子急拾，杯碎，二人大惊。）

（惇妃与一宫监上，见状怒视。）

春、贵 给惇主儿请安。（跪地）

香 妃 姐姐万福。（施礼）

惇 妃 这个玉杯是谁摔的？

春梅 这……

惇妃 嗯？

小贵子 （支支吾吾地）……奴才……

惇妃 拉下去！

香妃 （急遮饰）啊，姐姐，是妹妹不慎失手。

（小贵子、春梅大出意外。）

惇妃 （冷冷地）噢，姐姐我听说妹妹心情欠佳不思饮食，特意来看看妹妹。

香妃 谢姐姐！

惇妃 这玉杯既是妹妹不慎失手也就罢了，若是那些贪吃懒做、没有规矩的奴才，

哼！（指桑骂槐地）

（唱）提起贱奴惹人气，
鄙俚村民少规矩。
做事处处难遂意，
你指向东他往西。
一日不打不知礼，
一天不骂便把主子欺。
今日事若是奴才干的，
我定要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让他上拶带枷五马分尸。

香妃 （惊惧地）姐姐……

惇妃 （不冷不热地）噢，妹妹，这些奴才要是欺负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回回，你就告诉姐姐，姐姐我来替你出气……我回去了。

香妃 送姐姐。

（惇妃拂袖而下，香妃木然呆立。小贵子猛然扑跪在香妃面前。）

小贵子 娘娘，奴才来生就是变牛变马，也报答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香妃 起来，快起来。小贵子，你劳累了一天，和春梅一同歇息去吧。

春梅 那娘娘您……

香妃 让我独自清静片刻。

春梅 （同时）是！

小贵子 （同时）喳！

（小贵子、春梅退下。）

（天色渐暗。月上中天，繁星点点。香妃举目眺望心情惆怅。一股酸楚之情涌上心头。叹气见案上箜篌，进前端坐，轻拢慢捻。）

香妃（唱）闷厌厌居深宫彻夜难寐，
展纤指奏乡曲叩动心扉。
实难忘西域的山山水水，
望不见天山雪珠泪暗垂。

乾隆（持画卷上）
（唱）夺天工丹青妙笔巧描绘，
令爱妃见画卷舒展蛾眉。

香妃（慌乱地施礼）皇上驾到，妾妃不知，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乾隆哈哈……你大可不必拘泥宫中这些繁文缛礼。

香妃宫中礼节乃至朝廷法度，安有不从之理。

乾隆（嗔怪地）哎，朕喜欢你仍按回疆风俗生活。朕要下一道诏书，你的衣食起居风俗礼仪概从回部。

香妃（惊喜地）谢皇上！

乾隆爱妃，你来看。（展图）

香妃（兴奋地）天山游牧图！

（唱）见图似见伊列水，
骏马奔驰牛羊肥。
穹庐寺庙巧点缀，
巍峨天山挂斜晖。
睹物思乡心儿醉，
犹如身把故乡回。

（忘情地吟诗：毡帐秋风迷宿草，穹庐夜月听胡笳……）

乾隆（接吟）牛羊踏霜寻故里，驼马振铃入黄沙。

香妃皇上对回疆如此熟悉。

乾隆哈哈……朕虽久居中原，但并非一族一户之主，而是各族百姓之君……

香妃各族百姓之君？

乾隆对！你想，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鄂霍次克海，南达诸沙之岛，东抵内外兴安，均属大清统辖，俗语云：民心即天心。朕身为大清国君，不识下情又怎能勤政抚民。

香 妃 圣上英明。

乾 隆 香妃，记得唐代大诗人王摩诘为去西域的好友送行时，曾吟过“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若是摩诘活至如今，必会更动其中一字。

香 妃 更动何字？

乾 隆 将“无”改为“有”。

香 妃 西出阳关有故人？

乾 隆 对，西出阳关有故人。你想，回疆的各族百姓，不就是中原人在阳关之西的故友亲朋嘛！

香 妃 （激动地）皇上……想妾妃入宫以来，经常思恋家乡，皇上不会怪罪吧？

乾 隆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鸟兽尚且如此，那思乡恋故，更是人之常情。朕见你思乡心切，特命宫中的意大利画匠郎世宁为你画了这帧图画，爱妃你喜欢吗？

香 妃 喜欢。非常喜欢。

乾 隆 朕还准备按这帧图画，在那一带拆去亭阁，填平池塘，挖走树木，然后，设上毡帐，拴上骆驼牛羊，并建一座清真寺，让你可以天天看到西域的风光。

香 妃 妾妃有何德能，劳圣上如此费心。

乾 隆 爱妃。

（唱）见爱妃绽笑容朕甚欣慰，
西域女入宫来金殿生辉。
美娇容一蹙一颦令人心醉，
更何况诗琴骑射有口皆碑。
朕愿与爱妃你并肩齐辔，
效仿那鸳鸯鸟比翼齐飞。

香 妃 皇上。

（唱）妾本是边陲鄙地无名辈，
蒙圣恩召进宫体贴入微。
愿社稷得昌盛前程宏伟。
喜君王施德政优抚边陲。
四海内皆兄弟乃大清祥瑞，
君爱民民忠君同振国威。

维族女蒙君宠甚感羞愧，
但愿能辅明主成大业君唱妾随。

乾隆 哈哈……好一个君唱妾随，
(乾隆走至箜篌旁，轻轻拨弹。)

香妃 皇上，您也会弹箜篌？

乾隆 回疆歌舞，举世闻名。自汉唐起，西域的龟兹、胡旋、柘枝诸歌舞和琵琶、唢呐、羯鼓诸乐器就传入中原，深受中原人的喜爱。

香妃 西域与中原的情谊可谓源远流长。汉使张骞带去随从教会了西域百姓种棉，解忧、孝和等公主给西域带去了蚕桑。大清开国后，从圣祖仁皇帝到圣上您都先后派出大批工匠，帮助回疆冶铁、种田、挖渠、开井……

乾隆 正因中原西域情同手足源远流长，才更应永休干戈共享升平。

香妃 皇上，您会弹龟兹曲吗？

乾隆 朕虽喜欢，但只是略知一二，怎么？你要来个……

香妃 君唱妾随。

乾隆 好，好！既是爱妃想君唱妾随，那朕就弄斧班门了。

(乾隆弹奏箜篌。)

(随着优雅缓慢的龟兹古曲，香妃缓缓起舞，同时用维语唱起古老的歌曲，熟悉的乡曲将香妃带入沉思。忽然引起愁事，她跳不下去了。)

乾隆 (诧异地) 爱妃为何中途罢舞？

(香妃欲言又止。轻轻叹气。)

乾隆 有何事尽管直言。

香妃 (有意试探) 皇上，听说经卷现已查明。

乾隆 (一怔) 噢，是已查明现在宫中。

香妃 那还望圣上能速速赐予回疆。

乾隆 这……朕想将它留在宫中，爱妃你时逢把斋需用时，岂不更为方便……

香妃 我……

乾隆 此外，朕也打算在闲暇时稍加浏览，以领略其中的妙处。

香妃 圣上，这书经卷乃维吾尔世代所传，家乡父老视同命根，圣上！

(唱) 回疆父老盼经卷，

朝思暮念眼欲穿。

维吾尔对朝廷忠心不变，

望圣上纳妾妃一片衷言：

知民风晓下情体恤民愿，

赐圣物暖民心解民倒悬。

乾隆 香妃，古人云：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香妃 这……

乾隆 据说维人只信安拉，不敬君主？

香妃 皇上，维吾尔信奉安拉，正如八旗供奉佛祖，八旗崇敬佛祖不是同样拥戴皇上吗？

乾隆 这……

（唱）西域地百年来屡生动乱，
恐有人借经卷煽动教民再叛中原，
此事不可等闲看，
还需要权衡利弊思量再三……

香妃，朕拟三五日启程江南，这赐卷之事吗，待朕南巡归来，再与大臣们商议。

香妃（跪）还望圣上速作决断。

乾隆（充满柔情地搀扶）爱妃——

——幕缓缓闭

第四场 边急

数月后。

和相府。

府邸陈设豪华，古玩玉器琳琅满目。

幕启：和（手持鼻烟壶，得意洋洋。）

和 珅（唱）一人之下万人上，

权势家资赛帝皇。

儿为当朝之驸马，

谁人不敬我和中堂。

时逢圣驾将江南巡访，

令俺京师掌朝纲。

犹如身把龙墩坐……

哈哈……（得意地 鼻烟壶）不是君王胜君王。

侍从（上）启禀相爷，回疆急檄！

和珅呈上！（拆阅）回疆骚乱，维民谋反，聚众围城，索讨经卷。（狡诈地）

噢……

侍从（上 相爷，伊犁大臣蔡恒求见。

和珅传。

蔡恒见中堂大人。

和珅蔡恒，尔不在伊犁驻守，来京作甚？

蔡恒啊呀中堂大人，回疆数十万维吾尔人将伊犁团团围住。哈密、于阗、叶尔羌等八城发生骚乱。

和珅西疆辅国公呢？

蔡恒图尔都草草敷衍。

和珅噢，图尔都不加安抚？

蔡恒非但不加安抚，还每每为难驻军。

和珅既然维众谋反，就该兵戎相见。

蔡恒中堂大人想我朝廷，自回疆靖定后驻军不过万余，且分扎八座城池，若兵戎相见，岂不全军覆没。

和珅哼，我大清江山，岂能容回回每每作乱。蔡恒，令你率直隶热河三十万八旗军即刻发兵，戡定回乱！

蔡恒遵令！

（内兆惠喊：“使不得……”）

兆惠（上）

（唱）猛听回疆出险情，

急坏我定边老将军。

维族百姓盼安定，

万万不可乱发兵。

和珅老将军。

蔡恒参拜老将军。

- 兆 惠 和中堂，回疆之事你待怎样处置？
- 和 珅 俺已令蔡恒率三十万人马前往平定。
- 兆 惠 率三十万人马前往平定？
- 和 珅 正是。
- 兆 惠 此事可曾奏明皇上？
- 和 珅 圣上远在江南，回疆十万火急，只得先斩后奏。
- 兆 惠 哎，和中堂，使不得。
- （唱）一支令箭千钧重，
草率发兵祸无穷。
还望中堂收成命，
泥沙沉底水自清。
- 和 珅 （唱）说什么草率发兵祸无穷，
说什么泥沙沉底水自清，
红帽回回本野性，
早与朝廷存二心。
如不趁此早荡定，
定会留下祸无穷。
- 兆 惠 中堂大人，今日回疆之乱想必只为那部古兰经，就该早奏圣上，赐还经卷，民乱自解。
- 和 珅 哼，区区一部经卷，何值如此大动干戈，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 兆 惠 中堂大人！
- （唱）维族百姓得经卷，
拥戴朝廷感皇恩。
倘若轻易动干戈，
必将生灵投火坑。
- 和 珅 （唱）急药才能救急症，
药到病除去祸根。
- 兆 惠 （唱）抽刀断水水更猛，
火上浇油不聪明。
- 和 珅 （唱）只有大兵压回境，
才能平乱救危城。

兆 惠（唱）为丛驱雀必失众，
不战自解为圣明。

和 珅（唱）燃眉之急不容等。

兆 惠（唱）轻易发兵理难容。

和 珅（唱）大计当由我来定……
蔡恒！

蔡 恒 在！

和 珅 即刻发兵，违令者斩！

蔡 恒 是！（下）

兆 惠 你，你，你……
（和珅拂袖不理。兆惠气极。）

兆 惠（唱）和珅他不纳忠言刚愎自用，
竟然敢施淫威滥耍威风，
又气又急我双目圆瞪……
哼！
老臣我亲下江南去面君。
（兆惠浑身颤抖下。）

和 珅 嘿嘿……香妃呀，香妃！
（缩光。）

——闭幕

第五场 传卷

紧接前场。

望月楼。

透过近处亭台楼阁，可望见新修起的回回营。大漠毡
帐清真寺呈现出西域景色。

幕启。

香 妃（神情悒郁）

(唱) 宫廷内纷纷传回疆骚乱，
香妃我心如焚坐立不安。
哥哥他性暴躁粗犷强悍，
虽有勇却无谋易闯祸端。
乡亲们终日里将经卷盼，
久不得早似干柴一触即燃。
如若是不安抚任其蔓延，
势必成熊熊火再起狼烟。
本曾想陈利害苦心劝谏，
无奈是圣上他远在江南。

小贵子 (急上) 娘娘！

香 妃 小贵子，出了什么事？

小贵子 和相爷已令伊犁大臣蔡恒率三十万大军开赴回疆！

香 妃 怎么讲？

小贵子 蔡恒已率三十万大军开赴回疆！

香 妃 啊？兆老将军没有阻拦？

小贵子 老将军劝阻无效！

香 妃 劝阻无效……呀——

(唱) 猛听得派出大兵三十万，
霎时间又痛又惊心愕然。
本应该重安抚婉言相劝，
却为何见火欲起把风煽。
似看见皑皑天山被血染，
似看见滔滔伊水血浪翻。
哥哥啊哥哥，
可听见妹妹在把你呼唤，
愁难解日夜为你把心担，
盼望你识大体切莫蛮干。
劝乡亲息雷霆速返家园。
圣上啊圣上，
您在江南可闻见，

西北边陲起狼烟。
举世皆称赞您圣察明鉴，
却为何攥经卷犹豫不还……
经卷啊经卷……

小贵子 娘娘，经卷不是在御书房吗？

香 妃 御书房？（思索，下决心）

（唱）燃眉急在眼前刻不容缓，
借把斋诤出那救急灵丹。

小贵子，与我同去拜见太后。

小贵子 喳！

春 梅 （上）香主儿，太后驾到！

太 后 （上，唱）为太后执掌那三宫六院，
遵祖训仪天下子孝母贤。
不曾想儿出巡回疆骚乱……

香 妃 奴婢叩拜孝圣皇太后。

（唱）劳太后亲来此奴心不安。

太 后 伊帕尔汗，回疆出了乱子，你可曾知道？

香 妃 奴婢正为此焦急。

太 后 自年初回疆靖定，偃旗息鼓，朝野同乐，国泰民安。

香 妃 皇恩浩荡，维吾尔人感恩戴德。

太 后 然而时隔半载，恰值皇上南巡又生动乱，咳，百姓又要受刀兵之苦。

香 妃 奴婢亦为此痛心如焚。太后，今日适逢回教把斋之日。

太 后 把斋之日？

香 妃 奴婢欲诵经祈祷。

太 后 诵经祈祷？

香 妃 祈求安拉佑护回疆早日安定，大清社稷昌盛。

太 后 噢，这样甚好。

香 妃 奴婢诵经需用经卷。

太 后 经卷？

小贵子 就是御书房中的古兰经。

太 后 用古兰经？内侍到御书房取经卷交予香主儿。

宫 监 喳！（下）

太 后 依满人所信之萨满教云，心诚则灵。

香 妃 奴婢是诚心一片。

太 后 好，好。我也要回宫焚香，向菩萨祈祷。

香 妃 送太后。

（太后下。春梅随下。）

宫 监 （持经卷上）香主儿，经卷取来。

香 妃 （虔诚地接卷）安拉——（宫监下）

（唱）捧经卷顿时似把穆圣见，

犹如瀚海见清泉。

乡亲们朝夕将您盼望。

全靠圣物释前嫌。

安拉啊——

乞求您的神灵现，

佑护我把圣卷传。

（持卷欲走，又止步）

不行！

嫔妃怎能出宫苑，

隔墙如隔万道关。

左思右想难遂愿……

恨不能插双翅飞往天山。

怎么办……

（香妃苦苦思索，愁思难解。）

小贵子 娘娘。

（香妃见小贵子，眼睛一亮，又觉为难。）

小贵子 娘娘，您有什么事就吩咐奴才吧。

香 妃 这……（欲言又止）

小贵子 娘娘，难道您还信不过奴才吗？

（香妃心情沉重地摇摇头。）

小贵子 那您有什么奴才能尽力的难处，就让奴才干吧！

（春梅上，见状急躲至一隐蔽处。）

香 妃 小贵子，这件事弄不好可有杀身之祸。

小贵子 奴才知道娘娘心眼好，全是为社稷百姓着想。娘娘，奴才这条命是娘娘您给的，您就是让奴才上刀山，下火海，奴才也在所不辞。

香 妃 （激动地）小贵子！（欲跪拜）

小贵子 （大惊、急搀扶 娘娘！

香 妃 小贵子，这个经卷是我们维吾尔人的命根子，回疆所以出了乱子，全为它。只要得到它，家乡的父老兄弟就会衷心拥戴朝廷，乱子也就会平息下来。皇上此刻如若在京，我定能说服他审时度势顺从民意将经卷赐予回疆，但无奈皇上如今远在江南，和中堂又派大兵压境，战乱一触即发，我想把这部经卷传出宫去。

小贵子 把经卷传出宫？

香 妃 对。用皇上和我的名义赐给回疆。此事干系甚大，不光担着你我的性命，还关系到回疆百万维人能否再遭刀兵之劫。

小贵子 娘娘，交给奴才吧。

香 妃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出了宫门设法交给回回营清真寺的帕尔萨阿訇，让他速速传往回疆！

小贵子 喳！

香 妃 千万小心。

小贵子 （深情地）香主儿，您放心吧！

（小贵子转身急下，香妃紧张而略带悲憾地目送小贵子走。）

香 妃 （唱）小贵子舍身仗义传经卷，

盼只盼无差错一路平安。

（香妃下。春梅由隐蔽处急闪出。）

（灯暗。一束追光落在春梅表情复杂的脸上。）

——闭幕

1985年9月大连京剧团首演

1989年，剧本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创作团结奖

模特儿进行曲

(独幕话剧)

编剧 郑业林

剧情简介

李彩云是柳树乡新潮流时装厂厂长。这一天，香港客商要同他们签订一项合同。为保证合同的签成，她急需一笔钱购进布料。但是，上海的欠款迟迟没汇来；由于个别人的小动作，信用社又不肯贷款。李彩云锐意进取，在吴霞、郭亮等人的支持下，办起了服装模特儿队，使工厂很快渡过难关。

人物

李彩云——女 30岁 新潮流时装厂厂长。
庄正——男 53岁 柳树乡农工商公司经理。
胡嫂——女 36岁 新潮流时装店营业员。
赵新来——男 31岁 李彩云丈夫。
吴霞——女 24岁 新潮流时装店主任。
郭亮——男 27岁 新潮流时装店供销员。
陈阿祥——男 30岁 上海丽光时装店采购员。
小乐——男 21岁 新潮流时装店营业员。
张欢——男 22岁 新潮流时装店营业员。
群众——若干。

时间 当代。盛夏的一天下午至傍晚。

地点 滨海市繁华商业区。

布景 跻身于繁华商业区的新潮流时装店办公兼作顾客试衣室。虽不甚宽敞亭亭却颇具匠心的焕然一新；金丝闪烁的多层纱幔横贯舞台，既可视为墙壁、装饰，亦可作为左右通道，入内的便门中间写字台上置有电话机和供顾客小憩的沙发、茶几、折椅、试衣的面镜以及吊挂的时装样品；右侧前方高悬的店号，宣传广告耀眼，下方给人以立体感的模特儿亭亭玉立；左侧挂有舞会风格的霓虹灯。透过纱幔为

湛蓝的天空，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蔚然壮观。

幕启。西装革履、眉清目秀的小乐和身着艳服、体态窈窕的吴霞凝然伫立。四个女营业员伴着悠扬的乐曲交错地进行模特儿表演。长发披肩、妩媚俏丽的李彩云，左端右详，满意地频频点头。

李彩云（朝吴霞、小乐挥手 开始！）

（吴霞轻盈地步下台阶，婀娜多姿的表演，潇洒飘逸，楚楚动人。）

李彩云（赞叹 好！小乐，该你的啦。

小 乐（跳下，一副愁相）李厂长，我……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吴 霞 快点儿吧。

小 乐（拢拢头发，提提裤子）吴霞，给我喊喊号……

李彩云（喊 预备——走！

（小乐头摇身晃，笨拙的表演逗得吴霞抿嘴偷笑。李彩云皱眉。）

李彩云 来，跟我走……（示范）你单独走一遍……（纠正）自然一些，双目平视……两肩不要摇摆……步子这么迈……手，手的姿势这样……嗯，像点儿了。（喜悦，鼓励地）抖起精神！闪起来！“洋”起来！像个八十年代的新农民。

（小乐的表演动作逐渐娴熟起来。）

小 乐（喘息，擦汗 咳呀！极好个说道儿哩。李厂长，咱农民营业员当模特儿，这不是在城里人面前出洋相么？周围国营商店也没这样干呐。

李彩云 开张以来生意所以不景气，吃亏就在一个“土”字上。咱们农民小店要想在国营大商店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就得扬长避短，标新立异。

小 乐 扬长避短，标新立异？

李彩云 人家有的，咱们不生产，人家没有的咱们不但要有而且要新、要奇。这还不够，还要用美和美的服务招揽顾客。

吴 霞 非把顾客都吸引来买咱们的服装不可。

李彩云 嗯，香港客商今天要同我们签订一项服装合同，这笔生意一旦做成了，就能挣到十好几万……

小 乐 挣这么多？！

李彩云 加上现在化妆站柜台，模特儿表演和今晚的时装表演舞会……噢，成败就看你们了。

小 乐（慌神）李厂长，我的心像揣了个小兔子——蹦蹦直跳，等晚上一块儿吧？我

再练习练习啊。

李彩云 心发慌了？……好吧，吴霞，你再帮小乐练练。

（张欢跑上，见了李彩云，性急地。）

张 欢 哎呀，你在这儿！李厂长，市批发公司才刚来电话，催咱们赶紧提“舒美绒”面料。

李彩云 噢，我知道了， 自语 人家已经让付一个星期了。

张 欢 他说今天再不交款，明天就把面料转给呢绒服装厂了。

李彩云 啊……吴霞，郭亮上邮局还没回来？

吴 霞 没呀。

李彩云 （焦急不安）就等他取上海陈阿祥那1万块的汇款了。

（胡嫂上。）

胡 嫂 哎，厂长，能不能安排个人儿帮帮忙，俺都快累死了，那牲口还得歇歇套呐。

张 欢 我去。（进卖场）

胡 嫂 （边走边牢骚）放着正经活不干，整天蹦啊跳啊……纯粹是要饭的扭秧歌——穷乐！（入内）

李彩云 胡嫂怎么了，情绪挺大呀？

小 乐 你才看出来？你上次到上海，店里工作叫吴霞负责，她好不自在。

吴 霞 动不动迟到早退违犯纪律，发给的旗袍也不穿，还牢牢骚骚以老卖老……对顾客态度也不好。

李彩云 哦……对她要尊重，多帮助，违犯制度可得按章办事，不管是谁。

（电话铃响。吴霞接电话。）

吴 霞 喂……新潮流时装店……就是原来的柳树乡服装店……找李厂长？你……她在。（对李彩云）香港黄先生——

李彩云 （接过话筒）你好，黄先生……啊……（面露喜色）大光公司霍先生也想订货？……想看晚礼服样品……当然可以……签订合同？（看表）我3点钟到，一言为定。

（放下电话）小乐，把咱们试做的那件女式晚礼服拿来。

小 乐 好。（进卖场）

李彩云 （焦灼）真急人，郭亮怎么还没回来？面料不到手，不敢在合同上签字啊……

吴 霞 是港商订的那种面料？

李彩云 嗯，做晚礼服的上等面料，像鹿皮，又像金丝绒。黄先生认为咱们这种式样特

别新颖，说女士们穿上它，再配一顶法国礼帽，美极了，即使在世界服装中心的香港也是罕见的，一件加工费 30 块，要订 5000 件……

吴 霞 5000 件？……15 万块哪，等于咱们半年的产值呀。

小 乐 （上）哪儿都翻到了，没有哇？

吴 霞 橱窗上展览过，怎么会没了呢？

小 乐 我去问问胡嫂。（朝内喊）胡嫂——胡嫂……

胡 嫂 （出，没好气地）叫魂啊？！干什么？

李彩云 胡嫂，你看见那件女式晚礼服没有？

胡 嫂 （疑惑地）女式晚礼服？

小 乐 就是……（比划）有钱的女人参加晚会穿的那种服装。

胡 嫂 噢，是木头人穿做样子那件儿？

众 人 对对，你动啦？

胡 嫂 哎呀，八成让俺给扔后仓库哪个犄角旮旯儿里了。

众 人 啊？！

李彩云 胡嫂，去给找出来。

胡 嫂 咳，俺寻思没有用了，窝把窝把省着占地方。（入内）郭亮汗流浹背上。

众 人 （热望地）郭亮！郭亮回来啦！

李彩云 汇款取来了？

郭 亮 （沮丧地）没有……

李彩云 怎么？！

吴 霞 快说呀！

郭 亮 没汇来，取什么啊？

李彩云 客客气气请邮局同志仔细查查嘛。

郭 亮 叫同志，称师傅，呼大婶……就差喊姑奶奶了，我还把咱店的账号 309753 一笔一划写给他们，还是没有查到哇。

（胡嫂手持塑料袋装的服装从内出。）

李彩云 （纳闷地掏出信）怪啦……上海陈阿祥 7 号办完电汇手续后才写的信，信都寄来三天了，电汇反而没到……

吴 霞 兴许还没汇吧？

小 乐 不是骗咱们？

郭 亮 瞎咧咧！

吴 霞 都怪你！

郭 亮 怪我？

吴 霞 发货、发货，直催李厂长发货，那是上万块的服装哪，订货连预付款都不收。

小 乐 电汇电汇，把店毁了。

李彩云 霞、小乐，别埋怨郭亮，这是我的主意。

胡 嫂 咳！鸭巴子不尿尿——各有各的道，说不定这里有……

李彩云 有什么……

胡 嫂 啊啊，等俺琢磨好了再说啊，彩云哪，是不是这件儿？

李彩云 （接看服装）对，是它。

胡 嫂 咳！净拿钱作大冤哪！

郭 亮 赶快找乡信用社梁主任贷款吧？

胡 嫂 （一震，旁白）找俺老头子？哼！俺得麻溜打电话咋咕咋咕他。（眉头一皱，突然抱腹吟叫）唉哟……

众 人 （一怔）怎么啦，胡嫂？

胡 嫂 头晌儿啊肚子就滋滋啦啦的，俺咬牙扛着，现在冷不丁又绞劲儿疼……唉——哟——

李彩云 上医院看看吧。

胡 嫂 （佯装忍痛）唉——哟——

小 乐 哎呀，疼的不轻啊。

李彩云 吴霞，你陪胡嫂去吧。

胡 嫂 不用，不用，你们都忙，眼目前儿有卫生所，俺自个儿去。

李彩云 那你慢走。

胡 嫂 唉哟……（弓腰一步一回盼，见无人瞩目，方直腰疾下）

李彩云 郭亮，借1万块够吗？（拿起电话，欲拨号码）

郭 亮 够了，我们已经有4万块，打电话找梁主任？

李彩云 先给乡总公司打个电话，请示庄经理，你去要车吧。

郭 亮 好。（下）

李彩云 庄经理在不？……我李彩云，服装款上海还没汇来……原因？还不清楚……现在急需1万块提面料……好跟港商签订服装加工合同……火烧眉毛，请你……什么？你马上来？……好吧。（放下电话，惆怅地）

吴 霞 庄经理给拨款？

李彩云 他要来，说是等把汇款问题弄清楚再考虑。

小 乐 那——黄瓜菜不全凉啦，干脆求求胡嫂丈夫贷款吧。

李彩云 只有这样了。（抓起电话拨号码，接听……占线……停了停，又拨）乡信用社吗？……梁主任？我彩云哪……瞧你说的，有困难才求财神爷呀……对，是贷款，你怎么知道的……1万块……就1万块……听我说……哎哎……啊？！（对方啪的一声挂死电话，失望地放下电话）

吴 霞 怎么样？梁主任他？

李彩云 现在没有钱……

吴 霞 堂堂个信用社没有钱？说死谁信哪。

小 乐 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大伙儿没选他老婆当厂长。李厂长，上区银行问问。

吴 霞 对！要是有钱不贷，就告他！

李彩云 那……以后办事儿就更难了，咳！都怪我办事儿粗心。

小 乐 人都说你精明强干！

李彩云 （苦笑）哈哈，你呀，什么时候学会逢场作戏？上海款没汇来我就发货，还精明能干呐……（思忖）哎，我存折……（眼一亮）

吴 霞 这可怎么办？

李彩云 等你的郭亮。

吴 霞 等郭亮？他……

（汽车由远及近，戛然而止，稍顷，郭亮跑上。）

郭 亮 李厂长，车来了。

李彩云 噢。哎，我存折上的8300块还没用吧？取出来拿去提面料。

吴 霞 你家不是急着翻房、盖苹果窖么？

李彩云 翻房？等等再说吧。

郭 亮 这怎么行，钢筋、水泥和木料，求爷爷告奶奶的好不容易给联系成了，就等新来哥派车来拉了。

李彩云 提面料要紧哪。

郭 亮 可你家新来哥的脾气……

李彩云 顾不得了。就这样，哎，千万别让他知道。

郭 亮 还少1700块。

小 乐 大伙凑，我这还有……（急摸兜数钱）

- 吴 霞 多少？
- 小 乐 2块3毛5！（见众人哄笑，一板正经地）笑什么，我买饭票就剩这些么。哎，李厂长，不够，干脆把你设计的那些服装拿出来卖吧？我和吴霞现在就表演招揽顾客！招不来顾客……我上街拽几个来！
- 郭 亮 净出馊主意。
- 李彩云 就是现卖也来不及呀。
- 郭 亮 那……唉！
- 吴 霞 （眉一扬）你过来郭亮。（耳语）
- 郭 亮 （拍手）太好了！李厂长，你去签合同吧，俺马上去提面料。
- 李彩云 有办法？
- 郭 亮 你放心去吧，俺包了！
- 李彩云 吴霞，要上海电话找陈阿祥同志问问汇款。（手持样品对郭亮）咱们走吧。（二人下。汽车起动静。吴霞挂电话。）
- 吴 霞 长途台吗？……要上海丽光时装店……找陈阿祥……我的电话是 34758……我叫吴霞……加急……谢谢，（放下电话）（赵新来风风火火上。）
- 吴 霞 （始料不及，惊讶地）新来哥！
- 赵新来 （端量）你……嗨呀，吴霞呀，差点儿认不出你了，打扮得好漂亮呀！
- 吴 霞 是吗？咱厂做的服装，还是你的彩云设计的哪，哎，什么风把你这苹果大王刮来的呀？怎么，想嫂子了？
- 赵新来 咳，果树遭红蜘蛛了，找彩云拿存折买1059农药啊！
- 吴 霞 （一震，自语）坏了！不早不晚他也来用钱？！……新来哥，俺听说……存折上的钱为你家修房盖苹果窖买料用了。
- 赵新来 总不能全用了吧。哎，店的生意怎么样？听村里人嚷嚷，好像不大景气？
- 吴 霞 马尾串豆腐我提不得了，开张一个月，连开资都成问题……
- 赵新来 我早就劝过她，农民小店不该在这商业繁华区，前后左右净是国营大商店，她偏不听。再说咱农民在乡下办个服装厂从城里揽些活儿干就满不错了，何必在城里开店。
- 吴 霞 一旦揽不到活儿呢？
- 赵新来 那……
- 吴 霞 叫厂子关闭？把百十号人打发回家？一个工厂光产不能销或让人牵着鼻子走能

有多大出路？要是厂里生产，厂外有商店销售，再加上对外承揽加工，齐头并进，大伙拿到更多响嘎嘎的票子，你不高兴？

赵新来 嗨！你和彩云一个腔调儿，受她传染了吧？

吴 霞 她和我们两只喇叭一个调儿——响 想 到一块么。

赵新来 嗯，可结果怎么样？放着蛋糕吃黄连——自找苦吃了吧？叫我说呀，看景不妙趁早收摊回乡，生财之道多着哪。

吴 霞 你——少动摇军心！我们李厂长略施了个招法，快时来运转了。你瞧，“新潮流时装店”，就凭这响呱呱的店名能落潮么？

赵新来 什么招法？

吴 霞 把我们厂做的时髦服装，这么一穿，再那么一走，就价值连城，顾客如潮，绝啦！ 打个指樨儿

赵新来 哦！哎，彩云哪？

吴 霞 她？到宾馆跟港商谈生意去了。

赵新来 跟港商谈生意？！

吴 霞 这有什么惊奇的！我们彩云说了，不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要有我们新潮流的服装，而且要打入港澳、东南亚，飞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和大西洋哪。

赵新来 嗨！

吴 霞 你就瞧好吧！

赵新来 哎，那……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吴 霞 （旁白）他又问彩云。彩云回来他要存折就麻烦了，得想法儿赶紧打发他走。哎，彩云不定什么时候回来，你急着用钱，我把店里卖款先借给你，需要多少钱？

赵新来 我们存折上有钱，干么借公款，我等等她。（坐下）

吴 霞 （焦急，旁白）这可咋办？……新来哥，到街上逛逛？

赵新来 我哪有心思逛街啊。

吴 霞 那……请里面休息？

赵新来 休息？俺心急火燎的……哎，怎么？俺在这里妨碍你？

吴 霞 看你说的，到店如到家嘛。

赵新来 ……也是，反正闲着，到卖场瞧瞧。

吴 霞 那就请吧——（弓身，扬手）

赵新来 嗨，干吗这么客气？

吴 霞 贵夫人李厂长教导有方，训练有素——礼貌待客嘛。
(二人笑着进卖场。胡嫂抱着大包小裹上。吴霞返上。)

吴 霞 胡嫂回来了。(看表)大夫看得挺细心呀。

胡 嫂 哎呀，这卫生所病号多不说，那大夫看病又粘不叽的，哎呀给俺急的！

吴 霞 肚子不痛啦？

胡 嫂 这针儿一打，不多会儿肚子就不疼了。

吴 霞 呀！给这么多药？

胡 嫂 啊……不，不，俺顺便买点杂馍果仁，这糖炒栗子刚出锅，香喷喷，甜丝丝，打嗝儿都带香味，来来……尝尝……

吴 霞 我不稀吃。(怀疑地自语)哪像个有病的样儿……胡嫂，治病收据呢？

胡 嫂 干什么？

吴 霞 给你报销哇。

胡 嫂 这？(语塞，灵机一动)啊，块儿八毛的不用啦。哎，俺周理周理到卖场啊。
(欲入内，见吴霞进卖场，急打电话)

胡 嫂 (悄声地 老梁吗？……俺回到店来了。李彩云求你贷款了？……(倚坐到桌上，顺手脱鞋倒砂子)俺没估计错吧？……庄经理那儿？……俺跟你打完电话就给他打电话把情况都反映了，他说马上来调查这笔汇款，查出问题呀……挥动鞋子就把这小老婆撤了！……
(听筒里传来电话局话务员“有长途”的通知声)呀，来长途了，先这么的吧，等回家再说！喂……俺是新潮流时装店哪！……新潮流都听不懂？(嘲笑地自语)真够老赶的了。喂！大点儿声……俺这儿听不真亮呐……(一怔)吴霞要得上海长途来了？！(穿上鞋喊)吴霞——吴——霞——(朝卖场)张欢，看见吴霞了没有？

张欢 (内声：“不在——！”)丧门！说别人小嘴吧吧的，临自己尿炕哗哗的！(话筒)——喂喂——吴霞不在……没听说她要谁电话？……陈阿祥？！(陡地来了精神)好哇，你这个骗子！……什么什么？你不是陈阿祥啊？……是电话局的人儿？(解嘲地笑换腔调，忙不迭地鞠躬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咳，实实在在对不起。……完啦。(放下电话，拍打双膝)咳，这弄些什么！
(吴霞匆上。)

胡 嫂 哎，吴霞，你要上海长途了？

吴 霞 啊，电话来了？

- 胡 嫂 满那儿找不到你，叫俺退了。
- 吴 霞 （嗔责）嗨呀！
- 胡 嫂 找陈阿祥？
- 吴 霞 是啊！
- 胡 嫂 他不在上海。
- 吴 霞 （急跺脚）都怪你！
- 胡 嫂 怪俺？啊！……屋里没人，俺接电话还接出错了？！你好？工作时间不坚守岗位，满哪儿出溜个什么！
- 吴 霞 我为工作！不像你无病呻吟，逛……
- 胡 嫂 俺怎么了？俺怎么了？俺不就是看完病当捎儿逛逛商店么？能怎么的？！
- 吴 霞 很简单。厂长有话，店有规定：随意违反制度就罚奖金、扣工资，严重的辞退。
- 胡 嫂 喂喂，小样！哥哥不哥哥——你还凶了。你别忘了！（搬动折椅）俺是服装厂的创始人！也是这个服装店的元老！（一条腿盘坐在椅上）谁敢动俺一根毫毛，就让他跪着给俺扶起来！
- 吴 霞 你也别忘了，彩云亲哥哥在厂里工作时间喝酒是怎么被她打发回家的。
- 胡 嫂 李彩云，你当她是什么好干粮？她不就凭那张好看的小脸蛋儿当的小厂长么？有什么了不起？自个儿满腩沟屎还没擦干净哪，还腆脸管治别人呢。
- 吴 霞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 胡 嫂 什么意思？！她带人到上海都被派出所扣留了，你当谁不知道？别装好不错。
- 吴 霞 你是说郭亮？！
- 胡 嫂 唉唉，俺可没说郭亮啊。今儿个这回事儿，俺耽误的时间该扣该罚随你便，别看俺没念几年书，可见过大世面。文化大革命闹串联那阵子，俺也穿过黄军装，戴过红袖标，坐过大瓦罐，上过北京城！现在为集体受点委屈怕什么，等店里的花花事儿格罗明白了，再瞧俺胡嫂的吧！
- （吴霞气愤跑下。赵新来疑惑地回盼着吴霞上。）
- 赵新来 胡嫂！
- 胡 嫂 咦？你什么时候来的？来看你的“舞星厂长”？
- 赵新来 （误听）什么五个星厂长？
- 胡 嫂 听哪去了，俺说是跳舞的舞。
- 赵新来 胡嫂真逗人儿，那是她“文革”时跳忠字舞的事儿。

胡 嫂 俺是说现在。新来呀，你是没看见，那男的手搂着女的腰，女的手搭在男的肩膀上，蹦——恰恰，蹦——恰恰……（比势）转哪，跳啊，还脸对脸，眉来眼去，哎呀妈，勾儿嘎的……

赵新来 （皱眉）彩云跳这种舞？

胡 嫂 光她一个人跳吗？还带着厂店一群小伙子、丫头们专等天黑了，拱舞厅里跳哪。

赵新来 真有这码事儿？

胡 嫂 上有天，下有地，撒谎叫俺天打五雷轰！

赵新来 啊？！（双目圆睁，忽然变得恍惚、眩晕）

胡 嫂 哎哎，你怎么啦？！想开些，眼下时兴思想解放，别往心里去。眼不见心不烦，睁只眼闭只眼就那么回事儿，啊。

（陈阿祥上。）

胡 嫂 你找谁？

陈阿祥 阿拉找李彩云。

赵新来 什么事儿？

陈阿祥 阿拉要亲自跟她讲。

胡 嫂 她不在！

陈阿祥 她不在？哎呀……这，这这……

赵新来 你哪场儿人？

陈阿祥 阿拉上海人，哎呀，李厂长不在……阿拉不见她一面，放心不下呀……真是麻烦事儿……

胡 嫂 你哪个公司？

陈阿祥 （误听）噢，工资？阿拉杂七杂八每月也百八十元哪。

胡 嫂 嗨！问你什么单位的？

陈阿祥 （又误听）住几个单元？哈，有意思，二室一厅，人嘛，现在是阿拉饱了全家不饿，条件可以吧？（诡譎一笑）

胡 嫂 （迷瞪地对愕然的赵新来）他在摆条件，想谈对象啊？！

（警惕起来）哎，你和李彩云是什么关系？！

陈阿祥 什么关系？朋友啊！说起来非常有趣儿，我们是在舞厅里认识的。

胡 嫂 （向赵新来投以神秘的眼色）怎么样？！

陈阿祥 她人满好，可交啊，我们的事儿办成了，阿拉乐，她更乐嘛。

胡嫂赵新来（同时失声地）啊？！

陈阿祥（拍赵新来肩膀）大哥，（对胡嫂）大嫂，帮帮忙啊。

赵新来（剑眉倒竖）你——

胡嫂（嗔骂）呸！不要脸的东西！（指赵新来对陈阿祥）你知道他是谁？

陈阿祥（大为不悦）唉，阿拉怎么成东西了？！侬怎么骂人哟？

胡嫂（学腔）阿拉就骂你不是人！（抹腰）

陈阿祥（做出防范的猴拳架式）侬——

胡嫂（同时挥指）你——

陈阿祥（转念）算啦！好男不跟女斗，侬侬太不通情……

胡嫂（羞愤地捂嘴）谁稀跟你通情！（乜斜赵新来一眼）只有那不知要脸的人才偷鸡摸狗呢。

陈阿祥阿拉跟侬通情？（开心地抱腹大笑）呀，呀，呀！侬、侬说些什么哪！

胡嫂嗯？你们笑什么？

赵新来咳呀！你说些什么，上海话“侬”就是你——

胡嫂咳！谁知他拉拉侬侬地说了些什么，俺就顺着他的嘴跟着吐噜上了，闹了半天叫他占便宜了。

陈阿祥对嘛，阿拉是说侬太不通情达理，侬不等阿拉的话说完就抢话，闹出笑话来了吧。

赵新来哎，你叫我们帮什么忙？

陈阿祥这个……李厂长不在，阿拉就不等了。噢，阿拉给你写个条子……（急摸兜）写个条子……（好不容易找出张信纸提笔疾书，递给赵新来）关于订货的事嘛——请费心交给李厂长，她回来，告诉她阿拉在滨海饭店，明天还要到长春去，阿拉先到火车站买票去。

赵新来（疑惑仿佛消除，点头接信）好的，好的。

陈阿祥谢谢，再见！（下）

赵新来（喧宾夺主地）再见！胡嫂，这条你拿着吧。

胡嫂（晦气地）给你家彩云的你拿着。

赵新来你们店的事儿，还是你拿着好。

胡嫂（漫不经心地接过信，扫了一眼，猛然一惊）啊？陈阿祥？！（急忙欲追）不好——

（庄正上，二人撞怀。）

庄 正 哎呀！胡嫂，李彩云哪？

胡 嫂 呀，庄经理，你来得正好，坏了！

庄 正 什么？

胡 嫂 糟了！

庄 正 （迷惑）什么糟了？！

胡 嫂 跑了？

庄 正 谁啊？你快说呀！

胡 嫂 骗子跑了！

庄 正 赵新来（同时地）骗子？！

胡 嫂 就是骗咱1万块钱的上海的陈阿祥！

赵新来 （大惊）啊？！

胡 嫂 （朝卖场喊）吴霞！张欢——！
（吴霞、张欢急忙跑上。）

胡 嫂 吴霞，你找的那个陈阿祥来了！

吴 霞 陈阿祥？！

张 欢 好小子，他在哪儿？

胡 嫂 才刚儿在这儿打个停儿又跑了，啊，八成往火车站跑了。

庄 正 是上次来订货的陈阿祥？

胡 嫂 上次俺没看着，今天这个胖敦敦、矮个头儿，戴眼镜儿。

吴 霞 是他！

庄 正 看准了？（对吴霞、张欢 快！给我追回来！

吴 霞 （对张欢）走！（二人跑下）

胡 嫂 这儿还有他写给李彩云的纸条，（阅信如获至宝地惊叫起来）哈哈……唉！
（神秘地）你们听听（念）：“自从咱俩认识以后，您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不知该怎么感激您。您走后我第一次失眠（眠）了”。（停了停）庄经理，什么叫失眠？

庄 正 那叫失眠，睡不着觉瞎折腾。

胡 嫂 噢……（继续念）“我发现我已经爱上您；我也知道您对我的情意，可是咱俩天各一方，城乡两地，要结合一起，很不容易，您能做到吗？那钱，我没舍得花，等咱俩的事儿成了用吧。”得得，全明白了，都倒贴了！这小南蛮子真有点手腕啊，不光骗走了钱，还想拐人呐！

庄 正 好哇，这第三者插足都插到店里来了。

胡 嫂 这是你亲眼看见的，看不到的花花事儿老鼻子啦……
(嘴贴庄正耳朵，如此这般地) 难出口哇。

庄 正 简直乱套了！当初选厂长俺就看不惯她那个浪劲儿，这会儿……唉！
(赵新来神魂颠倒，摇摇晃晃倏然仰栽在沙发上。庄正、胡嫂发现，惊慌地疾走过去。)

庄 正胡 嫂 (同时地) 赵新来！赵新来！
(庄正拽赵新来胳膊，捏人中。胡嫂绕到赵新来背后掂捶，见无效果，挽起袖子)

胡 嫂 (向手指吐唾沫) 叭！(狠揪赵新来后脖) 看把个大老实人气成啥样子了……

赵新来 (苏醒后蓦地推开胡嫂) 我脑袋要爆炸了！让我静一下吧！

庄 正 哎！李彩云哪？！

胡 嫂 到宾馆跟港商谈什么去了。

庄 正 她——到底去了，面料提来啦？就去订合同？

胡 嫂 这种事儿能让俺知道吗？往后哇好跟外国人留洋了……

庄 正 新来，别上火，我一定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胡 嫂 哎呀，卖场没人，俺得去看看。

庄 正 胡嫂，你把情况跟我细说说。(同进卖场)
(李彩云兴高采烈上，见赵新来惊喜地。)

李彩云 新来！你什么时候来的？发现赵新来异样的目光，娇媚地 好看吗？

赵新来 (冷峻地) 好看，太好看了！电影画报怎么给你漏掉了？

李彩云 你……怎么啦？

赵新来 你自己心里明白。

李彩云 多日不见，说话好冲啊……哎，怎么没把小丽带来？

赵新来 你心中还有我和孩子？哼！

李彩云 (柔声地) 埋怨我啦。接这个厂子容易么？现在又进城里办店，实在忙啊，建制度、抓管理、产供销也得干……

赵新来 舞——更得跳……

李彩云 (嫣然一笑) 唔，气儿打这儿来。

赵新来 (突然亮开信纸) 你——看看吧……

李彩云 (接过信，匆阅，喜不自禁) 订货？陈阿祥来的？(扫视赵新来一眼，翻过

信纸细阅，表情随信的内容跌宕起伏……忽然大笑）哈哈哈……一封订货信，还夹着一封没头没尾的求爱信……太有意思了。

赵新来 可不有意思！

李彩云 你看——

赵新来 白纸黑字！

李彩云 字迹不一样啊？

赵新来 我恶心。我说你当初为什么那样迷里磨啦的要进城……原来是有外心啦。

李彩云 你胡咧咧些什么。我是什么人，难道你还不了解？

赵新来 了解？我了解，可有人都叫你舞星厂长了！

李彩云 （莞尔一笑）还有人叫我浪厂长和模特儿厂长呐。

赵新来 你还当美事儿？

李彩云 我是为了工作，爱美的人才能使人美。

赵新来 可我不愿别人说长道短，更希望你成为人们欣赏、追逐的对象。我，我受不了啊！……

李彩云 你怎么净往这上头想？

赵新来 （夺回信）这这——这不说明问题？！算了！你如果另有所爱就直说，我——

李彩云 你真闹人！

赵新来 我闹人？！

李彩云 摊你这个男人——真够呛。

赵新来 还够呛？！好好好，我不挡你害，我走——（欲走又止）把存折给我！

李彩云 存折？！你要存折干什么？料不买了？房子不盖了？

赵新来 买个屁！果树红蜘蛛都快满了！

李彩云 （一震，惶怵）啊？！快打1059农药！……

赵新来 亏你还没忘干净，快把存折给我！

李彩云 新来，厂子进面料钱不够，我把存折上的钱……用了。

赵新来 啊？！8300块都用了？

李彩云 （抱憾地）嗯。

赵新来 （无名火起）好哇，你叫人骗了，转过头来骗我，你，你安的好心哪。（绝望地）树，毁了；家，完了。（趑趄趑趄走去）

李彩云 （拽赵新来手）新来！买农药的钱我想办法；存折上的钱，一分也不能少，你放心好了。

赵新来 （近似歇斯底里）人都让你丢尽了，还叫我放心，你跟那小上海去吧，松开手！

李彩云 我不！

赵新来 再不松手我就——（鬼差神使般地举起另一只手）

李彩云 （震惊，昂头，双目逼视）啊？！你——（声音震颤）打呀？！你怎么不打？

赵新来 （双手颤抖，突然捶头）我……唉！

李彩云 你太叫我伤心了。咱们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同窗到中学毕业，念你文化大革命护着我这被人称作右派崽子的情意，城市不归、大学没考，跟你结了婚。结婚五年来，我李彩云有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给我指出来？（啜泣）受你这样侮辱、谩骂，还要动拳头……

赵新来 可你现在变了。

李彩云 新来你——我真恨不得把心扒给你看。

赵新来 不用扒心，你没变心，马上跟我回家。

李彩云 不行啊……

赵新来 那——我走！（急下）

李彩云 新来！新来——你听我说……（追下）

（郭亮兴奋上，吆喊指挥几个青年男女拉吊霓虹灯。李彩云快快和赵新来上。）

赵新来 啊，郭亮，面料……

李彩云 签订了，哎，缺的面料款……

郭 亮 用我准备结婚的钱。

李彩云 （感激地）唔……怎好叫你们……

郭 亮 没关系，李厂长，邀请的客人来了很多，你去接待一下呀，咦？你……眼圈儿红了？

李彩云 （掩饰）没什么，飞进了个灰渣儿。（揉眼）

郭 亮 不对。

李彩云 噢，我到里间换洗一下，马上就来。（入内）

郭 亮 （朝左边幕喊）小乐啊，舞练的怎么样啦？

小 乐 （跑上）有门儿了。

郭 亮 小乐，今晚儿就看你这模特儿了，跳俺看看。

小 乐 小意思，（向边幕招手）喂——进来……

（一女青年上，二人舞动起来。）

郭 亮 （欣赏地）不错不错。
（庄正上，见状，窥视。）
（郭亮忙不迭地隐到纱幔后面摆弄“女模特儿”模型。
庄正瞅见小乐扭屁股，霍地窜上去揪拉耳朵。

小 乐 （疼叫）哎哟！……（转身，猛烈地碰撞庄正两肋）谁？干吗揪我耳朵？
庄 正 （连声叫疼退坐椅上）哎呀，哎呀，呀……
小 乐 （定睛一看，惊怯地）啊，庄经理！（强作笑脸，抱歉地）嘻嘻……
庄 正 你你……你哪场抽筋？！
小 乐 我们在练习跳舞。
庄 正 什么时间跳舞？还有个纪律没有？
女青年 我们承包的活都提前干完了。
庄 正 那也不准跳抽筋舞！
女青年 那叫伦——巴。
庄 正 什么梨巴、勺子把的，不准跳！
女青年 （笑声）嗤嗤……
庄 正 还笑！跳舞都有打离婚的，你不怕？
小 乐 她是姑娘。
庄 正 嗯？姑娘？姑娘更要注意，那腩直撅达 比势 好看吗？
女青年 （抿嘴笑）嗤……
庄 正 严肃点儿！
女青年 这是李厂长安排的任务。
小 乐 李厂长说在咱们店，跳舞也是生产力。
庄 正 新鲜！歌舞团哪？！（轰撵）去去去……现在姑娘脸皮比鞋底还厚，明天创文明验收团来了说污染就麻烦了，呸！（一口痰吐地，正欲蹭，发现郭亮）小郭，布置会场啊！哎，怎没挂上欢迎标语呢？
郭 亮 挂挂象征性的简单会标就行了。（指舞会霓虹灯）
庄 正 喔……（走近，仰视五线谱，眼睛由细眯而圆睁）那五道杠子嘀哩嘟噜缠些圆疙瘩，什么意思啊？怎么像豆芽菜？
郭 亮 （讪笑）那是五线谱，就是演奏的音乐。
庄 正 （复又仰视）哎呀！那是什么？扭腰撅屁股的……怎么搞的？！应该是一对男女手擎鲜花做欢迎验收团的样子。

郭 亮 噢，那是一个舞蹈姿势。

庄 正 这周围应是生产进度表，挂五讲四美的内容，计划生育啊，争创文明单位啊，用镜框镶起来，叫它满满当当的。

郭 亮 车间和办公室都有。

庄 正 这里也要有，体现两个文明一起抓么，你挂这干什么？

郭 亮 为了增加今晚舞会的气氛。

庄 正 什么？为了舞会？给我拆掉！

郭 亮 这是李厂长安排的。

庄 正 李彩云呢？

郭 亮 （指内）在里面。
（庄正欲进，郭亮急忙拽住。）

郭 亮 别进，她在里面换衣裳。

庄 正 嗯，嗯……（踱来踱去，忽然想起）郭亮，你过来，你和李彩云到上海……这个那个地被派出所拘留过？

郭 亮 没啊。

庄 正 你俩都要求入党，可得对党要忠诚老实。

郭 亮 你听谁说的？

庄 正 这就别问了，没有不透风的墙。

郭 亮 （半自语）……我只对胡嫂讲过……

庄 正 这就得了。

郭 亮 啊不，你听我说——

庄 正 我现在没功夫，写个材料交来。

郭 亮 啊？！哼！（忿然急下）

庄 正 （朝内喊）彩云哪——
（李彩云内应声：“暖——谁呀？！”）

庄 正 我老庄啊！你出来一下——
（庄正话未落音，焕然一新的李彩云手擎香水瓶边喷洒边走出。）

庄 正 （抬头，惊愕，迅疾紧闭眼睛，沁鼻的芳香使他按捺不住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啊——嚏！（揉眼，辨认）你……

李彩云 我李彩云。庄经理你找我……

庄 正为 那1万块汇款呐，签合同，为什么不要预付款？

李彩云 头一次办这种事儿，不懂呀。

庄 正 不见钱，不许发货，也不懂？

李彩云 见到陈阿祥的信说已经电汇了，我才发的货呀。

庄 正 那汇款为什么没来？你又为什么对他这样信任？

李彩云 在上海，他对我们很热情，给咱们好多帮助，我就相信了。

庄 正 骗子在行骗前，先要取得对方信任，你明白吗？

李彩云 我到现在也不这样看他。

庄 正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你们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

李彩云 庄经理，我不明白你这话的意思。

庄 正 该明白了。汇款下落不明，还要订合同，进面料，钱不够又伸手要，为你办店乡公司已投了好几万了，叫我怎么向党委交代？太冒风险了。

李彩云 庄经理，你咋不看风险后面的效益？我会挣回几倍钱的。

庄 正 不托底。彩云哪，你瞧你这打扮，戴项链，染指甲，擦脂抹粉，叫大伙儿穿袒胸露胳膊亮大腿的衣服，还选美人叫什么来的？

李彩云 模特儿。

庄 正 太出格！卖脸蛋啊？你还带店里的人进舞厅。彩云哪，你是一厂之长，可能把大伙儿的心弄散了，路领斜了，连你带郭亮到上海，都有人说闲话啦。

李彩云 啊？！

庄 正 等定个规矩，往后再带异性出差，得经过乡里批准。

李彩云 这么说……领导也怀疑我了？我请领导调查！

庄 正 唉！这种事儿，天知地知，谁能说清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李彩云 那……我跳黄河也洗不清了。

庄 正 可不能头发长见识短呐。全区上下这么多乡镇企业，文明单位为什么指名评咱厂店？你上任不到一年光景把个连年亏损快要倒闭的服装厂救活过来，领导重视你啊，万不能在别的上面，叫人指脊梁骨哇。

李彩云 我李彩云活了30年……问问天地良心，我是那号人吗？流言蜚语都传到新来耳朵里了。更叫我伤心和痛苦的是，连领导你，也这么看待我。

庄 正 哼！
(边幕乐曲，喧哗声。)

庄 正 (面向边幕吆喝)喂——领导谈话，捣什么乱？去——
(乐声停，喧声弱。)

庄 正 你看你，不赶紧想法儿追回汇款，还有心搞舞会，想干什么？

李彩云 做生意。

庄 正 纯粹是标新立异！不搞舞会就做不了生意？

李彩云 当然可以，不过，舞会是一个服装博览会，那里有最新的服装信息。青年们喜爱穿戴的服装，我就从参加外场儿舞会得到的。舞会，还是一个交易会，我就是要通过这次化妆舞会，展览我们最新服装，希望达成几笔生意，没有交际不行，庄经理，你该支持才是。

庄 正 我不反对交际。但我不赞成男女搂搂抱抱的舞会，也反对你展览这些伤风败俗的奇装异服。

（小乐推赵新来上。倾听。）

李彩云 你让我摸索试试么，失败了，我认了。

庄 正 冒险的事儿不能干。

李彩云 摸索，试验，就是一种冒险，它比无所作为要伟大一万倍。

庄 正 就是万万倍也试不得！你们念书的人小嘴吧吧的，我说不过，反正今晚的舞会不能搞。

李彩云 请柬发出去了，客人们陆续来了，作为一个厂长，我——有这个权。

庄 正 你——太任性了！我……我不得不提醒一句，就因为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事儿，你的入党问题拖后。

李彩云 （如遭雷殛）啊？！

（静场。）

赵新来 （动心地冲到李彩云跟前，爱怜和忧愤交加 彩云！

李彩云 （意外，悲喜地）新……来……！

赵新来 庄经理，你不能这样啊。

庄 正 怎么啦？这是我们党组织的事，眼里简直没有领导了。

赵新来 （猛然拽李彩云）彩云，干脆——回家！爱干服装，继续开你的裁缝铺；不愿干，呆着，我养活你！受这份鳖气。

小 乐 哎哎——新来哥，我苦苦把你劝回来，你怎么不是泼冷水，就是打退堂鼓啊，李厂长，别听他胡搅合。

赵新来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小 乐 这也是我们店的事儿！李厂长，你不能离开呀。庄经理。你，你倒吱声啊。

庄 正 嗯，你插的什么嘴？

小 乐 你逼我插嘴！李厂长为了这个厂店，撇家舍业，把刚刚3岁的孩子，托付给老人照顾；为了大家伙儿致富，放弃了每月三四百元收入的家庭裁缝铺；为了设计新式服装，废寝忘食，不格外拿取分文；为了掌握信息，她四处奔走，八方交际；为了推销产品，她带头进舞厅，当活模特儿……这一切，你当领导的都知道吗？

庄 正 咳！你小子一套一套的，还训起我来了？

小 乐 不平则鸣嘛。

庄 正 哼，不过叫她把舞会停了，她就跟我要权……

赵新来 彩云，你就听听庄经理的话，把舞会停了吧，名誉和前途不能不考虑呀。

李彩云 （凛然地）名誉珍贵，事业更珍贵；前途？说对了，厂子的前途不能不考虑呀。

赵新来 今晚你是不想回家了，孩子也不看了？

李彩云 （如泣如诉）家、孩子……睡梦里我都想啊。这些日子，我没有定期回去让你操心受累，也真苦了你，要说我有什么对不起你和孩子，就是从当厂长以来，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和孩子母亲应尽的责任。

赵新来 你铁心非要搞舞会了？

李彩云 新来，我和大伙儿几个月的心血，希望和出路，全寄托在今天晚上展销订货舞会上，停止——我会发疯的啊！

庄 正 不管怎么说，今晚舞会非给我停了！

李彩云 不能停！

庄 正 （怒气冲冲地指着霓虹灯）给我撤了！

胡 嫂 （上前，帮腔）撤！撤！赶紧撤！（遇到李彩云尖锐的目光，忙退怯）
（霓虹灯徐徐吊起。）

群 众 厂长！

李彩云 不能撤，我是厂长！

庄 正 我可以撤掉你的厂长！

李彩云 在没正式接到上级的处理意见以前，我要行使我厂长的权力，放——！

群 众 对！放——！

庄 正 （怒发冲冠，声色俱厉）你，你你……

（吴霞、张欢簇拥着陈阿祥匆匆上，众人愣怔。赵新来嫉火油燃，攥紧拳

头，胡嫂陡然振作。）

胡 嫂 哈哈，逮回来了！

陈阿祥 哎呀呀……气氛好紧张啊！李厂长（伸出手）

李彩云 陈——阿——祥！（相握）

胡 嫂 （凑到庄正跟前）就是他！

庄 正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谁？

胡 嫂 上海那个小南蛮——陈阿祥，瞧她们热乎的（李彩云让坐，陈阿祥正欲就座）

庄 正 慢！

陈阿祥 （惊吓地站起，左右环顾）嗯？……

庄 正 （逼向陈阿祥）我问你，你在上海找不到老婆了吧？

陈阿祥 （耸肩）阿拉不晓得依的话？

庄 正 你自个儿干的蠢事儿不晓得？！

陈阿祥 就是不晓得嘛？阿拉是来订货的。

胡 嫂 庄经理呀，你听听，他是来订婚（误听）的！庄经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死劲儿审！（站靠在庄正身旁，抹腰）

庄 正 （点头）你晓不晓得买东西要交钱？

胡 嫂 （威胁地）说！

陈阿祥 这用说么，连小孩也晓得呀。

庄 正 那1万元货款你不给汇来，还用信哄骗。

胡 嫂 老实交代！

陈阿祥 啊啊，问这个呀，（与正在交头接耳窃笑的吴霞、张欢交流一下眼色）哈哈……双方都有责任嘛，我们的小会计把你们帐号的0啊，那0啊（比划）填出个小头头儿，成了6——（比划）6哇，你们这个柳树服装店改名新潮流时装店，阿拉也不晓得呀！汇款被邮电局退回去了呀。

庄 正 哼，还摆迷魂阵！

胡 嫂 少耍花招儿！

陈阿祥 唉呀呀，你这个老同志，太不相信人了呀，我们（指吴霞、张欢）一起到的邮电局，阿拉还现向上海要的电话，汇款很快就会来的。不信问问他俩好啦。

庄 正 真的吗？

吴 霞 （点头）我不放心，还亲自跟他们店领导通话证实了哩。

张 欢 一点儿不错，庄经理，别冤枉人了。

群 众 原来是这样……（面面相视、嘁喳起来）

庄 正 （窘迫）咳，这闹些什么！（对吴霞、张欢）你俩怎么不早说呢？

胡 嫂 陈阿祥！你知不知道李彩云是有男人的儿？

陈阿祥 晓得嘛，阿拉还晓得她有个女儿叫小丽呀！阿拉还想到她家做客见见她丈夫和孩子呐。

李彩云 那……你怎么给我这么一封信？（示信）

陈阿祥 （接信，定睛一看，惊叫）咳呀，糟糕！这是上海郊区的一位姑娘给阿拉写的情信，阿拉一时找不到纸，就用信纸给你写了几个字，太粗心大意了，真对不起，千万别见怪啊。

李彩云 我不见怪，可有人见怪了。

陈阿祥 谁？

李彩云（指赵新来）他——哎，还忘介绍了，他就是我家小丽她爸。

陈阿祥 嗨呀（上前热情握手）久仰，久仰！听李厂长介绍，你是苹果大王啊！（伸拇指）

赵新来 （受宠若惊）过奖，过奖。

陈阿祥 那信……你见怪了？

赵新来 不怪，不怪。

陈阿祥 要怪就怪阿拉好了。

赵新来 （尴尬）误会、误会，没什么、没什么。

陈阿祥 不见怪就好。（思忖稍顷，忙从旅行袋中取出洋娃娃）啊，这是阿拉送给令爱的。

赵新来 这这…… 征求李彩云默许的笑靥，忙接 谢谢！

陈阿祥 不要客气。哎，听吴霞同志说，你为李厂长把存折上的钱买了面料，都吵起来了？

赵新来 唉……

陈阿祥 这就是依的不对了。
（郭亮上，见状，倾听。）

吴 霞 （指地上木箱）新来哥，陈同志出钱给买来一箱1059农药。

众 啊！……

庄 正 （故意干咳）咳咳！咳咳！……

李彩云 噢——（走到庄正跟前向陈阿祥介绍）忘了给你们作介绍，这位是我们柳树

乡农工商公司经理庄正。

陈阿祥 庄——正？好名字！好名字啊！（上前握手）庄——正。

庄 正 一般，一般。

陈阿祥 （伸出大拇指）你们李厂长真能干哪！在上海，串商店，摸行情，跑舞厅，上海最时髦的服装大都集中在舞厅和公园里，她画了一本又一本，都闹出麻烦来了。有一天，阿拉陪她和郭亮参观服装，在展览馆，她发现一个姑娘的风衣挺漂亮，就紧跟着不放，一直跟到派出所那里。阿拉今天就是顺路来预订她仿绘设计的大摆风衣呀，头些天李厂长寄去一件样品展出，顾客们纷纷打听什么时候销售，阿拉敢肯定是个热门货。

庄 正 （恍然）噢。

郭 亮 （激情难抑地冲到人前 陈阿祥！

陈阿祥 （喜出望外）小郭？哎呀老朋友，可见到你了！（二人热诚拥抱，郭亮目光碰到胡嫂火气冲天。）

郭 亮 胡嫂，是你告发我和李厂长在上海被拘留的吧？

胡 嫂 （懦怯地 没拘留就没拘留呗。

郭 亮 好哇！我当笑话对你讲了，你当话把儿造起谣。挽袖你邪迷心窍，一天到晚闲得皮刺挠了吧？！无事生非，挑拨离间……（举拳）今儿个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追撵）

胡 嫂 （躲跑、惊叫）唉呀庄经理，他，他要打俺啦！（绕到庄正身后，脑袋忐忑不安地钻到庄正右腋下窥探着）

李彩云 （拦住郭亮）郭亮！

庄 正 太不像话了，郭亮！（右胳膊顺势圈拢胡嫂的脖颈，转脸发现，忌讳地）咳……（电话铃响，吴霞接电话。）

吴 霞 经理，乡党委电话。

庄 正 （接过话筒）俺庄正啊……什么？……时装店上报的材料区里不满意？……需要加上美化服务，搞活生意的内容？……她还要在厂里搞舞会，说什么展销服装……我思想还不解放？咳呀，我有什么陈腐观念？……好吧，出了问题，我可不负责啊……嘿嘿……（放下电话）

郭 亮 李厂长，邀请的客人差不多到齐了，舞会多咱开始？

李彩云 庄经理不同意。

庄 正 搞吧，彩云，我请示乡党委同意了。

李彩云 （扬眉一笑）庄经理，你真会当干部。群众喜欢的事儿，你看不惯，该支持的事儿，上面不点头儿就不敢开绿灯。（对郭亮 请客人入场，舞会马上开始！
（转向陈阿祥）我以厂长的名义请你。

陈阿祥 谢谢，呵，真叫人欢乐呀。

李彩云 欢乐？它经过多少痛苦的发酵和艰难的蒸煮呵！
（华灯初上。霓虹灯忽明忽暗，闪耀着迷人的风采。李彩云、郭亮和庄正等彬彬有礼请客人。）

（响起轻柔美妙、节奏活泼的探戈舞曲，五彩灯变幻不停，欢愉的客人们左顾右盼。突然身着镶有各色花边连衣裙、直筒裙和大摆风衣的几位姑娘，在吴霞带头下粉黛登场。入座的客人们惊羡仰视时，姑娘们纷纷走到客人面前做出相邀的手势，李彩云走到陈阿祥面前邀请，陈阿祥恭请赵新来，赵新来让请。）

（人影憧憧，滑动着轻熟的舞步，李彩云与陈阿祥伴着优美的旋律，轻盈地翩跹，雍容大方，自然洒脱，窈窕的体态，娴熟的舞步，格外引入瞩目。吴霞伴舞的客人，打量吴霞的着装。）

客 人 你这服装哪里买的？是港货还是沪货？

吴 霞 不港也不沪。就是我们新潮流时装店李厂长亲自设计的新产品。这种条式连衣裙，个儿头不高的女性穿在身上，不但苗条，而且显个儿，顾客会欢迎。

客 人 呵，一定进货。

（一曲终了，客人们纷纷欣赏、评论姑娘和小伙们的时装，向李彩云涌去，争先恐后地要求订货：“我订这种500件”，“我要那样的1000件”……）

（优雅柔美的华尔兹舞曲响起，群众翩翩起舞，稍顷，郭亮手擎一摞子订货单，兴奋地。）

郭 亮 庄经理，李厂长，成交订货总金额达到50万块！

众 人 （欢呼）这么多？！

陈阿祥 （对李彩云）我那500件大摆风衣，你得保证呀？

李彩云 一定。一定。

赵新来 （忙打开旅行袋，取出苹果、糖果，走到李彩云跟前）这……给你的……

李彩云 （欣慰地）给大家吃吧。（递扔）胡嫂，来。

胡 嫂 （走到李彩云面前，羞愧地）我——服了！

张 欢 李厂长，带我们跳块迪斯科，助助兴吧。

李彩云 （激情地）来！跳吧！尽情地跳吧！
（幕在极度欢快、节奏强烈的舞蹈声中徐落。）

1985年甘井子文化馆首演，获第二届大连艺术节一等奖。剧本收入《大连戏剧选》
1985年，《郑业林作品选》，大连出版社2003年7月

路遇

(辽南戏)

编剧 滕守仁

剧情简介

农民戚有余在党的致富政策感召下，戒酒戒赌，日子越过越好，只是单身一人，很不如意。他听说小河西李秋菊过日子是好手，也是单身一人，很想和她交往。这一天在赶集回归路上，天下大雨，他和李秋菊在雨中相遇。二人在雨中定情。

人物 戚有余（男）57岁（简称戚）

李秋菊（女）47岁（简称李）

时间 1987年秋

地点 赶集回归的路上。

幕启。戚有余兴高采烈地，催马扬鞭上。

戚 驾！

(唱)改革的号角声声起，
致富的政策催人急。
七年前我承包四亩山坡地，
栽的是山楂、葡萄、香水梨。
今早晨一车梨卖了二百七，
买化肥才花掉一百一。
剩下那一百六银行储了蓄，
总金额整一万这不是吹牛皮。
腰有钱精神抖心中阵阵喜，
日子蒸蒸日上就像坐飞机。
按理说这生活应该我满意——

(夹白)咳!一家不知一家呀!

(接唱)我也有难唱的曲,有话对谁提?

(白)吁!你问俺有啥难心事呀?咳!

(说口)谁难谁知道,说出来也不怕你们见笑。因为我过去赌博胡造,把家底输掉,气得孩子不叫爹,老婆离婚走道,说我不堪救药,干脆把我一撻。从那以后,我经过政府多次说教,俺决心来一个自我改造。嘿嘿,几年工夫,承包果园立见实效。家有余粮,兜有钞票。咳!晚喽,光有钱有啥用,地里活计没有帮手,家里生活没人照料。你们说,有钱给谁花?有嗑对谁唠?我这后半辈还有啥兴趣,躺在炕上我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什么,再找个老伴?说的容易,实难办到。你还别说,最近还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我琢磨得好好挑挑,不适合的我还不要呢!嗯,其中一个倒挺合适,家住小河西,名叫李秋菊,开个豆腐房,还养一群鸡,过日子是好手,长的也不离。啥样?不瞒你说,我,我还没见过面呢。

(雷声大作,大有暴雨来临之势。)

(白)不好,我得抓紧赶路。(急下)

(李顶风冒雨急上。)

李 (唱)风摆杨柳云层密,
倾盆大雨雷声急。
真倒霉遇上鬼天气,
悔不该今天去赶集。
没有地方把雨避,
毁不毁了这筐鸡。
家里家外靠我自己,
出门办事不容易。
多咱能有出头日,
找一个干活的,
挣钱的,唠嗑的,做伴的,就是那个当家的。
胡思乱想不知何处去,
十字路口把路迷。

(白)我这是走哪去了?

(戚赶车急上。)

戚 驾!(唱)倾盆大雨铺天盖地,

李（唱）我急忙赶路走得急。

李不慎滑倒，呼喊捉鸡。

戚后边摔倒一位妇女，我得上前救救急。

吁！

李（二人捉鸡，李清点无损，高兴地）谢谢！

戚没啥，不客气。（欲下）

李哎哟！

戚（闻声急转）摔坏哪了？

李就这痛！（指臀部）

戚我看看。

李（不好意思地）不，不要紧……

戚（悟然）啊，对，是啊，（旁白）哪能随便乱看呢。

（对李）再见！

李等等，老大爷。

戚老大爷？（干咳两声不应）

李（察觉称呼有误）大哥！

戚暖！

李大哥，俗话说，救人救到底，我想搭个脚可不可以？

戚行。没问题！

李谢谢大哥。

戚小意思，别客气。上车吧，驾！

（轻快的乐曲伴随着二人边走边唠）

李大哥，你真是个好人的。

戚哪里，哪里，谢谢你的抬举。

李像你这样好人，一定是儿孙满堂，富贵有余。

戚“富贵有余”嘛，嗯，倒是贴题；这“儿孙满堂”嘛，咳，咱没有这个福气呀。

李（略有所思急转话题）大哥，你饿不？我这儿有点心，充充饥。

戚不饿，不饿。哎，你要是饿了，我车上有面包和烧鸡。

李烧鸡？你生活不错呀。不行，我吃它嫌腻，还是捎回家去，和嫂子一起下酒吧。

戚 嫂子？你吃她吃一个样。

李 这扯哪去了。

（唱）这大哥说话真逗又讲义气。

戚 这妇道大大方方说话挺投机。

李 问大哥你赶车这是干啥去？

戚 今头晌拉车梨进城去赶集。（插白）你呢？

李 我进城买种鸡回来遇上雨。

戚 家妇要出趟门可真不容易。

李（插白）谁说不是呢。

戚 怎不叫你男人陪你一块儿去？

李（插白）我男人？他是个短命鬼早把人间离。

戚 我问你在堂前几个儿和女？

李 一辈子没开怀现在是独居。

戚 看起来独身生活也可以。

李 不可以又咋办，困难对谁提？

戚（插白）是啊，是啊，（雷声大作）哎呀，这雨越下越大呀！

这有棵老柳树咱们俩避避雨，

住了雨咱再走我送你回去。

吁！

李 太麻烦你了，真不过意。（下车，避雨）

戚 说了半天你贵姓，家住在哪里？

李 免贵姓李，我家住在小河西。（由于李感到二人挤的太近向外挪动，但又被雨淋着）

戚 往里点，往里点。（为了避嫌，主动把好位置倒给李，自己甘愿在树边淋着）

李 大哥，你……

戚 没啥，反正也湿透了，别客气。（旁白）她家住在小河西，姓李，哎呀，能不能是她呢？对，我问问。（对李）我打听一个人。

李 谁？

戚 她家住在小河西也姓李。

李 叫李什么？

戚 好像是叫李、什么“菊”。

李（旁白）是不是打听我呢？（转对戚）叫李秋菊？

戚 对，对，太对了！怎么，你认识？

李 啊……认识，认识。

戚（唱）年龄有多大？

李 今年四十七。

戚 个头有多高？

李 和我差不离。

戚 人品怎么样？

李 全屯没比的。

戚 你咋认识她？

李 咱俩，咱俩是邻居。

戚（插白）怪不得呢。

李 那么你和她是啥关系呢？

戚 我和他啥关系你是不摸底，虽然说没见面论起是亲戚。

李 我怎么没听说秋菊提过你，

戚 年深日久少来往两下不挑剔。

李 到底是啥亲戚咱们叙一叙。

戚 这……她是俺舅舅的叔伯大姐，三表哥的结发妻，我管她叫二姨。

李（笑）嘻嘻，（旁白）这叫啥辈呢？

戚 哎！你笑啥呢？

李 没啥，没啥。（旁白）莫非说是他，嗯，我得好好问问！大哥

（唱）有啥事捎个信我替你传递，

戚 重要事倒是没有，就是怪想的。

李（插白）你想人家干啥？

戚 我是想帮助她共同富裕。

李 真难得有你这位好亲戚。不过……

你想她，她未必心里也想你。

戚（插白）你怎么知道？

李 一个男的想女的那叫啥关系？

戚（白）那有啥，咱，咱们不是亲戚吗？

李 对，对，“是亲三分向，是火热乎炕”。既然是亲戚，哪能不关心呢？

戚 哈……看看看看，咱们俩是越说越投缘啊！

李 你都关心人家啥？

戚 大妹子！

（唱）我问她住房？

李 透风又漏雨。

戚 我问她穿戴？

李 没有像样衣。

戚 我问她生活？

李 缺柴又少米。

戚 手中零花钱？

李 也是紧“吧唧”。

戚 过年和过节，

李 肉都割不起。

戚 她身体可好？

李 没啥大问题。

戚（插白）那就好，那就好。

（唱）听说她想改嫁已经把婚许，

李 我们俩常见面她可从没提。

（夹白）对，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回事。

戚 和谁定了？

李（接唱）介绍人倒不少她都不同意。

戚（插白）都不同意？

李（接唱）有一人可考虑就是没定棋。

戚 这个人家住哪儿？

李 岭前葫芦峪。

戚 姓啥叫啥名？

李 听说他姓戚。

戚（白）叫戚——有——余！

李 对，一点不错。你认识？

戚 认识。不，不认识。

李 你看你，你看你，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

戚 啊……见过面。哎，女方愿意？

李（试探地）不愿意。

（唱）她听说姓戚的这人不咋的。

戚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没见本人，可不能胡猜疑。

李 听说他见酒如命——

戚 早就把酒忌（戒）。

李 听说他成天赌博——

戚 那都是老皇历。

李 听说他改邪归正现在挺富裕，

戚 这可是小棉袄——不是假的。

李 浪子回头可真了不起，

戚 有党的好政策谁还闲扯皮。

李（突问）戚有余好和坏你咋知底细？

戚 这……我们俩是“双胞胎”，这有啥稀奇？

李（白）怪不得呢！这么说你也姓戚？

戚 亲哥俩还能姓两姓，滑稽。

李 都怪我言多失语，对不起。

戚 没啥，我不介意。

李 这么说，你们俩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戚 他是哥哥，我是弟弟。

李（挑逗地）哎呀，这下可完了。

戚 咋的？看你一惊一乍的。

李 人家秋菊说哥俩相比，哥哥不如弟弟。

戚 我哥哥比我强。

李 赶不上你。

戚 这……

李 这什么这，我看这门亲事难成，告诉他另打主意吧。

戚 别急，请她再考虑考虑。

李 不必考虑，没有余地。

戚 这么说，我哥哥不如我？

李 不如你。

戚 我还行？

李 可以。

戚（正中下怀）那好，既然人家看中我了，咱就别客气，我就代替。

李 那可不行。

戚 咋的？

李 你想啊，你哥哥是光棍，丧偶另娶国家允许；你是有妇之夫，重婚再娶法律不依。

戚（无可奈何地）嘿嘿，老姊妹，实话告诉你吧，我，我哪有老婆，就，就我自己。

李 哟嗬！哥俩一对光棍呀！

戚 咳，大妹子！

（唱）我是转弯抹角逢场作戏，
戚有余就是我就是戚有余。
今天把实话告诉你，
请你给搭鹊桥再把婚事提。
事成之后给你酬厚礼，
一双牛皮鞋，两套毛花呢。

李（插白）太少了。

戚 四瓶茅台酒，五斤大海米。

李 就怕你买不起这些东西。

戚 说话不算我走道手朝地。

李 手脚往前爬那可够滑稽。

戚 不相信我愿把存折交给你。

李（插白）我不贪财，事成之后给我个猪头就行。

戚 小菜！

（接唱）春节前就送去，割个大个的，破破老规矩。

李（白）嘻嘻，你舍得？

戚 舍得，舍得，你把婚事办成喽，别说是一个猪头，就是要我的脑袋也给你。

李 好，可不能后悔。

戚 绝无儿戏。

李 行，这事我包下了。

戚（激动地）哎呀大妹子，这可叫我咋谢你呢？（欲行跪礼）

李 哎，哎，这可使不得，俺担待不起。

戚 嘿嘿，你看我，说了半天光知道你姓李，叫啥名呢？

李 你猜猜。

戚 真逗，这人名哪有猜的？

李 不猜拉倒，我不告诉你。

戚 她姓李，你也姓李，她叫李秋菊，你叫李……啊！李月季？

李 啥月季，牡丹，还老玫瑰呢！

戚 对，老玫瑰同志！

李 我不姓老，姓李。

戚 李玫瑰！

李 暖，哎呀，你这个人真笨。

戚 那……

李 实话告诉你得了，我叫李、春、菊。

戚 好！春菊，好！

李 好啥？按照一年四季再升两级。

戚 哪有给人名升级的，越说越糊涂。她唱的哪出戏呢？春菊升一级是夏菊，夏菊再升一级是秋菊。你们俩重名啊？

李 没重名。

戚（恍然大悟）哎呀！这么说你就是李秋菊？

李 你激动啥？

戚 让你把我都给转转迷糊了。（欲握手，李不情愿）这有啥呢？

你没看电影吗，还，还这么的呢。（做拥抱状）嘿嘿，秋菊，你看咱俩的事儿……

李（明知故问）咱俩什么事儿？

戚 就是那个……你和我……这么的吗？

李 我和你怎么的？

戚 打伙……搞对象呗。

李 啥叫打伙，多碍碜。

戚 那咋说，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你要是点头，咱就“拉葛”，“拉葛”。

李 不行，我还得回去考虑考虑。

戚 还考虑啥，你点头，我同意，手拉手去登记；腾房子，搬行李，把户口一并就算大事完毕。

李 嗨！你说得可倒简单，容易。

戚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听你的。

李（旁白）我看这老头还行，俺也别三心二意。（转向戚）大哥，俺配不上你，你可别嫌弃。

戚 这么说你同意？

李 俺，俺同意！

戚 这可是真的？（欲上前拥抱）

李（疾用手中大筐挡拦，戚错抱上大筐）老实点！

戚 嘻嘻……秋菊，既然你点头，我也同意，咱就抓紧完婚，明天登记。

李 可以。我提议，既不收礼，又不办席，一切从简，爽快麻利。

戚 好主意！

（唱）这真是千里有缘巧相遇，

李 无缘对面谁也不认的。

戚 喜配佳偶心中喜，

李 幸福晚年自寻觅。

戚（白）哎，雨停了，咱们走吧。上车！驾！（圆场）秋菊，往前靠靠。（二人依偎在一起）驾！

（急下）

——剧终

1992年8月

1988年瓦房店市文化馆首演

1992年，在国家文化部举办的群星奖评选中获金奖

剧本发表于《电视与戏剧》1998年4期

海莲花（节选）

（轻歌剧）

编剧 赵振胜、傅清君

剧情简介

改革开放后，海岛渔民富了。老海满足现在的生活，保守起来。春花、大龙等年轻人还想闯出一番事业，资金不够，想跟老海叔借钱，老海不借。在喜婶的帮助下，老海叔终于想明白了，决定同喜婶一道带领年轻人，“开创新路破浪扬波，再唱致富的歌”。

时间 现代。

地点 北方某海岛渔村。

人物

老海 渔村个体户渔民。

喜婶 渔家妇女。

春花 渔家姑娘，喜婶之女。

秋菊 渔家姑娘，二虎对象。

大龙 青年渔民，春花对象。

二虎 青年渔民，老海之子。

第四场

清晨。

彩霞流进海，浪花放异彩。

幕后老海喊号子：“出海！”老海站在船头，秋菊在船

后摇橹，春花摇偏桨橹，三人飘飘荡荡上。

老海 （唱）镜子亮的海哟蓝瓦瓦，
蓝瓦瓦的天儿流红霞。
吸一口海风咸滋滋，
小橹一摇吱嘎嘎。
橹儿声声像说话：
老海呀老海呀，
你就靠海发了家。

嘿嘿。那都看看，天上没有一点云丝儿，海里没有一个浪纹儿，十遭九不遇的神仙海呀！

春花 哎，老海叔，我们的橹摇得行吧？

老海 唉，没有海参哪，海茄子也凑合吧。

春花 哈哈！

老海 哎，就知哈哈。不怪歌上唱的，你们年轻人，都有一颗惹祸的心。

春花 哈哈，是火热的心！

老海 嘿嘿，反正一样。哎，那俩听着，撵鲅鱼的时候，得把胳膊甩起来，不得劲儿啊，那就脚蹬船帮，哈下腰，憋住气儿摇。

春花 啊？海叔，憋住气摇，那不就憋死啦？

秋菊 （忍不住笑了）哈哈！

老海 （也笑了）嘿嘿！你就有话噎我。能在岸上许头猪，不在水里许条鱼。现在的鱼格外不好钓。

春花 那就更说明俺们做对了。

老海 （疑惑地）你们做对了？什么做对了？
（春花与秋菊对视一笑。）

老海 （朝远处观望）哎呀，看看看——鲅鱼起排啦！

秋菊春花 在哪儿？

老海 哎呀，四只小眼儿还不如我一双老眼儿。顺着船头往西看——哎呀！直蹦直跳哇！闺女们哪，来钱儿的节骨眼到啦！朝手心吐口水 呸！呸！哈哈，撵鲅鱼啦！

（唱）鲅鱼飞出水，
银花开云端。

秋菊 （唱）一起一道闪，

春花（唱）一落一层烟。

老海（唱）哟罗喂呀！

秋菊春花（唱）哟罗喂呀！

老海（唱）噢号号——

鲛鱼蹦呀，
急得我一身汗；
鲛鱼跳哇，
更嫌船儿慢。

（喊）快把橹儿搬！

秋菊春花（唱）快把橹儿搬！

（号子渐急。）

老海（唱）哟号！哟号！

秋菊春花（唱）哟号！哟号！

老海（唱）胳膊别发酸哪！

秋菊春花（唱）咳哟！

老海（唱）手脖别发软哪！

秋菊春花（唱）咳哟！

老海（唱）橹把别发滑呀！

秋菊春花（唱）咳哟！

老海（唱）舢板别发粘哪！

秋菊春花（唱）咳哟！

老海（唱）橹儿铲哪！

秋菊春花（唱）铲哪铲哪：

老海（唱）船儿颠哪！

秋菊春花（唱）颠哪颠哪！

老海（唱）浪儿推呀！

秋菊春花（唱）推呀推呀！

老海（唱）流儿掀哪！

秋菊春花（唱）掀哪掀哪！

老海（唱）欢劲摇哇！

秋菊春花（唱）摇哇摇哇！

老海 （唱）全力搬哪！

秋菊春花 （唱）搬哪搬哪！

老海 （唱）看准鲑鱼撵哪！

秋菊春花 撵哪！

老海 撵哪！

秋菊春花 撵哪！

老海 撵……哎我的妈呀！（用力过猛，一头扎进海里）

秋菊春花 （惊叫）海叔！你怎么掉海里啦？快抓住船帮上来。

老海 （在海中踩水，安慰）秋菊，春花，别害怕，我会揽澡，哎，他妈也不知怎么了，眼前金星一飞，就一头扎进海里啦！

（一浪打来，没抓住船帮，被海水呛得直咳嗽）

秋菊春花 海叔！你怎么啦？

老海 呛了两口水。呸！生咸！呸！巴苦！（又一次抓住船帮）

秋菊春花 （伸手拽上老海）快上来。

老海 （被拽上船 哎呀！啊哧！啊哧！哎，快看看刚才那排鲑鱼呢？

春花 早跑没影儿啦！

老海 唉，都怪我。

春花 海叔，别不服老，这碗饭呀你不能再吃啦！

老海 我不老！听，鲑鱼扑食声。

秋菊 在哪儿？

老海 离船头不远，快甩！（甩线，喊号子）噢号号！

秋菊春花 （唱）快快甩呀喂上依个喂！

老海 （唱）噢号号！

秋菊春花 （唱）快快甩呀喂上依个喂！

老海 （唱 噢号喂上喂！

秋菊春花 （唱）喂上喂上喂上喂上！

老海 （唱）噢——我哈哈！

小乖乖呀别掉喂，

也别挣呀也别拽，

老实点呀顺线来，

哎呀我的小乖乖。

上来吧家伙！哎，这条鲛鱼二三斤哪！

春花 海叔，我用这条怎么这么小？

老海 哎，七八两吧。

秋菊 叔，我用的这条更小。

老海 哎，五六两吧。

春花 唉，真扫兴，大的大小的小。

老海 哎，有毛不算秃！这就不错了。快甩吧！（甩线）甩啦！（大叫一声）哎我的妈呀！

秋菊春花 （惊）叔！你又怎么啦？

老海 （疑惑地）菊呀，花呀，我把钩甩哪儿去了？（顺线转圈找）

春花 （憋不住大笑）海叔，你把钩甩到腩上去啦！

老海 （惊）啊？（一摸屁股）哎妈呀，怎么甩后腩上了？幸没造进肉里。

秋菊 海叔，我给你摘下来？

老海 不用。（怎么也摘不下钩）干脆，我拽撕你得了！（摘下钩）哎妈呀！好好条裤子造个三角儿眼子。唉，耽误甩鱼了。（甩线）甩啦！哎呀！这一回像镰刨的一样。坏啦，拔不动啦。

秋菊 海叔，我帮你拔？

老海 不用，我往腰上缠。

（唱）转一丢转两丢，

一转一丢把鱼收。

三四五六七八丢，

鲛鱼顺线乖乖走；

八九十一二三丢，

转丢转丢转头悠。

转哪……转哪……（一头栽进舱里）

秋菊春花 海叔！

老海 （懵了）啊？你俩别怕。我会揽澡。

秋菊 （心酸地）海叔，你老不要再甩啦！

老海 别，别，甩鱼！

春花 唉，哪儿有鱼？爷爷太老，孙子太小，害得咱摇橹满海跑。

老海 哎，我怎么看老龙砣外面有鲑鱼起水。

春花 就那么一两条瞎扑腾。

老海 哎，有毛不算秃。摇橹追呀！

（唱）眼望鱼儿蹦出水，
急得我心里火苗飞。
渔民号子放声喊，
我为闺女来助威！
哟罗喂呀！

秋菊春花 （唱）哟罗喂呀！

老海 （唱）哟罗喂呀！

秋菊春花 （唱）哟罗喂呀！

老海 （唱）噢号号！

鲑鱼浪尖飞，

秋菊春花 （唱）鲑鱼浪尖飞。

老海 （唱）使劲摇橹追，

秋菊春花 （唱）使劲摇橹追。

老海 （唱）云彩帮咱撵，

秋菊春花 （唱）云彩帮咱撵。

老海 （唱）海燕帮咱催，

秋菊春花 （唱）海燕帮咱催。

老海 （唱）盯着小鲑鱼，

秋菊春花 （唱）盯着小鲑鱼。

老海 （唱）把它拖出水，

秋菊春花 （唱）把它拖出水。

（号子换，喊声急。）

老海 加把劲呀！

秋菊春花 嘿哟嘿哟！

老海 拼一回呀！

秋菊春花 嘿哟嘿哟！

老海 哈腰搂哇！

秋菊春花 嘿哟嘿哟！

老海 挺身推呀！

秋菊春花 嘿哟嘿哟！

老海 搂哇！

秋菊春花 推呀！

老海 搂哇！

秋菊春花 推呀！

老海 搂呀！

秋菊 （用力过猛，橹被闪断，险些落水）哎呀！

老海 怎么啦？

秋菊 橹断啦！

老海 哪张橹断了？

秋菊 我的这张。

老海 （大惊）快找铁丝捆捆！

春花 橹簏子沉海底了。

老海 啊？（痛苦地）橹断了，这潮鱼别想钓了。我的橹呀……

秋菊 海叔，断张橹你心痛了，你看看我这双手吧。（伸手）

春花 海叔，看看吧。（伸手）

老海 啊？血？

秋菊春花 （重唱）望双手，眼发热，
十指连心十指磨破。
一串串血珠流，
一阵阵心潮起落。

秋菊 （唱）海叔呀秋风从山坡上悄悄走过，
你望望它给山坡留下了什么？

老海 （唱）一朵朵金火火的山菊，
一团团红彤彤的野果。

秋菊 （唱）啊，那么我问你，
你给你没过门的儿媳留下什么？

老海 （唱）我，我，我他妈的我呀，有口无话说。

春花 （唱）海叔呀太阳从大海上悄悄走过，
你看看它给大海留下了什么？

老海 （唱）一片片银灿灿的鳞光，
一阵阵响亮亮的渔歌。

春花 （唱）啊，那么我问你，
你给你这未来的女婿留下什么？

老海 （唱）我，我，我他妈的我呀。
我脸无处搁。

秋菊春花 （唱）难道说你没吃完的苦果，
还要留给她、留给我？
难道说你守着大海只会领儿摇大橹？
让她的腰也像你一样弯脊背像你一样驼？

老海 （羞惭地）哎，省两句吧。春花，把偏桨橹拿给我。

春花 海叔，你要干什么？

老海 唉，俺到船后面往家荡落摇吧。哎，秋菊，春花，回去别说咱撵鲅鱼把橹摇断的事啊！

秋菊春花 哈哈！

老海 也别说我一头拱海里的事啊。

秋菊春花 怕丢丑？

老海 也别说我把鱼钩甩腕上的事啊！

秋菊春花 怕掉价？

老海 那别笑，你说，守着大海不摇橹不钓鱼干什么？

秋菊 海叔，现在海上的鱼都钓得没多少了，咱搞近海养殖，架它几十台筏子，挂上网笼咱养扇贝，市场上一斤扇贝能卖十二三块钱哪。

老海 养扇贝来钱快，可那担风险哪！万一遇上台风恶浪把笼子连根拔了，亏了血本，你哭都没人看。再说咱哪有架筏子的本钱呢？

春花 哎，你不是给了五万块钱嘛。

老海 啊？春花，你妈把我盖楼钱扔海上啦？

春花 养扇贝啦！

老海 （大惊失色）啊？这不做大怨了吗！快！往回摇！

秋菊春花 我摇！

老海 （光火）你们没一个好饼，闪开！（撒野地摇橹）
（幕速闭，切光。）

(一束追光射在大幕外的喜婶身上。)

喜婶 (轻轻呼唤 老海!老海!)

(唱)夕阳早已落下山,
潮水早已回了滩;
鸟儿早已飞进窝,
鲛鱼早已水底钻。
老海啊老海,
为什么你领着女儿还不回还?
炉上为你烫着酒,
锅里为你热着饭;
炕洞为你烧着草,
炕上为你烘着烟。
老海啊老海,
我声声呼唤你你可听见?

(翘首遥望大海)

(追光收。)

第五场

紧接前场。

鲛鱼湾滩头。

幕启:二虎、大龙站在礁上遥望大海。

二虎 秋菊!

大龙 春花!

二虎 爹啊!

大龙 海叔!哎,二虎哥,你看,湾外影影绰绰的好像进来一条小船!

二虎 八成是我爹他们。

大龙二虎 (重唱)哎……

为何星出才回岸?

准是鲛鱼装满船。

你是用筐往家抬,

还是用车往家搬？

（湾内秋菊、春花重唱：）

不用筐抬不用车搬，

一尺铁丝足够穿。

莫问为何才回岸？

这事海叔不让谈。

（二人提着三条鲑鱼跑上）

春花 （冲喜婶）妈，坏事啦！老海叔火啦！

喜婶 噢？他知道钱叫我养扇贝啦？

秋菊 唉，怨俺说走了嘴。

春花 不怨秋菊只怨我。

喜婶 （笑了）哎，早晚他还能不知道么？知道了更好，省得我还要告诉他！

秋菊 喜婶，海叔的脾气……

喜婶 哈哈。兵来将挡。大龙、二虎，摆酒。

（大龙、二虎在早已放满罐头的小桌上，拧开酒瓶，为每只海青碗倒酒。）

（老海扛橹气冲冲地上。）

大龙 海叔，你回来啦？（敬烟）抽支烟。

老海 （推开大龙，瞪着喜婶）哼！

喜婶 嗨！他老海叔，怎么用这个眼神看我？不认识啦？看吧，从头到脚随便你看。

老海 （瞠目结舌地 你……你们这是干什么？（猛地蹲下）

喜婶 火？你先别火。今天咱家有喜事，这一，欢送大龙明天出国打渔；这二，欢送二虎今晚上出远海打渔；这三，是你老海叔过生日。来，庆贺喜日子，咱们把酒碗端起来。

老海 （想火又不敢火）你就喝吧！

喜婶 冲着孩子们你也得把碗端起来！

老海 （不情愿又不敢不端 端起来就端起来。）

喜婶 好！为大龙出国打渔、二虎远海打渔网网丰收，人人太平，为你老海叔健康长寿，猛发大财，咱们大碗干！

（老海端碗，声色不动。）

众 干哪！（唱）

干呐！

坐着滩哟靠着山，
端着海哟接着天。
捧起渔家的海青碗！
捧起渔家的海青碗！
干呀！
祝福你老生日快乐，
祝福二位网网高产。
干了喂——
干！干！干！（给老海敬酒）
（老海不理。）

众 （唱）干呐——
装着美满装着笑，
装着幸福装着甜。
捧起渔家的海青碗！
捧起渔家的海青碗！
干呀！干一个胸中扬帆，
干一个宏图大展。
干了喂——
干！干！干！

喜婶 （端着酒碗去敬老海）他老海叔，你今儿个滴酒不沾，你八成想成仙吧？喝！

老海 （看也不看喜婶一眼，躲到桌一边）

春花 （逗趣）海叔，你是不是嫌我妈那碗酒倒得太少了？来，侄女这碗大酒满，又香又甜，你一口干啦！（双手端碗直送到老海嘴边）

老海 哎，洒了！洒了！看看倒在酒桌上啦！（趴桌便舔）

二虎 哎呀！爹，酒桌上怪脏的，撒点酒你舔什么？

老海 （借机发火 舔什么？你说我舔什么？这酒不是钱买的吗？

喜婶 朝二虎发什么火？有火冲着我来！（一蹶酒碗）

老海 （火冒三丈地）你，你你，你行啊！手法高明啊！你用八千块像饵子一样钓走了我的四万二块钱哪！你把楼给我盖在哪儿？盖在海里吗？

二虎 爹……

喜婶 哈哈，二虎，让你爹说。

春花 妈……

喜婶 哎，我和你海叔的事你们少搀和。

老海 （发泄地）我，我他妈的还不舔了！一块作祸吧！我喝！我喝！我喝……（连干两碗）

春花 海叔！

二虎 爹！

老海 （又端起第三碗）我喝！

喜婶 （夺过老海的酒）我替你喝！

老海 （难过地）他喜婶子……（唱）

酒烧心，

心窝火。

豆腐掉进灰堆里，

你叫我吹不得呀打不得。

我攒钱为什么？

我盖楼为什么？

我是为了你呀也是为了我，

为咱晚年幸福生活。

你不该背着俺瞎作祸，

五万多你海里泼。

喜婶 （深情地唱）

你的心里装着我，

我的心里装哪个？

你为晚年的生活好，

我为晚年好生活。

咱俩走的是一股道，

咱俩爬的是一个坡。

如果你真的有能耐呀，

你就应该领着大伙，

开创新路破浪扬波，

再唱致富的歌。

大龙二虎春花秋菊 （重唱）啊，海叔哇，爹爹呀，

喜婶 （唱）你用钱来盖小楼，
晚年生活靠什么？
我用钱来养扇贝，
一湾海水翻金波。
一本万利赛银行，
十座小楼也盖得。
如果你觉得我没做错呀，
咱们俩就一铺炕来，
咱们俩就一口锅，
合到一块儿过。

大龙二虎春花秋菊 （重唱）啊，海叔啊，爹爹啊，合到一块儿过。

二虎 （抢话）婶子，我愿意！

秋菊 我更愿意！

大龙 我赞成！

春花 我双手赞成！

喜婶 （期待地注视着老海）……

老海 （眼里充满了泪，激动地）这，这件事，在二虎、春花这么点的时候，我就想过了。老喽，老喽！（泪流到嘴边，伸舌头舔了舔）我听你们的……

喜婶 （眼睛也湿润了，轻声地）老海……

二虎秋菊 （齐声）叔！爹！

大龙春花 海叔！

大龙 海叔，你摇了一辈子橹，钓了一辈子鱼，头发也钓白了，腰板也累弯了。如今你年岁大了，摇不动橹了，可你还要去钓鱼，做儿女的理解你。海叔，我给你买了台尾挂机，你想钓鱼，一摇车把船就开了，想上哪儿钓就上哪儿钓。

（掏出说明书）这是说明书，一会儿我给你安上机器，就算我这未过门的女婿送给你的一份礼物。大龙啊，我不用摇橹了，我有机器船了，海叔谢谢你啦！

喜婶 你还得谢大龙呢？你不是怕架筏子养扇贝担风险吗？大龙今个还专门去县保险公司为咱的筏子保了险，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保险公司给咱兜着呢。

老海 是啊？这好、好哇，咱喝喜酒！

众 干！（端起酒碗向观众敬酒）

（幕后歌起：）

“海岛上，海蓬花，
海风海浪养育它。
片片绿叶绿似水，
朵朵红花红如霞。
一茬新枝吐新蕾，
芳香送遍千万家。
海岛上，海蓬花，
你是岛上渔家的幸福花！”

——幕闭剧终

1985年长海县文工团首演

1990年，在全国歌剧观摩演出会上获剧目奖；次年获全国首届文华新剧目大奖

《辽宁省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系列丛书·戏剧卷》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选登

使命（节选）

（话剧）

编剧 毛长富、刘玉和（执笔）、李启昌

剧情简介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打响抗美援朝战争。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毛泽东忍受了巨大的丧子之痛，运筹帷幄，中朝两国军队并肩奋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5

（毛岸英与李银桥上，走近毛泽东所在的房间。）

李银桥 岸英，主席要见你。

毛岸英 有什么事？

李银桥 昨天晚上，我陪主席散步时，在你窗前站了很长时间。我本想叫醒你，主席说你这两天很辛苦，思齐又有病……

（毛岸英、李银桥进房内。）

毛岸英 爸爸，您叫我？

毛泽东 坐吧。银桥，你辛苦了，去休息吧。李银桥下。

毛岸英 爸爸。

毛泽东 工厂里怎么样？

毛岸英 有些项目转产了，为了支援前线。

毛泽东 工厂里有人参加志愿军吗？

毛岸英 有啊。

毛泽东 他们高兴吗？

毛岸英 高兴，他们都是自愿的。

毛泽东 他们的父母不担心吗？

毛岸英 我没去过他们的家，我想担心是自然的。

毛泽东 那还用说吗？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之下，哪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心肝，哪一个热血男儿不是血肉之躯……

毛岸英 爸爸……

毛泽东 中国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几十年来，有两千万同胞倒在血泊之中，我们是多么不愿意再有战争啊！你说，人民能理解吗？

毛岸英 我想是能够的。人人都知道没有国哪有家的道理。

（沉默。）

毛泽东 你回老家去啦？

毛岸英 嗯，昨天从湖南回来。真冷清啊，一位亲人都没有了。我去看妈妈的坟，孤零零的……我给妈妈坟上添了几捧土……（低头哭泣）

毛泽东 想妈妈啦？

（毛岸英哭得更厉害。）

毛泽东 男儿有泪不轻弹嘛！有什么委屈事，说一说。

毛岸英 那倒没有，只是有点不好受。

毛泽东 孩子，还是个孩子嘛。（长时间注视着毛岸英）

毛岸英 爸爸，您有话要对我说？

毛泽东 我只想看看你……

毛岸英 爸爸，这一夜，你走来走去脚步声一直没断，我心里……明白了许多事。

毛泽东 好孩子。

毛岸英 有一件事，不知该讲不该讲？

（毛泽东注视着毛岸英。）

毛岸英 此时此刻，我能为国为您分忧的，只是这一点，我现在的位置不应当在工厂，而应该在前线。

（毛泽东深深地凝视着毛岸英。）

毛岸英 爸爸！在夺取政权的征途上，有妈妈的足迹，有叔叔们的足迹；在保卫新中国的战斗中，也应该有我们这一代——毛泽东儿女们的足迹。

（毛泽东爱抚地拍拍毛岸英。）

毛岸英 我知道您时间宝贵，不多说了。只求您允许我去前线，去朝鲜，尽一份儿子的责任。

毛泽东 ……思齐知道吗？

毛岸英 她在住院，我只告诉她我要出公差，让她给我赶一件毛衣……

毛泽东 你不感到为难吗？

毛岸英 我本该去的。毛岸英是父母的亲骨肉，别人的孩子也是。我上前线，对爸爸也会是一个安慰。

毛泽东 （顿时泪涌）谢谢你，我的好儿子。

毛岸英 爸爸，您消瘦了……听银桥说，您又是连着三天没睡觉了……我陪您休息一会儿……您把药吃了，稍睡一会儿。（拿起桌上的药瓶，扶毛泽东进内室）
（少顷，刘思齐、李敏、李银桥上。）

李银桥 你们可千万千万……别大声说话。

刘思齐 我把毛衣交给他就回医院。

李 敏 我哥呢？

李银桥 跟主席说话哩，你把衣服放这儿吧。

李 敏 瞧，我哥哥的背包。
（刘思齐打开包，正欲把毛衣装进去，李敏眼快，顺手从包里拿出一支小手枪。）

李 敏 出门还带手枪？真神气呀！
（刘思齐敏感地又从包里翻出一张照片。毛岸英轻手轻脚地从内室走出，示意李敏、刘思齐不要出声。）

李 敏 哥哥，是你要出差吗？

毛岸英 是啊。

刘思齐 去多久？

毛岸英 可能……得一段时间吧，你要学会照顾自己。

李 敏 你去哪儿出差？

毛岸英 去南方……

李 敏 去南方还穿毛衣吗？……你骗人！
（刘思齐再也忍不住地抽泣起来。）

李 敏 嫂子，你哭什么？

刘思齐 他不是出差，他是去前线……

毛岸英 瞎说！

刘思齐 （拿过小手枪）出差用得着这个吗？

李银桥 岸英……

毛岸英 ……好吧，你说对了，我是要上前线。爸爸同意了，因为你在住院，我想以后写信告诉你。总之，时间不会太久，最多一年我就会回来的。

李 敏 你上前线，你会打仗吗？

毛岸英 我都身经百战了，你知道吗？十年前，我就是苏联近卫军中尉，参加过莫斯科保卫战，后来，一直打到柏林……这支小手枪就是斯大林奖给我的。我是战神，枪弹都躲着我……走，到我屋去，咱们喝一杯葡萄酒，为我壮壮行色……唉呀，思齐你别哭了好不好？

刘思齐 我不是拉你后腿，我也知道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的分量，我只是……我憋不住啊！

毛岸英 走，走，喝葡萄酒去。（拉刘思齐走）

（李敏迟疑地跟在后面，李银桥把她拉住。）

李银桥 小敏哪……你看看我给家里写的这封信，有没有错别字，帮我改一改……

（毛岸英与刘思齐下。李敏翻看李银桥的家信。）

李 敏 这还一个字没写呢，你叫我改什么？

李银桥 你呀，你真笨！人家小两口要说说告别的话，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李 敏 呀——他们结婚不久……不行，我得找爸爸……

李银桥 别，可别！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弄醒他。

（彭德怀风风火火地上。）

彭德怀 主席……主席呢？

李银桥 彭总，请你小点声！

彭德怀 我找主席有要事。

李 敏 叔叔，我也有事找您。

彭德怀 别闹，我找你爸爸有十万火急的事。

李 敏 你小点声，我才十万火急呢。

彭德怀 我说卫士长同志，你紧张点好不好，请主席——

李银桥 主席三天三夜没睡觉了，刚刚吃了安眠药。

彭德怀 那你不早说！…… 看李敏 还有你！

李 敏 唉呀，彭叔叔，你讲理不讲理呀！我告诉你“小点声我也十万火急”！

彭德怀 好，好吧，你说说吧，你有什么十万火急呀？

李 敏 我要上——前——线！

彭德怀 开什么玩笑！

李 敏 我不是开玩笑！我哥哥毛岸英要上前线，爸爸同意了。可是，我们家男孩少，我哥又是刚结婚……所以，还是我去好。你跟我爸爸说说，毛泽东的女儿和儿子谁去不都一样吗？我政治上绝对可靠，您难道还会不相信我吗？

彭德怀 （含泪地）相信，我相信……我去，说说看……
（毛泽东走出，叹了一口气。）

李 敏 （急切地）爸爸……

毛泽东 咳，去玩吧！
（李敏下。）

彭德怀 主席，我把您吵醒了……

毛泽东 也就是你彭德怀能干出这种事，在别人睡觉的时候闯进来。

彭德怀 心急呀！主席，这是我和聂总研究出的新作战方案。

毛泽东 （审阅方案）好，志愿军作战就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第一战役以打李承晚伪军为主，争取打好，站稳脚跟。

彭德怀 那是没有问题的。

毛泽东 麦克阿瑟以为我们只会派少量部队象征性地支援一下。我们就在“象征性”上作好文章，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

彭德怀 给麦克阿瑟一个下马威！

毛泽东 （深情地）德怀啊，千斤重担，你一人担，难哟。

彭德怀 请主席放心，独立作战也不是第一次啦。

毛泽东 （走近彭德怀，对视良久）没给夫人打个招呼？

彭德怀 到了朝鲜再说吧，免得拖后腿。

毛泽东 浦夫人不会找我要人？

彭德怀 要人？你就说我跑到国外去了。
（二人笑。）

毛泽东 彭总，如果没有别的问题，19日即可兵分三路同时过江，你看如何？

彭德怀 可以。那我今晚就赶回安东。 欲下

毛泽东 啊，等一下。德怀，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儿子岸英，他不想在工厂干了……

彭德怀 他要上前线？哎！不行不行不行！

毛泽东 这也是孩子个人的意愿。

彭德怀 那我更不带，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毛泽东 我说彭老总，我替孩子求个情，帮帮忙嘛。

彭德怀 哎呀老毛，你怎么能求这个情？这不是给我出难题嘛！这是去打仗啊！

毛泽东 这叫什么话？这哪像一个最高统帅说的话？

彭德怀 不行，我不带。

毛泽东 要是别人的儿子要上前线，你也是这个态度吗？

彭德怀 情况不同嘛，万一出个三长两短，我……

毛泽东 我主意已定，请君不必多言。银桥！
(李银桥端酒杯上。毛岸英、刘思齐上。)

毛泽东 让他跟你一起走，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毛岸英 彭叔叔。

刘思齐 彭叔叔。

彭德怀 好，我收下你，不过到前线要一切听从我的安排。

毛岸英 彭司令员。

毛泽东 好。请你们举起杯来，这酒为彭总饯行！岸英，你也跟着沾光了，还是那句话，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切光。)

6

防空洞内。

彭德怀正在与中朝双方高级将领及参谋人员研究战役部署。机要员不时把新获知的消息的电讯稿件交给参谋人员，参谋人员分别处理着……

彭德怀 第一战役我们和人民军并肩战斗，歼敌 15000 人，把敌人打到清川江以南，打得好，打得好！

崔将军 彭总，你看，除原有地面部队之外，麦克阿瑟把从汉城调来的美二十五师和新调来的土耳其旅、英二十九旅补充到西线；把从美国本土刚刚调来的第三师派到东线，这样，敌人第一线地面部队的兵力，比第一战役时增加了 8 万人，而且主力是美军和英军。

参谋甲 他们空军增加了两个战斗队，有 1 2 0 0 架作战飞机。
(参谋们迅速将新获知的敌军态势标上地图。)

彭德怀 摆在敌人正面的四个军，开始分东西两线全面后撤。

众人 后撤？

彭德怀 对。撤得越快越好！让敌人看不见，摸不着。目前，从敌人以密集的兵力准备反扑这一点看，麦克阿瑟还没有掌握我们的实力，我们可以继续迷惑他们，撕开他们的队伍，分散他们的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而且是以打美军为主，打痛他。参谋长，将我们的设想，分别电告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请他们给予指示。

参谋长 是。

彭德怀 崔将军，请！

（崔将军随参谋长下。）

（彭德怀巡视了一会儿，下。）

（少顷，毛岸英抱一个“水桶”上。）

卫士 找到水啦……在哪儿？

毛岸英 十几里远……累死我了！

卫士 给，苹果……接着！ 发现 哎呀，你的棉袄给撕开一个大口子，伤着没？

毛岸英 没有，我命大！

卫士 太险了！

（杨军长上。）

毛岸英 （递水 杨军长，你怎么来了，是不是来调我？

杨军长 今天不行。彭总叫我，情况不妙……

毛岸英 唉，咱们可是事前说好的，你可不许变卦！

杨军长 非去不可？想干点什么？管机要还是搞宣传？

毛岸英 蹲机关我还用找你呀……到第一线就是想带兵打仗。你给我一个团，怎么样？

杨军长 嗨，好家伙！将门出虎子，开口就要一个团！不过今天不行，我对你说，这事先别让他知道……

（彭德怀急上）。

彭德怀 我知道了！你胆子不小啊，还想在我的司令部里挖墙脚？

毛岸英 不怪他，彭总，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我想换一个……

彭德怀 这是战场！

毛岸英 ……我爸爸都同意我上前线！

彭德怀 不行！我是总司令，调兵权在我，不在他毛泽东手里。他同意，那是你们父子

间的事。

毛岸英 彭叔叔……

彭德怀 叫我什么？

毛岸英 彭司令员，毛主席向你交待过，让毛岸英下连队。

彭德怀 在这儿，我说了算。

毛岸英 就因为我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许我下连队？

彭德怀 你算说对了！就因为你是毛泽东的儿子，告诉你，你站在朝鲜的土地上，就是力量，我彭德怀讲话也有底气。懂吗？

毛岸英 说来说去，你还是怕我死，难道毛泽东的儿子就不能死吗？

彭德怀 你混蛋！毛泽东的亲人牺牲得还少吗？你的妈妈杨开慧，你的叔叔毛泽民、毛泽潭，你的姑姑毛泽健……你的父亲为中国革命已经献出七位亲人啦！

（毛岸英不语。）

彭德怀 （发现毛岸英的衣服破了）这是怎么搞的？

毛岸英 刚才打水的时候……

彭德怀 看看，你以为在我跟前就安全吗？敌机天天轰炸，有什么前方后方？好男儿报效祖国，还怕没有时日吗？去，到我的床上去把我的大衣换上。毛岸英不悦地下。杨军长转身欲下。

彭德怀 哪儿去？坐下！第一战役每个军都打得很出色，就属你们差。昨天，我批评你两句，你还不服，怎么还不许批评啊！别人说你是一员虎将，第一战役里你放跑了敌人一个团，你算什么虎将，我看是个鼠将，老鼠的鼠，耗子！

杨军长 不要骂嘛！

彭德怀 骂你怎么啦？你贻误战机，按律当斩，骂你算是客气啦。全军上下，有你这么打的吗？

杨军长 （不服气）谁不想给敌人个下马威呀，可没等你打，他就跑了，我两条腿能追上他的十轮卡吗？

彭德怀 怎么追不上，看你想不想追！国民党的十轮卡我们少追了吗？

杨军长 没闹明白，我怎么敢追？你说，他一个团，我也滚上去一个团，一比一，他怎么能一照面扭头就跑呢？跑了，我也得上去弄个明白。嚯，那才叫丢盔解甲呢，什么也没带，连汽油炉上的水还是温乎的。

彭德怀 你们全部占领了敌人阵地了吗？

杨军长 没有，全撤下来了。

彭德怀 为什么？

杨军长 我看他是去找洋爸爸想偷偷反扑回来，吃掉我这个团。

彭德怀 你就暴露一个团？

杨军长 啊。

彭德怀 撤回多远？

杨军长 五公里，正在抢修工事。

彭德怀 说你不动脑筋，你还不服气……至少要撤到这里。要快撤！可以扔掉一些枪支、弹药……

杨军长 我们还没熊到那个份上！

彭德怀 傻蛋！这叫示弱以敌，诱敌深入。他要是在追击中起疑心，你还得增兵减灶，继续迷惑他，钓他上钩。

（邓华上。）

邓 华 彭总，中央回电，毛主席已经批准我们的作战方案：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

彭德怀 好，立即向各军下达命令。

邓 华 好的！（下）

彭德怀 你们三个师还要撤，直到过了这条河……

杨军长 噢，我明白了。

彭德怀 我再调一个军向你靠拢，增强你的左翼，打响后，穿插迂回，迅速合围……记住！

杨军长 请彭总放心！

彭德怀 记住，第二战役是以打美军为主，一定要叫它尝尝志愿军的厉害。

杨军长 记住了，一定完成任务！

彭德怀 你走吧！哎，带上几个苹果。

（杨军长下。）

彭德怀 （舒展一下身体 老王，怎么还不开饭？

（老王上。）

老 王 开饭的时候，你正在发火把饭扔了，饭开过了，你肚子又饿了……

彭德怀 你说什么？

老 王 好，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邓华、毛岸英、参谋长及若干战士上。）

彭德怀 （发现棋盘）来，杀一盘！岸英啊，你不是想要带兵吗？
我先在棋盘上操练你，看看你是什么水平？

毛岸英 （送上一杯水）我下不好。

邓 华 玩嘛，权当休息一下脑子。

彭德怀 我就知道这把臭手，你就是让出两杆大车来，他也不敢上。

毛岸英 你当下棋我也怕你呀？当头炮！

彭德怀 来势汹汹噢，把马跳！
（二人对弈，众人围观、评议。）

彭德怀 不行，这一步不这么走。

毛岸英 落地生根，不许悔棋！

彭德怀 谁说的！你走错了，也可以嘛。悔一步，悔二步。

毛岸英 不行！

彭德怀 你这个人哪……悔一步！

毛岸英 （无奈地）真赖……当心你的炮，碰到我的马腿了……

彭德怀 你呀，你踩不着。
（邓华提示毛岸英吃掉对方一子。）

彭德怀 哎哎，不算不算，这是邓华的鬼点子，不算数，我说老邓啊，“观棋不语真君子”，你记得不？

毛岸英 那下句呢，彭总，“举手不回是英雄”嘛！

彭德怀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快给我炮！

毛岸英 明车暗马偷吃炮啊！

彭德怀 不行！不行！我就剩下这一门主力炮了。给我，你给不给？你…… 动手
（毛岸英不给，二人争抢。众笑。）

彭德怀 跟你下棋还挺麻烦哩，不但得动脑筋，还得消耗体力哩！
（崔将军上。）

崔将军 彭司令，金日成首相电话。

彭德怀 好。崔将军，请！
（彭德怀与崔将军下。）

参谋长 大家分头准备吧，现在的时间是18点37分整。众人对表。邓华、参谋长退下。毛岸英提“水桶”欲下。

一战士 岸英，你上哪儿？

毛岸英 打水去。

（少顷，敌机俯冲的刺耳声。）

（毛岸英刚走到洞口，中弹，踉跄着走向洞内，倒下。）

战士们 （惊喊）岸英！

（彭德怀急上，见状，悲愤交集……）

彭德怀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走至棋盘前，将其掀翻

（毛岸英牺牲情景重现。）

彭德怀 （走至毛岸英身边，拿过手枪，悲痛欲绝地喊）老毛！

（切光。）

7

（刘思齐坐着，手捧毛岸英的小手枪，十分悲痛。）

周恩来 思齐，邓妈妈要我告诉你，要你到她那里住一段时间。你、我，还有邓妈妈，我们一起来分担这个不幸。 停顿 思齐，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你爸爸，你知道岸英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你知道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他是父亲又是领袖，他的担子已经够重的啦！幕内传来毛泽东打电话的声音。

（刘思齐欲跑下。）

周恩来 思齐。

刘思齐 总理……

周恩来 还是叫我周叔叔吧。

刘思齐 周叔叔，你放心吧，我经得住。

（毛泽东和李敏上。）

毛泽东 恩来，志愿军在前方作战，第一战役首战告捷，第二战役胜利在望。

李 敏 （拉着毛泽东 爸爸，你看谁回来啦？）

刘思齐 爸爸。

毛泽东 是思齐呀。

刘思齐 爸爸。

毛泽东 怎么好久不回来看我呀？

刘思齐 您的工作很忙……

毛泽东 忙是忙哟，可再忙，也不能孤家寡人嘛……怎么样，岸英有信来吗？
（周恩来一怔，欲言又止。）

刘思齐 爸爸，（焦急地 岸英快两个月没来信啦。）

毛泽东 （笑着）没吗子要紧的，在前方作战，戎马倥偬，一时疏忽了，也是常事……

李 敏 哥哥也真是的，打仗再忙，给家写封信总可以吧。我都想死啦，等他回来看我掐他。
（见刘思齐一怔）好，嫂子，我不掐他。

毛泽东 思齐呀，你给岸英写封信，鼓励他，不要让他为你牵挂。
（周恩来欲开口，又不忍心。）

刘思齐 我这就去写。爸爸，天挺冷，小心着凉。

毛泽东 好。
（刘思齐下。）

周恩来 小敏，你到厨房看看，今晚吃什么？

李 敏 （顽皮地）炒辣子，辣子拌豆腐，我都背下来了。（下）

毛泽东 恩来，你看哟，（递过文件）十三国搞了个停火提案，要求我们不要过三八线，三八线怎么不能逾越呢，既然你可以打过来，我为什么不可以打过去？来而不往非礼也！

周恩来 发起提案的十三国可能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在讨论朝鲜问题上，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都是无效的。

毛泽东 对。立即答复联合国，这个决议是不算数的，我们也决不承担任何反对停火的责任。

周恩来 好的。 下
（李银桥端茶上。）

毛泽东 你说，人被打痛了，是不是就要耍花招？

李银桥 （不知所措地 啊？谁被打痛啦？

毛泽东 傻瓜蛋，杜鲁门叫我们打痛啦。 与李银桥相对而笑 银桥，晚饭多加两份，我有点馋了。

李银桥 我明白啦。

毛泽东 没事了……回来！怎么不高兴啦？

李银桥 （欲言又止）没事……

毛泽东 是不是因为那天我向你发脾气，你怕我了？

李银桥 不怕。

毛泽东 从来不怕？

李银桥 一般说不怕。就是……就是怕你睡不好觉时发脾气……不，主席，不是为这个……

毛泽东 （抓过李银桥的手，慈爱地）这是我的不对呀，银桥。人嘛，睡不好觉容易烦躁，烦躁了就容易发脾气。我也是人，也有脾气。可是我又是主席，主席发脾气就容易给同志们造成压力。你告诉你领导下的卫士们，毛泽东不可怕，烦了发点火，馋了想吃肉……和大家一样嘛。我没有想到当共产党的主席，我原来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当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哩！

李银桥 （感动地）主席，我不是为了这个事不高兴。

毛泽东 噢，那为了什么事呀？是大事，还是小事？

李银桥 （脱口而出）大事！

毛泽东 什么大事？

李银桥 我妈要给我娶媳妇！

毛泽东 （先是一怔，继而大笑）原来是这么严重的一个大事情噢……

李银桥 你，你还笑！（拿出信）我妈给我来信说，她看好了，让我回去相亲。你说，我妈咋那么主观……

毛泽东 这好办，我准你的假。今晚就走。

李银桥 不，不……不能走……

毛泽东 你不说婚姻大事么，婚姻大事回家去办了。

李银桥 我说的大事，不在我妈那边，在这边。

毛泽东 （忽然领悟）噢，晓得了，晓得了，还真有点麻烦哩。不过，我认为也可以一点也不麻烦。我看得出来，你和小韩阿姨很要好，对不对？

李银桥 是。

毛泽东 你们的关系明确没有？

李银桥 还没有。

毛泽东 你不急哟。

李银桥 怎么不急，这个院子男同志多，女同志少，好多人都托人给小韩过话，一看就明白，越明白越上火。

毛泽东 那你为什么不找个人给小韩过过话，比如说，……你可以找我嘛。

李银桥 这……这……

毛泽东 你呀，银桥，傻瓜蛋。我希望你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想一下和小韩阿姨接触中有没有什么暗示？

李银桥 暗示？这算不算暗示……

毛泽东 说说看。

李银桥 有一次我找她谈话，谈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的都是国内外大事，可她突然对我说：你能这样永远的帮助我关心我吗？说完，她用那种眼光看着我，像猫眼，眼睛直放光，看得我心里乱跳。我赶紧对她说，这是我应该做的，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毛泽东 银桥，傻瓜蛋，这就是人家明确向你表示哟！

李银桥 那我这封信……

毛泽东 听我说。你就拿这封信去找她，征求她的意见，借这个机会你们的关系就可以来一个突破，明确下来……再求她帮助你给老妈妈回封信，这有什么麻烦呢？再问问她愿不愿意跟你照张相送给老妈妈，问题就解决了。

李银桥 哎！

（周恩来上。）

毛泽东 把这封信交给小韩同志，立即跑步前进。

（李银桥下。）

周恩来 银桥和小韩……

毛泽东 你就等着吃喜糖吧！

（二人笑。）

周恩来 主席，外电报道，我志愿军有五万人过江，而且是由林彪指挥的。

毛泽东 麦克阿瑟的屁股被打肿了，还不知是谁打的！

周恩来 联合国军打了败仗，引起西方各国的不安，他们谴责美国总统和麦克阿瑟的文章是越来越尖锐了，英国的舆论最为强烈，艾德礼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 让英美两国的头子也伤一下脑筋，认识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厉害。

周恩来 可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有些同志在敌机轰炸中牺牲了。

毛泽东 是呀，他们欺负我们没有制空权，不过，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下月我们的飞机就可以参战了。恩来，你马上致电彭总，马上解放平壤。

周恩来 我马上给彭总拟电文。

毛泽东 （自语）麦克阿瑟的屁股被打肿了……（闭目养神）恩来拟好电文，发现毛泽东已入睡，便取下毛泽东手中还在燃着的烟蒂，给他披上大衣，良久地站在毛

泽东面前，并拿出小手枪，凝视着……

（李敏与秘书上。周恩来示意安静。）

（切光。）

8

光幕前。

（在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卫员护送下，彭德怀走到杨军长及其他几位军官面前）

杨军长 第二战役共歼敌五万多人，其中美军24000多，收回了三八线以北全部地区，迫使敌人后退200多公里。

军官甲 我团坚守林达峰阵地七天七夜，消灭1400多人，仅十九岁的苗族战士刘兴文16小时内击退敌人11次，消灭敌人100多人；七连指导员身负重伤，坚持指挥战斗，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坚守阵地，为祖国增光。”

军官乙 我们五六二团一连二排抗击敌人几十次进攻后，子弹打光，退路被切断，全排仅剩八人被敌人包围，副排长说：“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钢铁战士，宁死不屈。”说完后，八个战士一块跳下悬崖，五人牺牲，三人受伤归队。

军官丙 我们特工八连，在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郭连长的指挥下，抗击美军两个营连续四天四夜的进攻，以伤亡36人的代价，击毙敌人800多名。

（彭德怀走到第五位军官面前。）

军官丁 在我们截获的敌人电讯中，一位美国高级将领说：“中国士兵是无法战胜的，因为他们能克服难以忍受的艰苦，和这样的敌人打仗，我们只有失败……”

（舞台中间出现一背报话机的战士。）

战 士 （报告）我六连一排，在坚守九二八高地战斗中，奋战七昼夜，打退敌人98次冲击，歼敌500多人。请首长向祖国汇报，我们人在阵地在，请毛主席放心，请祖国人民放心！

彭德怀 同志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幕启。）

（毛泽东在梅园踱步。少顷，周恩来、彭德怀上。）

周恩来 主席，您在赏梅！

毛泽东 是啊，梅，傲干奇枝斗霜雪，天寒地冻，万木凋摧。唯有梅花仍在傲然劲放……

周恩来 主席，我看你赏梅是虚，恭候彭大将军是实啊！

毛泽东 是啊。

周恩来 主席，你看，谁回来啦？

毛泽东 彭大将军！（握手 我的彭大将军哪， 拥抱 大胜利啊！

彭德怀 一将功成万骨枯，应该说我们的战士英勇，功劳是他们的。

毛泽东 噢，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喽！我今天设宴接待彭大将军。请，请……两个月前，我为彭总和岸英饯行，今天呢——哎，德怀，你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岸英表现得怎么样？没叫苦吧？想不想家？真难为他呀，结婚不久就上了前线，那时，思齐正有病住院。彭总，你……

（刘思齐慢慢地走出，毛泽东慈祥地抚摸着刘思齐的头。）

毛泽东 思齐，我非常理解你，你很想念岸英……怎么能不想呢？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也想他。比你还想他呀，做梦都梦见过他！你是知道的，我的小儿子长征时丢了，找不到了……二儿子有病，他那个病怕是治不好了，就数这个老大，最让我喜欢……可我，很少表扬他，我这个做父亲的哟……啊，德怀，你快把岸英的情况给我们说说。

彭德怀 （迸发地）主席！……我没有照顾好岸英……我无颜见你和思齐啊！

（毛泽东猛然一震。）

刘思齐 彭叔叔……

毛泽东 彭总……恩来？

周恩来 在一次敌机轰炸中，岸英牺牲了……当时，你正在指挥第二战役……我没有告诉你……

毛泽东 （难以支撑地）啊——

刘思齐 爸爸！（扑到毛泽东怀中）

毛泽东 （泪流满面）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彭德怀 主席，作为特殊情况，我们向军委打了报告，要把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

毛泽东 这个……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刘思齐 爸爸，只要你说一句话，岸英的遗体就可以运回来，埋在老家……埋在杨妈妈的身边……和杨妈妈做伴……爸爸，您点头吧……爸爸！

毛泽东 思齐，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不能答应。那么多志愿军烈士牺牲在朝鲜，就地埋葬了……为什么我毛泽东的儿子就特殊？

刘思齐 （大声哭泣）爸爸——

毛泽东（抚慰刘思齐）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让岸英和烈士们一起，在朝鲜土地上，安息吧……（心情激荡）

（全场肃然。

毛泽东（深沉地）人民感谢你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你们！

（列兵上场，造型。

幕落。

——全剧终

1989年9月大连话剧团首演

剧本发表于《剧本》1991年8期

勾魂唢呐

(话剧)

编剧 孙建业

剧情简介

90岁的老太太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夜晚，喝了点小酒儿，往事一幕幕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看到了自己出嫁时的情景，看到自己的丈夫在码头上烧日本鬼子的仓库的情景；她又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和“造反派”的较量，想起了改革开放后的好光景……她喃喃自语：我一辈子没失人模样。。

登场人物 老太太——90岁。

[夜，小雨淅淅沥沥。老太太家。

[舞台当中放着一口躺柜，躺柜上立一面大长方镜子。

[躺柜前，靠近台口是张八仙桌，桌子两边各有一张木。桌上摆着一盘油煎小黄花鱼，一盘锅贴的苞米面小饼子，一把酒壶，两只酒盅。

[所有的家具都是六七十年前的老货。

[幕启。灯光黯淡。

[只听见沙沙拉拉的雨声。老太太已是微醺，正盘腿坐在躺柜上，有滋有味地往镜子上贴一张大幅剪纸。这剪纸似龙似虎又非龙非虎，形态憨猛、线条朴拙、可惧可爱。贴罢，老太太久久地端详那剪纸。

老太太 “天怕浮云地怕荒，花怕狂风草怕霜；忠臣还怕君不正，做人最怕没人样。”满脸褶子，自个儿摸一把都拉手得慌，老鬼倒反缠缠着要见我，你说他发贱不发贱！（说完，慢慢从躺柜上下来，一脚没踩实，仰面倒地。笑了）撒谎没有了，喝了点儿小酒儿，脚底下就登云彩了……（向冥冥之中）笑什么？笑个什么你！茄子老了一包种，辣椒老了一堆皮。你呀，不等老也是猫腰把头低，还不及老太太咧！（走到桌边，抿一口酒）你说有没有鬼？我说有。有那么句

话：“梦见叫狗咬，醒了鬼来到。”那天，下半晌，也是这么个天儿，小凉风溜着，瞅着外头麻麻沙沙的小雨儿，不知怎么我就迷瞪过去了……就觉得后大襟有个什么东西拽巴，掉头一瞅，娘哎，一条大黄狗叼住了我的后大襟往死里拽呢。我就打它：“怎么就看老太太这把骨头香啊？你给我滚！”任你打、任你踢，它就是不松口。“人老遭欺，马老挨骑。”还真应这个话啦。回身我就找硬的家什，可眼瞅是根棍，抓起来成了片烂菜帮子；眼瞅是把刀，抓起来成了只破袜子。日你狗奶奶，不信老太太的头也能骗自个儿。这么想着，我就伸手扭自个儿的头要砸它。没等扭下来，可醒了。看看身后，狗毛也没有，就躺了个簪帚疙瘩。这做了个什么西洋梦！闹死了。……正琢磨着，你看观目来了：哗哗啦啦的雨水声里有那么个动静——喇叭杆子的动静。支棱起来耳朵一听，这不是老鬼来了吗？老鬼活的时候，就好鼓巴这个动静——“梦见叫狗咬，醒了鬼来到。”老辈儿的话一点不假，应验了……自打那天，天一阴雨一下，老鬼的动静就来了，你说神奇不神奇？说给外人听，外人说我谄，谄什么！你说谄来我就谄，大年初一立了秋；五黄六月下大雪，十冬腊月热死牛。天底下你没经历过的事儿老鼻子啦。和鬼打交道，老太太活了九十岁，也还是头一遭。花费一下晌的工夫，剪了这么个兽，就是要它陪伴老太太会会鬼，会会俺家那个老鬼。又抿口酒，听听窗外风声渐高，起身溜达着，又走到躺柜前，对镜子上的剪纸来了，宝贝的兽，俺那个老鬼，你那个对头，摇着小尾巴来了！听听，你听听，他赶道儿赶得一呼哧的，还真有个积极性儿。咱不着急，等着他，他到了，你吼一声，蹿个高儿，也叫他来个仰歪登！

（转过身，悠然唱着小曲向观众走来，唱）

一呀更里月儿照花台，
郎君定计今夜晚上来。
叫丫环打上一壶子酒，
四个菜碟端呀端上来。

……

[老太太正唱着，突然一道刺眼的闪电，一串震耳的雷声，把她惊得一激灵，定在那里，惊惧地向外面听。

[静场。依然是沙沙拉拉的雨点声，忽然，一支唢呐曲慢慢从雨声中飘来，若隐若现，如泣如诉，滞风缠云。

老太太（听着）慢慢走到窗前，边走边轻轻地随唢呐唱

天上的绦罗什么人剪裁，
地下的黄河什么人来开？
什么人镇守三关口，
什么人立马看《春秋》？

……

这老鬼，到底是一小练的功夫，扔了多少年还没走味……高兴了你鼓巴，丧气了
你鼓巴，临了索我命来，你还鼓巴！撒谎没有了，喇叭杆子成你小嘴巴
啦……

[老太太正念叨着，乐曲停了。她缓缓推开窗，对着阒无一人的雨夜，嘲讽地
笑了。

老太太 老鬼，你也有惶恐的时候？惶个什么恐？不就是多了那么个兽吗？我是和你闹
个小玩艺儿，你有喇叭杆子，我也得找个伴儿，一对一、俩对俩，这才是摆得
公正。唢呐声又起。

老太太 （满意了）老鬼，今儿个不用在雨地里打溜溜了，撩腿进来吧，保险我好好伺
候你一遭。

[乐曲仍响着。

老太太 （醒悟到什么）老鬼，你好大的谱啊，鬼道儿不走，想走人道儿。成全你——
大门敞开，迎状元郎那么迎你！

（走到门口，又停下，朝门外 老鬼呀，咱可得说好了：我成全你，你也得给
我个脸，管怎么显个身形儿，叫我看看你是肥实了，还是干巴了；是老相了，
还是少面了，叫阳世间的人也好好开开眼。

[拉开门栓，推开门，唢呐声突然停止。

老太太 （瞪大眼睛巡视门外，仿佛在黑暗中看见了什么）那是你吗，老鬼？……不用
往后捎，站明场上来！……挪挪脚呀，怎么个事儿？我还得伸手搀扶你？

（咣当一声，窗户让风关上了。老太太转头望去，没等醒过神儿来，门又咣当
一声，叫风关上了）

老太太 （先是惊惧，继而恼怒）耍什么神你？不就是索我条九十岁的命吗？我还就不
懞你！

（说着，一步跨到门外，大喊 你个老鬼，给我进来！）

[门外一片寂静，雨霁云出，树影斑驳。

老太太 （突然笑了）哈哈，笑死个人，把个树影子当作老鬼了。老来老去，腿胳膊

硬了，眼珠子还能瘸了！

[老太太身后的窗户又咣当一声打开。

老太太 （笑着去关窗，并不转身，漫声道）你再把门也咣当上，要是打半个激灵，我都……

[一阵疾风真的把门重重地关上。

老太太 （下半截话噎在嗓子眼儿里。好半天才慢慢转过身，走到桌边，坐下，看看门又看看窗）这么说，你还真有点儿神气儿？冲你这点儿神气儿，我把酒给你斟上。

（斟满一盅酒，放在对面桌边，瞅着那酒盅，举起自己的酒盅）来，老鬼，三十年你总算回了趟家，咱干了这盅！一饮而尽，神情越发恍惚。老鬼，不就是要拽我走吗？行，九十岁的人啦，骨头早都酥酥了，哪天早晨打个喷嚏就散架子，还值得你动不动上门来勾引、来拽巴吗？……扒下你的小马褂吧！你是屈得慌，跑上门来，想把 你那点儿小怨气撒巴撒巴……凭咱风吹不摇，棒打不动，整个浪一个辉煌的人，能那么样就登登腿儿了了吗？那该有多丢人、多憋屈！……对，你思量得对。今儿个，备下了你最得意的嚼裹儿……油煎的小黄花鱼，锅贴的苞米面小饼子，还有一壶子老酒。大长夜，咱慢些儿说，你给我说个透，叫天上的神仙、地下的活物都评断评断，你那么死，能怨上谁？……吱声儿呀，大老远来一趟，别冤枉了腿脚的功夫！

[唢呐声又隐隐飘来。

老太太 噢，你是叫喇叭杆子代替你说话呀，熊样不济，还找了个发言人。等着我去把它翻腾出来。（站起，到躺柜前，拉开柜门翻找起来）……巴登了一辈子，穷攒了一辈子，没攒下金，没攒下银，全是些破破烂烂，还舍不得扔。你说说，是发贱还是有瘾？ 突然摸到了什么，一动不动了

[唢呐声突止。

[老太太慢慢从柜里摸出一个红布包，捧在手里，一步步回到桌前，坐下，轻轻打开红布包。

[包裹里，几件银首饰，一朵褪了色的红绢花。

[老太太感慨万千地望着，思绪回到了出嫁的那天。静穆中，她将首饰一件件插到头上，边插边听着身边娘的叮咛，最后将包首饰、绢花的那块红布盖到头上。

[娘：“那两汪泪水给娘擦了。”

[老太太擦眼中的泪水。

[娘：“娘的话都记下了？”

[老太太木然地点点头。

[娘：“孩子，老辈儿有句话，‘天怕浮云地怕荒，花怕狂风草怕霜；忠臣还怕君不正，做人最怕没人样。’进了人家，这头一桩，好好伺候公婆，不能给娘丢脸；再一桩，凡事长点儿眼色，多干活少说话；最后一桩，娘最放心不下……做事可不能随自个儿性情，管怎么忍一口气！孩子，记下啦？”

老太太（点头）记下啦，娘。离了俺的娘，谁还疼俺？自个儿不绵软些，那不净等着挨打受骂吗？

[娘：“孩子，一份儿刚强一份儿祸殃，没吃死羊肉没看活羊走吗？娘这半辈子，你是都瞅见了，倒霉就倒在这个刚强上了！”

老太太……那年正月十六，漫天大雪，爹不让我去听戏。娘说：“一年一遭儿的事，做什么败孩子的兴头？”娘领我在大雪地里听了一宿的野台子戏……

[娘：“咱棉衣都叫雪湿透透的。”

老太太 那晚上，最后一出是什么来？

[娘：“你小人儿都忘了，娘上哪儿记去！”

老太太 记着，傍天亮，咱刚进院门，爹就推开窗户，直嗓子叫：“滚你个老勺子，不用进家，我把你休了！”

[娘：“娘从来不吃下眼食，他休我，我还休他来！真就领孩儿回了姥姥家，永世不登你那个爹的门！”

老太太 娘，你刚强啊！

[娘（叹气）：“……唉，祸殃啊……”

老太太（抽咽）娘，孩儿怕是要像你啦……

[迎亲的鼓乐远远传来，老太太止住抽咽，紧张地听着。

[鼓乐越来越近。

[老太太紧紧地偎着娘。

老太太（惴惴地）娘……

[娘：“孩子，记牢实啦——凡事忍一口气……”

老太太（感到害怕，哇地哭起来）娘……孩儿不走啦……

（扑向身边并不存在的娘，扑空了，摔在地上）

[老太太焦急地扯下红盖头，四下寻找，仿佛奇怪娘哪儿去了？

[迎新娘的鼓乐似有似无，渐至消失。

老太太（慢慢爬起来）……娘，那口气儿好忍吗？刚进他家的门，我就差点儿叫他们卷死！晌午拜了天地，我就窝在了洞房里，溜溜儿坐了一天，屎尿憋得一头一头的汗。好不容易挨到半夜，客散了，我一竿子钻进了茅房。新媳妇上茅房有讲究，得先撒尿，后拉屎，要是一块来，人家就说你是败家的种。这些我都清亮，可是那阵子憋得我都昏了头，还讲这些穷讲究，稀里哗啦一块造！谁能料到，俺婆婆就蹲在茅房外边听呢……她真有那个穷精神！没等我出去，在当院她就骂开了：“哪辈子短了佛爷一炷香，叫个丧门星进了门，倒八辈子血霉了！”提上裤子，我闯出去：“做什么？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放屁你？”一鞭子抽驢马裆里去了！她蹦起来：“你小脏蹄子，我撕了你！”劈头盖脸给我一巴掌。俺公公也出来了，拎了个绳子头，撅巴个山羊胡，说是要按家法周正我。我说：“周正吧，周正到死，拉屎撒尿也是我自个儿说了算！”该不该说，俺家那老鬼还顶得起锅盖，一把拽住俺公俺婆，说：“人是好是赖，能从茅房里听吗？咱穷家敝户，哪那么多讲究？”多亏这句话，我才少褪了一层皮。坐下来，瞅着对面的酒盅，从此就开了头，对不对？咱娘不拿正眼瞅我，跟我说句话还歪歪个脸，转个弯儿俩个儿，夹着味臊白我。你臊白你的，俺揣紧俺娘的话，少说话多干活。气不好忍，按巴按巴俺也忍下，不信烧火棍老是一头热，这头热大发了，那头也烫手。果不其然，没出一两年，咱娘满嘴夸奖我，说：“俺们家是祖上做了好事，才摊上这么个好媳妇。你说是炕上，你说是地下，哪样活儿她不做得生花生朵儿、熨熨帖帖？”这么说吧，老鬼，打进你家的门，我是忙了家里忙外头，伺候了老的伺候小的，今儿个要是真跟你走，也算是一辈子了……一辈子就没做一件拿不到灯底下的事！对不对，你说？

[静场。

老太太（笑了，笑着对观众哼小曲）

谁家门坎高？

俺家门坎高。

高几丈？

高三丈。

三丈几？

三丈三，

领着叭儿狗站一站。

[吱扭——房门叫风悄悄吹开了。风声、雨声冷冷地漫进来。

[老太太后背一阵发凉，紧张地朝门口望。她站起身，像防范着会突然跳出来什么怪物，侧着身，一手在上，一手在下，拉开架势朝门口走去。到了门口，她探头朝外看看，赶忙把门插上，这才松了口气，回过身来。

老太太 昧良心的话不能说，一句……半句都不能说，说了天爷就报应你。

[一支大抬杆鼓起了低沉森严的庙堂音乐。

[老太太回到桌边，瞅了半天对面的酒盅，深深地叹一口气，抓起酒壶给自己斟了一盅酒，闭着眼一口气慢慢饮下。放下杯子，她仍闭着眼，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好半天才睁开眼睛，神思飞得很远很远……

老太太（低缓地）我是做过一回对不起老鬼的事情……

[呼嗒、呼嗒拉风箱的声音，灶膛里柴草燃烧的噼啪声。

[老鬼声音由远而近，急匆匆、喜滋滋地：“嫚她娘，来客了！……嫚她娘，来客了……你耳眼子塞驴毛啦？快起身迎去！”

[风箱声、烧草声更大。

[老鬼：“没听见你？”

老太太 满家院就那么点儿苞米面儿，迎出八百里地，也端不出饽饽。

[那汉子：“嫂子，不用饽饽，到了家，喝口凉水也舒坦。”

[风箱声停下，柴火仍在噼啪作响。

老太太 ……打山东家来？

[老鬼：“俺俩一个疃的，光腚朋友。”

[那汉子：“穷汉，上大连街跑点买卖。”

老太太 你可不像穷汉，这身茧绸衫子就值几袋子洋面。

[那汉子：“嫂子，穷汉就不兴富打扮吗？朱洪武，一个要饭的还坐了天下呢。”

[老鬼：“兄弟，你说谁？”

[那汉子：“朱元璋，明朝的头一个皇帝，苦出身，造反坐了天下。”

老太太 这话你给我小点儿声说。

[那汉子：“嫂子，这不是守着你和我大哥说嘛。”

老太太 赶趟嫂子有当汉奸二鬼子的心呢？

[那汉子：“那兄弟我就有当三鬼子的胆儿！”

[三人大笑。笑声渐歇。]

老太太 是小鬼子倒台的头二年，五黄六月的天气，家里来了条汉子。那汉子生得貌貌堂堂，白生生一张面皮，没说话先是笑，一开口响铃铛声，庙里菩萨听了，心也得蹦蹦地跳。半来个月里，他是白天猫觉，夜里出去，也未见办什么货，不知到底干的哪路营生……

[雨声渐起。]

老太太 那天夜里，老鬼上码头打夜班去了。半夜里落了雨，那汉子顶雨回来，水人儿一样。我赶紧烫了壶酒，叫他喝了暖暖身子。喝着酒，他跟我唠嗑，说咱中国不能受小鬼子的气，别看眼下小鬼子兵强马壮的，中国人抱成一个团儿，就能把他们打发回老家去。开头我还听了几句，后来事情就邪了——听他的话，就像听小钹锣，敲打在上，当当当当，脑瓜子轰轰响，满身像着了火，一对奶子梆梆的，把小褂撑得登紧。眼珠子也晕了，想拿过酒壶给他续酒，倒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那只手细皮嫩肉，丝棉团一样。他愣巴怔问：“嫂子，怎么啦？”我气短了，舌根也硬了，什么也唔噜不出来。心想松开手，可手就是松不开！身子软塌塌的，眼瞅着要歪他怀里。不能啊，推倒了大山也不能！咱早就是有主儿的人了。一急眼，咋味朝自个儿胳膊上咬了一口，手上血也冒出来了。那汉子抓住我的胳膊，直了眼：“嫂子，嫂子，你这为个什么？兄弟哪儿错了？”他那张脸，红扑扑，亮闪闪，起了云霞一般。我膀子一扎撒，一把搂住了他。他也搂住了我……一个找宿来的汉子，一个有了主儿的女人就这么亲上了……

[一声霹雷。]

老太太 一个炸雷，房梁上的尘土震得刷刷地落。一把推开他，我钻进自个儿的屋，蒙上条被子放声大哭……羞惭哪，天爷！我失了主张，失了做人的模样啊……硬生生我发了七天七夜的高烧……（木然而坐，一动不动）

[那汉子：“嫂子，好点儿了？”]

老太太 想吃点东西了。

[那汉子：“我买来了，前趟街马家老店的馄饨，趁热吃吧。”]

老太太 等我能起炕了，一对奶子瘪瘪了，该来的那点血水也没有了。就打那儿，绝了经期……还不到四十岁……

[那汉子：“嫂子，我走了，你好好养护着，我一辈子记着你，一辈子欠你的情。”]

老太太 嗨，命里有自己来，命里没有白强求。

[静场。低沉森严的庙堂音乐。

老太太 命是个什么东西？活生生一个大人叫命左右了，甜的得吃，苦的也得咽！
唉……（瞅着对面的酒盅）都听见了？怎么个心情儿？一辈子我就这么点儿丑事，管你够骂，管你够打……你倒是言语呀！

[唢呐声又起。

老太太对了，你是要喇叭杆子呀！

[唢呐声悠远。

[老太太起身来到躺柜前，又动手翻找，拿出几件衣物后，拽出一条暗红色的英雄带。她捧起来，凑近灯光仔细观看。

老太太 糟塌了、糟塌了，好好一条英雄带没后人喽……

[老太太试巴着扎上英雄带，齐齐整整。她打量着自己，一股豪气陡然升起，仿佛年轻了几十岁。她拉开架子，走开了八卦掌的招式，开始是随意练练，几式之后渐渐坠入1968年冬天的那一幕——

[不远处，高音喇叭播放着《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老太太走到桌边，坐下。传来敲门声。

[一个女人：“老婶子，在家呢？”

[老太太抿口酒，不答话。

[那女人：“老婶子，开开门，有点事找你说。”

老太太 老婶子要死了，盐酱不进，你说也是白说。

[那女人：“真能颠倒你，老婶子，你那身子骨活个百八十岁，管保的。”

老太太 活不了啦。你不是把摔盆的、抬杠的、抢孝帽子、打幡的都招呼来了吗？

[突然外面一个蛮横的男人叫喊声响起：“老太太，你真活腻了吗？”

老太太 （平静地）假的。

[那男人：“你胆儿肥了，批斗会上敢夺剃头刀子！”

老太太 你们才胆儿肥来，拿人家马奶奶七十岁的头练手艺，就不怕毛主席查办你们？

[那男人：“好你个老太太，敢污蔑毛主席！”

老太太 我可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

[那女人：“老婶子，老马太太不是资本家的小老婆吗，你怎么还护着她呢？”

老太太 小老婆就是小老婆，不是资本家吧？再说，批斗就批斗呗，干什么还剃人家的狗头？

[那男人：“老太太，你破坏文化大革命！”

[那女人：“不，咱轻点说。老婶子，你这可是阶级阵线不清啊！”

老太太 什么不清，她马奶奶也是苦出身。俺老姐妹轧乎得好，你们剃她的头，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要夺你们的钢刀剪子！不夺，对不起俺老姐妹；不夺，对不起天地良心！

[那男人：“你太猖狂啦！”

[砸门声。

[那男人：“开门，我叫你清醒清醒！”

老太太 老太太魂还没走，不用你清醒。待会儿我就把门拽开，请你们神仙进来。眼下还不行，老太太给自个儿办了桌奔黄泉路的酒席，还想品尝品尝，不能辜废了它，你们说呢？

[那男人：“哟嗬，猖狂得你，还真捏上小酒盅了！”

老太太 看见了？

[那男人：“看见了，看见你的猖狂模样了，开门！”

老太太 （瞅瞅门）门缝里真有只狗眼，铜铃狗眼。我叫你瞅，叫你瞅个够！愤然而起，拉开躺柜的抽屉，拽出把剪子

[那女人（慌张地）：“老婶子，你这是干什么？别想不开呀！”

[那男人：“她早死早利索。”

老太太 [双手一较劲，把剪子分成两片，一手一片 真有份孝心你，早死晚死不该你的事。（擎起一片剪子）瞅见了？

这可不是剪子，它叫镖，飞镖，俺娘家几世传的飞镖。一遭儿我还没在活人眼上练过，今儿个我就拿你那只铜铃狗眼开个手。那男人：“老太太你敢？”

老太太 不敢？管保取你黑眼珠不挂白眼珠，差出半根头发，我拿这只老眼赔你。（将一片剪子抛向空中，翻了个儿，接住，甩开胳膊，正要发出去，突然发现门缝里的狗眼不见了）别躲开呀，躲开算什么？你躲开了，老太太这 辈子怎么对得起你？

[那女人：“老婶子，该说的话咱还没说，你怎么就上来脾气啦？”

老太太 舍不得那只狗跟，送上你那只羊眼也行。

[门外一阵嘀咕声。

老太太 合计好啦？要奋斗就会牺牲，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再说，老太太临死还想找个垫脚的。

[那女人：“老婶子那咱改天再说？”]

老太太 狗眼是怎么个主意？

[那男人：“你不用猖狂，有你放长声儿哭的日子！”]

老太太 好，老太太等不及了，今夜我就放长声儿你听！（大步奔到门口，一脚踹开门，门外的人们惊叫着，争夺逃窜。）

老太太 （大笑）哈哈，两条腿的东西怎么转眼变成了兔子。慢些儿跑，撞上哪个屈死鬼掐死你们！（带上门，转身往舞台中央走）

老太太 一辈子发洋贱，谁跟前也不会顺毛摩挲。前几天的事，街道带去看灯会。好，那真是好。活了这么大岁数，那光景还是头一回见到。两条老金龙，半空中游着，三不动还吐几大朵礼花。大水池子里这么老大，伸出手臂比量着叫什么来——海豚。它又翻跟头又拿大顶，未了，还打着立正朝你喊：“到了，到了。”街道主任说，那是句要美国钱的洋话，你要是真给了它美国钱，它能驮你在大水池里跑上三圈。你看看多好的光景叫咱摊上了。按说这是咱的福气，可是临往家来，我又发开了洋贱，问人家办置这么个光景，得花费多少钱？有那个钱，办两个厂子不好还是起两座楼不好？旁边，几个老姐妹也随和这么说。街道主任笑模丝儿地掉过脸：“老奶奶，这两年咱市里盖的工厂、楼房还少吗？下半年，咱那片老房子也要拆迁起高楼了！”老姐妹们一听都拍巴掌乐。我老太太不乐，又说，钱多怎么？钱多了，就能用来打羊脑袋？就能办置这么个光景来做冤大头哪？告诉你钱可不是海蛎子、毛蚬子，能顺海水潮上来。等兜儿里那几个钱花摆了啦，可真就要出光景啦！“放心吧，老奶奶。”街道主任嗓门一亮，指点开我了：“办灯会，这叫发展旅游事业。旅游事业，也是挣钱的。”少来，旅游不就是游山观水吗？自古至今，老太太没听说哪朝哪代指着游山观水挣下了金山银山。街道主任乐了：“老奶奶，时代不同了。这两年，旅游事业挣的钱，在咱全市的收入占上了好大一块呢。”真是？我怎么不知道？一个小媳妇上来：“老太太，掉链子了吧？不服老不行啊！”哎呀呀，好，你不老，你清亮，我出个账你算：“一个老母猪十八个奶，走一步甩三甩，走了一百单八步，你说甩了多少甩？”小媳妇眼珠一转悠：“甩了五千八百三十二下呗。”“怎么算的，你给我说。”她亮堂堂地笑了：“老太太，电脑时代了，这么个小账，还用费大劲吗？怎么算的，我不告诉你！”说完，

她裙子一撩摆就跑了。闹死了，老太太叫自己闹死了！咬不动钢，嚼不动铁了，在年轻人跟前只剩下闹乐子啦。

[老太太回身向躺柜走去，到桌边，看了看对面那个酒盅。

老太太 你支棱什么耳朵！听你也是白听，这是现代的事，老太太小脚紧跑，都跟不上趟儿，不信你就能明白。（老太太来到躺柜前，放下剪子，开始翻找喇叭。她一把拽出件旧衣服，喇叭也带了出来，掉在地上。可是她没发现，全神贯注瞅着那件旧衣服：原色已经难辨，左一个洞，右一个洞，暗红的血迹斑斑点点。她翻动旧衣服，数着上面的洞，一共数出十六个来。）

老太太 总共是二八一十六个窟窿啊。

[话音未落，一声巨响，舞台上火光闪耀，夹杂着物品燃烧的响声。

[老太太擎着血衣一动不动。

[火光渐渐消失，舞台重归寂静。

[老太太瞅着血衣。

老太太 是光复那年的春半天吧？你带着伙友烧码头上鬼子的仓库，临往回跑中了鬼子的枪弹。傍天亮，我在东海头草棵子里找到你，你浑身的血……

[老鬼：“嫚她娘，我不行了，好日子赶不上了……”

老太太 （哽咽着）胡说你，小鬼子一天不及一天，咱中国人就要见天日啦，你怎么能走……（抽泣）

[老鬼：“她娘，我这是头回见你掉泪。”

老太太 她爹，不是眼泪，是找你跑的。来，咱拿海水洗洗伤口。老鬼：“……洗，怕也是白洗。”

老太太 一边洗，我一边哭，人都打成筛子底儿了，还能活？

[老鬼：“还真活了。秋半天，光复了 咱不是打着锣鼓去迎接苏联红军吗？”

老太太 要不我说你也是辉煌的人啦……前些年我没少讲这件血衣，和孩子们讲，和青年人讲，和解放军讲……现在讲不动了，讲也没有人稀罕听了……

[迷瞪了，头越垂越低，伏到八仙桌上睡了。

[灯光转暗。迷迷离离，犹如梦境。唢呐声又起，吹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传唱的《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的曲子，节奏非常地沉缓，甚至有几分凄婉。

[门外传来大侄子的呼唤。

[大侄子 有气无力：“老姑，老姑……”

[老太太朦朦胧胧睁开眼，辨清声音来自门外。

老太太 谁？谁呢？

[门外没有了声音。

老太太 （迷迷糊糊走到门口，推开门朝门外）树下蹲着谁呢？

[大侄子：“我……是我。老姑……”

老太太 （眼睛一亮）大侄子！（奔到树下）你蹲树下做什么？……言语啊。（蹲到看不见的大侄子面前，打量他，大吃一惊）天爷，你这是怎么了，大侄子？没有个血色，一张脸光剩下两块颧骨了！（摇着看不见的大侄子）怎么啦？你倒是言语呀。大连街你就我这么个老姑，我就你这么个娘家侄子，天大的难事你和老姑说呀。

[大侄子（气息微弱面带羞惭）：“……饿，我是饿的呀，老姑！”

老太太 （抹泪）嗨，怎么不早说呀。麻溜儿进屋去。（扶着看不见的大侄子，进屋，让他在桌边坐下）吃，敞开肚皮吃，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小饼子，煎小黄花鱼。（看着大侄子狼吞虎咽地吃）……吃，大口吃，人是铁饭是钢，不吃哪行？老姑再给你晃锅面汤子去。（擦着泪水转到舞台暗处。片刻捧着一碗看不见的滚烫的面汤子上，把面汤子端到看不见的大侄子跟前）就着热汤吃，吃了不伤胃……这么大的个子，在船台上抡锤把子，吃食再跟不上去，不就哗啦了？

[大侄子：“老姑，我要是能熬过这个冬天，开春了，一准回山东老家背一麻袋子地瓜干，谢谢您。”

老太太 嗨，说那么远干什么？不嫌弃老姑就天天来吃……谁叫老天爷降下灾祸给咱中国呢？谁叫赫鲁晓夫，大鼻子卡咱中国的脖子呢？要活咱一块活，要死咱死一双！

[大侄子（哭腔）：“老姑，叫我说什么呀……”

老太太 （也哭了，上前抱住大侄子，哭了几声，又收住，擦去泪水）大侄子，别哭，慢些儿吃，老姑再给你盛碗汤去。

（转入舞台暗处，片刻，又端一碗面汤子上，见大侄子已经站起了身）怎么，饱了？坐下，再喝一碗，我干捞了些面疙瘩和海蛎子。

[大侄子：“回去了，还得上夜班。船台上饿得没几个人啦，咱是党员，得干哪！”

老太太 也好，挺着干吧，国家是得有这么些人。（放下汤碗，送大侄子出门）

[大侄子的声音：“我走了，老姑。”]

老太太 （扬扬手告别。强抑着哭，声音颤抖）大侄子，来呀……（望着大侄子走远了，关上门，犯难地朝台口走来……）怎么办？叫我怎么办？老鬼大半辈子晚上缺不了两个锅贴的苞米面饼子，一碟油煎的小黄花鱼，再加上一壶子老酒，今儿个全叫俺娘家侄子造了，叫我拿什么端给他？好年景行啊，眼下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还能办置出什么来？瞧好吧，今夜里有个观目看！

（突然听见身后传来掀翻桌子、碗碟落地的声音，急步到八仙桌前，对着看不见的坐在椅子上的老鬼）耍什么疯你，不是说嚼裹都叫俺娘家侄子吃了吗？给你晃了锅厚出出的面汤子怎么就不行？

[一声脆响，老太太挨了一巴掌。]

老太太 （一个踉跄差点儿栽倒，大怒）哟嗬，能得你老鬼，俺娘嘎咕得冒尖儿还没抽我来，我和你对命啦！（扑向看不见的老鬼，施展开八卦掌，与老鬼打在一处）

[老鬼：“你豁上死，我就豁上埋！”]

老太太 知道你有点小武艺，从山东家到大连街，没遇上对手。

[老鬼：“空油瓶不敢往锅台上站。”]

老太太 我这灯碗里也不止二两油。（被看不见的老鬼一拳掏中心窝，闷叫一声，窝在地上）

[老鬼：“清亮啦？这才是点儿胡椒盐。再不消停，我把见汤见水的大菜给你端上来！”]

老太太 好哇，你下死手吧。

[老太太扑上去，脚步如飞，运掌如风。打着打着，她拼全力一掌击中看不见的老鬼的后心，老鬼扑通倒地。]

老太太 （冷笑）俺娘的八卦掌也不是没开刃的刀！

[老鬼呻吟的声音。看看他没爬起来，老太太上前搀扶。]

老太太 叫你张狂，张狂自有张狂的报应！怨谁？都是你自找的。（把看不见的老鬼扶上椅子坐下）喘口气儿喝口水吧……（拿起酒盅让老鬼喝水，突然意识到不对劲，尝了尝盅里的竟是酒。她瞪大眼睛看看椅子，椅子上空荡荡，又伸手摸了摸椅子，椅子上冷冰冰，什么也没有，这才恍然醒悟，又回到现实）嗨，闹了些什么？幸亏没人撞见，闹半天净翻腾些陈芝麻烂谷子！

[灯光转亮。老太太又回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面向观众。]

老太太 打这往后，老鬼种下块病，三不动心口窝疼，没出二年变成癌症。要说他也是透亮的人，有过些辉煌的事儿！翻江过海，都敢烧小鬼子的仓库，中了一十六颗子弹愣是没死；可就是那点儿事没虑清，少吃那么点嚼裹儿，在我眼前失了回手，就过不去了，就得了追命的癌症。临死，像是懊悔啦，晚了。说不出话来，光抡个拳头擂炕沿，一唵咚地响。兴许也不是懊悔，是冤屈得慌。你说他冤屈什么？我不说，叫你说……说透亮了吧，他就是不清亮怎么看天数星星。满天的星星，你要把自个儿那点小冤屈和星星的自由自在比，越比气越短，越比道越窄，到头来不种个毛病才叫怪来！可是，你要看满天的星星，昨个儿这么挂明个儿还是这么挂，多少年多少代，经历了什么样的大风大雨，它都不惊不喜，不闷不愁。你还有什么样的事看不开、过不去？我就不信啦。

（转过脸瞅着对面的酒盅）老鬼，你来说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你就是不清亮这个道理，才耍疯、才炸尸，才早溜溜地去了那边。你说对不对？说呀……

（停顿）

[老太太乏了，瞅着那酒盅，眼神也斜了，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老太太 对了，你的宝贝疙瘩还没下场来。（起身向躺柜走，一脚踢着了地上的唵呐，伸手拿起来，察看着，那唵呐满身锈迹，一惊）哎哟，还自个儿蹦出来了！闹半天老鬼你早就进了屋，这就算显了身形？

[灯光渐暗。

老太太（奇怪地）怎么个事儿？怎么个事儿？老鬼你闹的什么妖妖？

[灯光全灭。舞台上一片黑暗。

老太太 哎呀，出息得你，老鬼，知道羞惭了，还把小脸儿藏起来！不信没有电，咱这屋就是黑的。我非要瞅瞅你的人模狗样。

[黑暗中，老太太找来火柴，将老鬼的那盅酒点燃，蓝瓦瓦的火苗幽幽地闪着。

老太太 出来呀，老鬼，死去的人重返阳间，也算给改革开放的年代添一方光景、续一段神话。说不定电视台还能来采访你，叫你在节目里闪那么两个影儿……躲闪个什么？来了，不就是要对话吗？要诉点儿小冤屈吗？外加上索我一条老命！行，只要你显个身形，把我说得心服口服，我保险拎上小铺盖就跟你走，要打半个眼，就不是俺娘的闺女。（寻找着，突然发现唵呐不知什么时候到了老鬼的椅子上，笑了）到底是家里的人，摸黑儿也能找着位儿。（放下烧着的酒盅，拿起唵呐，看了看，又放到桌上，瞅着唵呐）这就是你，你就是它？丑不

啦叽的喇叭杆子？（仰面大笑）哈哈，笑死个人！撒谎没有了，老鬼，你真长了个道行，成孙猴子了，还会七十二般变化。能不能再变个小饼子，变条小黄花鱼，再加上一壶子老酒？这不都是你心尖子上的宝物吗？

[唢呐声又起。

老太太 [倾耳听了听 老掉牙的小曲，不稀和你唱，说几句人话叫我听听吧。

[黑暗中天幕上仿佛走来一个人随着唢呐在唱。

[娘（唱）：“天上的绫罗什么人剪裁？”

[老太太顺声音望去。唢呐声停下。

[娘（唱）：

“天怕浮云地怕荒，
花怕狂风草怕霜。
忠臣还怕君不正，
做人最怕没人样。”

老太太 娘，那是你吗？

[唢呐声又起。天幕上仿佛走来一个人随着唢呐在唱。

[那汉子（唱）：“地下的黄河什么人来开？”

[唢呐声停下。

老太太 你是谁？

[那汉子：“嫂子，我走了，你好好养护着。我一辈子记着你，一辈子欠你的情。”

老太太 兄弟，你可算又来了，这些年活得舒坦？

[唢呐声又起。天幕上又仿佛走来一个人随着唢呐在唱。

[大侄子（唱）：

“什么人镇守三关口，
什么人立马看《春秋》？”

[唢呐声止。

老太太 你又是谁？

[大侄子：“老姑，我要是熬过了这个冬天，开春了，一准回山东老家背一布袋地瓜干，谢您。”

老太太 大侄子，你也来了？咱娘俩儿可是有年数没见了……

[急切地朝天幕奔

[老鬼：“嫚她娘，急什么？”

[天幕上，又仿佛走来一个人，手里拿着支唢呐。

老太太 老鬼，你真的回来了？

[那人并不答话，吹起唢呐，另外三个人随唱。老太太呆呆地望着。

[众人（唱）：

“天上的绫罗什么人剪裁，
地下的黄河什么人来开？

……

[老太太擎起燃着的酒盅边跟着唱边慢慢朝天幕走去。走近天幕，唢呐声、唱歌声连同那些人影全部消逝。只有老太太一个人哼唱的声音。

老太太 怎么个事儿？是自个儿走眼了？四个大活人，才刚还竖在这里，转眼就飞了？……（四个寻找）娘，娘……都是些想见的人，怎么都不稀见我啦？……

突然愤怒 老太太怎么啦？一辈子没失人模样，天地良心跟前，伸得直腰扬得起脸。天底下我这样的还不多咧！不信，你打灯笼找，就怕你找见些狼眼兔子头，叫你生气、上火、起包长大疮！……老太太是有那么点疤节，不是都明里讲了吗？还不给个活路了？

[酒盅里的火越来越弱，舞台上几近黑暗。

老太太 哟嗬，你也跟着打顺风旗，我叫你打！

[老太太走到桌边，放下酒盅抓起酒壶，含了一大口，“扑”地喷到残弱的酒火上，火光骤然增大。老太太念叨着“我叫你打”，又一口一口朝酒火上喷洒。喷一口，

[舞台上增一分红光，几口过后，舞台上一片金红色。

[唢呐声不知什么时候响起。

老太太 都不稀见，就给我拉倒去，老太太自个儿还美不够来！

（唱起那支民间小调，边唱边拾起红盖头舞着，动作苍劲而简洁：“天上的绫罗王母娘娘剪裁。”）

[刚才的几个人 唱：“天上的绫罗王母娘娘剪裁。”

老太太（唱）地下的黄河老龙王来开，

刚才的几个人 唱：

“地下的黄河老龙王来开。”

老太太（唱）杨六郎镇守三关口，

刚才的几个人 唱：

“杨六郎镇守三关口，”

老太太（唱）关云长立马看《春秋》。

刚才的几个人 唱：

“关云长立马看《春秋》。”

老太太（停下来，实在累了）几十年没这么耍摆喽！耍摆不动啦……

[唢呐声又起，反复地吹着过门。仿佛是一种高远的召唤，仿佛是一种殷切催促。

[老太太情不自禁地又舞了起来，而且越舞越活泼轻快……

[突然，唢呐声戛然而止，老太太也僵在那儿。

[仿佛过了好长时间，无数人的合唱轰然而起，节奏沉缓舒展。老太太随着歌声又舞起来，舞姿妙曼飘渺。

（无数人的合唱声：）

“天上的绫罗什么人剪裁，

地下的黄河什么人来开？

什么人镇守三关口，

什么人立马看《春秋》？

[舞台上红光如霞，老太太越舞越慢，渐渐向天幕飘去，终于融化在绚丽的霞光之中……

——幕落

1995年10月大连话剧团首演。在辽宁省第三届文化艺术节中，获剧目金奖、创作一等奖。1996年8月，参加'98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大陆四方戏剧交流暨学术研讨会剧目展演活动。同年，剧作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提名奖。1996年获辽宁省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话剧研究会颁发的金狮奖。剧本发表于《剧本》1996年4月份，被收入《辽宁优秀剧作选》1994年卷，《辽宁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系列丛书》第二部戏剧卷3，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三月桃花水（节选）

（五幕话剧）

编剧 单联全

剧情简介

个体船队老板赵东风随货船到了火石岛。经人介绍，船工天龙领来火石岛少女桃花，准备回城成亲。船在回程途中，赵东风被桃花的纯朴、善良所吸引，于是和天龙产生了矛盾。桃花羡慕赵东风潇洒、有魄力，又对他企图用金钱来收买她很反感；她喜欢天龙的淳朴，但对他不思进取很不满意。最终，桃花决定自己闯荡，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时间 现代。

地点 海上。

人物 桃花 18岁，走出大山的少女。

赵东风 30岁，个体船队老板。

天龙 23岁，小船工。

老宋头 73岁，老船工。

第三幕

[紧接前幕。]

[舱内外。]

[幽黑的夜。由于视觉的调整，舞台中间已变成舱底。马灯亮时，可以透视舱内的一切；马灯灭时，只能看到一个木制的外壳。]

[这是一个躁动的夜，海也开始不安，渐渐地刮起了海风。海浪不停地撞击着甲板，货船开始了颠簸。]

[舱底马灯一闪一闪地亮着，窄小的舱里现出桃花娇小秀美的身影。舞台其它处都是漆黑一片，隐约只看到不同位置上的三个人：天龙的头影、老宋头的背影和赵东风躁动不安的剪影。]

桃花（瞅着一闪一闪的马灯，轻声地哼起黄梅戏）“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你耕田来我织布，夫妻恩爱苦也甜……”

[甜甜的歌声从舱里飞出舱外，使船上的三个男人一时间更加躁动。]

天龙（自语地）我是做梦吧？真是做梦娶媳妇，娶了个天仙女。嘿，天仙女也没她俊。谁也没有我有福。走桃花运！嘿！等挣足了钱，把她领老家去，我爸我妈准高兴死了，领着前街给人看、后街给人显摆。村里那些老爷们儿，一个个的眼珠子这回可都掉在地上当泡踩了。嘿，叫他们做梦去吧！

中舱外追灯亮。赵东风躁动不安。

赵东风（自语地）我今晚怎么了？也是在梦里吗？我怎么会有梦里的感觉？而且这个梦搅得我心神不安？怎么会这样？她的影子为什么老在我脑海里晃动？我真有点儿离不开她了！不，我不该这么想！可我……我怎么老也赶不走她的影子？这不是我，这不应该是我！

[舱外灯灭。桃花的歌声已经停止了。她托着下巴，瞅着火苗蹿动的小马灯，陷入了幸福的遐思。]

桃花（自语地）就像做梦，真是在做梦。俺娘走了一辈子也没走出大山，看见大海；俺一宿的工夫比俺娘一辈子走的道儿还快！俺赶上好时候，碰上好人了！嘻，他长得虽不怎么俊，可一看就是老实人，憨厚。憨厚好，不诓俺，不蒙俺欺侮俺，他还是船长，开着那么大的船，挣那么多的钱。俺有福，真有福。俺真想上去和他唠一会儿话，可俺害臊。不想了，不想了，睡觉，睡觉！（欲吹灭小马灯，忽又改变了主意）睡不着，俺睡不着。明天上岸，说不定明天晚上就……就成亲了。俺就这么嫁人了？嫁人了，俺会是什么样子？原先俺只想俺的新家有四铺四盖吗？有收音机、录音机、洗衣机、电视机吗？可是俺现在想，赵大哥说得对，俺说什么也要闯荡闯荡，俺就不能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吗？俺就不能挂着B P机拿着大哥大吗？俺就不能骑着摩托车坐上桑塔纳吗？天龙，你知道俺心里头都想些什么吗？俺有许多许多梦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老宋头表演区的追灯亮。]

老宋头（自语地）梦，他们都在梦里头；天龙笑在梦里头，赵东风苦在梦里头，桃花更是迷在梦里头，而我……站在旁边看他们在做我年轻时候就做过的梦，我的

梦早就醒了。年轻的时候，把梦装在匣子里；等到年纪老了，这匣子……就不装梦了，装自己的骨灰。（凄笑着）哈哈，装梦的匣子……

[舱外区追灯亮。赵东风焦躁地在舱外来回走动。不时侧耳听着舱里的动静。

赵东风 真怪，她把我的心抓走了，我真的爱上她了！为什么爱上她我也说不清，也许是因为她太美太纯？我真想和她再唠一会儿话。

[赵东风贴耳听着舱内的动静。老宋头默默地走到赵东风的身后，突然一声咳。

赵东风 （一惊）你啊？没睡啊？啊呀，这天闷啊。

[桃花听到了动静，赶紧吹灭了马灯。

老宋头 睡不着，是吗？

赵东风 烦躁！（死劲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老宋头 我想跟你说——

赵东风 我什么都不想听！

老宋头 我想跟你说说我……

赵东风 （大声地）我说过了，什么都不想听！头昏！

老宋头 （冷冷地）那就用海水冲冲脑瓜子。叹了口气，走向驾驶舱，对天龙 你过来。

天 龙 （没明白）啊？

老宋头 （冷冷地）我让你下来！

天 龙 （意外地）你开船？能行？

老宋头 还是我教的你！

天 龙 我知道，可是晚上……

老宋头 我眼神比你强！去去，跟桃花贴乎贴乎吧！女人哪，像猫儿，谁摩挲它，它就跟谁好！

天 龙 嘿，老宋大爷，原来你这人……嘿，都快半年多了，你还是第一次跟我说好几句话。

老宋头 （硬邦邦地）我是跟我自己说！（踏上驾驶舱，看也不看天龙）

天 龙 嘿，嘿嘿，我说一会儿话就来。

[天龙兴奋地向中舱跑去，正与匆匆从船头走来的赵东风碰上。

赵东风 （欲掀舱盖，突见天龙，意外地）你怎么不开船了？

天 龙 宋大爷替着呢。

赵东风 黑灯瞎火，他眼神跟得上吗？

天 龙 我撵不过他。嘿，他让我和桃花贴乎贴乎。他说女人像猫儿，谁摩挲它，它就跟谁好。嘿……

赵东风 啊啊，摩挲吧，摩挲吧！

天 龙 我就说几句话，就开船。嘿，从领来还没捞着单独说一句话，连姓什么、属什么都不知道。

赵东风 哎，天龙，咱……咱俩先唠一会儿。

天 龙 哎哎。（无奈坐下来，但心不在焉，老听着舱里的动静）

赵东风 天龙，你说，你说如果我要找老婆，该找一个什么样的？

天 龙 什么样？嘿，你找什么样的都有，女人都围着你转。

赵东风 所以我让你说。

天 龙 嘿，我看你是挑花眼了。

赵东风 你觉得我是挑花眼了？

天 龙 嘿，你不像我，找一个老婆能生孩子、做饭、洗衣服和干那个就成。你是大老板，得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得门当户对。

赵东风 那你说，什么样才是门当户对？

天 龙 嘿，长得血俊哪，家里血有钱哪，没有钱但有权有势呀，要不然就是个血俊血闪血聪明的大学生啊……

赵东风 那要是我看中了桃花这样的呢？

天 龙 嘿，那不可能。

赵东风 如果可能呢？

天 龙 （躲闪地）啊呀，桃花是不是已经睡了？董事长，嘿嘿，我赶紧下去和桃花摩挲——嘿嘿唠一小会儿，再替老宋大爷开船。他眼神不好，别出事是不是？

赵东风 （又无奈又不耐烦）少说几句，啊，开船是大事。

天 龙 我知道。（敲舱盖）桃花！桃花！

桃 花 啊？

天 龙 你要睡着了，就别答应了。

桃 花 （扑哧笑了）俺这不答应了吗？

天 龙 那你没睡着，我想摩挲——啊不是，我想下去跟你说会儿话，就一小会儿。

桃 花 下来呗。

天 龙 哎。（急掀舱盖）怎么黑咕隆咚的？

[天龙跳下舱，回手盖上舱盖。追灯打在赵东风的脸上。桃花和天龙的谈话都是在黑暗里进行的。赵东风在舱外贴脸听着两个人的说话声。]

天 龙 怎不点灯啊？

桃 花 嘻……摸黑说话不行啊？

天 龙 嘿，我……我想瞅着你的脸儿说话。

桃 花 俺就怕你瞅着脸说话，嘻……

天 龙 那就……嘿，闭着灯说呗。

[沉默。]

天 龙 你说呗。

桃 花 你说。

天 龙 说什么？

桃 花 问俺哪！

天 龙 嘿……噢，还忘了，你姓什么？

桃 花 姓周啊，周桃花。那你呢？俺也不知道。

天 龙 我姓王。王天龙。嘿，我还忘问了，你属什么？

桃 花 俺十八，属小鸡儿啊。那你呢，也得告诉俺。

天 龙 我呀，嘿，二十三，属老虎。

桃 花 俺的娘哎，老虎吃小鸡儿啊！

天 龙 我这个老虎，嘿，算命的说是上山虎，上山虎不吃小鸡儿。

桃 花 你吃了才好呢，吃了俺就在你肚子里，还暖和。

天 龙 那我现在就把你吃了！

桃 花 （大叫）啊呀你放开俺！别碰俺的手！你放开俺的手！你放开俺！

天 龙 好好，你别撕我，我不碰你的手还不行吗？你的手怎么了？

桃 花 还没成亲，俺不能让你碰手。

天 龙 那为什么？

桃 花 （不好意思地）要……要是那个啦怎么办？

天 龙 哪个？

桃 花 你别装傻。

天 龙 我真的不知道。

桃 花 要是怀孕了……

天 龙 （大声地）怀孕？你怀孕啦？

- 桃 花 你说什么你！俺是怕，怕你摸俺的手，一旦……还没成亲先怀了孕，叫人家笑话。
- 天 龙 摸手怎么能怀孕？你胡说呀？
- 桃 花 怎么胡说？那小鸡怎么抱出来的？
- 天 龙 老母鸡抱窝呗！
- 桃 花 没有老母鸡也能抱出小鸡儿来！俺前街三奶奶就是用手抱小鸡儿的——鸡蛋盖着被放在炕头，三奶一天用手摸三遍，一天用手摸三遍，小鸡儿就钻出壳来了——那和人不一样吗？
- 天 龙 （大惊小怪地）啊呀桃花，你连这都不懂啊？
- 桃 花 （小声笑着）俺是逗你，看你老实不老实。嘻，你还真老实憨厚。
- 天 龙 光老实没能耐，不像赵大哥。
- 桃 花 这俺就知足了。俺比后院小秀的命好，她一千块就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还是个瘸子。你，嘻嘻，又年轻又憨厚，一下子又拿那么多的钱，俺村里哪个人也没俺这么命好。
- 天 龙 可我……
- 桃 花 要不是看你老实憨厚，俺才不会刚见一面就跟你出来呢。别说你拿三千块彩礼，就是六千块俺也不敢跟你走。
- 天 龙 反正吧，桃花，只要你跟我不后悔，你放心，我会为你豁上命的。等我挣足了钱，咱俩就揣着一大皮包钱回老家好好过日子。
- 桃 花 一大包钱就够了？人家赵大哥……
- 天 龙 咱能和他比吗？
- 桃 花 都是人。俺要你比赵大哥还能耐。
- 天 龙 嘿，做梦，谁都会。咱哪，没那个章程，多挣两个钱就知足了，回老家我买一台小拖拉机开着……
- 桃 花 那俺呢？
- 天 龙 你别下地干活，像那些农村老娘儿们，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你就在家里做饭、洗衣服、哄孩子。
- 桃 花 （有些失望）俺就干那点儿事啊？
- 天 龙 那你还想干什么？
- 桃 花 干什么？干大事！什么都想干：念书啊，学本事当董事长啊，比赵大哥还能耐！

天 龙 （扑哧一下笑了）做梦啊？

桃 花 不是做梦，是得有那个志向。（热切地）天龙，城里有没有不用交多少学费就能让咱俩一块儿念书的地方？

天 龙 都快当爹了还念书？嘿，没那个脑子。

桃 花 天龙，你答不答应俺？你说呀！

天 龙 嘿，我不是那个料儿。

桃 花 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要不答应……

天 龙 嘿嘿，答应，答应，桃花，你心真野。

桃 花 你答应俺就让你摸俺的手。（深情地）天龙……

天 龙 桃花！

赵东风 （再也忍受不住了，猛地掀开舱盖）天龙！

天 龙 啊？啊！忘了，桃花，我开船去了。

[天龙跳出舱，盖好舱盖，欲奔驾驶舱。赵东风追了上去。]

赵东风 （激动地）天龙，我和你商量件事。

天 龙 商量？嘿嘿，赵哥，你是董事长，什么事你只要下命令。

赵东风 这件事下不得命令，只能和你商量，你一定要同意。

天 龙 嘿，我同意。

赵东风 （高兴地）你同意？

天 龙 嘿，同意。什么事？

赵东风 把桃花让给我。

天 龙 （没听清）什么？

赵东风 （急切地）我是说，把桃花让给我！

天 龙 我没明白。

赵东风 我……我是说我看中桃花了，我想让你把她让给我，我要娶桃花做妻子。

天 龙 （傻傻地笑了）嘿嘿，赵大哥，你别逗我了。

赵东风 我不逗你。

天 龙 嘿嘿，谁不知道，你是拿我开心。

赵东风 （更急地）更不是寻你开心！

天 龙 嘿嘿，她管什么都不懂。

赵东风 懂得太多就没她那么纯、那么美了！天龙，真的，我不是逗你，也不是拿你开心，我真的喜欢上桃花了，把桃花让给我！

天 龙 （如雷轰顶，半天才说出话来）你是真的？让给你，桃花？

赵东风 啊，我要娶她做妻子。

天 龙 （突然大声地）桃花是我的！

赵东风 所以我和你商量……

天 龙 商量什么事都行，就这件事不行，桃花是我的！三千块钱彩礼都给了！

赵东风 我再给你钱，不是三千，六千，一万块！

天 龙 十万块、一百万块也不行！

赵东风 你先别喊，也别死心眼儿，你听我说……

天 龙 （捂住耳朵）不听不听不听！

赵东风 天龙，你别嚷嚷，你听我说行不行？！

天 龙 我就是不听！你有钱，你自己不会去找啊？什么样的没有！

赵东风 可我就看中了桃花，一见钟情，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一再劝我自己：桃花只是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子，你是小老板，她和你不般配！可是我又问自己：谁般配？你跟我干这一年也看到了，围在我身边的漂亮女人很多，她们哪儿是围我？她们是围着我的钱！现在，我没想到我会对桃花产生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桃花一上船我就有，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这个人虽然有了几个钱，可是我现实！不错，我现在有事业，有名声，有金钱，有一切，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苦闷！我也活得很累很累！你知道你不愿意喝酒的时候可是你必须捏着鼻子强往下咽的滋味吗？你知道你不想洗桑拿时可你必须憋着口气陪着别人强蒸的滋味吗？你知道你不愿意和那些尔虞我诈的小人谈生意可是你必须装出一副亲如兄弟的样子是一种什么滋味吗？所以我在活受罪之后很想找一个能让灵魂得到安歇的地方！（突然又激动地）天龙，我说这些你能够理解吗？

天 龙 我要是同意把桃花让给你，就是理解你是不是？（大声地）我不想理解！
[天龙欲走，赵东风又拖住了他。]

赵东风 天龙，我求你还不行吗？我给你钱！你不就是找个老婆吗？你用几千块钱就能再去找一个漂亮的，剩下的钱，你完全可以不用打工了，自己买条小船开——

天 龙 把你的董事长给我，我也不换！桃花是我的！

赵东风 天龙，咱俩是哥们儿……

天 龙 （大吼地 这是哥们儿吗？这是做生意吗？（喊叫着奔向驾驶舱）

赵东风 天龙！（追下）

[老宋头抱着匣子走到舱边，突然一阵大咳。桃花闻声赶紧爬起来，打开舱盖。

桃 花 老宋大爷，俺再给你糊点儿药吧？

[老宋头只是冷冷地盯着桃花。

桃 花 （紧张地）老宋大爷……

老宋头 （依旧冷冷地）进去！

桃 花 （有些害怕）老宋大爷……

老宋头 我能吃了你呀？你不是要给我糊药吗？

桃 花 啊啊……

[二人先后进舱。桃花赶紧为老宋头糊药。

老宋头 你不敢看我？

桃 花 哪儿啊……

老宋头 你知道我恨你。

桃 花 俺也不敢问……

老宋头 可你不会知道我还挂着你！

桃 花 老宋大爷，俺不明白……

老宋头 不明白也好。明天你就上岸了，是吧？

桃 花 啊。

老宋头 （半天未语）是礁是岸，可要看准了再跳哇！

桃 花 俺还是不明白。

老宋头 （顿了顿）女人呢就像一条船，她总得往男人这岸上靠——可这男人呢，有的是岸，有的是礁。

桃 花 老宋大爷，那你说什么是岸，什么是礁呢？

老宋头 难说。自己的舵自己把，自己的船自己开……

桃 花 （自语地）自己的舵自己把，自己的船自己开……

[切光。

第四幕

[晨。

[朝阳已经钻出海面冉冉升起，彩虹挂满东天。但风浪渐大，货船在波浪中缓

慢航行。

[老宋头蜷缩在船头、赵东风倚着舱板都睡着了。唯有天龙眼珠子瞪得溜圆驾驶着船，满脸怒气还没消。

[舱盖突然掀开了，桃花露出个头。

桃 花 呀，天大亮了。（跳出舱门）

[赵东风和老宋头也都醒来了。赵东风麻利地整理自己的仪表，而老宋头则开始用海水淘米做饭。

桃 花 做饭呀，老宋大爷？俺帮你淘米呀？

[老宋头没吱声，赵东风微笑着走过来。

赵东风 桃花，睡得还好吗？

[桃花笑着点点头。

天 龙 （急喊）桃花，你过来！

[桃花笑着走向天龙。

天 龙 跟我一块儿呆着。

桃 花 俺是不是该帮老宋大爷做做饭？

天 龙 （硬硬地）就搁这儿呆着！

桃 花 让老人家干活，俺年轻轻的张口吃闲饭多不好？

天 龙 我叫你搁这儿呆着！

桃 花 （奇怪地）你怎么了？怎么耷拉着脸？

天 龙 没怎么。

赵东风 （微笑着，一副悠然的样子）啊，太阳升起来了，彩虹好漂亮啊！（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桃 花 赵大哥，你的嗓子唱歌真好听，像喇叭广播。

天 龙 （低声地）少说话！少说话！

桃 花 俺说话也不让啊？

赵东风 （冲着桃花唱了起来）“山东家的姑娘，真漂亮啊，两个辫子在肩上。哎，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桃花腼腆地笑了。

天 龙 别笑！

桃 花 （嘟起嘴）俺连笑也不行了？天龙，你怎么了？怎么昨晚上还好好的，今儿个一大早就变了一个人儿？先是不让俺动弹，接着不让俺说话，再接着又不让俺

笑……

天 龙 现在哩，我让你看也不许往那边看！桃花，你过来，你把头转过来，转到我这边来。

桃 花 天龙，你到底怎么了？你说呀！

天 龙 我……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呆着。

桃 花 俺这不是跟你一块儿呆着了吗？

天 龙 就跟我一块儿呆着，除了我，跟谁也不搭腔，好不好？

桃 花 跟老宋大爷不，跟赵大哥也不？

天 龙 更不！

桃 花 为什么？

天 龙 因为你跟我了，就应该听我的。

桃 花 天龙……

天 龙 桃花，管什么别问，就听我的，好不好？

桃 花 （眨巴了半天眼睛，终于点头）唔……

天 龙 （高兴了）靠近点儿，把着我的手。

赵东风 （见引不起桃花的注意，又眉头一皱笑了，故意高声地）老宋大爷，你把这疙瘩归拢归拢，刚才一个大浪把我装钱的密码箱打湿了，我拿出来晒一晒。

老宋头 董事长……

赵东风 （皱着眉）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坐在舱盖上，打开密码箱，一捆一捆地往外拿着钱，故意高声地）哎呀，这阳春三月的太阳光也不足啊，一捆一捆的百元票子什么时候能晒透晾干呀？

桃 花 （扭头看去，不禁惊讶地张大了嘴）呀！那么多钱！

天 龙 （厉声地）把头转过来，有什么好看的？

桃 花 （自语地）小时候光听村里人说谁家谁家的钱多了，放在家里别捂了，拿外面晒一晒吧。俺知道那是逗乐寻开心说笑话，可这一回真看见在外面晒钱……

天 龙 你嘟囔什么？他是臭显摆！

桃 花 也得有钱拿出来显摆呀。

天 龙 你眼红啦？

桃 花 人这一辈子不就图个多挣点儿钱，过上好日子吗？你昨天晚上不还跟俺说要拼命干，挣跟赵大哥一样多的钱吗？

天 龙 你转过脸来好不好？

桃 花 俺看看还不行吗？

天 龙 他为什么要让你看？就是要眼气你！还——

桃 花 （喃喃地）俺眼气了吗？俺不眼气，俺……（突然冲赵东风大吼）俺不眼气！你把钱收起来！别让俺看！（呜呜哭了起来）

天 龙 桃花，你……

桃 花 （低泣）俺不看，俺什么也不想看……

天 龙 桃花，别看他在这儿显摆，我也会有的，我也会给你挣很多很多的钱。

赵东风 （笑容可掬地走到驾驶舱前）天龙啊，商量点事儿？

天 龙 昨晚都答复了，没什么好商量的！

赵东风 （依旧笑着）不是那个事儿，是别的事儿。

天 龙 那说。

赵东风 （还是笑着）是这么回事：刚才啊，我把这回跑山东挣的钱顺便点了点，差三千元才够三十万。我呢，准备上岸后凑个整数再买一条船，你看你给桃花彩礼借我的那三千块钱，是不是早点儿还给我？

天 龙 你……

桃 花 什么？赵大哥你说什么？

天 龙 赵东风，咱们的事你以后再说好不好？

赵东风 （仍然笑着）我要不为凑个整数，就不着急了。你别急眼，别急眼，没有就算了。

桃 花 赵大哥，你刚才到底说什么啊？

赵东风 哦哦，天龙为娶你，从我这儿借了三千块钱……

天 龙 （发火）赵东风，你当初怎么说的？

赵东风 当初怎么说？当初也没说白给你呀！

天 龙 你……你……你太损了！

赵东风 你看看你，没有就算了，发的什么火呀？火大伤肝。

桃 花 天龙，你给俺的三千块钱是借的？

天 龙 我……我……

桃 花 你根本就没有钱？你……

赵东风 算了算了，你们俩别吵起来，我不该提起这事。三千块钱呢，你多咱有钱多咱还；你身上这套西服，叫你穿得也脏兮兮的，就送给你吧，我不要了。

桃 花 （大惊）什么？你连衣服都是借人家的？

天 龙 （大吼地）赵东风，你太缺德！

赵东风 （一副无奈的面孔）你看看，你看看，好心不得好报。算了算了，全当我没借钱给你行不行？啧啧！

桃 花 （又惊又气）原来……你是借人家的钱去骗俺？

天 龙 桃花……

桃 花 （大声哭了）连衣服也是借的！

天 龙 我……

桃 花 （又哭又喊）你把俺骗了！你把俺骗了！你没有钱，管什么都没有，连衣服也没有！

天 龙 桃花，你听我说——

桃 花 俺不听你说！俺不听你骗！俺原以为你老实巴交的……你老实巴交地骗人！你一点儿都不老实……呜呜呜……你把俺害苦了啊！俺原以为俺比别人有福，找了个能耐的男人，还能走出大山，走出……穷沟沟，还能看见大海……俺以为俺命好，谁知道……呜呜……

天 龙 我有钱，真的！

桃 花 你有什么钱？你有钱怎么不还人家赵哥？你有钱怎么连衣服都借人家赵哥的？

天 龙 （将衣服脱下扔到甲板上）是他叫我穿的，我原来就不想穿。（扯下领带）还有这破玩艺儿勒脖子，可他偏说 穿这套衣服精神，山里的女人看着稀奇。

赵东风 啧啧，你这人，说话太伤感情，枉对我一片好心。

天 龙 赵东风，你……你好心，你心好！

赵东风 别大吵大叫的，全当都是我的错，好不好？

桃 花 呜呜……俺怎么办哪？呜呜……怎么办……

天 龙 桃花，你放心，钱我会还他的，也会为你挣好多好多钱的。

桃 花 可那得驴年马月？俺一进门就得帮你还债，俺成什么啦？俺成什么啦？

天 龙 我不用你挣，我自己能挣！

桃 花 俺不信你的了，俺穷怕了，穷……怕了啊！俺不能从穷山里爬出来又跳进苦海里，俺要回家。

天 龙 这……这这……

桃 花 俺收拾东西回家，呜呜……（捂着脸哭着跑向中舱，舱内传来不停的哭声）

天 龙 我……我……船我不开了！（跳出驾驶舱，货船一阵晃荡）

赵东风 你……（赶忙跳上驾驶舱，边掌舵边说）天龙，你小子又笨又蠢！挺好的事让

你整砸了。整砸了对你又有什么好处？本来我不想这么做，可是让你逼的没办法，我只能靠实力和你竞争了。（手机响。）

赵东风 （边操舵盘边打起电话）是我，快到了……什么事？又给我介绍一个？不，我不要，你别操心了好不好？我都看中不中……啊？我还真的带回一个绝对纯绝对纯的姑娘，我看中了。什么？背景啊？她什么背景也没有——不，有，她的背景是大山，一个从大深山里走出来的天底下最美丽、最纯洁的姑娘。我想娶她，我一定要娶她！（关手机）

天 龙 桃花是我的！你别想娶她！

赵东风 桃花不是你的，你登记了吗？

天 龙 登记？

赵东风 你举行婚礼了吗？

天 龙 婚礼？

赵东风 你入洞房了吗？

天 龙 入洞房？

赵东风 都没有，那桃花就不是你的！

天 龙 入洞房？……我现在就入洞房！

[天龙突然想起了什么，他呼地一下子冲向中舱，跳了进去。赵东风还没明白过来，舱内已传来桃花和天龙的厮打声、哭叫声。

[桃花：“你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天龙：“我是你男人，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桃花：“你放开俺，放开俺啊！”

赵东风 天龙！天龙！

[天龙：“我要你，现在就要你”

[桃花：“俺不，俺不啊，救人啊”

赵东风 天龙！你住手

老宋头 天龙，傻小子，你别乱来

赵东风 你住手

[赵东风冲进中舱，拉出天龙，和天龙厮打起来。老宋头拼力将二人拉开。

老宋头 住手！你们都住手

赵东风 桃花她现在不同意跟天龙了，天龙再无礼就是犯罪

老宋头 你不应该和天龙争桃花

赵东风 现在已经不是争不争的问题，我是不让天龙干蠢事披头散发的桃花从舱内出来，一下子扑到赵东风的怀里。

桃 花 （哭着）赵大哥，救俺……

赵东风 桃花，别怕，有我呢

天 龙 （两眼赤红）桃花，你过来

桃 花 现紧地靠着赵东风 赵大哥……

天 龙 你是我的，我花钱了的

赵东风 天龙，那三千块钱我不要了，那么桃花就和你没关系了。

天 龙 那三千块钱是借你的，我会还你的

赵东风 还我也不行，桃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天 龙 自由选择？是你想抢她

赵东风 那看她愿不愿意

天 龙 她愿意也不行，桃花是我的

桃 花 俺不，俺不

赵东风 别害怕，桃花，没事了，有我在你身边，谁也不敢碰你。哦，对了，喏，抱着。（将密码箱塞到桃花怀里）

桃 花 （还没从惊恐中苏醒）赵大哥……

赵东风 这都是你的了。

[桃花还没明白。

赵东风 这箱子里三十万块钱全归你了

桃 花 俺不明白……

赵东风 你还不明白？桃花，我喜欢你，我要娶你做妻子，这三十万元全是你的。而且，我还有三百万，全是你的

桃 花 俺是他……（指一旁的天龙）

赵东风 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桃 花 麻木地搂着密码箱，喃喃地 俺不明白，三千元……三十万……三百万……都……都是做梦……

赵东风 梦想已经变成现实了。你不是想挣很多很多的钱吗？不用你出力，你的愿望实现了，什么做饭洗衣服哄孩子，你什么都不用干，就是享福，余下还有什么？你想念书？我供你大学都行你放心，在爱情的选择上我赵东风是很认真的。

桃 花 （喃喃地）不是俺的钱，俺该要吗……

天 龙 （沮丧地慢慢走过来，声音悲凉地）桃花，你真的……不跟我了……

桃 花 俺……俺……

赵东风 天龙，你要现实点儿，就老老实实在地开你的船，多挣几个钱再去娶个老婆。你要是不懂事，上岸后就卷起铺盖卷走人

天 龙 半天没有说话，许久，慢慢地走向了驾驶舱，喃喃地我开船，我给你开船马达开始响起来。突然，马达巨响，船体开始剧烈摇晃，船上的几个人也都东倒西歪。

赵东风 怎么回事？天龙，怎么回事？

天 龙 （眼睛直直地）我给你开船，我给你开船，我给你开
[巨大的马达声震耳欲聋。船体剧烈地摇晃，满船的物品在跌落、滚动。老宋头抱着匣子在滚，桃花惊叫着在滚，赵东风在滚。]

赵东风 天龙，你疯啦？

天 龙 我疯啦，我是疯啦

桃 花 救救俺，救救俺啊

老宋头 （晃晃悠悠站起来，向前方看去）虎牙礁？天龙，你小子浑 快 快转舵，转舵船体晃动更大，风浪也铺天盖地。

老宋头 天龙，前面就是虎牙礁，你快转舵

桃 花 啊呀……啊呀……

天 龙 撞死，一块儿撞死

老宋头 为一个桃花，你们都疯了吗？你们都年轻轻的，海路这么宽，为什么偏要往礁石上撞？快转舵

天 龙 我就为桃花，就为桃花

老宋头 你给我下来，下来（老宋头突然异常矫健地蹿到驾驶舱前，一把将天龙拽出驾驶舱。天龙跌倒在甲板上。老宋头稳住舵把，货船平稳下来。）
[赵东风、桃花、天龙全都瘫躺在甲板上。过了好一会儿，三个人才慢慢坐起来，目光移向驾驶舱。驾驶舱内，老宋头两手死死地握住舵把，形若木雕。一束追光打在老宋头的脸上。]

1999年5月大连话剧团首演

1999年8月，在第三届东北三省话剧节上获演出剧目金奖；2000年10月，参加在韩国举办的第七届中、日、韩戏剧交流演出；同年，剧本获中国曹禺戏剧文学奖提

名奖。发表于《剧本》2000年1期

后记

自1945年大连解放以来，大连地区的戏剧艺术走过了一段光辉的历程。60年来，大连地区的专业和业余剧作家以饱满的热情，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生花之笔，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数以千计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吸引了广大的观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

本书编选了大连解放60年来产生于不同时期的部分专业和业余作者的作品，编选中尽管努力体现全面性和代表性，充分考虑不同时期、不同剧种、不同样式和不同的作家，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每个作家只能选择一部作品，入选的大部分作品也只能采取节选的方式；同时，由于戏剧的特殊性，许多作品也包括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当年演出后没有出版，剧本已经散失，也就无法选入。因此，本书只能是我市60年来戏剧创作的概略的反映，选入的只是少量的作品；大量的作品，其中包括曾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和一些长年从事戏剧创作的剧作家的作品未能选入，不能不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但是，从已经编选的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自解放以来我市戏剧创作和整个戏剧事业的前进步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大连的戏剧艺术有着辉煌的历史和雄厚的基础。戏剧是大连解放以来兴盛最早、普及面最广、最富大众化的艺术。1945年大连刚刚解放，由延安和老解放区来到大连的一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就在大连播下了新戏剧的种子，他们演出新戏剧，深入工厂农村，培训文艺骨干，专业和业余的剧作家纷纷拿起笔来，创作了一大批歌颂翻身解放的戏剧作品，戏剧演出遍及城乡，大连成为国内最早普及戏剧的城市，并最早建立了专业戏剧团体。建国后，大连的戏剧在解放初期奠定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艺术团体走上了专业化正规化的道路。城乡的业余戏剧创作和演出在省内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戏剧活动成为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最主要的文化娱乐方式，专业和业余作者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反映火热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好作品，戏剧园地呈现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的新气象。虽然当时由于受“左”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戏剧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在“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连的戏剧又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上世纪80年代，我市连续举办了四届大连艺术节，涌现了一大批新作品，这些作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比以往有了很大的突破，把我市的戏剧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在省内和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90年代以来，由于受新兴的文艺形式的冲击，我市的戏剧和全国一样面临着演出市场低迷的严峻形势，在冲击和挑战面前，我市戏剧界仍然保持着比较雄

厚的基础和向上发展的势头，不断推出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质量上有了新的突破，在参加国内外的重大赛事和演出中受到了戏剧界专家的好评和广大观众的欢迎，获得了全国和全省的多种重要奖项。纵观大连解放60年来戏剧的发展，可以看出大连戏剧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一种优良传统，这就是它始终和人民大众、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剧作家们始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热切的眼光关注着社会的发展，关注着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关注着我们这座城市前进的步伐，他们的作品成为反映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反映了我们这座城市60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大众是戏剧的生命之本、发展之源，而我们的戏剧正是在伴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大众的前进步伐中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并发挥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作用。

戏剧是综合艺术，每部作品的面世，不仅是剧作家辛勤耕耘的结果，也凝聚着其他艺术家的心血，因此，我们在编选这部作品集时，不能不提到那些参予集体创作的导演、演员、舞美工作者以及那些参予策划指导的幕后人物，是他们与剧作家一道成就了每部作品，成就了戏剧。本书编者愿借作品集出版之际，向曾经为大连戏剧事业作出贡献的台前幕后的英雄们，向当年大连戏剧的开拓奠基者，向富有才华的导演、演员和舞美工作者，向曾经创作出许多作品但未能入选本书的剧作家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本卷编者 2005年3月

DALIAN YOUTIUXI WENXUE YISHU ZUOPIN X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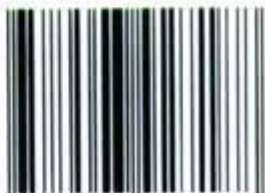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张洪宇 程晓红
封面设计：关慧良

长篇小说卷 · 短篇小说卷 · 诗歌卷 · 评论卷 · 摄影卷 · 舞蹈卷 · 杂技卷 · 民间艺术卷 · 戏剧卷 · 儿童文学卷 · 散文卷 · 报告文学卷 · 音乐卷 · 书法卷 · 影视卷 · 曲艺卷 · 民间文艺卷 · 杂技卷

大连文艺

■《纪念大连解放60周年·大连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
全集17卷，文字卷12册，光盘5张，收录十七大文艺
门类（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杂文、
随笔、报告文学）、诗歌、儿童文学、文艺评论、戏
剧、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影视、民间文艺、曲
艺、舞蹈、杂技）

ISBN 7-5039-2718-6



9 787503 927188 >

ISBN7-5039-2718-6/I-1235

定价：全12册420.00元 本册35.00元